慎所立齋文集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5

https://archive.org/details/changtingjiangxi00jian

長永江先生著書五種

甲子春初印跋於太原受業常贊春敬題

East
Asian
Library
AC
150
C525
1924
v.1

慎所立齋文集

長汀先生箸書之一

愼所立齋文集序

光緒二十四年　朝廷俞貴州學臣嚴修奏　詔開特科命督撫學政各舉所知於時江蘇學臣善化瞿學士疏薦十五人長汀江君瀚其一也未幾而特科罷君亦自吳門還成都明年余歸自雅州始見君搤掔談天下事相與悲咤閒以詩歌相酬答久之得讀君所爲文君論事鋒發踔厲不爲苟同而其文獨沖夸淡遠翛然埃𡏖之外若無意于爲文而氣乃沛然其有餘其論學術盡洗漢宋門戶之習而一出於先儒涂軌之至正以逵乎時變而適乎用

其不爲苟同也亦然自乾隆季年桐城姚氏以古文辭倡導後進海內翕然從風湘鄉曾文正公亟稱之讀歐陽生文集叙於百年以來文士遞相承嬗之緒略可窺尋究之諸家撰箸同源而流分殊涂而轍合要其本始則惟研極乎經訓沈潛乎理道所得彌深所成就彌大非若絺章飾句務爲衒鬻以悅人者類也吾師長沙祭酒王先生續姚氏之作纂集國朝人古文辭蓋備近歲此學稍稍衰息而張氏廉卿吳氏摯甫步趨桐城皆卓然有以自立以君繼之殆爲無媿然吾嘗竊窺君之志若有甚大且急乎文之

外者於戲世變至今日亟矣微獨詞章之學爲無用即精攷據明義理者且將退居末後爲近世人所鄙夸而邪說暴行往往依託經術熒感衆聽而禍且極乎滔天於戲有心人欲拼其危而反之正其何道之從邪雖然儒者之效將窮究乎萬事萬物之變以致其用誠不當墨守一先生之言以自隘至於子思氏所謂五達道筦子治齊之所謂四維則萬萬無可變者以慶坻之無狀每告蜀士輒循茲義君昔教授東川所撰學規差幸以余說合今將別去乃即平日畧知君爲學大恉以復於君然則君它日所成就

豈獨以區區之文世讀君文者亦幸毋以文士目君也哉

庚子十二月錢塘吳慶坻

愼所立齋文集目錄

第一卷

闡性

長洲顧光祿復初曰性善之旨標於孟子實原本尼山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天命善不命惡此善字不對惡說猶云至善易所謂太極也文剖析此理甚精足破羣說矣　遵義黎兵備庶昌曰善惡之本皆具於性中特善根多於惡根耳譬猶天下之大人類之衆一日之間爲善者十常八九爲惡者不過十之一二足見善根多於

惡根此孟子所以有性善之言也拙見向解性善大意如此與尊旨頗同若性只有善無惡則孟子逸居無教近於禽獸之言何所取義荀卿言性惡係激世之論確有語病揚子謂善惡混韓子謂有三品皆不中節程明道獨曰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知道者歟

原治

龍陽易先生佩紳曰探源之論雖亦老生常談然能言之於今日則即祥慶威鳳矣後段歸本於士之自修尤爲切要　黎兵備曰論正而文平　膠州柯學士劭忞

曰氣體極似荀子
以國服爲之息解
黎兵備曰中間以經證經持義甚碻
天子七廟說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辨
長沙王祭酒先謙曰駮議允當筆亦老辣　黎兵備曰
得夫子正名之義　桐城吳京卿汝綸曰筆力堅勁
公羊以春王爲文王解
柯學士曰發明經義至正至碻

伍員論

王祭酒曰後半用筆具馨控縱送之妙　滎縣趙御史熙曰掉尾一波極杳靄之致　柯學士曰謂夫差之疑員伏於覆楚此意爲古所未發

賈逵不當罷從祀議

謹擬　德宗景皇帝升祔大禮議

駁龔定盦論私

黎兵備曰議論正大定盦見之亦當首肯余選此說入續纂古文辭特取其文雄快耳其理固不足道也　趙

御史曰入手處理明而辭峻以下沖然有餘

第二卷

讀王氏易注

黎兵備曰漢魏諸公之說易義主艱僻大非聖人絜靜精微之旨輔嗣埽而闢之豁然啟蒙識解誠絕千古文中指駮甚精惟弼在魏時已不免清談之習又深於老子其言頗與老子注出入讀之時有恍惚處及至伊川程氏注出字字引歸人事一洗浮言眞與孔門修身寡過之旨合視王注尤深然非輔嗣爲之先河恐亦未能

研極至此然則碻固闢漢導宋者歟　趙御史曰條舉虞氏之說遂成不可磨滅文字　吳京卿曰此論至公漢人說易皆流於怪妄輔嗣廓清之功不小其言近老氏者亦罕

書成都本尚書今古文注後

黎兵備曰荒經之弊遂至蔑古此漢學家之大病大箸直指其非於學術頗有匡正　吳京卿曰不强分今古文博采逸文舊說以待承學者之自得最是治尚書之要義下走夙持此論

朱子詩集傳書後

趙御史曰證朱子說詩之有本而持論究不掩人心之公此乃所謂衛道也說經家恐難有此

跋大戴禮記解詁

讀墨子

王祭酒曰精悍　黎兵備曰墨道夏道也以夏之質救周之文命意實不可非尊議既高文亦簡老　新城王布政樹柟曰此等文品最爲高潔柳子厚得意之文

讀莊子

讀柳河東集
漢三老碑跋
書魏叔子宋論後
吳京卿曰後幅專論北宋最爲妙遠
題鄭海門尙絅堂雜錄 代易子芴先生
柯學士曰極宕往之致
四川官運鹽務水陸引道全圖序 代張藹卿
王祭酒曰叙次有法允推傑構而閎識遠慮見於文字間尤堪佩敬　黎兵備曰平正通達朗若列眉　吳京

卿曰前幅叙次宏大後幅議論名通　柯學士曰四川
鹽法至今日已百弊叢生然歸咎於𠛬始者則不可讀
此文爲之慨然
吳門銷夏記序
黃溪書屋吟草序
中州從政錄序
書王晉卿重修子雲亭記後
李惕夫年譜序
全醉堂精神哲學新編序

呂師愚遺詩序
題日本諸橋轍次册
日本竹添光鴻毛詩會箋序
孫師鄭讀經救國論序

第三卷

上　皇帝第一書
上　皇帝第二書
上　皇帝第三書
答友人書

王祭酒曰深心達識如此方能坐言起行文亦有雄直氣　黎兵備曰夷狄之說爲其無禮義法度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稱之爲夷狄猶可若至今之西人其治國法度精明事事有本即上下威儀之間亦秩然不紊非如近世蒙古混沌猶未鑿也中國士夫向讀史傳所習見者尊周攘夷南宋恢復之說耳豈知今日西人之局面與匈奴突厥迥殊此殆天闢異境欲以通地球也詎能驅而遠之乎惟有堅明約束與時消息此中實有眞經濟在其責尤在當軸矣　吳京卿曰五洲人材以外

交爲至難此最中國所少今舉國好言外事不知其事
非可以懸揣得也
答人問說文書
與人論漢學書
吳京卿日議最閎通
與王壬秋書
黎兵備曰箴壬秋之失甚當惜文太近駢
與傅星槎論文書
黎兵備曰曾文正公之取姬傳並非阿好姬傳論文往

往發前人所未發可以直接退之習之之議歐王以下不及也細讀惜抱集中論文諸書自見惜抱所短者無雄直之氣耳　吳京卿曰姚取方劉晉取方姚皆不得謂主持太過此議似宜覆審　柯學士曰竊謂姚取方侍郎可也至海峯則不厭人意矣
復王益吾學使書
趙御史曰未殺一人甚易培植一人甚難二語實賢者用心宜文之一往而復
與廖季平論今古學攷書

顧光祿曰季平之說偏駁過甚文特糾正之持論精審名通足爲誣古者戒　黎兵備曰指摘季平疵謬斐辭正論相輔而行不激不隨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季平何幸於今而得此高密也文氣疏宕醇雅絕似姬傳姚氏與孔撝約論禘義書傾服傾服　趙御史曰是眞不可已於言者規切處尤深察情僞不特持論通正足以饜人意也　吳京卿曰義精而辭峻足以解紛振懦此近世不數覯之作

與瞿子玖學使書

吳京卿日議雅馴能識微
報趙編修書
遺瞿止盦軍機書
與聶仲方撫部書
與張孝達相國言升祔大禮書
第四卷
贈嚴雁峯序
蘄州黃年丈雲鵠日通論碻論安得學人皆持此見庶
幾狂瀾可挽

送李生序

王布政曰筆意稍平　趙御史曰所謂稍平者或以短篇尤重奇崛邪聞湘鄉亦素持此論而文實有不盡之情　吳京卿曰簡樸

送袁海觀之任南滙序

王祭酒曰三序皆學識俱到之文　王布政曰筆意頓挫有姿態立論亦洞然中其竅要　吳京卿曰吏治之敝不在仕進之雜在督撫之疏於察吏名論不刊

送張式卿序

黎兵備曰以修身踐言規進式卿不知式卿果能篤行否余亦日望之也　吳京卿曰體簡辭足

送王爵棠撫部之任山西序

送歐陽射侯之任梧州序

送袁海觀撫部序

梁太公七十壽序 代

程葉翕傳

趙御史曰令人想見程先生之爲人惜乎其不得見也

言外惻然不盡　吳京卿曰摹寫有法

二河橋墓表

廣東恩平縣知縣何君墓誌銘

祝君妻俞氏墓誌銘

岷山別墅藏書記

王祭酒曰疏暢　吳京卿曰於近世學風利病言之最爲平恕湛至

涪洞記

王祭酒曰後幅數語盤鬱　王布政曰無限神情無限感慨　趙御史曰乾痰之筆其品絕高　吳京卿曰前

幅敘景殊佳
致用書院記
自箴
王祭酒曰語皆卓立　吳京卿曰天之命女四語最驚
心動魄
弔陳伯玉文
吳京卿曰頌大周受命一段與前後似不一律議亦似
徇俗未允伯玉在武后時所上疏皆忠於唐室未可輕
詆杜公韓公豈妄譽人者哉　柯學士曰此評似未允

當以宋子京之論爲确

祭袁少蘭文

王祭酒曰沈鬱慨慷　吳京卿曰文情悱惻

學部祭張文襄公文

右文共計六十四首

大箸細讀一過於學術則持漢宋之平而無所偏倚於士習則進之大中之道而不使浮夸誠今日之徂徠湖州也蜀中人士習俗弊壞已久雖有張王二公爲之提唱於前未能挈要鉤玄十餘年來其習文辭者駢散不

分講經學者率趨詭僻絕無儒者讀書氣象執事抱障
百川挽狂瀾之志能於蜀士中造就一二使之卓然有
以自立則蜀學之興吾將禱祀以求矣黎庶昌敬志
大文一卷敬讀一過心所愛慕輒跋識文尾其獨得於
古文處蓋非時流所識文之一道至今日已無定價旁
騖別驅肆爲大言更得一二有氣力者爲之鉅子幾何
而不埽地以盡執事博聞閎識過絕輩流筆端又復老
橫宜其離世獨立若更一意趨嚮太史公韓公孰能測
其所詣極哉敬記數言知無當於萬一也壬寅十月吳

汝綸敬識

大箸論學論治皆有通識不爲阿世之談亦無矯枉過正之弊斯藹然仁義之言也汝綸又記

先生學期致用志在反經大箸一册盥誦數四樸茂純雅恪守廬陵南豐遺榘時輩嬐嫛烏能望其項背張仁黼拜識

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因文見道庶乎傳矣張百熙拜志

約六經之旨而爲之深得立言之本其行文不事橫逍逆駕而舂容和雅在兩漢與劉子政爲近在八家則曾

南豐之遺徐世昌注

所見能觀其通而議皆持平不激不隨勿問今人求諸古之立言不朽者蓋亦不數數見也衡往嘗從桐城吳先生武强賀先生學問爲文法每惟今之文章大家負時盛名著作等身多與往昔所聞不合讀先生文恍如接吳賀兩先生之笑語而承其謦欬也謹錄其稿藏以待後世知言君子甲寅冬至後二日趙衡敬注

謹案先生之文不尚過高之譚不作專己之論言皆有物語不求奇如與廖季平傳星槎二書足見擇術之寬

衡古之允與王壬秋書足見不阿流俗不震虛聲稱曰
通人夫豈溢美侃幼曾受讀近荷傳書錄稿既周歡喜
无量乙卯四月弟子蘄春黃侃謹記
文稿共四卷闡性原治皆精當不刊之論陳說經義最
爲持平辨正詳明而無經生攷據之習惟以春王爲文
王以王輔嗣易經從孔冲遠之說謂爲獨冠古今以莊
子爲祖述老聃則所見不同尚有待商之處其駁龔定
盦之論私書魏叔子宋論後與廖季平之論今古學攷
則直如摧枯拉朽矣諸體皆胎息深厚矩矱整齊不斤

斤於桐城而實在姚曾範圍之內教育部學術審定會評

愼所立齋文集目錄終

愼所立齋文集卷第一

長汀江瀚叔海

闡性

古之論性者言人人殊折中於孔子而後知性善之說無以易矣孔子設教每爲中人而言論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謂中人也苟不善奚其近且善猶親也親近也信乎鄒嶧之言之本乎洙泗也或謂人稟氣而生性無善無惡夫善即不惡之名不可謂惡是即善也抑豈遽以爲善人乎哉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后稷不塝不疈克岐克嶷此惡

可概之中人乎天之生上智也不數生下愚也亦不數是故越椒叔魚其所稟之異與古聖神奇等不得概之中人也夫子之爲易繫辭明言性中有道德有仁義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者詎不以是哉白虎通德論論性情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又引鉤命訣曰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嘗試衡之性亦有陰情亦有陽之二說者理俱未盡蓋以動靜言則性陰而情陽以情僞言則情陽而僞陰要之性也者生之質其本體固無不善情也者性之欲接於物而好惡喜怒哀樂出於是有善不善

焉惟夫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斯情得其正性亦以盡馬之走牛之徑囿其所受於天者然也及動乎氣而乃爲踶齧爲蹢躅物有氣猶人有情也焉得以其情不治而誣厥性哉漢代韓嬰許愼鄭康成諸儒咸主性善亦足見性善之說誠犂然有當於人心矣如世碩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倫謂性有善有惡董仲舒謂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劉向謂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揚雄謂人之性善惡混是皆不識情性之分乎若荀卿倡言性惡則直例情爲性矣豈不謬哉然其性惡篇云涂之人可以爲禹曰凡

禹之所以爲禹者以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可以爲禹明矣夫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非性善其能然乎此其自相違戾者也然孟子以口之於味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爲性則與荀氏言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者曾何以異蓋立說若斯之難也程明道斥荀偏駁而亦曰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抑又何哉雖然性固善矣易之

言性曰成曰盡曰順召誥言節性中庸言率性若以性爲已善而不成不盡不順不節不率則習之相遠庸保其終善乎故孟子旣曰良知良能又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由斯而譚則仲舒所稱性待教而後善者其意殆未可非也至若荀悅韓愈以爲性有三品託義依違無取焉爾

原治

天下之安危視風俗也風俗之薄厚視教化也是故教化者政之要領風俗者國之經絡也故魚鼈非水泉不生桑麻非雨露不榮王業非培風厚俗不成世之所以治所以

亂者其端必自茲乎難者曰風會所趨如水就下澆漓之故蓋非人力所能施魏晉之不及漢猶漢之不及殷周也果爾則望古遞遜林林者不已淪於禽獸乎哉夫紂之民染於淫酗而成周興禮樂莽之民習於阿諛而東京敦節義由此觀之則風俗易變維持在人昭然可見矣彼謂敎化不行於今者非特誣民殆亦自誣之甚者也且夫下之聽上爲轉移猶形之與景聲之與響厲名節則鄉原之風微矣崇儉約則泰侈之風止矣尙端愨則詐僞之風杜矣重誠信則夸誕之風屛矣貴潔淸則貪濁之風戢矣而又

中之以忠孝友恭之訓制之以吉凶賓嘉之宜觀其從違漸以賞罰焚驚世眩俗之書誅敗常亂俗之人苟能端本如是民德有不歸厚者邪民德歸厚而世猶不治者豈理也哉雖然禍變相尋而治不數覯者何也蓋嘗推求其故矣人心之亡由無廉恥廉恥之喪由無是非是非之淆由無學術此其權不屬在高位也士亦與有責焉脩之於一室行之於一鄉要足以鼓舞羣倫挽回習尚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誠之動物也學術正則人才盛風俗醲則治道隆伊古以來皆然已不此之務徒欲廣設科條以捄

時弊譬之治病不探其原用藥雖多不增其疾幸矣庸望瘉乎

以國服爲之息解

自王安石依託泉府以行靑苗而論者輒歸獄於周禮嗚呼是豈經之失哉推尋其誤實始於先鄭而後鄭成之夫周官有賒無貸王者以天下爲家沾沾焉貸民以物而取其息即不病民亦傷國體彼王莽之亂政惡可援以釋經邪近儒夏心伯謂周禮立文分別劃然此不直云貸者而曰凡民之貸者變文見義則貸者非貸於官乃民之自相

貸故曰凡民之貸者也凡貸於民泉府辨授以國服爲之息言所以防苛刻禁重利也夏氏此說洵發前人未發之覆然謂字書訓服爲習又訓行國所習行謂舊俗也其言則殊未确秋官朝士職曰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朝士之國法即泉府之國服鄭石制字子服服爲制故亦爲法且後鄭此注甚明是以賈疏申之曰令以國法即國服爲之利息故云國法行之犯令者違國法也由是觀之則泉府所謂以國服爲之息者其非操奇嬴權子母如市井之所爲有斷然矣惠天牧以管子國軌

當泉府國服易若以經證經之爲可據哉鄭君注禮之功如江河日月萬古爲昭間有疏失本不足諱吾之爲是解也非敢掎摭先儒尙博通而無墨守斯固鄭君之意焉耳

天子七廟說

禮記王制曾子問禮器祭法諸篇及春秋穀梁傳咸言七廟荀子禮論篇亦稱有天下者事七世蓋據周制也家語僞書不取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蓋據夏殷制也劉敞吳澄因主七廟遂疑此經有脫文似誤自鄭玄援緯注禮而王肅作聖證論難之異議遂滋昭代諸儒如惠棟

孔廣森孫星衍焦循江藩徐養原陳立黃以周等雖持論稍殊皆祖鄭說皮錫瑞撰天子七廟二祧攷六篇辨之最力唯秦蕙田五禮通攷金鶚求古錄禮說駁鄭申王其實康成以七廟爲周制本未嘗誤逃子雍者若虞喜之徒輒謂伊尹已言七世之廟非獨周人始有斯失之甚矣不唯咸有一德出梅賾古文尚書未足可依且呂覽諭大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尤商止五廟之明證則七廟爲周人始有豈不信哉夏殷尚忠質故天子諸侯不嫌同一廟制周監二代乃自上以下降殺以兩郁郁乎文是之謂也至子

雍以高祖之祖與父當二祧此說固非無徵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謂先公非高祖之祖與父而何況春秋左氏傳明有余敢忘高圉亞圉之文乎（朱子或問謂如劉歆之說周自武王克殷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又謂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論殆無以易矣然則後有王者攷定廟制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以待其於古禮儻有合與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辨

烏虖孔子於魯桓之薨有深痛焉故春秋書夫人孫于齊貶其姜氏之稱以著復讎之義左氏曰絕不爲親禮也深得聖心哉爾時莊公少魯之大夫不能權遂致復歸於魯見刺詩人於是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書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邱會于穀會于防皆復稱姜氏者蓋聖人悲大義之不伸所以誅魯之忘仇也夫唯大義之不伸是以繼而有哀姜之禍哀姜通於共仲與弒閔公比三君死曠年無君魯之不絕若繩耳是其惡浮於文姜非一絕之足蔽其辜也明矣齊人取而殺之代魯君臣討賊詎非夫子所

甚樂予者哉故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貶其姓誌其所自皆予齊桓之辭也左氏以爲已甚與前論文姜者不大相徑庭乎公羊氏知其罪而不得其說乃謂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歸也而穀梁氏曰其不言姜爲齊桓諱殺同姓也是論也舛甚周公誅管叔衛碏殺石厚大義滅親夫何譏焉若殺之不當則雖涂人不可殺之當何有於同姓學者本春秋以道名分其可昧昧於茲乎

公羊以春王爲文王解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後人恒疑其說嘗反復之而知其爲夫子之微言也夫春秋者以文王之制治衰周之天下者也何以不稱時王而稱文王蓋不稱文王則無以貶譏周之天子而賞罰或有時而窮論者謂夫子爲下不倍詎宜出此不知周公之爲謚法臣得貶君子不得私父況春秋之賞罰非曰我賞罰之亦曰文王賞罰之云爾故傳於宋襄之敗績則言文王之戰於毛伯求金則言文王法度皆所以引伸弘旨明乎此則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與知我罪我之義咸可識矣詩始文王春秋亦始文王夫子之憲章文武豈虛語哉孫淵

如謂隱公元年與文王改元之歲同在己未故稱文王以改年支離之譚不足辨或本緯侯以素王當之舍明明可據之傳而傅會異說則亦適成其妄而已矣

伍員論

記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傳曰子不復讎非子也此所謂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雖然苟不幸而出於吾君則如之何吾嘗求古聖賢之行事而得所處焉父有罪而死邪則胼手胝足以幹蠱如禹是也父無罪而死邪則布衣蔬食以終身如王裒是也故嵇紹之仕司馬氏君子譏其

忘父而伍員之鞭平王尸儒者又惜其無君太史公以雪大恥稱伍員豈篤論哉夫君父一也忠臣雖見殺於君其無憾於心可知矣以伍奢之躬被誅戮猶不敢萌怨員乃滅其故國辱及妃匹鞭夫舊君之尸當是時其心固自以爲孝矣試反之乃父之心安乎否乎吾知起伍奢於地下亦必痛斥其忍也然觀員復申包胥之言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則其所爲之悖蓋已自言之矣其後雖以忠諫捐軀而禍機實伏於此夫吳起殺妻求將而魯君疑之樂羊攻中山食其子之肉而魏文侯亦疑之如員

陰賊險很固夫差所深疑也雖無伯嚭之讒亦將不免屬鏤之賜庸非自取乎然其卷卷於夫差也悱惻纏緜天性獨厚實有古純臣之風與其前事絕不類吾又不能無疑於紀載之多誣也嗟夫古人之事迹不明以致啓後儒訾議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賈逵不當罷從祀議

漢儒賈逵於唐貞觀二十一年即配享孔子廟堂自宋迄元未之有改雖馬端臨文獻通考嘗譏其附會讖緯爲非聖人之學初未有罷祀之議也明初宋濂作孔子廟堂議

始有賈逵忽細行亦厠其中之疑弘治元年程敏政攷正祀典遂指爲左道亂常之人請與戴聖等八人並褫爵罷祀據稱今當理學大明之後其意可見當時雖未允行而嘉靖九年張璁復申此議卒罷其祀夫世宗一朝議論紛紜無如大禮宋代名臣若司馬光歐陽修祗應從祀帝王之廟乃亦以其曾議濮禮故不憚於黌宮俎豆一進一黜蓋心術之私如此其更正祀典惡足爲千秋定論乎明季大儒顧炎武謂其棄漢儒抱殘守缺之功而奬末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五經之義委之榛蕪

自明代之議從祀始其言豈無見哉竊攷後漢書賈逵傳稱其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而傳末又云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未免自相矛盾史所謂不修小節既未指明何事疑即據其附會讖緯而言此尤不可不辨蓋逵欲立左氏春秋因世主崇尚讖緯故不得不附會文致與其謂左氏崇君父卑臣子用意略同實與尋常阿諛順旨以冀貴富者有間此其苦心亦論世者所當共諒也王圻續通攷載成化四年彭時奏曰漢晉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專門之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馬融范

寧諸人雖學行未純亦不得而廢是誠篤論馬融尙不可廢況賈逵乎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四經咸賴逵得行於世其功甚鉅洵如唐詔所云代用其書垂於國胄當復從祀孔廟以隆儒術

謹擬　德宗景皇帝升祔大體議

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宜次之古之廟制同宮異廟自漢明帝後改爲同堂異室之制其與先王宗廟之禮顯然相違顧乃行之千百餘年莫之能正者誠以時移事異實有不能盡合古制之勢也本朝　太廟制度前殿自　太祖

高皇帝以下七世皆南向自　宣宗成皇帝以下三世皆分東西向與前古所稱北向之穆南向之昭者固不相同今禮部恭備升祔大禮一摺力主兄弟同昭穆之說都察院最先協同各署亦多從之者葢以父昭子穆一語人所習聞遂不暇深攷耳竊嘗聞朱子之論矣朱子駁陸佃說曰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名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爲昭哉由是而言則兄弟相承不必昭穆同位斷可知矣且春秋三傳皆主兄弟相爲昭穆其說詳著於後漢周舉議

奏唐賈公彥周禮冢人疏宋劉敞爲兄後議元趙汸左傳補注國朝萬斯同金榜段玉裁孔廣森陳立鍾文蒸皮錫瑞諸儒皆依用之淩曙公羊禮說謂臣子一例自施於服制不可通於廟制其辭甚辯陳倬公羊義疏稱其申述何義可謂深切著明第傳於魯躋僖公明言廟制焉得謂臣子一例止施於服制而不可通於廟制邪然自晉以來議禮者如賀循溫嶠之倫咸謂兄弟相嗣共是一代昭穆位同者殆緣祧遷之禮恐旁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全事七代之義故也方今之制自太祖高皇帝以迄　穆宗毅皇帝俱經特降諭旨定爲百世不祧之廟事本殊古禮從而變兄弟異位何嫌何疑玫

之經義既如彼揆之事實復若此則 穆宗 德宗各爲一世所謂時也順也宜也禮部之議似失之拘昔宋眞宗時禮官議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都省集議以爲太祖太宗當爲百世不祧之廟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爲一代又謂必若同爲一代則太宗不得自爲世數而何以得爲宗乎不得爲宗又何以爲百世不祧之主乎此議雖爲禮官所駁然持論正大有足爲今日證者事關升祔大禮不厭求詳敢參末議用備財擇

駁龔定盦論私

伏日江子曝家中舊書偶取龔禮部定盦文集觀之讀至論私一篇不禁廢書而歎曰嗟乎此所謂小辯害義者也彼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請謁翌晨訐其友於朝獲直聲者此正子貢所惡訐以爲直豈大公無私之謂哉龔氏欲罪之其辭固有屬而非所論於公私乃龔氏之意一若禁人之公而勸人以私是何議論之偏激也因朝大夫之冒公而盛稱乎私抑將以直躬之證父遂謂枉可舉邪且夫私固人情所不能免也故先王之政其所以膏澤乎下者閔閔焉勤勤焉惟其私之是恤至於當官之訓則有公無私

者乃萬世之通義也是以倉頡作書自營爲私背私爲公蓋公私之相背即字形而可知矣周書謚法解立制及衆曰公春秋公羊傳疏引元命苞曰公之言公正無私然則易名之典命爵之義靡不以公爲重何嘗有尙私者哉又管子任法篇曰聖君任公而不任私賈誼新書道術篇曰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爲私以是而言則公顧不貴乎如龔氏者固不知何者爲公即謂之不識私也亦宜其舉風雅諸詩各有本旨皆非所論於自營之私也魯論記孔子私覿者聘禮有私覿私覿云者猶之民田曰私田臣邑曰

私邑士臣於大夫曰私人卿士大夫之館曰私館卿大夫之幣曰私幣亦非所論於自營之私也若夫聖帝哲后其日不暇給原亦有庇我子孫保我國家之意然以一人憂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惡得以私目之哉至引忠臣孝子寡妻貞婦爲喩尤失義殆與述孟子之言同一乖剌孟子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非曰人人私其私黨其黨也推龔氏之心是祁奚王生之舉讎爲不近情而石顯牢梁之結黨固無可罪也且龔氏比無私於狸交禽媾則賈生之論道不足賢夷吾之言治不足法緯書之精論不

足宋周公之謚法不足信倉頡之造字不足憑豈孔子之
告子夏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者皆妄邪

愼所立齋文集卷第一

愼所立齋文集卷第二

長汀江瀚叔海

讀王氏易注

王氏易注孔沖遠稱其獨冠古今豈虛哉易以道陰陽伏羲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爲敎故周禮三易之法掌之太卜簭人而已自宣尼贊易納之學中而其用乃弘晚周諸子之書有醇有駁凡稱易者咸主義理殆洙泗之流風哉漢興丁將軍從田何受易作易說三萬言書雖不傳然曰訓故舉大誼則非支離害理之辭可知矣自是之後流

爲術數孟喜以卦氣京房以世應飛伏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而鄭荀皆號傳費氏易顧其說絕不相通至仲翔則又歷詆荀諝馬融鄭君宋忠以伸己長辨愈滋義愈晦絜靜精微之教固若是乎唯輔嗣之注埽去舊解專闡名理然實從象數推勘而出雖違於漢學誠合乎孔門未可訾議也而語涉玄虛良爲其病嘗觀虞氏之說易矣詮乾象自强不息引老子自勝者强詮坤象厚德載物引老子勝人者有力詮屯卦利建候引老子善建者不拔詮震象恐懼修省引老子修之身德乃眞九家易於善世

而不伐亦引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此非以道家言解經乎於仲翔則諱之於輔嗣則攻之甚矣其惑也李鼎祚周易集解雖其自序有云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乃采王注至五十五條之多足見公心之難泯矣彼鑿焉以言象者是豈有它哉不知夫子學易之義故

書成都本尚書今古文注後

說尚書竝列今古文者自司馬子長始史記魯世家所載金縢是也蓋史公雖從安國問故未嘗墨守一家五帝本紀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誠不知其

爲今文邪古文邪兪理初作書大麓義以爲眞古文因詆鄭注大傳釋麓爲錄殆用王莽餘論然漢元帝報于定國詔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已在莽前或謂出歐陽夏侯今文而宋氏翔鳳又以此爲古文家說果孰是孰非與夫尙書之缺久矣伏孔所傳旣都不可見即歐陽夏侯馬鄭之說亦且散佚不完縱强爲分別終莫得其本眞惟博搜逸文舊說而具存之以待承學者自得焉庶幾哉不失之誣其於疏通知遠之教或有合也乎故近代治尙書者甚衆莫善於陽湖孫氏孫氏書即世所稱今古文注疏也成都

刻本刊去其疏以取便王敘病孫采輯秦誓違於馬義詎知季長斯論江叔澐已辨之乎又謂其仍用舊讀句絕多譌亦不然今咎繇謨以至于海隅絕句蒼生萬邦絕句黎獻共惟帝臣絕句幾不成語其它可推凡所增補尤不厭人意又有甚不可者召誥節性惟日其邁孫氏引呂覽高誘注其解最確今謂性當爲姓且爲之辭曰百姓里居也節諸節使四方者守都鄙者御事諸侯使聽王事者吁可怪已苟如是則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又何說邪特以惡宋儒之故務欲盡反其言而不憚擅改經文以快私

凡循是說經將何所不至其係乎經義者豈小哉要以欺眞學人難矣

朱子詩集傳書後

董仲舒云詩無達詁劉向云詩無通故誠哉是言也曩元明之世士之言詩者屏棄毛鄭惟朱傳是遵今則務一切反之謂宋儒不足取漢儒爲可信而不知朱子集傳之說大率本於漢儒即以爲誤亦不自朱子始也豈語出漢儒則是而宋儒則非乎朱傳以鄭衛諸詩皆淫者自作此最爲世詬病然抑豈鑿空言之哉馮山公駁閻潛邱毛朱詩

說云孔子明言鄭聲淫子夏亦云鄭音好濫非曰鄭詩淫也其說甚辨然許叔重五經異義已以鄭詩當鄭聲矣安得獨怪朱子邪至許氏引今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是又淫者自作之說所從出也夫學者之患莫大於以己自蔽而不察是非彼顧以排擊爲能者古人何嘗有是學哉近儒東原戴氏固漢學家所奉爲依歸者也雖感在東詆其好逞臆說以奪舊學然戴氏所作詩經補注往往舍毛鄭而取朱傳則猶有從善服義之公心也竊謂康成之箋詩實兼取齊魯韓三家不盡

申明毛義朱傳博采衆說間參己意殆有合於高密家法敢以質世之說經無成見者

跋大戴禮記解詁

鄭君不注大戴禮記自國朝人表章之始盛行於代爾雅爲釋經之書猶得以羣經抗剳此微言大義往往而在列爲十四經誰曰不宜南城王實齋所箸解詁多所發明遠出孔顨軒上其校經專以舊傳本爲據吾尤愛重之惠定宇之於周易集解戴東原之於水經注皆詭託古本輕行改竄深爲感拜經魏古微所譏王氏是書足懲其失矣嘉

定汪紱青頴力三十餘年於此所撰書亦名解詁殊無取近王益吾祭酒刻經解續編舍王取汪異矣夫

讀墨子

韓退之讀墨原出班書藝文志義甚精世𢲸信之者以孟子故也自戰國迄今誦聖人之言躬楊朱之行者比比然矣能兼愛者誰邪墨之說曰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强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天下禍簒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兼愛果可非乎禁其相

愛必勸其相惡乎殆非通論也或以節葬爲疑是又不然周衰文勝葬埋之侈不自秦皇始矣夫仁人君子蒿目憂世故每不惜爲過中之辭以矯時弊墨之爲是言者蓋欲以夏制之儉救周道之文此其意焉可重訾之哉去聖久遠學百其塗彼拘於虛篤於時者奚足以語周秦諸子之書

讀莊子

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凡莊子所謂道德云者蓋近此其掊擊仁義絕去禮學雖祖述老聃而持論偏激尤不可訓要

其虛靜無爲舉死生存亡窮達貧富之變皆不足相累則信能自適其適而浮游乎萬物之祖也以身徇利敢爲淫僻嵇阮所深羞柰何以誣莊子邪雖尊莊子不受也

讀柳河東集

子厚送薛存義之任序謂吏者民之役非以役民蓋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其言與今歐洲諸國以官爲公僕相同而子厚獨早見及之可謂卓識矣同時韓退之作原道乃稱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其與子厚之言相去不亦遠哉夫管仲霸佐也劉向

說苑記其對桓公語有云君人者以百姓爲天子厚視民猶主管氏視民猶天嗚乎古人之貴民何如哉今之布政使蓋古方伯連率之職余攝官數月雖受其直不敢怠其事僅於罷差徭禁浮斂二事毅然行之以幾稍紓民力然如鄢陵永城連年患水議濬工鉅竟乏消弭之良策蓋職之未能舉者正不少矣孰怒而黜罰之乎夜讀柳集至此掩卷媿歎者久之

漢三老碑跋

漢三老碑咸豐二年出土於餘姚之客星山今其石歸周

氏此本爲靈壽華館故物後有趙撝叔題曰讀其文蓋孫
子述其祖父諱字卒日者與魏青龍間冢專相類古無墓
誌此實開其先云云顧余獨疑之者碑稱建武十七年歲
在辛丑四月辛卯攷後漢書光武本紀是年二月乙亥晦
四月有乙卯則不應有辛卯碑與史不合何哉曩客蘇州
喧傳介休築城郭有道碑復出閻任中丞家有拓本急索
觀之乃字畫惡劣絕可笑甚哉世之好作僞也若三老碑
者殆亦未可深信矣乎
自記曰據長曆三月丙申朔推之則四月實有辛卯無

乙卯似本紀誤也然其母忌日在建武二十八年歲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以長曆攷之則五月辛卯朔十日當爲庚子非甲戌且此月並無甲戌日是碑與長曆仍不合矣

書魏叔子宋論後

魏氏禧曰北宋之禍其罪在章惇蔡京數姦而實司馬光呂大防諸賢相自貽其害南宋之禍其罪在秦檜韓侂胄數賊而實岳飛韓世忠諸賢將坐失其機以吾論之殆不其然宋家忠厚立國自藝祖已來未嘗輕戮大臣況溫公

之相章蔡罪狀尙未顯著而京知開封府方且以才能自見安得遽行斬殺乎其後呂大防劉摯欲事調停見誠迂闊然太皇太后既崩以哲宗之暗雖多誅何益若岳忠武之班師則又其情勢之不得不然者當是時張俊楊沂中諸軍已撤縱令矯制獨進而孤軍無助陳湯之功終不可冀且高宗君臣和金之志久決禧迺欲其以空言悟主不亦疏乎至責以鬻拳兵諫抑更繆矣惟邱維屏謂元祐諸公止奉太后而置哲宗若無有此其於格君之道即有未盡故小人得而中之是誠篤論蓋哲宗之銳志紹述雖由

羣小熒惑實亦有激而然觀其獨重蘇頌可知茲則吾不能爲司馬諸賢解也後之君子儻不幸而處此尙其鑒之哉

題鄭海門尙絅堂雜錄 代易子笏先生

西蜀古多文士然著名昭代者蓋寡自尊經書院開而風氣日上矣顧詞章攷據爭鳴而義理之學益以微滅海門獨有志於此可不謂特立之士乎方國之初表章宋賢其時言義理者抑或矯飾外貌以趨習尙今則程朱諸大儒爲世排擊久矣其孰肯從事於寂寞之地以自取訕譏乎

故爲義理之學於今日者不易得也況茲編所錄固皆折衷先儒塙有心得者邪雖然空談易實詣難錄中謂吾輩不敢講聞道先講聞過尤爲切要吾願與海門共勉之也

四川官運鹽務水陸引道全圖序 代張藹卿

四川鹽務自平遠丁文誠公𠌯辦官運以來蓋十四年矣先是川省鹽法蹶而不振實由改代改配引張套搭而加包重照影射之事遂相沿而起獘端蠭出不可爬梳國與民於是交病光緒三年丁公總督四川目擊引滯課懸利權坐失慨欲設法更新其時今巡撫衔遵義唐公方以道

員候補因請變爲官運商銷其張弛本末具載四川鹽法志茲不著官運既行舉一切積弊而埽除之使利歸公家而市無騰躍之患丁公疏中所稱爲數省啟無窮之利益而成國家大宗之餉源洵非溢辭云官運總局置於瀘州總辦一人幫辦一人並以道員領之又分設四所曰文案曰收支曰引目曰票據各有專司其購鹽之廠有五曰富廠曰犍廠曰射廠曰雲廠曰甯廠又有鹽少而聽本商運行者曰郁廠其入黔之岸有四一由合江縣入曰仁岸分局一由綦江縣入曰綦岸分局一由涪州入曰涪岸分局

一由永寧縣入曰永岸分局其入滇之岸有二一由宜賓縣屬之張窩場入曰張窩分局一由宜賓縣屬之南廣場入曰南廣分局其赴湖北八州縣者曰萬岸分局兼辦萬巫計岸以保楚邊此外保邊計岸更有九自瀘州以西曰納溪分局江安分局李莊分局眞溪分局淸溪分局自瀘州以東曰瀘州分局江津分局江巴分局南川分局總計官運之鹽邊岸行黔省十一府滇省二府一州鄂省八州縣計岸行川省三十三廳州縣在黔則有興義思南獨山緝私之卡在鄂則有利川緝私之卡各處險灘則有委員

押運沿江要地則有礮船梭巡其它子局分卡或任盤驗或管船務或司提撥或塡換鹽票星羅碁布綱紀秩然共設丞倅牧令五十餘人而佐雜諸員及各司事尙不與焉大都官運每歲所銷水陸引張統折合水引約在三萬張上下除歲銷額引二萬四千餘張外帶銷積引五千有奇周轉鹽銀常數百萬兩即至小之分局經手款目亦不下數十萬兩年終報銷不容蒂欠嗚呼責任亦綦重哉由今以觀天下謂其成效大著矣抑知前之排羣議而爲之者其艱難何如後之綜全局而籌之者其詳愼又何如夫莫

爲𢿁始則雖有大利而不興莫爲善成則大利雖興亦且終歸於獘方廬江劉公之繼丁公督蜀也廠岸商民惴惴焉恐局勢之中變乃劉公下車不惟不更張之又從而力維持之嗟乎賢者所見大略固不相遠哉顧官運之立法誠周且密矣然謂吾法旣立即可垂諸久遠而不敝此非智者所敢任也夫法之爲用與器無以異器雖利良工用之則良拙工用之則拙故同一良法也有時而反以滋害者何哉所遇之人殊耳蓋官運不得其人非商虧短即官侵挪其獘殆有難悉數者法固不能盡防也不然或怠玩

相承彌縫是尚而事有不墮壞者乎及敗然後圖之亦已晚矣今在事各員類皆知廉隅自勵奮勉從公故能部引暢銷徵收不絀設非劉公激勸鼓舞而能如是乎是故法積弊生者事之理而興廢之機存乎人日久怠生者人之情而振作之權操之上合羣策羣力以肅鹺綱斯固劉公之心所企望於無既者耳初官運之區畫多出總辦唐公而幫辦清鎭文君雲渠實相與成之及唐公升任繼之者爲桂陽夏君菽軒以勤廉幹練受知於前後兩大府任久而功著嗣文君以禮去差華奎奉檄承其乏自維檮昧懼

弗克勝然竊幸成規可循庶幾得免於咎戾也官運舊有全圖在鹽法志中不便披覽爰重繪此更爲增益觀斯圖者識其水陸引道燦若列眉因而念民生之多艱感任事之不易能無穆然遠慮於其間邪官引票鹽各局雖歸鹽道主政而與官運相表裏亦並圖焉光緒十六年上章攝提格之歲相月既望

自記曰近代文家於俗語每以古書之語更代雖辭氣遠鄙理固宜然但失其眞者多矣此篇言官運鹽務多沿用公牘語不惟懼失其眞且實有難於更代者然使

古之能文者如司馬子長班孟堅爲之亦豈有不雅潔之患哉蓋實文有工拙非公牘語決不可用也

吳門銷夏記序

瀚於光緒丙戌歲客蘇州承宣署中長夏無俚時裒所憶隨筆記錄明夏復然遂積成卷帙初非有意著書也雖辨誣求是間能補先儒之闕而拾近賢之遺然攷訂一涂椒難因易剏此戔戔屈聞更何足矜尚哉故久庋篋笥不復省記頃者偶取觀之有與今所持論仍相合者有曩時悄見大概近年以來信愈篤守愈堅者亦有少覺不安者茲

併存之釐爲三卷名曰吳門銷夏記聊以留驗所學之進退云爾甲午九月二十日江瀚題於東川講舍

黃溪書屋吟草序

光緒闕逢執徐之歲余客廣西撫部柯公聿幕凡三月將於季夏去桂林行有日矣五河劉茗生直刺持其尊人雨亭先生黃溪書屋吟草來屬爲編定謀鋟諸版以永其傳余因茗生意之勤懇不敢辭伏而讀之其雋句名章爛然溢目雖間有稍涉平易者要與俗格迥殊儻去取一不當微特失先生旨且大非茗生表揚先德之心於是反覆審

愼共錄得古今體詩一百八十六首列爲二卷蓋於原稿僅存十分之三亦嚴矣哉夫古之詩人如陶元亮孟浩然平生所撰篇什尙不敵今人一歲之多然自晉唐以來譚藝之士言及二公蓋無不歛衽焉則詩不以多爲貴從可知矣昔韓退之盛稱盧殷能詩謂其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乃竟無一字流傳雖多亦奚益乎況近代之以詩文集行於世者不可勝數又當此文學衰微之際而欲人覽其盈尺之詩稿不愈難哉今余編定先生之詩誠知多所遺漏然於先生當日憫亂離之苦抒仁孝之情者莫不具

在即先生之立身行己不媿古人亦可畧見於斯世之知言君子其必不以余言爲謬也夫

中州從政錄序

余自兒時隨宦巴蜀側聞先人之訓蓋已稍稍知吏事矣及長饑驅四方迭入一督三撫兩藩之幕見聞日廣乃益覺經世之難歲在上章備兵梁宋未及一載遽領藩條雖前後在官僅十有七月自維職守媿負良多然於潔己愛民之先訓固未敢有違也壬子春避地析津偶檢故篋則舊時公牘猶有三十餘篇存者雖不盡出己手而區區爲

政之拙狀尚略可攷見因都爲一册題曰中州從政錄比者政體已更英俊輩出方以舊官僚爲詬病余之是錄亦姑以留示子姓可耳

書王𥳑卿重修子雲亭記後

武昌張廉卿丈嘗辨司馬長卿之爲封禪文正以諷武帝之封禪桐城吳摯甫亦以爲言晉卿之作此記更稱引之余不謂然夫封禪本於巡狩方岳之祭柴望秩于山川載在帝典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著於周頌故史記封禪書首即曰自古帝王受命曷嘗不封禪又曰郊祀所從來尚矣

則子長之意其不以封禪爲非禮可知惟武帝好神異輕信方士怪迂之語往往黷亂不經故於禮書之外別爲是書以刺時政耳季漢秦子敕欲爲長卿立祠堂其與王商書稱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因謂長卿能制禮造樂有益於世與後儒之論絕異此雖私其鄉里要可見古固不以封禪爲非況長卿實文人之雄藉封禪事以攄其鋪張揚厲之懷亦固其所晉卿乃比之尸諫豈不遠哉雖長卿辭賦誠亦有寓諷諭之意者殆所謂諷一而勸百惡足以上嗣風雅邪至韓退之以長卿爲豪傑之士躋之

屈孟之列是特就文章言之不比揚子雲之大醇小疵每與荀卿竝論也法言嘗稱周公以來未有如漢公之懿勤勞過於阿衡子雲斯語最叢世詬然勉以伊周詎得爲罪第劇秦美新可不作耳要之長卿子雲皆以文重固不必深訶亦無庸曲諱也若子雲之仕新莽王介甫謂爲祿隱猶可說也乃云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且引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以文之嘻其過矣

李愓夫年譜序

烏虖此吾亡友李君愓夫之年譜也五十以前皆君所自

述其後則君友楊君古醞採君日記及詩文稿續成之君宦吳凡歷八縣所至有聲余初識君於元和官署迨君宰吳縣余適充江蘇高等學堂監督過從益密又嘗訪君於江陰無錫故於君之治績知之特詳君沒之前數日猶自上海寄書京師所勖望於余者甚厚今君逝世七年余蹉跎白首志業無成尚何能序君年譜哉然以君門人潘君由笙暨君季子侃之請懇懇又惡得無言乎竊嘗謂中國自上古以來即號稱帝制相沿數千年莫之能改然其立政之道則必以民爲本故易曰得民書曰安民左氏春秋

曰聽于民禮記大學曰親民孟子曰保民合於此者國罔不興違於此者國罔不替前史具在班班可攷也今易帝制爲共和宜民之得所矣乃聞地方官吏往往暴徵急斂亂罰嚴刑其不愛民蓋較專制時代爲尤甚夫官不愛民民豈愛官勢必至移其憎怨官吏之心浸及於國家於此而欲求久安不亦難乎譬猶治水然湍流方峻利用疏導乃壅遏之以激其怒雖暫無事終必有決防潰隄之一日此所以蒿目當世尤令人思君不置者也君之爲政不阿長吏不苛細民惟日孳孳以閭閻之休戚爲休戚及君之

卒幾無以爲斂公私虧累至十餘萬金八縣之士民爲之奔走呼號集貲以償君其可謂民信矣夫在君當日亦止自盡其職耳何嘗有幾微要結斯民之意而民之報之自不容已民情之向背不從可知乎奈何世之善宦者方且笑君以爲迂也如君之治行卓卓如此列之淸史循吏傳中殆不數覯然立傳與否於君固無增損八縣士民之謳歌較史傳可信多多矣是編之刊蓋即君之治譜後之留心民事者當必有取於斯云

全醉堂精神哲學新編序

昔太史公論六家要指互有得失而終以道家爲主其言曰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用是觀之則道家之以養性凝神爲重斷可知矣漢書藝文志雖分道家與神仙家爲二然伊尹老子皆列在道家列子書載伊尹之答湯問謂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眞人之數言者實與神仙家說相似若老子所稱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蓋語本黃帝尤爲神仙家所依據莊子宗老明者也其逍遙游一篇首言

南冥北冥及鯤之化鳥論者謂其開章明義寄喩鍊精化氣取坎塡離大道盡在於是其言信否誠未敢知而鑪火之說要以魏伯陽參同契爲最著不特朱晦庵嘗爲之注即虞仲翔納甲之法邵堯夫先天圖亦未始不出於參同契是儒家之學已浸淫於神仙家言矣朝鮮全君醉堂早被儒選官至通政目擊時危五上封事忠言讜論曾莫之省國亡後浪游中土嘗於羅浮山中遇隱士授以金丹眞訣遂汎濫於道藏諸書而有精神哲學新編之作比者寄迹燕京喜從吾國士夫游余亦辱先施焉還往旣久乃出

是編相示且屬爲序余受而讀之媿未能盡通其說竊以學儒數十年於盡性立命之旨尚未之有得況神仙家所以保性命之眞者向未從事宜其茫乎莫測也然吾聞古之得仙若安期生者蓋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欲封之乃亡去竊意仙者殆如班孟堅所云游求於外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邪今醉堂固安期生之流其必將有以告余也

呂師愚遺詩序

虞書曰詩言志說詩者莫古於是而毛詩序復申之曰詩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夫善學詩者必先尙其志然後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微獨三百之蔽義歸無邪蓋自漢已來凡深於詩者未有不如此也若夫近世小有才華之流務雕琢其詞以獻媚導淫爲能事更有身受新國祿位其作爲詩歌乃猶自託於遺逸處僞佻薄失其本心詎非風雅之罪人與成都呂旅塵宦京師從余論學一日以其王考師愚先生遺詩出視雖散落之餘所存無幾要其大旨實有合於言志之義且吾聞先生爲學篤好宋五子之書躬行不倦而弗以道學自標舉其游京都故

相國文端公倭仁尤器之倭公固嘗與唐鏡海吳竹如竇蘭泉諸先生講道攷德咸同間推爲理學名臣者也迨先生歸蜀頗爲當事所重顧泊乎無營唯時從牛按察樹梅以學行相切劘而已嗚呼是豈可求之今人哉先生既深造以道初未嘗刻意苦吟詩之工不工傳不傳於先生寧有增損邪今旅塵收輯零墨恐再失墜將鋟木以行乞余序其端余固慕先生之潛德又嘉旅塵之孝思因畧述平日言詩之微旨以歸旅塵惜乎不得如先生者而一就正之也己未八月

題日本諸橋轍次册

日本文學士諸橋轍次君字仲蘇專精漢學嘗著詩經研究一書有所發明皆由心得甚可貴也往年仲蘇偕林泰輔博士訪余于京師固已心重其人去春余游江戶往還益密是秋仲蘇躡屩重來擬講求朱晦翁之學時就余討論疑義深媿膚末無以益之近代海東學者喜究心陽明良知之學元勳魁士多出其中今仲蘇乃獨異是其擇術之精向道之篤概可知矣仲蘇將以此册徵求吾國賢士大夫翰墨以爲還國之記念屬余書其首因道其志業且

爲之介

日本竹添光鴻毛詩會箋序

漢世詩分爲四毛詩最後出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官惟毛公之學未得立自鄭康成作毛詩箋而三家寖廢魏晉以還說詩者大率依據毛氏至趙宋時乃新義日增而朱晦翁詩集傳遂奪毛詩之席然晦翁雖攻小序至於詩中訓故仍從毛鄭者居多且所易亦非無本其後王魯齋之流併疑及本經舉二南而删改之固不得以此歸獄於建安也近代學者力矯元明之弊治詩咸宗毛鄭又或堅持

成見不容一語之出入識者病之於是復有專搜齊魯韓三家遺說掇拾殘賸臆測夢揣强爲傅會者若魏默深之掊擊毛詩蓋與其論尚書則是伏生而非馬鄭論公羊傳則尊董仲舒而抑何休同一爭勝之心耳夫參攷三家以扶翼微學可也屏棄毛詩而僅守不完不備之斷簡不可也士生今日而欲窺詩教之全洵舍毛詩無由矣日本竹添進一郎先生撰毛詩會箋若干卷雖以毛傳爲主實兼採漢宋不立門戶務在平心靜氣融會貫通往往有所闡明深得詩人言外之旨其於訓詁名物詮釋亦極詳悉如

關雎傳雎鳩王鳩也鳥摯而有別先生謂鷹之屬通曰鳩雎鳩實鷙鳥傳云摯而有別釋文摯本亦作鷙義取有別非取其鷙故傳下云若關雎之有別焉鄭箋未審摯本鷙之假借以爲摯之言至也王雎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此非傳恉也正義合而一之殊誤別抉箋疏精确不移其它可類推矣又陳碩甫詩毛氏傳疏原義在中毛顧於葛覃一篇從惠研溪之說謂左傳歸寧春秋時制文王初年不當有此因於序可以歸安父母讀可以歸絕句而傳文父母在九字則斥爲箋語竄入不知序之歸安父母正對經

歸寧父母而言有周天子諸侯之昏禮其亡已久夏殷諸侯夫人歸寧不歸寧之制更無可徵陳氏述毛而輕信不根之詞顯與毛戾不其傎與先生則謂序躬儉以下就旣嫁之後而言之凡史所稱躬履節儉紡績澣濯者惟王后貴人始以是稱之未有處子在母家而稱躬儉節用者也其見卓矣信乎先生是書有功毛詩而爲後學之寶筏也往年余游日本與先生失之交臂迨去春重至東京則先生已歸道山晤先生之女夫嘉納治五郎梭長語及先生遺箸其左傳會箋已刊行尚有毛詩會箋論語會箋二書

嘉納君將先取毛詩會箋續印以傳屬余作序越年乃爲序之余對茲編旣自慙荒落尤於吾國今日經學之衰不能無感云

孫師鄭讀經救國論序

余嘗著孔學發微一書意在闡明孔子貴公貴仁之旨蓋孔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然非不知之咎大率知而莫之行耳尚虛談昧實踐治術學術之壞罔不由此自歐風東漸利己之說興即區區道德之空言亦如鈞天廣樂不可得聞矣歐洲人士以權利爲天賦視爭奪若固然蘊毒

既深遂有德奧五年之惡戰其損傷人命財產至靡可紀極今戰事雖息而瘡痍滿目論者謂其凋敝之景象殆非數十年不能回復彼以殺人爲學說者目擊慘狀亦得毋悔心之萌乎故無論世運若何變遷學術若何新異微公無以服人心微仁無以立人道此正如數學之理固有定而不移者也常熟孫君師鄭撰讀經救國論若干卷爲類凡六曰政治曰倫理曰理財曰教育曰軍事曰外交俱于經文之下節採漢宋以來諸儒之說而以己意疏通證明之洵足以發皇絕學鍼砭世弊如首篇所舉孟子稱堯以

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及論語載舜有天下選於衆擧臯陶湯有天下選於衆擧伊尹何莫非公與仁之顯證乎孫君屬序于余因書是以質之

慎所立齋文集卷第二

慎所立齋文集卷第三

長汀江瀚叔海

上　皇帝第一書

伏念臣前經湖廣總督陳夔龍薦舉人才於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初三日仰蒙　大行太皇太后　大行皇帝召見一次　宸誨親承莫名感激詎意甫經踰月　兩宮遽棄臣民寰海悲號痛深罔極幸　聖上嗣統撫運應期山川效靈七曜順軌惟當　主少國疑之際正難治易亂之時設使措施失當政令偶乖則變釁潛滋禍機隱伏臣誠不

勝私憂過計顧材識短淺初無奇謀所欲言者不過三事
亦曰養君德課臣職廣言路而已敢冒僭越之罪敬爲我
皇上陳之昔賈誼有言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
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同治初元李棠階亦嘗疏請於師
傳匡輔之餘預杜左右近習之漸是皆忠於謀國之至論
也今雖　皇上幼冲典學尚需時日而涵養薰陶未可稍
形忽略臣愚以爲端少成習慣之本則內監首當減裁絕
游觀玩好之萌則貢獻永宜禁止伏讀十月二十六日
上諭各省督撫鹽關向有呈進方物現當哀痛之際食處

皆所不安著通諭各督撫鹽政織造關差等一應貢獻概
行停止即食品亦不准呈進俟三年之後再候諭旨欽此
渙汗特頒萬方嚮治但三年之後愈宜防微貢獻一端似
應永遠停止令郡國無來獻孝文所以致刑措之休勑太
官勿復受光武所以成中興之盛春秋之義王者無求董
仲舒所稱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者蓋必自是
始矣若夫內監之設實數千年相沿之弊政為環球各國
所未有雖我朝家法嚴明從無太監預政之事然欲衛翼
聖躬俾左右前後皆正人則此輩薰腐餘生斷不宜使近

天顏致滋流弊夫自古閹宦如呂强張承業者有幾人哉
宜及此時逐漸裁汰酌留忠謹者二三十人餘悉給資遣
散不再招充至宮中服役自有宮女若內廷各項差使原
合改用士人儻荷　聖明采納毅然斷而行之非特培一
人之元良並足聳列邦之觀聽有裨初政殆非淺鮮臣之
所謂養君德者此也嘗聞三王之道若循環竊考　列聖
爲政亦復如斯故　世宗繼　聖祖寬仁之後而糾之以
嚴因時張弛治莫隆焉伏讀咸豐三年正月　文宗諭曰
內外文武諸臣抒忠宣力視國如家者固不乏人然泄泄

沓沓因循不振祿位之念重置國事於不聞者正復不少
朕雖非賢主斷不忍諉咎於諸臣試問諸臣五夜捫心何
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是用誕告
爾大小臣工自今日始仍有不改積習置此諭於不顧者
朕必執法從嚴懲辦斷不姑容猛以濟寬正今日之急務
也等因欽此　聖訓煌煌垂爲典則臣每一恭誦未嘗不
涕下霑襟也近歲以來時事日艱因循彌甚大率以曲諒
小謹爲明體以敷衍對付爲達用以模棱遷就爲和衷以
苟安無過爲持重大臣則委蛇容悅互相推諉小臣則揣

摩緣飾競尚唯阿風會所趨賢者不免是雖振以雷厲風行之政尚未知肅然改視易聽否若猶務崇寬厚能不養禍而長亂邪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要在朝廷力挽頹風大加振作綜核名實總攬紀綱行所當行不必拘牽於守舊黜所宜黜何須姑息以明恩功過不任欺蒙賞罰式昭公道使天下曉然知　上意所在大異乎安常處順之爲庶幾內外臣工滌慮洗心破除積習人心一轉而氣象自新矣臣之所謂課臣職者此也易之爲卦上下交則爲泰上下不交則爲否古之善治國者下情之通

於上也如嬰兒之於慈母無小而弗達上德之及於下也如流水之於間隙無微而不入其上下之相孚若是倘安有傾危之患哉故泰西諸國之立議院論者謂其有合於洪範謀及庶人暨周禮小司寇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之制誠未可輕議而忽視也本年八月初一日　大行皇帝欽奉　大行太皇太后懿旨嚴飭內外臣工務在第九年內將各項籌備事宜一律辦齊屆時即行頒布欽定憲法並頒布招集議員之詔各等諭迨我　皇上御極復有恪遵前次懿旨仍以宣統八年爲限理無反汗期在必行之

諭臣庶讀之莫不抃舞感泣但此數年之內能否預備齊全懲忿儆偷端賚　帝力且以九州之大萬幾之繁不惟皇上法宮高遠見聞實有難周即樞輔諸大臣密勿勤勞千慮亦豈無一失似國會未成立以前仍宜集羣策羣力博咨而詳說之臣考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不許專摺謝恩而許專摺言事乃近年風氣相率緘默雖科道間有奏疏犯顏敢諫殊乏其人豈眞無闕事邪蓋朝廷既未有鞉鐸求言之意自非忠亮性成視國事如家事者亦孰肯披肝瀝膽以

取忌乎應請明降諭旨迫之使言如有不諳大體及太戇
直者尤冀聖慈憐其誠款格外優容庶有以啟宸聽之聰
而作敢言之氣漢宋之時太學之士皆許上書明初耆老
亦得召見可否略寬七品以上言事之禁其有關於國家
大計及一省一郡民生吏治之利害皆許其上封事陳得
失其或言非國政涉於一人一事之私者則卻之言路一
開壅蔽自去雖難保芻言之必無然睿鑑高懸當亦未敢
嘗試耳古文尚書云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詩曰具曰予聖
誰知烏之雌雄治亂之機於斯可決臣之所謂廣言路者

此也三者利獘類皆人所盡知痌瘝每成於細微良方不嫌其因襲惟言之非職罪戾是虞第念漆室之女尚猶憂魯臣雖疏逖世受國恩區區之忱曷能自已用敢具陳管見干冒宸嚴無任戰慄屛營之至

上　皇帝第二書

竊臣於上年十二月妄陳三事幸値熙朝寬大獲免越職之愆感奮交幷益思圖報然位卑言高古有明誡凡關大計非所宜云茲謹就淺者數端瀆陳聖聽一曰勤召對伏考康熙之時九卿詹事科道皆每日上朝　聖祖仁皇帝

不時召問議事嘉慶中海宇康乂　仁宗睿皇帝每日猶召見十餘起蓋自古人君勤政未有如我　列聖者也頃者御史江春霖趙炳麟先後蒙恩召見天下人士莫不鼓舞稱慶誠以圖治必先求言而言之微眇書不能文故封章又不如面奏伏願　皇上自今為始每日特召羣臣輪班入對多其起數寬其晷刻虛襟延納切實諮詢行之不過期年而大小臣工之賢否京外各衙門之利弊皆在聖明洞鑒之中用人行政自然咸得其宜矣一曰設鄉官昔漢沿周禮地官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制十里一亭亭有

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日本之制府縣而下郡市町村亦各有長是皆多設小官以治民事洵法良而意美也現當籌備立憲之際官制首應釐定竊考各部舊例遇有公事皆司官與堂官直接今設丞參殊同駢拇然猶可曰爲本部升轉之階也若東三省之增官則更有難解者奉天一省既有總督復有巡撫復有左右參贊復有六司五道每司尙有僉事科員不可勝數意必政無不舉矣乃訪之衆論似亦未著成效且或不免百人輿瓢之虞近議變法動援歐美爲詞不審外國設官亦如此冗濫否乎

擬請敕下憲政編查館將來改定官制務遠法周漢近采日本酌設鄉職以佐州縣斷不宜添置大官徒滋煩費一曰清訟獄查自停止刑鞫以後殘酷之風雖減拖延之害愈深蓋從前一杖笞可結之案今因證據未備兩造爭執遂每以不了了之而民乃受累無窮矣大抵各省訟費名目繁多一涉訟庭百端需索寃縱獲理家產已傾故有氣死莫告狀之諺言之可爲酸鼻光緒初年丁寶楨總督四川嘗令各州縣將所理詞訟分立循環簿按月申報該故督恆手自批閱於審判之是否明允傳集之是否迅速隨

時摘發繼以懲勸州縣畏服獄訟爲之一清又酌定訟費數目頒行所屬實力遵守至今蜀民思之可否特諭各省督撫斟酌地方情形仿照辦理並責成道府認眞督察如有不明不勤及縱容丁役勒掯者立予揭參儻徇隱不報別經發覺即將該管上司一併嚴處此整飭吏治之首務也一曰省釐稅抽釐助餉原屬一時權宜雖裁釐難以遽行而剔弊不容稍懈頃因錢價大跌東南諸省州縣徵收錢糧咸苦賠累惟釐金一項獨號優差紛紛營謀勝於求缺蓋釐金局卡利厚弊深司事委員相爲狼狽不惟徵及

瑣屑顯違定章且苛索留難明侵暗賣多方乾沒視同固然坐令行路嗟咨百物昂貴商困民病怨歸公家又比年舉行新政需用良殷而假公暴歛激成鬧捐罷市者屢有所聞夫辦事固不能不籌款籌款自不能不取之民但際此民窮盜熾凋敝日形僅此脂膏何忍朘削能寬一分民力即留一分元氣民爲邦本可勿念諸似當諭敕各督撫力剔蠹獘嚴禁私徵不時派員改裝易服分往密查若能破除情面重懲不肖數員則貪風自息至於辦理新政務求撙節勿許鋪張所有新加捐稅概應量爲裁減如此明

詔天下庶人心感悅異日國家有大徭役必輸將恐後矣以上四條皆係易行之事既不敢好爲高論亦不敢稍拾浮言是否有當惟冀聖慈特賜詳擇天下至幸

上　皇帝第三書

竊維頃年已來　孝欽顯皇后暨　德宗景皇帝深宮宵旰睿慮周詳既有融化滿漢之綸音復有預備立憲之明詔所以爲天下萬世計者意至深遠也迨我　皇上嗣位善繼善述巽命重申薄海臣民固已同聲欽頌矣昔郭伋諫漢世祖云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

而世祖納之其後雖在開創鮮蹈斯失惟元代用人區別過甚有蒙古色目漢南之分上自中書省下至郡縣親民之吏必以蒙古人爲之長而漢人南人貳之熙朝應運率土歸心開國勳臣如范文程洪承疇俱拔自漢人咸豐同治之間削平大亂若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皆漢人也先朝固惟賢是任諸臣亦惟國是忠何嘗有幾微滿漢之見存於其間自近歲二三失志之徒提倡革命抗言種族斯說流播遂不免啓議論之紛紜應如何實行融化之處　聖主自有權衡非臣所敢妄擬臣今所欲言者則

預備立憲一事而已查歐洲各國之立憲其初實由於暴君肆虐故合一國之民力抗王命以爭之惟其得之也難是以視之也重今中國人民其享受自由匪一日矣與政之權利固非所請求納稅之義務尤非所樂盡中西情形之不同此其大較也比者諮議局設矣地方自治章程頒矣然選舉議員則各省率多冒濫而江蘇議員且被控告矣調查戶口則小民每致惶惑而江西豐城且滋事端矣蓋一緣地方公事向係劣紳把持故賢者恒思引避一緣外省積弊百姓素不信官故遇事輒相猜疑豈中國之不

宜立憲哉抑施之末握其要耳或遂欲藉此以阻撓憲政斯又非通論也雖然預備之道有本有末精神者本也形式者末也不先振起其精神而徒鋪張乎形式無論形式不能遽具即令形式完備而初無精神是詎有當於憲政乎所謂精神者何上下一心官民一體是也欲通民情先除官氣欲謀衆益先去己私惟能本至誠惻怛之公心布好惡同民之實政夫然後上與下互相維官與民交相愛斯情無弗達而政無不舉矣非然者塗飾欺蒙沿爲故事因循驕惰無異舊時則雖號稱立憲官民上下依然情隔

勢渙各不相顧必至徵之當兵則無忠愛之意令之供稅則有怨咨之聲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管仲曰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之二言者詎非爲政之良規治國之通義哉夫立憲政體徧於全球大勢所趨萬難獨異但豫備期限僅有八年其任雖分之於百僚其機仍操之於九陛臣愚伏願　皇上屏虛文以責實效求讜言以裕聖功彰賞罰以明是非勤召對以廣忠益事事期合乎公論念念恐失夫人心立憲精神端在於是　聖明倡率百爾從風此無形之豫備殆較

有形之豫備而倍急也臣自　聖主御極先後兩次陳言本年二月所上清訟獄一條畏蒙特旨施行感激之餘彌殷圖報用敢忘其疏逖輒援孟子陳善責難之義再獻芻蕘敬備采擇

答友人書

辱賜書教深以時事爲憂悲閔之懷溢於詞表令人欽佩莫名方今士風日趨於下大率惑於許平仲之說惟以治生爲急推其孳孳謀利之心幾不知天壤更有何事凡有語及世道人心者無不迂而笑之若垂念國計民生則必

叱以爲妄故逐靡隨波比比皆是夫今日之士即它日之公卿大夫也而其平居之志趣已卑鄙若此此朝堂所以少任事之人也足下身爲布衣糟糠不飽迺能勤勤懇懇軫民瘼講經濟可不謂豪傑之士乎然而情變無窮時勢多異故鎔世之談拯俗之論未可輕也今足下所陳數條初聞似可喜及澄心以思類皆坐談理高行之事闕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變通盡利豈易言哉且治亂之原實在人心風俗若敎化紀綱之不存而專以紛更爲務則未有不爲厲階者一勞永逸之事

古不數覯先王之良法美政猶倘不能無弊況其下焉者乎堯舜三代之所由隆固不在法令滋章也至於邊務尤難險度趙翁孫有言百聞不如一見豈可冥冥決事哉矧兵凶戰危必不得已而後用之從古善言兵者無踰於孫子迺其言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則其立說之大旨概可知矣夫豈徼幸於一擲者所得同年而語乎抑又聞之管子曰舉兵之日而竟內不貧者計數得也今糧饟匱乏正犯兵家大忌儻一戰不勝王師可再出哉余年十八九時嘗作五弊一篇首陳

驅夷之議年丈黃翔雲兵備評之曰大言炎炎得之未冠令人想見賈傅終童是時年少氣盛厚自期許謂天下事指揮可定迄今閱世漸深始悔其躁蓋即驅夷而論其事實難自通商以來海國之盤踞內地者固不獨英法而已若此議一行則德奧意美西班牙日本諸國勢必並起而與我爲難軍旅之事利鈍何常小有蹉跌任其責者即不免於禍而素主和議之大臣又將割以土地償以金帛彼且益肆其要挾之謀而我之困愈甚如道光廣東之役是可爲前車之鑒已假使余得位行權亦惟有堅明約束不

聽其魚肉我耳敢仍執前言邪蓋明知事有難行則不敢放言高論以取快於一時也我國舊弊已深新機未闢當此艱危正上下交儆轉禍爲福之時但能修明政事整飭戎兵吾華無隙可乘俄人雖强敢逞厥志今茲釁端已啓想濟濟盈庭不難措置得宜必有以全中朝之體服遐裔之心固無竢書生饒舌也足下尙讀書養氣儲其才識以備國家異日之用在草野毋多言惟爲時自愛不宣

答友人問說文書

承示近頗有意說文之學辱殷殷下問甚媿甚媿僕雖粗

嘗究心於此所得殊淺敢略述鄙見以副雅懷習說文者固要先分得六書然如象形一類異說最少而諸家所列已有或誤入會意或誤入指事者蓋不獨轉注之紛無定論也初學若從此入手恐適滋眩惑魏默深氏嘗有說文儗雅一書未見傳本僕竊擬放其意爲之篇目一遵爾雅惟用魏氏說改釋親爲釋人俾五官四肢五事五倫五性最廣之字咸有所歸至爾雅釋詁魏氏譏其擁腫雜沓不便稽檢洵非無見如禋祀祠烝嘗禴祭也一條釋天既有祭名不應重出又如黃髮兒齒鮐背壽也亹亹蠠沒勉也

皝皝皇皇藐藐穆穆休嘉珍褘懿鑠美也關關噰噰音聲和也虺隤玄黃劬勞病也之屬應在釋訓此尤其例之不一者也而釋訓一篇龔定盦亦嘗斥爲最冗最誕最僑鄙最不詞其言雖過然如緎羔裘之縫也幬謂之帳等條則實非其類也魏氏以虛文語助爲釋言碻乎可從惟其別輯專行借誼反廢古誼者爲釋訓則恐初學不能驟辨不如仍以重文疊字當之說文有承篆文連讀者錢曉徵論之已詳如肸蠁布也湫隘下也詁訓故言也顡癡不聽明也侫侫左右兩視叀叀小謹也偓佺仙人也峙䠧不前也

此應列入釋訓者也如昧爽旦明也則當在釋天[illegible]嘉善內也蓬燧候表也則當在釋器離黃倉庚也鶬周燕也則當在釋鳥足下有志小學似可依此為之但寫篆文及許君說解分類鈔錄一徧則已漸熟然後看段朱桂王各家之注並覽方言廣雅玉篇廣韻諸書詁訓既通經可治矣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六書漢制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夫皓首窮經茫然大義是誠不可然號為儒者而弗曉學僮之業又奚其可哉書不逮意惟努力自進

與人論漢學書

辱箋備論漢學之失謂其過有甚於曩者良知之說是誠然夫管子伯佐也其言曰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墨子異端也其言曰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今之攷據家於此兩言尚未窺及便欲駕濂洛關閩而上之何其不自量與夫空談心性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者誠陋矣彼言僞而辯記醜而博者豈非斯道之蠹哉抑聞之反躬治實者烈士之明志也從善服義者通儒之用心也故進德莫先於克己脩業莫大於虛衷夫必孟子然後可距

楊墨苟我於聖人之道旣概未能行徒搖脣鼓舌效彼曹嫚罵則亦以桀攻桀耳承詢不敢不告輒盡其愚冀采納焉

與王壬秋書

壬秋先生侍史日前走謁講堂暢聆緒論高識偉抱欽服無量昭代經學號稱極盛然乾嘉諸老或篤守專門穿鑿不免或力攻宋賢自留罅隙求如先生之融會貫通獨抒義蘊者殆不多覯也蜀中何幸得此良師十年而後效將大著抑猶有惑者賢士尙志器識爲先德之不修經術安

在是故言行相詭呂氏歎爲不祥詁訓徒精徐生比於傳令風聞肄業羣英雖治樸學務華者多外間物議頗嫌輕薄豈經漸明行反以墮事或非實流弊宜防先生氣備四時智周萬彙化裁鼓舞自妙轉移區區此言誠爲已贅聊誦平昔所知聞以蘄大賢之敎誨幸宥狂瞽伏俟德音五月二十九日某頓首

自記曰此書葢效壬秋文體

與傅星槎論文書

昨虎邱賽會士女雜沓兩岸笙歌與櫓聲相應聞於數十

里外走與先生顧坐灌園荒樹下商推文事何喧寂之不佯也譚次先生深薄方姚鄙意欲有所陳適客至不果今敢具白左右幸先生教之周以前無所謂古文也自韓退之氏作力變排偶之習始有是名國初沿元明流風凡爲文者咸祖韓歐及乾隆中葉異議寖滋惟姚姬傳篤守舊學不追世好可謂獨立不懼之君子矣然宗派之說遂由此起姚箸古文辭類纂明僅震川一人昭代則方劉而已蓋意在自接文章之傳如宋儒道統然其後曾文正公爲經史百家雜鈔雖去才甫而惜抱又入矣以姚曾之閎通

猶不免自蔽其可慨也已近今論文每集矢桐城詎非主持太過相激使然乎曹子建云世人箸述不能無病今方姚之於古人誠未知何如至其獨到之處要爲卓絕又安得因末流之失而遂病其所宗主之人哉曩游京師嘗見一士夫慷慨言曰文當學史漢如方姚靡靡不足置齒牙間逮其彈一權貴人所作封事乃疏譸叢出旋得罪去或笑之曰劍術不精此亦一荊軻也嗟夫文之未是尙何論其爲遷邪固邪葩邪鼂邪某君文好用奇字澀句而意皆淺近似於根柢未甚講求徒偃蹇其形恐無當夫璆琳之

光自曜於碝石鍾鏞之鳴自大於瓦缶此豈待夫勉強哉蓋斯道衰落久矣無往不復振起當大有人如走者雖亦嘗從事於此加之以冥行重之以不專而曰能文能文殆難自欺矣況敢欺先生乎強賡老將歸金壇日內必一聚爲樂漸寒千萬珍攝

復王崟吾學使書

瀚再拜崟吾先生執事九月晦日奉太倉手告與人爲善之誠溢於楮墨但獎借已甚非所克當耳瀚文質無底竊不自揆有志通儒之業又嘗服膺亭林黎洲之言崑山論

學以博文有恥爲先餘姚謂讀書不多則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雖所懷如此旣無師友之助重以惰窳日月遷貿迄無一成良用媿恧先生乃以障百川迴狂瀾之事屬之下走所謂鞭蹇逐驥驅蟁負山也得無小過邪先生之來江南提倡經學而深以訾謷前哲爲戒瀚嘗與屺懷論之歎爲祥麐威鳳非獨此邦人士之幸昨讀先生與屺懷書云人才難得宜去其甚以適其中又云凡人欲末殺一人甚易欲培植一人甚難先生是心雖求之古之愛才好士者亦豈多得是尤瀚所用發深慨而

不覺首之至地者也于君所箸書瀚未之見其論許學精到處苦心固不可沒即有瑕疵豈不瘉於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者乎朱君爲劉融齋弟子久聞其名未識面先生賞之當不謬耳瀚於經史日有常課間獲一義輒記之本年已積成兩帙竢錄出寄正蓋以瀚之淺陋猶頗能拾前人之遺足見攷證之學今密古疏斯固自然之理不足矜也願言孔多非晤不盡伏惟動止萬福瀚再拜

與廖季平論今古學攷書

月日瀚白季平大兄足下瀚不佞闊別三年學弗加益每

接高談輒增慙悚足下以去聖退遠大義久乖慨欲繼絕扶微存眞剗僞甚盛甚盛瀚經術荒淺無足比數顧於尊說竊有未安敢略陳其愚以求敎益周道既衰孔子以詩書六藝設敎受業之徒各以性之所近轉相流衍其於夫子之道固已不能無稍歧互如檀弓所記曾子子游之事是也二子皆門人高弟尚猶相戾況後之不及聖人之門而徒守遺經者其亦安能盡合哉夫五嶽分形並極於高四瀆殊源咸就於深三代異制共臻於盛故君子之爲學也唯求其是譬之貨殖或以鹽或以鐵冶或以畜牧或以

丹穴其操術容有不齊致富則一也彼夫老墨名法諸子雜家言之踳駁者多矣而通方之士猶有取焉柰何皆爲誦法洙泗乃妄分畛域橫相訾謷非莊生所謂大惑不解者與今足下爲今古學攷有孔子晚年定論之說噫其異矣今文家於西漢皆列學官然大小夏侯同受尙書勝既非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畧難以應敵嚴彭祖顏安樂俱事眭孟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其紛然不一也如此孰爲有師法邪孰爲無師法邪足下崇今擯古果將何以適從哉且其所謂家法者即當時之功令焉耳

彼欲邀求博士自不能不篤守師說誠祿利之路然也是以馬融指博士爲俗儒何休亦詆古文爲俗學是猶世之工辭章者與夫科舉之士更相笑耳方今功令十三經注疏與宋元注四經並重足下欲遠遵西漢功令胡不遵本朝功令乎此其舛矣昔王伯安講良知作朱子晚年定論已爲舞文之書茲更郵而相效加諸孔子可乎哉可乎哉抑瀚所最不解者足下謂王制爲今學之祖兩漢經師均不識此夫表章王制乃足下獨剏之見前人何由知之盧植據史記以王制爲孝文博士作近孫季仇力辨其誣姑

勿論而瀚疑王制者二事簡不帥教黜歸田里可也放流之刑舜所以罪四凶若庠序造士何至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四誅不以聽與附從輕赦從重之義不合非仁人言也矧曰孔子法乎或因易緯乾元序制記有文王稱王制一語遂定爲文王作則更非瀚所知已又足下謂史公不見左傳而周禮爲莽歆僞書瀚亦未敢附和史記述十二諸侯事多本左傳唯往往捃摭異聞故不免抵牾況年表序中明分左氏春秋與國語爲二安得謂左氏春秋即國語邪孔子世家言狩大野車子鉏商獲麟蓋今文所無尤

可證韓非子載楚靈弒郟敖以爲春秋記之其文亦屢見左傳而楚策孫卿謝春申書引靈王事與之相同是其授受之故洵未可誣其不出天漢以後明矣周禮一書從來疑信參半然必曰莽歆所爲終無定讞莽引尚書春秋爲居攝即眞之據誦六藝以文姦言莫此爲甚豈特緣飾周禮乎是書雖晚出其制度典章非盡無攷見凡汪容甫周官徵文已詳者不復贅六官之設雖不見它經然大戴禮記有之又管子稱黃帝六相唯以司馬屬秋義少別然正足審其沿革之由不得反援以排之也學者離全經久遺

文放失茫昧難徵與其過廢毋寧過存故雖東晉古文尚書僞迹昭著或者猶不欲黜蓋其慎也若夫尚論而心知其意是在信古闕疑之君子矣至於力攻鄭君論亦非是康成之學博大精深爲兩漢冠自王肅虞翻趙匡輩未嘗深究本原妄加駁難其氣力不翅什伯今人究於鄭君何損豪末乎然經義深廣靡得悉窮雖在大賢詎能無失且所注既多或有先後不同彼此互異補苴罅漏緊來者是賴近世尊奉高密每義有未衷不惜援引傅會屈經以從其說殆有如王邵所譏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者是誠

過矣苟必刻意矯之若姚際恒魏源之大言非毀其庸有當乎況掍合今古固未足爲病漢氏諸儒顓門傳受抱殘守缺是其所長膠固尟通道仍鬱滯鄭君崛起實綜其全注古文尚書則采今文說箋毛詩則參稽齊魯韓囊括綱羅一洗前師之陋善夫陳左海曰守一先生之言而不敢雜此經生之分也總羣師之言稽合同異而不偏廢此通儒之識也焉可詬厲之哉且夫六經之書幷包三才大小畢具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貴能致其用也何必盡同不斬爲此而務勝人齗齗焉以張微志爭門戶於聖人垂世立

教之意不已倜乎遠哉至決別羣經悉還其舊誠一大快事雖然吾生也晚冥冥二千餘載以迄於茲何所承受取信雖欲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且不可得徒支離變亂而卒無益於聖經奚取紛紛爲也瀚承足下知愛有所疑不敢啬言多未嘗勿吝指摘或遂置之以示不屑之教誨亦無慍焉交好之情要不以此易也惟足下亮之瀚再拜

與瞿子玖學使書

止久先生閣下自送輶軒倐逾兩月炎暑熏赫按部方勤

伏承福與時宜敬系無已瀚隨人作計靡善可言亦㖆㖆
而噍鄉鄉而飽已矣平生爲學凡數變少嗜韻語稍長乃
爲古文繼復從事於宋儒性道暨昭代掌故之書蓋擘摩
經義爲最後矣多好無成徒深媿悔頃者書記有暇課兒
輩讀肄及毛詩欲令略通古訓輒取羣書之引詩者以校
正義本遂有四家詩異文疏證之作凡北宋以前古籍悉
據原書采入不敢如馮柳東馬竹吾之承譌踵謬也若定
爲某家必其本文如此乃爲標出否則第曰某書引詩而
已不復臆爲之說庶昭重慎世儒言三家詩蓋有絕可笑

者全謝山謂馬遷所傳當是魯詩子長雖嘗從安國問故然史記所述尙書已不盡古文豈詩必魯詩乎馬氏輯齊詩列漢書所引國之司直句并其避高帝諱而不知其疏舛爲何如邪至點竄經語文人常事馮氏乃取蔡中郎集俾屏我王無競伊人之類以爲魯詩補遺若執此例求之則文選東京賦之四方所試應詔詩之星陳夙駕又不知其出於誰氏之詩也儻起古人而問之能無囅然乎鄉先輩陳恭甫父子固嘗致力於此其書較馮馬爲善茲瀚所撰於二陳亦頗多匡正竢繕有清本當就執事一決其是

非也雖然此亦聊賢無所用心耳今人談經專喜舍成說詬前師恥於闕疑勇於自信其實皆騖名之一念爲之瀚雖不肖方引若曹爲鑒敢輕言箸述乎哉近覽新聞紙有粤人某君者自矜絕學斥費易毛詩古文尙書周禮左傳爾雅說文等並是僞書嗚呼何其無忌憚與夫東晉古文之僞固不待辨矣詆訶周禮亦非一時一人近雖有疑費易毛詩左傳議爾雅說文者要未敢誦言排之此論一出殆不僅爲經學憂也大抵新奇之說其撼人最易蝕人最深如瀚輩人微望輕空言何補其造而在上者又鮮能措

意茲事底障江河安能無望於左右哉附呈近詩二首舊文一通統希垂詧相去愈遠不得面奉誨言幸辱教焉率爾布陳曷任依溯惟爲國爲道保重不宣瀚頓首

報趙編修書

瀚白堯生足下瀚游四方每見有一藝之長者輒傾悅無已況進而愈上者乎是以自交足下而心洋洋如有所得蓋樂善之誠天性然也遠辱惠書益深勤企士溺於俗學久矣功令之文苟能求厥本原何嘗不善而惟以塗飾蹈襲爲功豈國家設科取士之意乎今足下以此應學者而

教之稍治其要未始非因勢利導之方也近代書院講席類非科甲莫居方今以布衣尸此者惟興國萬清軒及瀚二人而已萬君在咸豐時曾經胡文忠公揚之於朝其年固已老矣瀚則齒既不及而德尤遜之此其可媿者也然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乃抗顏三載先後從學數百人雖不乏穎異之士其眞能抗心希古不爲俗移者殆未數數覯且號爲經師諸生因學政歲科兩試皆有經解故尤喜以是爲問初亦非有志通經也蓋功利入人之深如此於此而欲進以爲己之學其將孰從而信之哉然責任所

在終未敢薄待斯人而遂不盡心力以誘之也拙撰學規殊爲淺陋瞿子玖學士以本末兼賅條理勤密稱之未免阿好然謂於漢宋家之說尤極持平祛近人一切門戶意氣之私則頗近似遵示呈覽尚冀有以啟之江瀚白

遺瞿止盦軍機書

瀚頓首子玖尚書世長先生閣下昨詣直廬未獲瞻對本擬今晨再謁又適嬰熱疾以牽之至用怊悵曩在壬辰之春瀚客成都辱公先施陋巷匆匆十有二年矣既推之以講席復列之於剡章自顧非材何以得此眷懷摯誼常懼

詒大君子之羞比至京師累接淸儀似尚不以其無成而擯之感激之私言胡可喻茲將遠別所懷萬端然終不欲以區區一身之計慁公爲謀也第以強鄰偪處中國日微振作徒託空言欺飾循爲故事每一念至憂憤交幷凡愚慮所及者前已略陳左右要其大綱不外開言路以伸公論植善類以端治本惜民力以培元氣之三者固皆公之雅量素所蘊蓄惟在毋畏事毋辟嫌力任其難而已孟子有言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多難興邦正在今日誰謂天下事不可爲哉瀚準翌午出都先返吳門小住乃往

皖城投老江湖恐遂無緣北轍引睇崇階依依無似伏惟爲時自重幸甚瀚載拜

與聶仲方撫部書

仲方中丞世長節下別後冒雨出武林門客少船輕次日禺中即抵蘇州矣老小平安堪以告慰比因日俄之戰內地人心頗形不靖蓋無論孰爲勝負其禍必中於我以其開釁實爲我東三省故也京師達官貴人安坐雲霧猶以謹守局外爲得計誠可笑可歎時事既如彼政府又如此而封疆大吏亦未聞有憂國如家求賢若渴者四億人民

將安所託命邪瀚辱節下敬禮有加敢自疏外然亦不欲
以難行之事漫相責望今有所觸不能不一達隸人之聽
者浙江吏治營伍敗壞已非一日自節下莅任以來正己
率屬似漸改觀惟地方應辦之事尙多未舉而鹽梟會匪
之剽掠時有所聞節下固亦常以爲憂矣能久聽其自然
而不爲之所乎蓋節下之所最苦者竟無可倚仗之人耳
夫爲政而不得人猶以錐刀墮大山必無幸矣如嘉湖防
營自費金組去後至今無統將第以其舊有之營員兼理
之意本慎重轉似視之太輕竊謂今之武弁類皆未嘗學

問而號爲宿將者暮氣尤重專善結納毫無任事之心以瀚觀之實不足用苟於文吏之中求一有血性無習氣者任之似較得力但能嚴紀律明賞罰便可勝彈壓緝捕之任非必其有獨出獨入之術攻人攻地之才也詎浙省之大並一費金組之庸劣者亦都不可復得邪特節下未加之意耳又節下開府數年未嘗有所薦達此尤瀚所深惑者豈以晚近之保舉人才每每非徇私即市恩甚有出於賄賂者節下殆恥之而不爲邪未免矯枉過直矣夫古之薦士者如王林國韓長孺之倫其所推舉亦豈能人人賢

哉要可謂知本矣且人才之盛衰亦視在上者激勸之道何如耳昔道咸之際海內固嘗有乏才之歎矣迨曾胡二公起瑰異卓絕之士鱗集羽萃稱盛一時葢龍則雲從虎則風赴有斷然已抑更有進者泛駕之馬善馭則調必待騕褭飛兔而駕之何須王良造父乃稱良御乎況以節下之高明若誠好賢賢將熛至賢材衆多則何功不可成何事不可舉哉恃愛黷陳遂不覺言之戇直知節下之能亮之也不盡之意容更面宣

與張孝達相國言升祔大禮書

瀚前於升祔大禮妄叅末議猥蒙獎許慙幸交幷昨復荷
召集高齋面加討論而下懷猶有未盡者敢再爲明公言
之竊以禮部原奏其稱兄弟昭穆同位原非無據然謂必
如是而後可承歷次　諭旨之意而慰　列聖降鑒之心
則惑於吳柳堂遺摺未免根本錯誤不知帝王禮制固與
常人懸殊凡嗣統者無論族屬若何而柩前即位告廟行
服即是子道非同小民爲血食計必明立繼書定其稱謂
方爲有後故吳之一死雖不失爲忠其於事理實有未達
曩時明公建議似亦不無遷就當必有不得已之苦衷胡

司官乃援預定大統一疏以助禮部斯可謂大謬也已即
令果如禮部所擬亦古所恒有豈　今上之爲　穆宗後
與兼祧　德宗遂可昭然無疑乎是殆不然矣胡司官務
伸已說因謂以昭穆分左右不以昭穆爲尊卑爲厚誣朱
子其如朱子禘祫議原文具在而祧廟議狀以第八室欽
宗爲穆第九室高宗爲昭尤其明證烏得引或問所載斥
爲不統觀全文而被以舞文弄法之譏邪且胡司官固嘗
云春秋三傳皆兄弟相爲昭穆今謂兄弟昭穆異位爲失
古禮殆與前說自相矛盾矣瀚愚以爲古有祧遷之禮則

兄弟昭穆自宜同今無祧遷之禮則兄弟昭穆不妨異蓋在前代親盡爲祧誠恐旁容兄弟上毀祖廟是以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汪克寬諸儒之論深有取焉今者　德宗景皇帝既與　列祖　神宗共爲百世不祧之主事殊古昔尙何舊說之可拘聞禮部欲援春秋　御案以護其前若不預爲解釋將滋異議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況兄弟之不同昭穆本先王所嘗有者哉率達臆見恕不宣備

愼所立齋文集卷第三

慎所立齋文集卷第四

贈嚴雁峰序

長汀江瀚叔海

道之不明匪老與釋之咎實吾儒之咎耳科第興天下爭騖於利驅舉世之人各出其心思才力以攻時藝務循其聲肖其語窮年矻矻而覬見賞於一夫得之則以爲喜不得則以爲憂一若古今之事業莫大乎此惟干祿之是學尙安知所謂道乎其秀傑者顧又角材於記誦競巧於詞章往往沈溺流蕩而不知反可勝慨哉然二者固皆自外

於道而道亦不爲損益至有以鉅儒自命者出道術乃於是乎裂曰漢曰宋學分兩途互相掊擊定論迄無才不足勝天下之任行不足爲後世之橅抑何貴乎許鄭與程朱漢學之弊入於瑣碎宋學之弊鄰於陋隘合而觀之各有所長推其末流失則相抵譸世𢭏眞儒何怪背道而馳者之妄肆其詆娸哉夫漢儒以多識爲宗宋儒以躬行爲主士不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而欲通聖人之經猶臨河而無航也若夫顓己守殘而不求明新止善之方辟如農事是穜而弗耨耨而弗穫也烏虖經固宜通德亦當崇强立

門戶於羲奚取兩袪其惑公理斯得此誠相因而不相倍也詎容軒輊於其間邪是故學無分漢宋要以明道爲斷渭南嚴君雁峰篤學不貳年長於余而屢辱下問丁丑秋初別於錦里山川脩阻思企爲勞因書是詒之交相靈沒以蘄至古之道

送李生序

李生余戚也年未冠讀莊周書聞其風而慕之吾竊悲焉夫周之爲學蓋以天人自處逍蕩恣睢獘極於魏晉其爲禍至今未已也生繈褓喪父家宿貧其母執鍼以爲食俾

至成人所以望生者良厚效莊周乎哉人生惟親年爲難得耳子能養親親已非壯顧不能養而遺之憂痛何如乎生之歸也毋矜奇毋騖遠嚼菽飲水惟親是娛豈必如莊周然後爲能適其志哉生行矣

送袁海視之任南滙序

昔人云仕宦不至宰相當爲御史今聖清之制事權統於軍機分於六部大學士不秉官則亦內閣看本備員而已洪惟　列祖　神宗虛懷納諫未嘗輕罪言官御史宜若可爲矣然口舌所濟其不亦微矣哉葢方今之時唯督撫

與牧令差能行其志耳督撫得其人則一省治牧令得其人則一邑治邑邑皆得其人則天下治故今日欲求治安要在慎擇督撫而重牧令國家以制科取士公卿大夫由此其選縣令一官秩僅七品耳顧居是職之人大抵庶常散館進士即用舉人大挑揀發者爲盛且多若夫拔貢生孝廉方正或十二年一舉或數十年一舉苟非考列高第尙不敢望訓導何况知縣設官之意誠非不重也自軍興已來捐輸保舉之例開始稍濫焉然其明習吏事每瘉於正途彼以是爲詬病者或未審也吏治之殺不在仕進之

雜而在督撫之疏於察吏督撫不能察吏斯循良無所勸奸滑無所懲而閭閻乃受其荼毒無所涯止江蘇地大物博富庶甲海內而貪酷之吏無聞焉者非其束躬自好皆勝於黔蜀之牧令也殆以達官巨紳里閈相望有所懾而不敢爲然百爲廢弛其失職叢弊之端亦即由此然則民風之淫侈禮教之陵遲敗墜不有以變化而維持之庸詎知富不更患其貧庶不更患其寡邪夫世之督撫方且氣滿志得晏然以樂承平彼牧令者又各營營爲自謀其一身一家之利疇復爲之所也此其深可慨歎者也湘潭袁

君海觀歷宰銅山高淳有政聲今又調補南滙以海觀治南滙南滙不足治矣余雖交海觀未久嘗與上下其議論未始不服其才之高識之卓宅心之厚且篤也南滙一縣耳舉凡風俗之醇疵人文之盛衰物產之良楛土地之肥磽山川疆域之遠近險易皆縣令所宜知而必加意其間者也它日者余將放舟南滙一一詢海觀焉海觀當必有以告我也於其行書是以爲劵

送張式卿序

往在甲申乙酉間余居成都先後識合州張式卿新津周

宇仁於渭南嚴雁峰座中宇仁深於經式卿邃於史皆西川之儁也方是時蜀中開尊經書院垂十年肄業諸生靡不頡頏作氣勢以高自標舉一若數千百年所僅見之才乃聚於一時一地數十人中而二君顧伏處讀書不求聲譽獨余與雁峰隱重之嗣余游吳越展轉數歲不相聞及前年自蘇反蜀宇仁學益進住院爲高材生名籍甚是秋舉於鄉旋以死知宇仁者咸以爲吾黨之不幸也式卿與宇仁交最篤其爲學不無稍異敦行則同日者式卿訪余瀘州謀編次宇仁遺書以付剞劂此其誼非所謂有始終

者邪雖然宇仁既沒其中所藴畜者已不可得而傳矣區
區經義率多未定之說惡足重吾宇仁哉以宇仁之勤學
使不早死雖無用於世要必有所成就其止於此豈非命
也歟哉今宇仁已矣吾輩幸存可不自勖勵乎大丈夫得
卿相之位而行仁義於天下葢有時焉若夫脩身踐言博
學詳說不敢以私臆詆前哲不敢以浮夸壞當世風俗此
則存乎我之自爲而非外來事變之所能奪也式卿年三
十固已箸諸史校勘記數十萬言駸駸乎有陵駕錢王之
意然亦粗迹焉耳今式卿之歸方且以明經飭行矜式鄉

里吾知道德熏蒸不難胥一邑而遷焉積之愈厚則推之愈遠蜀學昌明將於是乎在矣式卿勉之別無足惜

送王爵棠撫部之任山西序

山西居中國正北太行亘其中長河繞其外左晥幽燕右窺關陜且代馬之强著自古昔其民甚富而實因利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搤其吭故歷代以爲重鎭前明患韃靼之擾並於大同設巡撫焉當是時烽燧相望幾無寧歲迨我朝龍興韃靼諸部首先歸坿內外蒙古悉爲臣僕不煩邊備三關晏然雖近年以來海疆多故而晉地相去稍

遠民氣素朴於是山西巡撫乃以政簡特聞光緒二十四年四川川東教案起宵小之徒託為義憤以煽亂聚衆數千負隅抗拒當事壹意主撫勢愈張適清泉王公爵棠由鄂藩移川朝廷念蜀亂靡已非特遣大臣有文武威風者不足以弭其患因詔公往公馳入重慶居頃之即親率將士徑抵大足縣之龍水鎮一戰而降其衆牧師晏然以歸是役也外人祇服而民氣不傷越明年秋八月遂拜巡撫山西之命或者曰公出使絕域則天驕加禮屏翰大邦則士民懽愜方今交涉之事日難一日而練兵籌饟尤當務

之急以公威望開府斯土殆猶未足盡其才乎瀚以謂不然夫冀州虞夏之所都也國朝定鼎燕京形勢誠便顧今奉吉根本重地久爲强鄰虎視而沿海旅大諸要害亦已操縱在人肩背寒矣肘腋虛矣此論都之議所由興也然欲營長安必先太原非獨秦晉連壤相爲脣齒抑圖遠於近千古不易之經也瀚知公之此行當必有爲國家遠謀深慮以定萬年不拔之基者將經營伊始勿遑食息簡云乎哉若夫重臨梁益以大慰川人士之望則固期之意中而無竢區區私祝者也

送歐陽射侯之任梧州序

嶺以西層巒疊嶂川流悍疾皆獞猺雜處之地唯梧州為一都會北通平桂南有潯鬱三江環其郭東至廣州輪船一日可達故滇黔商賈咸出其途往歲守是郡者有征稅之利又時值無事閒且富饒人爭羨焉及榷制改事勢稍稍異矣自上年柳慶盜熾朝廷以西林岑公總督兩廣率師進討而梧實綰轂其口將卒之往來饟械之轉輸莫不有事於郡守守雖勞然無益於治勸學訓農諸大政悉廢莫能舉民日貧而斂日急幾何其不為危邦哉光緒三十

年五月撫部柯公以從事歐陽射侯往攝府事余適客幕下與君交雖淺然自謂知之獨深而君亦於余爲最契也曩者瀏陽災君在里籌荒政食息不遑者數月而境內以安大吏欲上其績於朝君不可壽以金拒益峻此余所以知君之必能有造於梧而敢爲梧人慶也重君者各賦詩以道其行余遂爲之序云

送袁海觀撫部序

今天下之患奚在乎患在吏治之不修而已矣夫民爲邦本者固古今中外之通義也吏治修則民生安民生安則

人心固由是而財可理兵可練學校可興彊敵窺覦之萌自無由乘間而並作此督撫之職所以莫要於察吏也雖然豈易言哉是必清心寡欲以立其體易事難說以端其向而又行之以好善嫉惡之誠擴之以舍己從人之量夫然後賢俊用興舉措悉當非然者無論其不能卻賂遺謝請託惟私昵之是用也即令志行廉正而識不足以濟之終無益耳闒茸充位欺飾成風吏治民生日趨於敝壞而不可問亦何怪倡言革命者之日益滋蔓乎光緒三十四年春民政部左侍郎湘潭袁公承命巡撫山東曩公之令

南滙也瀚嘗爲文送之因縱論督撫疏於察吏之弊頗爲海內知言君子所稱許迄今二十餘年公遂秉節鉞位望愈隆責任愈重而世變亦愈亟外交內政其艱鉅不翅十倍於疇昔顧仍以察吏之說進者豈好爲老生常談哉誠以其當而不可易也且知公之必有道以處此而齊魯之民將大蒙其休澤焉遂書以祖公行

梁太公七十壽序 代

維乙卯春三月爲參政梁君任公之家尊蓮澗先生七十初度同院諸君謀徵言爲壽而謬以屬余余固知任公者

曷敢以不文辭任公自戊戌已前即以言論名於天下吾國之提倡新政新學而能移易一世之心思耳目者實自任公始此天下之公言也然世第知任公之賢而不知任公之學行皆本於蓮澗先生之教也先生世居新會茶坑少强學孝友深淳不樂仕進嘗謂中國之治本在乎家族欲以一身爲鄉鄙率粤中互市最早雅片流毒亦最烈邑故濱海夙多盜而民俗勇於私鬭好𢹂博尤爲鉅害先生既董鄉治耗思殫神諄諄勸戒於是吸者噤口博者斂手禮讓興而爭鬩息守望行而盜賊絕和氣羨衍痼習大蠲

昔漢王烈居太原化行鄉里唐陽城隱中條山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方之先生無以過也莊周有言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以和與人並生而使人化其是之謂與夫造物範人以形無貴賤無貧富要以有益於時爲貴耳今以先生之德化僅行之一鄉誠惜其隘然視彼自尸於高明之地而畢生無豪毛補益於世者所得不已多乎又況有賢子二將爲之推大其施哉方任公竄身海東危苦備歷而先生不以爲戚及任公從容還國與聞大政而先生不以爲喜任公亦能體先生之意丁

患難而不隳其志處安樂而不易其操比雖心存引退仍以文章報國自矢且於風俗之澆漓人心之沓窳恆思有以振之吾儕於此葢不能不有望於任公即任公之所以壽先生者亦莫大乎是矣若夫祉福靡壽固先生所自有荀子曰樂易者常壽長又曰得衆動天美意延年是殆可與魯論仁者壽之指互相發明至於熊經鳥伸導引之術與夫祝史矯誣之辭惡足以爲先生道哉敢以是質先生而並爲任公勗云

程葉畲傳

程君諱頌藩字伯翰號葉盦湖南寧鄉人少穎異五歲入塾能效宰更書年十七補縣學生員旋食廩餼選爲同治十二年癸酉科拔貢生明年朝考一等第一名授七品小京官籤分戶部江西司其時管部爲朝邑閻文介公方以廉正立朝尤偉重君題升主事不踰月遂派充本司主稿君故介憺唯知勤恪供職而已自在署旅見外未嘗一私謁退則閉門卻埽取古聖賢書讀之優游饜飫若將終身光緒十一年番禺梁編修鼎芬坐言事謫官宗室盛昱萍鄉文廷式於重九日醵飲棗花寺送梁南歸一時號爲方

聞博學者多在其中先期持柬相約並注明各攜酒肴若干定遠方孝傑見所持柬驚曰此大會名士也吾何敢吾何敢遂立辭君顧諾之且先送酒肴屆期卒不至蓋君雖自幼至壯一言一動必準於體其不苟自異皆此類也是年冬丁母憂去官歸遘毀疾服闋詣京師兩月卒年三十七君為學務湔除門戶之習綜治羣經遂精三禮旁究輿地掌故之書於文藝尤用功至深中歲潛心性道乃舉平昔所從事於辭章攷據者而悉歸之義理以為克己反求莫大乎是於近儒獨篤嗜安溪李文貞公書君嘗語人曰

吾於學稍有所窺實文貞啟之也所箸葉盦文集四卷駢體文二卷詩集二卷讀經日札若干卷

論曰余始識君因華陽喬樹枏時年未三十氣方盛君甫長五齡耳余每見君輒抑然自下初不自知其然也比年以來往還南北所見奇傀之士其才氣足振古鑠今者殆不乏人矣至論修己治人之學不淫不移未有先君者也踰六年重入都遇君從弟頌萬得其事略乃綴以所聞而為之傳

二河橋墓表

嗚呼惟我先考先妣合葬於二河橋之二十九年其第三子瀚始克表於墓道先考府君諱懷廷字獻卿號蘭臯姓江氏上世爲江西都昌人宋季遷福建同安之湯板里後徙寧化又徙上杭最後居長汀石翁砦今爲長汀人先祖妣賴太夫人生伯父懷魁暨府君伯父早殤府君幼有風貌警敏異常兒長沈默好學工詩文吾江氏家世力農自
國初以來無列名庠序者至先大父乃能讀書顧爲文簡質不中程式及府君補學官弟子族人已驚其貴矣咸豐元年舉於鄉三年成進士以知縣分四川即用歷署溫江

蓬州南溪雙流崇慶南充等州縣授璧山縣知縣加同知銜歷充四川庚午癸酉丙子鄉試同考官以光緒八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南充任所年六十有四府君仕不廢學寬平安靜卹民猶父訓民猶師不斷時世幹練名或勸宜少嚴府君蹙然曰治何常有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寬嚴一也否則酷耳以民命徇時譽吾不忍爲也蜀俗好訟爲天下最州縣胥役大邑多至二三千人小亦數百咸衣食於控訴一訟之興傾家破產相隨屬往往憑虛巧構初不赴審故胥役愈多詞訟愈繁府君深悉其害是以累任皆沙汰

胥役而不輕出牒票聽訟必盡其辭合情適理務令兩造悅服雖命盜重犯罔用刑鞫崇慶州距成都僅九十里夙稱盜藪州民每入哥老會以爲保衛身家計府君之署是邑也適有教匪作亂之謠事已息矣大府乃派兵防守遂釀隆興場匪徒戕殺官兵五人之變其著名正凶當已遠颺而大府又增派軍隊四出搜捕兵弁貪功輒縛取編甿之有入會嫌疑者指爲要犯迫州懲治一經府君訊明即令取保省釋所全活者甚衆雖府君旋坐此解任終無悔也府君所在必立保甲興義學然皆成於勸導未嘗勞擾

尤好陳民疾苦於雙流則因歲歉懇免牧馬山一帶花戶差徭於璧山則議定訟費章程迨南充疾作猶倘請停辦積穀用紓民力以是去輒見思在任時但相安無事而已府君少失恃撫於繼祖妣曾太夫人曾太夫人性嚴峻無所假借事稍失指即譴訶隨之唯府君竭誠奉養故恒得歡心生平樂人之善口不雌黃然阿意道言則用爲深恥故雖平易近人仍不免與世齟齬者以此也又向不干人尤不喜餽遺居官三十年無一椽寸土身後官虧尙賴典賣衣物以彌補之其操尙蓋可知矣先是瀚官學部參事

官恭遇　覃恩曾祖諱起文　誥封奉政大夫　貤贈通議大夫曾祖妣丁氏　誥封太宜人　貤贈太淑人祖諱含章　誥封奉政大夫　誥贈通議大夫祖妣溫氏賴氏曾氏　誥封太宜人　誥贈太淑人府君　誥授奉政大夫　誥贈通議大夫妣鍾氏沈氏陳氏　誥封宜人　誥贈太淑人宣統二年瀚蒙　恩簡放河南開歸陳許鄭道以黃河安瀾給二品銜本年五月署理河南布政使司布政使於是曾祖考祖考及府君皆　累贈榮祿大夫曾祖妣祖妣及先母皆　累贈一品太夫人小子瀚鮮民之痛

歷載三十雖獲追榮而不得一日祿養可悲也已先妣陳太夫人爲同邑歲貢生治化公女年二十來歸事繼祖妣曾太夫人至孝居上敬御下寬無私蓄無吝施無棄物無廢事好讀史漢書待諸子甚慈愛而教瀚獨嚴臨終猶語以官可不爲而人不可不作當勉自立無爲溫飽屈以光緒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卒於璧山縣署年四十有八鍾太夫人沈太夫人皆沒於長汀陳太夫人之卒暫厝璧山城北迨府君棄世貧甚不能歸葬遂以光緒九年合葬於雙流縣二河橋之原嗚呼痛哉府君共有子九人女七人今

惟不肖瀚在矣名字婚嫁及所出列碑左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祭統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瀚雖忝竊祿位無補於時揚名顯親慙猶未逮爰敬述遺德昭告後人惟不明不仁之是懼無敢或誣云宣統三年歲次辛亥閏六月丁酉朔十有二日戊申男瀚表

廣東恩平縣知縣何君墓誌銘

君諱榮樟字齡喬姓何氏四川忠州人其先世有名琬一者明洪武間始自湖北麻城縣徙居忠州世以行誼稱於

鄉曾祖諱相祖諱先銘州增生考諱映辰歲貢生候選訓導祖考皆以君及君兄榮樾弟榮楠貴累贈朝議大夫妣皆封恭人君年少志美甫冠補學官弟子舉同治癸酉拔萃科明年廷試一等以知縣分發廣東鞫審香山詞訟凡二歲民無冤獄光緒六年權東安縣東安故地僻俗頑號難治君運以精心寬嚴迭用縣境以和十年粵中大水為災總督南皮張公檄君賑沿江州縣君至清遠徑發倉穀四千餘石然後報聞同事咸動色沮君君不顧而張公乃用是深器之事竣以賢能入告奉旨從優議叙頃之補恩

平縣其居官廉明一如在東安時適開墾沙田君操縱有
方人不勞而事舉故肇慶府屬墾務以恩平爲第一方且
膺遷擢顧君念母秦太恭人老遂棄官而歸其時君母兄
榮樾已前卒母弟榮楠亦自安徽望江去官回籍兄弟怡
怡視親之樂以爲樂越三年秦太恭人壽終里第君哀毁
骨立廬於墓次值夏亢旱感受熱毒疽發於背返城中踰
二月卒實光緒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三妻
戴氏先君沒子爾熙早死撫弟榮楠子爾煃爲主後女一
以二十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之原其弟符九即前官望

江知縣者每言君輒泣下痛君志業未章於是輯君之行實將求海內之名能文章者推闡而顯大之而過以墓刻之辭屬余嗟乎觀符九所以思君不忘者如此則君之賢可知已是不可以不文辭因序而銘之曰

於戲何君匪蹇匪通果以決事清以持躬孝乎惟孝政本內充惟其體立用故不窮祿何必厚壽何必豐長留芳躅以式鄉邦

祝君妻俞氏墓誌銘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七日吾友祝君彥和之配俞孺人卒

於重慶寓所將歸葬成都泣告瀚曰吾婦晬而失母七齡喪父依世父母以居以孝謹爲世父母所愛年十九而歸余時吾父母在堂娣弟在室井臼滌濯一身兼之上諧下坿內外怡然吾父遘疾與余番宿遞侍疾甚累夜睫不交逮吾母卒哀毀氣幾絕平居無疾言無惰容無華飾美服凡七產存者四咸守士妻自養其子之訓未嘗僱乳婦余及子女之身褻衣裳半絲寸縷悉所手製靡事勿躬靡物或棄然兩女弟先後出嫁輒減已妝奩以相益曾無幾微吝惜心賓祭之供必豐必潔中遘家難生計日絀未嘗有

怨言嗣余應川東巡使記室之聘同居官署雖境似少裕仍操作不能自休及巡使以疾解任余移居於外方謀偕隱遽罹此變蓋其在吾家二十有餘年早作夜思未獲享一日之安此余所以中心痛悼而末由自已者也子與余交厚敢乞銘瀚不忍辭乃謹序曰孺人姓俞氏諱某字某浙江山陰人處士諱某之女上虞祝介之妻生於咸豐丙辰年某月某日卒年四十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里子同曾女三皆待字銘曰

懿此淑媛兮出自德門事親相夫兮兩無所愆生而勞瘁

兮沒始獲安岷山疊疊兮江水漫漫茲惟其藏兮億萬斯年

岷山別墅藏書記

古者書未鏤版好學之士展轉尋求手自鈔寫若傅隆若袁峻若崔逞若沈驎士咸載在簡策以爲美談自趙宋以來剞劂盛行聚之較便然能守難能讀尤難國初以藏書名者絳雲樓錢氏天一閣范氏傳是樓徐氏通志堂納蘭氏倦圃曹氏叢桂堂鄭氏世學樓鈕氏萬卷堂孫氏四香居陳氏淡生堂祁氏是皆鳩集四方歷以歲月乃克有此

惜乎不百年亡秏略盡矣之十家者或藏矣而不必讀或讀矣而不必博或博矣而不必精則亦藏書而已豈足云好學哉余友人嚴君雁峯廣購典籍不憚其煩共得經史子集若干部爲卷十萬有奇可謂富矣然出諸家書目攷尙多遺漏後此蒐羅又烏容已雖然書亦貴能讀耳讀宜博博宜精精則通通則大我朝碩儒輩出徵實之學遠勝前代然極博極精者要不過數人其餘類多依草坿木徒爲大言欺世非毀前哲以便其私故尙論者往往病焉夫以九州之大眞能讀書者旣無幾幸而有之顧意見偏激

遂流於蔽陷之過殫畢生精力稽核文字轉授人以詬厲之柄悲夫孫卿子曰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已矣以是而言士又安得以博誦自足哉今雁峯爲學殆亦循漢學家涂軌然能虛衷研究舍短取長不效彼曹專事黨伐其能由博而精可信已余交雁峯於茲九載去夏五月重來錦里始獲識其藏書時時假讀雁峰新買茱圃於南郊築室三楹榜之曰岷山別墅庋書其中爲隱居計雁峰方將招余爲讀書伴侶先以是記見命忝在執友不敢以不文辭因

略坿鄙見以盡切劘之義云

涪洞記

涪洞者受名奚自自涪翁也余七過宜賓始克一訪由城北渡江舍舟升岸遙見林木蓊翳中怪石嵯峩如壞雲然砌於天際爲欣賞者久之行數里有巨石矗立道旁一穴中開是曰涪洞攝衣入狹而容繚而曲水泉淲淲混流腳下螺旋以上乃出石之背焉憑高俛仰幽㬎畢呈四山蒼翠亂撲襟褏據礮而坐嗒焉若喪其身第猶恨無亭閣臺榭足供游憩詎非以地近幽僻尟過問者與然不應數百

年來無一人感念前修以張大其遺迹者蓋不能不歎此邦之陋也雖然斯洞得遇文節縱世無知者要未爲不幸然即使不與文節值斯洞之奇固自在夫豈爲之稍減哉其側有流栖池者疊石爲之無足異

致用書院記

重慶爲蜀東一大都會凡設書院三曰東川曰渝郡曰字水而以東川爲最大蓋道屬多士講肄之地也顧所業皆科舉學光緒十七年合肥張君華奎攝道事始以通經博古爲諸生倡至前巡道遵義黎君庶昌始分延之師然猶

合居一院迨二十二年張君重莅斯土乃因巴縣令蒙古國璋君之請始購旁舍分院以居復請於督部定興鹿公發千金以新之未及鳩工張君遽逝而卒成之者今署巡道桂平賴君鶴年也烏虖一事之興固不易哉世變方亟聖道日微或遂疑孔子之教爲迂疏無用夫孔子之教豈果無用乎特學者不求實之過耳於是賴君既名之曰致用書院又與瀚商訂章程仿安定胡氏之意設經義治事二齋增置近世有關實用諸書自今師生共學于茲務一革虛憍欺飾之習踐履聖言以端其體討求世務以弘其

用庶以收興學育才之效于它日則此舉爲不孤矣賴君謂瀚都講滋久宜爲之記因自書以勸諸石

自箴

言念斯民厥性維鈞有學與不學賢否迺分嗟女無知聰明自恃溺彼晏安於今二紀顧瞻日月不可以賒身名滅沒豈曰丈夫天之命女固已良厚女不祗承疇執其咎褻褻先哲宜行宜藏縱身不縶道則大光勿炫其華務踐其實彊勉者有功謙尊者終吉唯驕與怠曾是禍媒禍之既來悔何可追

弔陳伯玉文

光緒十七年歲在重光單閼涂月乙巳余自京歸道經射洪唐拾遺陳伯玉之故里也感其碎胡琴之事而爲文以弔之其辭曰

伊岷峩之降精兮誕生異人馬與楊其既沒兮孰繼踵乎斯文有唐之初兮娉辭工巧先生崛起兮於焉高蹈革駢儷之流靡兮方虎視而自雄何時俗之寡識兮迺輕篧以憑陵好彼俗樂兮不知正聲嗟胡琴之賤器兮遂高價於京城紛總總其難解兮豈中情之所營出千緡以相售兮

固無聊之計極碎諸地以抒憤兮曜奇文而衆服子求名則信工兮恐有媿乎道德衡撰述於先民兮羌無實其猶未倖頌大周之受命兮曰神鳳其翔游請追太原帝號兮更矢口而堪羞雖媚世其何補兮卒犴狴之見囚惟文士之無特操兮恆震慴於勢利蒙訽誶於千載兮亦何才之可貴既褊躁以成性兮福固舍而不來矧多財之爲患兮早蘊蓄夫禍基彼段簡其焉責兮又何怪今之人以爲師援往古而知戒兮願保身以竢時重曰折楊皇華世爭譽兮悠悠古今同一錯兮終身疲役將安處兮仁者不憂斯

足慕兮

祭袁少蘭文

嗚呼凡今交際惟利奔趨初驩後咄集嫫之烏自君即世二年於茲感念知己痛何可支往者定交歲在涒灘君已白首我方少年維時負氣如馬泛駕耽吟好飲長遭人罵君獨見收示以謙沖謂予不佞狂簡是宗輪扶大雅期望何深花晨月夕時招我從或忤於耳終愜於心慫其辨論無間異同君重禮節慢不我誚君工書法劣不我笑掩其所短暴其所長嫫母之醜先施毛嬙愛之勖之久而彌篤

夜分不去厭生童僕別後書來詞多憤惋感事憂時才難
屢歎戢影蓬廬黃泉輿羨嗟君失位曾不怨尤年將大耋
乃苦無憀戚戚悲歡一病不瘳我聞君訃侍宦果州正悲
失恃絮酒無由去年九月父亦云亡靡瞻靡依四顧茫茫
無家安往我自哀我既葬吾親弔君其可嗚呼君逝遺愛
在蘷文采風流邈矣難追老成凋謝孰不戲欷矧君知我
圖報伊何黽勉前脩庶無負邪文以告君涕泗滂沱嗚呼
哀哉尙饗

學部祭張文襄公文

嗚呼我公間氣所生經文緯武光輔聖清岐嶷之姿著於
綺歲博識古今才高一世鑾坡對策早荷特知星軺屢出
士喜得師入爲侍從言陳謇諤伸枉觸邪臺官顏作初撫
三晉旋總師干百粵東西吏畏民安法人搆兵釁由交趾
鎭南大捷聲震寰海虎將䫉䫉疇爲發蹤燀我皇靈一戰
無雙鎭鄂廿年新機盡闢抉局導源粲焉治迹庚子之變
畿甸繹騷玉輦西巡萬衆心搖屹然一柱障彼橫流江淮
上下機牙潛消譽洽功施望傾朝野帝眷老成遂相司馬
去冬十月國有大喪列强睒睗咸慮禍殃決疑定計惟公

贊襄邦以永固奠若金湯縐縐我公功大心小更有文學
爲世師表敷政之本儒術是弘遠過先輩獻縣儀徵數椽
刹海退食委蛇臣本釣徒退想煙波時會多艱遘玆危疾
灑涕人天憂思如結遺疏口授仍進忠謨藎臣心事雖死
不渝哲人云亡中外同慼況在吾曹或僚或屬淒淒朔風
悠悠素旐誰其嗣者以慰公靈

慎所立齋文集卷第四

勘誤表

卷	頁	行	誤	正
序	二前	三	熒感衆聽	熒惑衆聽
文集一	十四前	八	固無可罪	固可無罪
二	十前	六	甫川分局	南川分局
三	十八後	十一	豈不癒於	豈不瘉於
	二十三後	十六	能無顯然	能無囂然
四	二前	一	於義奚取	於義奚取
		三	篤學不貳	篤學不貳

五前	三	要。必有所	要·必有所
五後	十三	左睨。幽燕	左睨·幽燕
七前	三	南有溽鬱。	南有溽鬱·
十七	七	褻衣。裳	衣下落布·字
十八	十三	書目攷。	攷下落之·字

4548

愼所立齋詩集

長汀先生箸書之二

East
Asian
Library

詩家林立趣舍攸殊祖宋祧唐盛於近代似余淺陋寧足言詩顧自童時即嗜吟詠積以歲月所作遂多身世窮通交游離合平生蹤迹略見于斯每一展觀前塵如在未忍焚棄因删而錄之近謝時賢遠慙大雅譬春鳥秋蟲亦自鳴其所遭而已於時歲在癸亥孟夏長汀江瀚題於山西大學

愼所立齋詩集總目

卷第一　古今體詩共六十三首
卷第二　古今體詩共六十九首
卷第三　古今體詩共一百零三首
卷第四　古今體詩共九十首
卷第五　古今體詩共七十四首
卷第六　古今體詩共一百零十首
卷第七　古今體詩共五十五首
卷第八　古今體詩共五十九首

劵第九　古今體詩共六十七首
卷第十　古今體詩共四十四首

慎所立齋詩集卷第一

長汀江瀚叔海

古今詩共六十三首

重光協洽

瞿上鄉商賢墓

巍然土一抔云是商賢墓不見學易人但聞烏嘑樹譌傳始宋祁楊慎曲相附煌煌遷史書里居恐非誤

中秋登雙流縣城望月

銀河耿耿漏迢迢徙倚城樓眼界遙多少捲簾人不寐一

年明月讓今宵

寶劍歌

白日凜凜霜風起一片寒光射秋水不隨大梁游俠兒肯伴長安輕薄子由來莫邪與干將遇非其人還自傷天生神物貴能用羞殺張華兒女腸是合釁以佞臣血亦或斬蛟探虎穴歲歲年年藏匣中劍應笑世無英雄

書龍川文集後

南宋因循似養癰名儒講學自從容當年祗有陳同甫痛哭書曾上孝宗

玄默涒灘

久雨

積雨連綿太不情未知天意幾時晴煙籠花柳春無色風捲芭蕉夜有聲薪米朝朝催價長莓苔點點逐愁生何當手捉金烏出收盡雲霾萬里明

讀項羽本紀

不肯鴻門殺沛公鴻溝一劃又歸東可知赤帝眞天授未到烏江已數窮人以沐猴嗤急躁我從鉅鹿想驍雄拔山蓋世原無忝史筆何如自贊工

武侯祠

南陽無復返躬耕渭呂莘伊志未成報主一生心謹慎出師兩表涕縱橫自將統緒歸炎漢空賸祠堂傍錦城回首定軍山下路年年愁絕杜鵑聲

訓袁少蘭大守見贈

同輩幾人在座中容我狂通家懷孔李用筆健鍾王交以忘年契來詩有云問歲驚同座年才十六齡詩憑底物償丈夫報知己應不僅詞章

昭陽作噩

鸚鵡

脫得金籠定幾時 心經能懺誦非遲來從隴阪家何遠養向香閨性恰宜誤汝已因言語巧逢人休衒羽毛奇正平詞賦工無益寡識長教萬古悲

贈鄒幼垣少尉

攜手一長嘯形骸爾汝忘斯才豈諧俗何處可容狂年少貧無害官卑醉不妨多情終自累句漫擬冬郎

少蘭太守招飲即席贈秦賓谷明經

相見寧嫌此日遲依然談笑卻熊羆 一篇賦早傳幽薊君少

時有攷賦爲人傳誦

五紀名空擅色絲老似啓期能適己盲同張籍不干時主人何限憐才意美酒觴君莫苦辭

閼逢閹茂

溫江道中

一入瀚江境風光異錦城橋危牽馬過路狹讓車行烏喜晴初噪農忙雨後耕遙聞市廛內猶說舊官清咸豐乙卯家父嘗宰斯邑

白桃花

仙種何須冶習工羣芳徒門淺深紅開從露井嘑妝泫悟

自天台色相空好寄寒心隨夜月慣將冷眼覷東風阮家
少婦休生妬時世娥眉迥不同

阻雨題崇慶州官舍壁

東閣纔來便徙遷梅花與我太無緣怪它徹夜翻盆雨偏
又留人住一天

曠觀篇

曠觀宇宙內吾道誠悠悠俗儒死章句刻意窮雕搜藉爲
梯榮具無復慕前修未仕學已虛既仕烏能優一旦擁旌
旄快心思與仇美人充下陳綺席羅珍羞國憲且弗恤遑

間淸議不更有盜名者跡頗殊庸流外以道自高內與利
同謀寔爲聖門賊堪貽我輩羞我輩重濟世富貴非所求
蒼生正彫斂誰分黃屋憂

暮泊靑神

一行歸鳥破寒煙日暮江干繫客船祇有峨眉山上月多
情猶似八年前

凌雲山

脚下濤聲喧胸前雲影盪千山俯四面一樓納萬象

舟夜書懷

浩渺江天闊更深月滿舟浪搖星影動雲與客身浮名敢千秋想恩難兩大酬何年饞了願結屋萬峯頭

南溪二首

侍宦童時住二春模糊風景記難眞匆匆兩度仙源過我是漁郎再問津

冷官相訪暫留連（年丈衛友于廣文）柁後鉦鳴又放船寄語邑中諸父老故侯淸苦倍當年

山行

肩輿入雲中不知山向背何處有人家深林一犬吠

憶劉四

別離今古總魂銷夜夜神馳萬里橋記得江干聞折柳薛濤井畔雨瀟瀟

旃蒙大淵獻

月夜

漏促人初靜離情一往深團圞此夜月照我長別心春色滿花塢嫩寒生竹林瑤琴欲撫弄無處覓知音

夏日即事

終朝揮汗不曾停未暇臨風倒酒瓶底事嬌憨諸弟妹偏

從日下捉蜻蜓

步月吟

一輪皓月當青天水面荷花嬌可憐萬籟無聲夜色妍我獨躧履空階前笑指圓靈問嬋娟吳剛執斧始何年廣寒幾度葬神仙人生何苦習丹鉛更有覊客窮鬼纏對此蒼茫百憂牽思婦情緒倍緜緜懷人今夕應未眠念之不覺心悁悁快沽酒來將愁蠲十二萬年天不全朱顏轉瞬悲華顛還須隨時行樂便敖游日挂杖頭錢劉伶李白神周旋清風明月常留連世間萬事等雲煙

武慶符詩

武公諱來雨字聽濤山西交城人也道光舉人咸豐庚申署理慶符縣殉滇賊之難事隔十餘年至今磊磊在人耳目爰爲之詩以紀其實

昔年蜀苦兵失守三十縣久不見干戈官民同逃竄武公風雅人首以節烈見藍李跳梁醜初心豈欲叛逼成騎虎勢蒼生遭塗炭時公宰慶符聞風民早散旣無城可守又無兵可戰公因辦一死其妾亦赴難（公妾金氏先自經）平日巾櫛情當此竟斬斷想於歌舞時精忠氣早貫賢者不可測流

俗空驚愧就義何從容絕筆更堪玩公未飲毒之前作書遺慶人屬擇一地穴葬環種梅花於墓吟魂繞梅花心尙此邦戀賊徒反感動揮涕臨喪奠我時在襁褓未能識公面稍長訪軼事聞之起三歎公有守土責義重命自賤卓哉金姬人竟能共憂患視死乃如歸羞殺無氣漢安得如椽筆寫與千秋看

書小倉山房集後

立身固匪易立言亦誠難學術苟不正詞章烏足觀從來工此者豈僅心力殫道義植其根經史助之瀾勿取一時悅千秋自不刊錢唐袁氏枚才華最橫肆强詞以奪理縱

筆任游戲我昔亦好之今遂決然棄貽誤後來人此翁罪焉避

呈朮雪堂師夾江

爲國患不均井田洵先務自秦開阡陌古制從此仆毫强逞兼幷無業實多數貧富一不齊治術亦安措豈不畏刑章爲盜職窮故同是天之民獨不蒙煦嫗一朝法網羅難禁有司怒疇爲平情察鍛鍊寃莫訴慘矣桁楊聲淒風滿庭樹懲惡固當然能不防謬誤我師曰雪堂循良早有慕六旬筮仕遲八年錦官住今始領花封青衣江上路春風

惠閭閻此道操之素實心行實政佇聽歌來暮尤願惜民力考應下下注

八月朔日懷黃翔雲觀察丈建南

去歲今朝在錦城南郊祖道不勝情油溪此日空相憶秋雨秋風別恨生

送葉氏姊

阿姊彭州去迢迢十日程早知終有別難遣此時情

題顧亭林先生年譜

先生以勝國徵士終老本朝自是淵明皐羽一流阮

雲臺相國撰史館儒林傳稿以先生居首嘉慶初年
顧文莼據稿立傳進書時即依原次　乙覽稱善雖
遭際聖明殆非先生心之所安也
聖學陵夷久斯人道獨任經綸匡國未著述救時深莫遂
平生志堪傷後死心誰將明處士昭代冠儒林

秋夜詠懷

報暉亭外月如鉤亭在璧山縣署東偏滿院西風戰未休好事鐙花
空送喜無聊蟲語浪悲秋幾人不負淹中學我輩宜先天
下憂運甓合師陶士行莫耽詩酒作清流

贈吳睽樓孝廉

吳生吳生骨相奇天馬不受凡韁羈廿年侘傺膽猶壯能傲憂患眞男兒讀書久識忠孝字學道豈嫌科第遲胸無城府目空世陽狂奚避流俗嗤未肯阿諛希遇合丈夫騰達要有時嗟予負氣寡結納獨行踽踽良堪悲君才磊落君情篤實能與我同肝脾贈詩不敢作常語願君儲材養氣好將斯世持

送盧隧甫師歸里

一棹下夔關煙波送客還腸迴三峽水眼飽六朝山絳帳

猶牽夢丹砂不駐顏武夷有精舍遺址好追攀

詠瓶中梅

荏苒歲云暮梅花開幾枝折來瓶內揷惹我去年思紙醉金迷處衣香帽影時回頭渾不似冷豔尙如斯

除夕

空作錢荒歎依然歲事繁愁來疑有路年去了無痕下士襟期隘高堂笑語溫天倫眞樂在身外不須論

柔兆困敦

二月

二月寒猶重春何不早來水紋隨雨織花信待風催客少談鋒鈍書多眼界開未須嫌寂寞自有古人陪

成都感舊

記得當年六月中一時文酒盛城東祇今賸有呢喃燕猶爲離人話曉風

寄碧雲女弟

鴻泥重印錦江濱同氣連宵入夢頻憶別常縈千里恨眈吟怕誤百年身舊書檢點應勞汝新婦承歡足慰親它日歸來添韻事瑤琴一曲座生春婦爲溫江毛丹笏太守少女善琴

孝女堅四姑娘行

熙朝聲教被遐荒間氣還鍾木坪鄉土司有孝女木坪宣慰使堅恒貞之女聽我臚陳其實歌詠其詳孝女伊何名瓊芝四姑娘禍端肇於父去世嫡庶不和興訟長孝女出自嫡庶產乃兒郎或謂其非堅氏子疑莫能明也女子可承襲夷禮非荒唐兩勢不相下具控來建昌模稜了事者惜哉巡道黃其心欲以誠感化詎知因此轉生殃是故拘儒不能識時務仁義道德皆足將人戕中有包堅氏其人蠭目豺聲很如羊爲庶謀主婦安排藥在囊宣言議事招之飲暗將殺機此中藏是日

孝女亦隨侍託故引出不在旁正當嬉笑間忽聞叫聲揚知是慈母音趨趨不嫌狂到來已自弗能語但見頹然頓慇涕滿匡鬼伯相催促哀哉命盡須臾亡孝女掩袂哭在地聲聲問罪出語生寒芒指天兮誓日摧肝兮斷腸紛紛飾說難入耳義在何分柔與強立洗脂粉去珠翠從今無復理紅妝縗絰入蜀都呈詞氣慨慷官甫開言問淚下霑衣裳道女無所思但求明紀綱焉知官有和嶠癖不肯爲之伸理植倫常謬以錢帛餌孝女欲令見利義心忘由來忠孝出自人天性是豈區區阿堵之物可轉將何況孝女

年十七早經柔骨鍊成鋼孩時曾許字猶未拜尊章庶氏
屬翁媪委曲排解言溫良勸其受賄早息訟歸來安穩作
鴛鴦孝女讀書畢撫膺淚汪汪母讐未報恥未雪誰復有
意合歡牀郎若不能待敢請別求凰今我禍未結此身猶
得自主張海枯石爛心難死翁媪斯言非所望至今案竟
東讞局孝女之願何日償方其痛哭時風慘雲不翔鳥雀
亦凄絕爲之一彷徨行人過者不忍聽遠道傳說多悲傷
大府寧未知其故邇來救過有不遑東鄉大寃獄沈霾無
日光近雖自檢舉臺諫多彈章國家立政務寬厚未必遽

輿官階妨有慾從古許晚蓋它日勳名庸可量安得崇朝
忽念此一伸正氣斯世匡可憐草茅無權徒自騰口說安
冀悲歌斫地動穹蒼

坦然和尚歌爲何麓生廉訪作

麓生廉訪我之友殷勤屬我吟新詩（秦賓谷明經首唱七律四首）識我
筆墨不浪費表揚端爲奇男兒平生未解作禪語鈍根甘
受浮屠嗤雖無昌黎闢佛志釋迦要非心所思日昨偶然
遇含澈（新繁龍藏寺僧）洗馬池畔傾千卮論詩數典到夜半神形
相忘初無私今聽君說坦然事不覺拊掌開雙眉昔年蜀

中苦鋒鏑未見賊勢先紛披堅壁淸野且莫喻而况消患無形時坦然師居廣德寺地爲遂寧縣所治羣盜靲匝城郭外當事束手如行屍馮拯詠詩不退虜欽若誦經難解危空門乃有此健者談笑而起何恢奇登埤號令身帥衆備突備穴謀無遺墨翟守圉有餘裕攻械機變將安施師能殫心救黔首是眞智慧眞慈悲佛入中國二千載紛紛崇信皆愚癡世傳經論亦譌僞達摩東來嘗見訾要其本旨在戒殺此教誠以西方宜近代荒唐起文士明心見性多夸詞縱使明心復見性究於斯世奚益禆坦然師獨破

俗解不援彼法將人欺非惟可以警同輩直令吾徒生媿
姿讀書萬卷不適用文章彪炳空爾爲

强圉赤奮若

游子歎

翩翩花前烏遲回戀春暉如何浪游子蒼黃別庭闈祇爲
官興濃遽忘親年衰此去道路長征鞍何日歸宦途多風
波升沈難預期縣知望親舍心逐孤雲飛

彭縣丹景山題壁

綠天蘭若（任龍藏寺）屢銜杯幾度隆興（寺名有唐時破塔）看塔同爭似

此山韶景麗曾巖萬朶牡丹開

寄懷麓生

兩經宦瀨犯風波絕塞歸來鬢未皤濁世唯堪供嗢噱病身猶不廢吟哦石城（金堂雲頂山舊名石城）煙景詩情遠錦水春光韻事多香祖齋中老禪客談空說有近如何

登錦官城樓

何處能容萬斛愁斜陽影裏一登樓山連雪嶺無邊白水出岷江不盡流天下事方需好手古來人總入荒邱城頭畫角聲哀絕獨立風前弔武侯

嘉定
海棠花未開荔支葉已落三度我空來惆悵嘉州郭

游烏尤山

秦守離崔跡尚存挐舟重此泛朝瞰雄樓峻塔凌霄漢翠柏蒼松掩寺門嵐氣暗侵雙屐冷濤聲欲挾萬山奔西來沫水今猶惡疏鑿奇功好細論

舟行即事

不覺舟行駛但疑山自奔依稀雲裏樹家落水邊村屈指程千里（隨宦回璧山任）關心酒一尊休嫌乏兼味豆腐足盤飧

著薙攝提格

漫成

春光方欲去已見夏陰淸簾映梧桐影簷喧鳥雀聲治經詩漸少學道氣初平近有添丁喜高堂樂事幷

愁霖

月前憂旱甚今苦雨翻盆池水連朝漲浮萍綠到門

寄劉璧礽德安

出宰蒲亭已兩春年來曾否醉花晨能推倚翠偎紅意便是循良傳裏人

屠維單閼

戲擬馬嵬懷古

天寶而還亂紀綱十郎早己誤三郎縱教姊妹能辭寵未必猪龍不作殃錦襪拾來錢可賺紅顏葬後土俱香行人莫唱霓裳曲梨樹魂歸欲斷腸

夜雨

春已堂堂去不休鵑聲猶替落花愁山城一夜風兼雨梅子酸時冷似秋

年少

年少氣超羣英名四海聞醉來還見客獵罷更論文顧曲周公瑾請纓終子雲好將轆轤劍持報聖明君

題指南錄

寶祐掄元日朝廷事早非但聞崇理學不復振軍威白雁歌終驗黃冠志竟違留將指南錄壯士涕長揮

送人從軍塞外

別本銷魂事况經龍塞西半天妖霧重萬里陣雲低赤羽笳聲慘黃沙日色迷期君腰下劍瀚海戮鯨鯢

怨歌行

秋高夜氣肅獵獵西風吹霜露溼野草蟋蟀鳴何悲商音
正淒絕思婦安可支子夜不成夢展轉羅牀幃記取新昏
日盟誓猶在茲胡爲鴛與鴦中路忽乖離棄捐豈得已恩
情應未衰君心如流水一往無還期君心如明月自有團
圞時賤妾雖已矣初志終不移

上章執徐

臥齋秋夕

輕風卷浮雲月光落庭院河漢淡欲無螢火隱還見寒蟲
草際泣敗葉窗前旋稍覺清思滿俯慙塵網絆山中有故

人獨夜遙相羨

短歌行

君子之貴不在衣冠緼帡之賤不在飢寒窮何必矜文字達何必爭權位權位高則危文字多則戲掩卷悵然憶古人吁嗟出處良非易

送王三還孝感

巴江北風寒游子念鄉里徒喚蠻娘歌客心終不喜寄我廿首秋懷詩讀之悄然心骨悲行年三十猶未老君胡爲乎百憂繞古來志士多沈淪如君磊落寧長貧空山小材

世爭用不比榎枏天所珍近聞關外寇氛惡和戰紛紛議
未確會須決策靖邊塵形容畫上紫光閣丈夫進即伊呂
儔退亦不失爲巢由英風浩氣自千古尋常得喪烏足憂
別後還期各努力莫對雲山空淚流

重光大荒落

立春日作

又見東風動麯塵依然待宦璧江濱蔦肩我覺渾難信龍
性人言不可馴兒女於今催歲月涓埃何日答君親放懷
且醉芳尊酒莫負林園柳色新

聞傅輝山卒於偏關詩以哀之

九載幽燕困登科病已危微官作幾日孤柩返無期不盡親朋淚何堪老母知偏頭關外路風雨亦凄其

閼逢涒灘

服除

自覺生何味高堂失二親縱令要富貴無復侍昏晨日月踰三載關河阻七閩服除初得句攬筆淚霑巾

慎所立齋詩集卷第一

慎所立齋詩集卷第二

古今詩共六十九首　　　長汀江瀚叔海

旃蒙作噩

詠史

細柳營前月色明悲風一夕送笳聲廉頗盪寇功方建魏絳和戎計已成早識中朝甘納幣徒令邊境苦鏖兵漢家終受呼韓賀痛哭何須學賈生

贈羅星潭觀察

偶遇匡時彥襟期邁昔賢宦歸巴子國功在夜郎天高論人皆服虛心士每延斯才不竟用四顧意茫然

奉簡黃祥雲年丈

大隱東方朔官貧道自高攤書忘乞米對客喜揮毫一月不相見我心何鬱陶祇應載尊酒潭上共嬉敖

將之京師留別易實甫郎中

交游倦後始逢君（時余客其尊公笏山先生幕署）似此才華信絕羣佳句久傳何水部罪言曾箸杜司勳半年聚首成春夢萬里離心託暮雲莫上江樓望京國柳隄飛絮正紛紛

附　送江叔海入都　　龍陽　易順鼎　仲實

樂毅始游燕陸機將入洛方隨碣石鴻欲別華亭鶴岷江雪水下烏尤平沉荆揚出二州洞庭夜火東陵市京口斜陽北固樓憶我平生醉吟處山川如夢看君去去日江南正綠陰到時薊北初紅樹自從互市倚輪船無復孫恩號水仙隱隱樓臺多並海悠悠洲渚半成田單于已奉天家約三輔秋清無鼓角驢背閒題弔古詩虎頭莫問封侯略杯酒天涯無故人舊游應念錦城春似聞漢殿求三策遙想商歌傍九門

重經眉州太和場感女弟碧雲投川殉親事凄然成詠

徒抱皋魚痛依然一病身從親唯有爾媿我尙爲人佳傳名難朽祥雲年丈爲作孝女江碧雲傳遺詩迹已陳女弟絕命詩云誤落塵寰廿四春一朝夢醒返天眞從今不灑思親淚永作承歡侍笑人波黎江上路憑弔獨傷神

初入峨眉過伏虎寺

殷憂莫與遣駕言游峩眉于晦若主事易仲實叔由兄弟同游陵虛路猶緬尋異心已怡石磴上昏昏珍木下離離深潭積寒冰幽谷迴炎曦雲水共馳騖林壑相蔽虧縈紆迷所向無復東西

知琅琅聞梵音俾我忘塵羈願伸獨往意長與俗人辭

雙飛橋

晴雲四縈薄空山轉雷聲牛心寺下閣（閣名清音）我聞自嚴生（渭南嚴雁峯以此爲一山之勝）奇景猶未睹頓覺心神清衆峯施靡間軒然石梁橫寒淵兩白龍萬古相喧爭直教鴻濛溼豈顧山靈驚林深氣候異倏忽殊陰晴坐此雲外石靈氣時相迎不待龍門勝（范石湖吳船錄中極稱龍門峽瀑布）已將廬阜輕

登鑽天坡宿洗象池

百道靈泉奔千仞峭壁立天門一何高飛鳥愁羽翼迤邐

攀修條參差履危石拂衣白雲墜仰面青霄逼曰余愛奇景未忍吝登陟（晦若至蓮花石望見是坡畏其險峻遂欲中止余再三挽之乃行）落日琳宮棲塵寰從此隔

峨眉山歌

峨眉之山高接天客來早辦青行纏風雨隨人上金頂琪花一路幽香傳滿崖靈藥無不便持手欲採愁飛仙試上崇臺望雪嶺紅日激射銀光鮮東觀雲海心茫然腳底萬疊兜羅緜有時無風自開朗奇峯峻鑿置眼前嘉州隱隱波濤連孤塔識得烏尤巔不知此身在何許臨風欲拍洪

厓肩百年人事何倉卒快意寧能待聱笏偶向雲端游戲來縱不飛昇亦仙骨聖鐙佛光安足云蔡山聚訟徒紛紛我生幾時畢娶嫁媿爾當年歌鳳人

重慶醉後贈李春如太守

南風藕花開萬里行方始鐵桅峯上月多情流照離筵酒尊裏我於渝州多故人李侯束髮早相親流光一擲各老大回首往事潛酸辛嗟余遠游懷抱惡君亦一官苦束縛百年身世那勝慮祇應沽酒花前酌起視碧落孤雲高吾儕自命當雄豪一生一死等閒事何況得失輕鴻毛吳歌

趙舞將安用飲如鯨吞嫌未痛豈伊大纛高牙鼓吹喧得
奪當前酒千甕人生躁進胡爲乎沈醉誰云非遠圖街前
更拆莫催促明日此際孤舟宿

登萬縣西山太白巖

萬州日出槐初停城裏笙歌客倦聽偶從魯池訪碑碣乘
興來眺西山靑太白巖下一杯酒雲影波光落吾手名在
千秋尙渺茫生前富貴復何有伴狂莫笑李靑蓮行樂何
必非眞仙人生自古貴適意試看邱隴棲荒煙

從夔門入巫峽作

仲夏蜀江惡犯漲來夔門滟預正散髮瞿唐堪斷魂驚濤濺雪飛怒石作雷喧櫂歌自高唱輕舟任傾翻俯視黿鼉游仰看熊羆蹲松孤覺風高嶂密使晝昏逍遙送飛鳥悽愴聞嘑猨騷騷夕流駛藹藹朝雲屯境險景彌異命輕憂無存憑窗獨吟賞還復傾芳尊破浪平生志請附宗慤言

沙市與易六別

君渡瀟湘水還從此地經分飛楚天碧共憶蜀山青飄重知風勁魚多覺浪腥夕陽頻悵望離恨滿沙汀

至武昌作

鸚鵡洲前草不生鶴樓已失勢崢嶸題詩漫擬追崔灝減刺何妨效禰衡六月波濤漢陽渡萬絲楊柳武昌城水邊多少哀鴻集美酒盈觴未忍傾

九江

冒暑數原訪匡廬若可招江聲流九派山色入晉霄晉代禪風古湘軍戰蹟遙塔羅餘廟貌大樹晚蕭蕭

六月十五日夜舟出黑水洋對月作歌

觀瀾不到瀛海東無怪見與醯雞同輪舟入洋輕若葉動搖高下隨狂風蕩蕩長空日影黑滄溟變作硯池色巨浪

觸天天亦溼魚龍出沒呼不得忽然蜃影見之衆海天漠
漠飛白鷗水漸澄淸風漸息一輪月照煙臺幽世事須臾
判哀樂胡爲如繭自相縛鷄蟲得失何微哉臨風長嘯胸
臆開蓬萊方丈語非妄眼中彷彿金銀臺今我委懷蒼茫
際海上明月寧相猜

武淸道中

長安在何處人馬一時饑綠柳垂官渡黃沙滿客衣豆香
烏爭啄野暝牛自歸逆旅又今夜遙郵鐙火微

都門秋感二首

蓬萊宮闕鬱嵯峨朝貴聯翩擊轂過愛士幾時延樂毅論
交無處覓荆軻六街暑氣因秋減孤客愁心傍晚多獻賦
長安渾得醉不須歲月感蹉跎
隔窗黃葉作商音棖觸離人萬里心南國浮雲搖海色西
山寒雨壯秋陰笙歌擾擾忘昏曉冠蓋憧憧自古今獨惜
廣安門內路荒祠誰問顧亭林

重九毘盧閣登高集崇效寺

落葉滿都市悲風天外來出門已蕭瑟而況臨高臺毘盧
閣（在慈仁寺）久圮眺遠且裵回九衢車馬喧但見飛黃埃秋風

正凜列鴻雁聲何哀置酒棗花寺廣廈長筵開促鄰縱談
笑顧眄皆英才坐客三十一人多知名士黃花不肯發寂歷秋階槐相
期醉佳節無令昔人咍

四川營弔秦良玉

婦人獨具英雄志一時男兒無位置堂堂石柱秦將軍三
百年來有生氣懷宗御極少失德無奈庸臣難辨賊誤勦
誤撫誤國家翻教將才屬巾幗桃花馬上請纓時白桿兵
威天下知難得佳兒與佳婦扶風門第同維持窮寇知兵
古無幾列傳例初搬明史忠順夫人奚足論若安少女差

堪擬卻笑同名左寧南擁兵驕蹇能無慙

將歸成都劉雲坳編修招同喬茂萲比部繆小山吳柚農二翰林方長孺楊叔嶠二孝廉餞集陶然亭

驪歌欲唱更句留又作江亭盡日游池內葦聲常似雨簾前山色最宜秋諸君雅意陳遵轄五夜歸心張翰舟明日潞河回首處淡煙疏柳不勝愁

還至天津作

朔風吼巀匈四野塵飛揚挂席潞河側秣馬津沽旁天地

何蕭條客心正茫茫海上浮雲來蔽翳白日光雄哉此重鎮卅載高牙張橫流賴明牧奠定山海疆輝輝武功昭戰艦森成行魏絳娩和戎管仲慙通商遠畧人不知乃用多謗傷國豈患貧弱政化須賢良冀州貴自營胡爲事遐荒吁嗟杞人憂十倍滄瀛長棄此勿復言闔闐歌未央

憶昨行贈別于晦若

憶昨識君錦官城牡丹香發初唬鶯百梅亭畔縱歡笑連牀夜話忘深更一朝清興不可遏共上峩眉攬明月重午披裘絕頂來茫茫雲海胸襟豁怪底塵心都未消嘉州返

駕促輕橈易家兄弟隔蜀楚幾回惆悵關山遙鶴樓已燬餘荒草行人空說琴臺好咫尺金焦未一登山頭佛印應絕倒劇憐澤國哀鴻多陽侯不仁可奈何滬瀆紛紜半人鬼高樓處處聞笙歌君在津門依傅相余亦射策長安上市中不見荆高徒朝右微聞洛蜀黨廿年和議盟屢渝埋輪請劍只成迂（謂梁星海也）通經未抵習夷務幾輩唾手高官除傷心平則門前路蕭疏牓有澄懷樹銅犀冷臥昆明湖斜日摩挲淚如注鳳城重會正秋風紅錄聽殘心自雄張季直楊叔嶠屠敬山方長孺久偃蹇艱難一第寧非公同落孫山有

沈(伯華)費(杞懷)下筆不休負奇氣沈潛義理推程君(伯翰)此事難爲當世貴似我迂疏何足云敢因毷氉歎輪囷游山終擬追禽慶獻賦空教比子雲明朝歸去蜀山麓故廬猶餘書可讀正喜閒居無是非那知浮世有榮辱別君不用涕泚瀾雲龍遇合須臾間輪舟馳出吳淞口飽看江南江北山

申江引

君不見自從互市泰西親海上繁華誇絕倫不數揚州二分月何論建業六朝春中原豈是規模細無那海邦競奢麗福地渾疑員嶠游傑樓欲仿明堂制參差草樹翦來平

不使纖塵道上生萬戶鐙唯憑電氣五更車倘走雷聲如林番舶貨充斥共喜年來利屢獲高座烹牛白日消平原賽馬黃金擲華人爭及外人强倚勢爲奴便可狂寧惜鄉音改南越轉驚國色擅東洋腐生空抱和戎恥當日唐家豈得已乍開運會三千年遂聚珍奇八萬里海宇兵戈且暫休聊將一醉爲身謀笙歌叢裏獨來往細雨瀟瀟生暮愁

偕繆柚岑孝廉游平山堂

不作靑樓夢還乘畫舫行隋皇仍寂寞邗水自澄淸叢木

秋光合遙山暝色橫蜀岡一憑眺思古發幽情

揚州雜詠五首

廣陵幾度劫灰經隋苑淒涼說放螢惟有玉鉤斜上草春來猶向故宮青

江湖落魄杜樊川不似談兵潞澤年自古揚州行樂地幾人到此壯心捐

樓閣參差倚水湄金山訝自潤州移攬來月觀風亭勝卻憶南朝徐湛之

平山堂尚未荒蕪依舊亭臺入畫圖試問王伊觴詠盛風

流得似醉翁無
閣部忠魂招得不梅花嶺上墓門秋吳儂切莫催歌版燕
子春鐙恨未休

鎮江寄內

枉費青山遣客愁相思無日不悠悠深閨莫作長安夢今
夜征人在潤州

江天寺

眼前蓬島勢崢嶸絕頂登臨倚晚晴江水源頭三峽認海
門形勝六朝爭依微煙樹銀山寺上下風帆鐵甕城好借

妙高臺信宿月明欹枕聽潮聲

香溪感明妃事

已作閼氏去歸州尙有邨空敎詞賦客來弔佩環魂絕色眞難畫和親不可言琵琶休怨恨應勝老長門

巴東

楚地何時盡巴東一望中雲帆無限白霜葉不勝紅縣小民生隘山高鳥道通秋風亭上立苦憶寇萊公

白帝城懷古

白帝城頭日色黤江聲嗚咽怨東吳雄才竟限三分國憾

事終留六尺孤葉落故宮秋慘淡苔封古碣字模糊卻憐
躍馬公孫述井底蛙寧識霸圖
舟次夔州雨中書事
溼雲壓孤篷雨酣滴未了浪中城影搖煙外櫂歌裊遠峰
度旅雁近淵戲沙鴇蕭騷朔風鳴寂寞客心擣夔巫久滯
淫悲哉杜陵老
泊安平驛
維舟楓樹林冒雨船尾坐風挾落葉迴雲壓暮山破
雲陽張桓侯廟

卸帆胸臆郭馳步尋琳宮客程雖紆阻山水趣何窮絕岸
沙漉漉深谷泉淙淙初驚石路整始見瑤甍崇傍巖築樓
觀臨江啟軒窗緬懷張將軍生値炎靈終橫矛戰必勝勸
馬書偏工高義釋嚴顏猛氣驚曹公若人豈云暴信有國
士風褭回待新月歭躇倚高松我欲薦谿毛惜哉莫與同

拂耳巖

水行怯巨浪陸行危會巔我來窮登頓風雨方蕭然足滑
石上翠目眩崖間煙兩邊夾修竹一路鳴流泉褰裳峻絕
處手欲捫靑天留連情屢移延佇脰未悁即此泯塵勞一

悟排冥筌

南充

最是傷心地油溪與果州先父卒于南充先母卒于壁山金泉山下路未至淚先流

射洪陳伯玉讀書臺

牝朝獻媚遇堪憐風雅終開一代先千古知音少陵老獨將忠義感遺篇

小除日游新繁東湖

南船北馬計原差萬里馳歸感歲華懷李堂前春色早不

辭來往爲梅花

柔兆閹茂

伏龍觀

獨上離堆頂此爲李冰導江遺迹實非離堆坐看江水流檢郫秦守導蘋藻蜀人羞古木嘑春鳥深淵泣瘦蚪奇功誰睹勝遺憾至今留

陪易子笏方伯登青城山遇雨

青城名早重蜀中上古栖隱聞甯封王衍離宮委荆棘惟有山色長青蔥我來正值陰雨晦未能舒眺開心胸眼前

但見白濛濛三十六峯無一峯天師洞下且小住靜聽萬壑泉聲淙卻慨道人不知道老明教亦失其宗末俗無識喜荒怪附會正一夸仙蹤函樓先生闢之素見所著仁書苦心欲令聾俗聽山不成游亦偶爾此事豈汝能爲功伸眉一笑下山去馬蹏得得寒霧衝

從嘉定府城泊淩雲山下

茲郡經已屢水宿喜淹留既解迎春門名纜還繫淩雲舟巃嵷聳孤塔突兀撐高樓三江巖下合一城天邊浮矯首望溅眉冥茫不可求終然謝塵網願逐陸通游

峽中重詠

三峽連楚蜀駭流行旅憚暮春泛蘭橈波平綠可玩石束江作溝巖露天若綫豈惟陰晴異曾是昏旦變衆山亘崢嶸羣木自蔥蒨騁望目欲迷迴顧情彌眷風和石門灘雲藹高唐觀旣哂襄王夢更悲蜀主戰萬事俱慌惚自適差爲善

題三游洞壁

洞裏尋碑别錄苔白蘇遺迹已塵埃淸游無意前賢比自愛靑山獨往來

登嘉興煙雨樓

鴛鴦湖上櫂歌聲過客猶驚錫邑名莫怪我來無好句一樓煙雨不分明

西湖詠古三首

威懾江湖勇絕倫閉門天子志難申甘心正朔朱三奉怪道康王是後身

放鶴亭邊百樹梅西湖風月任裵回何人得似林和靖身隱孤山尙薦才

小朝君相豈昏庸二聖歸來何地容扣馬有人先識破肯

教痛飲到黃龍

僑居退省盦懷彭雪琴尙書

閑放臺邊坐吳山月色涼螢光團曲徑魚影聚橫塘南宋空留恨西湖暫許狂羨它彭少保福命勝蘄王

定慧寺

南山山下路走馬午晴天入寺古松直隔花清磬圓探將龍井茗烹以虎跑泉願得長如此浮名安用傳

於段橋往孤山

吾生傷薄劣憂虞亮非一聿來託遠游聊與煙霞暱平湖

左右之舉目青翠溢妙物倏相賞羈懷儻若失靡靡虛煙生邐邐遙山出禽魚任飛躍草木何芬苾雲散崖乍傾林深路疑窒拔茅信有期介石且終日會須宅斯宇忘年種芝朮

龍井

神區每深蘊淺尋若有慾陽崖拾鸞釆陰谷闚驪淵微微靈泉奏皎皎寒日縣竦石凝綠苔密篠生青煙延頸望杭城形勝自昔傳人事知幾變湖山恒蔚然淸游愜始願孤興誰與宣

韜光菴

春淙亭下玉龍泠更上韜光看鷲嶺夾路修篁千萬竿行人踏碎綠雲影拂衣長嘯臨高臺打頭颯颯天風來俯視滄江若杯水卅里西湖何有哉朝市興衰鳥過目蝸角交爭笑蠻觸如此江山天下無南宋偏安意已足自古神仙總渺茫鍊丹人去秋草荒惟應喚起香山老十千美酒沽錢塘

游理安寺

理安幽絕處天許屢躋攀風雜谿聲響雲同客意閒連巖

開畫本密竹繞禪關卻笑悠悠者唯知湖上山

次韻趙伯葳二首

三塔基前景最奇蘇隄楊柳萬千絲六橋水色明如鏡正是回峯月到時

借得尙書一寄樓看它名姓占千秋吾曹賦命何曾薄放浪湖山十日游

湖上作

夙齡無特操平生好怡衍西泠暫卜室湖山看不倦采蕈盪蘭橈弄篴臨柳岸日末雙隄陰雲消三竺見明秀橫眼

前償我邱壑願心契清梵落賞會幽禽喚及茲逍遙游榮枯安足歎

雲栖

策馬錢江上行行過范邨幽篁路欲盡始見雲栖門石氣當階冷潮聲隔嶺喧華亭留妙墨眞贋費評論何子貞跋似疑其僞

上海贈別文道希楊叔嶠

京師昔聯騎海上重招尋客裏忽相送別離何限心三巴風浪惡五嶺瘴烟深時二君同下第楊還蜀文入粵努力光前烈無令霜鬢侵

韡園即趙凡夫小壺天舊址

古人既云逝來者仍不問留此園林勝長開我輩顏樓觀峯突兀池引水潺湲風月原無主休辭數往還

鄧尉山中次易仲實韵

司徒廟前路雲水共空濛鳥語傳烟外嵐光活雨中五湖留勝迹一舸想高風尙有看山福應知道未窮

和叔由登還元閣詩

長空倦鳥暮飛還人倚危樓縹渺間一片茫茫湖水白不知何處是包山

夜自太湖返蘇州

向夕長風起灝灝雨乍收青天來片月照澈五湖秋我欲包山去龍威不可求空明雲水裏夜半到蘇州

次潘頤亭游留園韻同朱曼君梅石卿

名園選勝一尊同罨畫樓臺點綴工水閣何人歌暮雨天涯有客感秋風山川盤鬱魚城壯關塞迢遙蜀國通此日與君兩留滯能無惆悵盻歸鴻

雪夜宿聖恩寺閱元墓山志載有張孟晉詩與仲實郎中共和之

古刹重來不盡思正逢歲暮雪飛時還元閣外竹聲裂鄧尉山中梅信遲已識世情蒼狗幻惟應心事白鷗知太湖煙水堪娛老何日浮家少伯追

慎所立齋詩集卷第二

慎所立齋詩集卷第三

古今詩共一百零三首

長汀江瀚叔海

彊圉大淵獻

憶弟

一水通吳蜀離人思不堪又看楊柳綠春色滿江南憶汝

農家住嗟余客路諳行當理歸棹垂釣百花潭

春日游蘇州市遂登圓妙觀彌羅閣

虹洞六十坊參差三百橋吳會昔名都隱軫非一朝山川

自靈秀闐肆塡且嵩峨峨顧陸宅粲粲朱張鏕和春扇淑
氣士女恣翔敖樓觀何軒軒極目千里遼淸雺霽遙甸雕
雲麗晉霄豔歌紛旖旎雄圖久寂寥豪侈積患災恒恐繁
華凋遐想耑委風喟焉奏長謠

晚上虎山橋

停橈夕飈急飛光不可留徙倚傍石梁臨川忘百憂氣羃
山憕憕響激松修修通波綴廣岸列宿團中流雖微溟渤
壯瞻眺閑心眸伊余猿鳥姿榮華非所求草澤自拘束將
詒智者羞願學鴟夷子五湖託扁舟

入鄧尉山中詩

幽人眷名境凌晨早杖策亭亭月未落泥泥露猶積曉色被平疇煙光帶廣陌谿谷聳鱗翰園林秀松柏素華揚芳馨隨風媚嘉客迆邐履崇椒愉悅臥幽石偶與賞心遇暫忘塵務迫人生貴適志多憂復何益

石壁觀太湖望林屋峰

震澤實深廣靈蘊誰與窮拂衣登飛崖肘腋生長風瞻眺王我神舒嘯驚魚龍潨潨三江來巨壑爲之容曾是吝珍怪翕受成淵冲蕭然萬里帆出沒明湖中雲濤連吳越千

祀白濛濛包山一何偉岭嵤而寵嵸禹書閟金函洞穴無由通平生慕歷覽未到憂心忡延首冥茫間永懷靈威蹤

登靈巖山

霸圖事俄頃遺迹那可尋池荒怨潛魚廊空叫哀禽天風吹我身獨立晉臺陰昌門既漠漠具區亦沈沈驚濤勢浮空城郭鬱蕭森近矚西子洞遠協朱公心雄麗兼二奇靈象夾胸襟安得同懷客長此鳴素琴

夜飲壺園訓鄭叔問

蘇臺草色朝朝新二月嗁鶯呼酒人纔看鄧尉梅花晚又

醉壺園楊柳春鄭侯倜儻靑雲士家世從龍好門第叔問先世入籍漢軍長卿名早重貲郞阮瑀身猶掌書記虎視鷹揚易實甫與張子馥及余偃蹇亦能狂眼前記取春宵宴它日相思莫便忘

分詠古人得嚴子陵

富春山上客星明秖釣鱸魚豈釣名爲報故人相助意暗將風節勵東京

赴無錫初發蘇州作

笑指楓橋路知余幾度過微風動楊柳初日散江波身世

惟孤楫心期在一簑南來眞不負看得好山多

九隴山

俯視江城似畫圖蒼茫天地一身孤九龍山上閒搔首落日愁心滿太湖

登黃埠墩環翠樓

落魄句吳未擬還江樓四望豁心顏陂陀北棲蘭陵鎭烟水東連滸墅關幾處航船歌白紵千家窗牖對靑山回頭第二泉邊路陸羽高風許重攀

游石湖治平寺

橋外湖波闊烟中塔影欹青山何窈窕碧水自漣漪香火開新刹風光入小詩翻憐范文穆不見我來時

天平山范文正公祠

往事天章閣遺徽高義園得君遜韓富興學識胡孫一代家風好千秋黨議繁緬懷憂樂志今日與誰論

題顏魯公集

平原風骨是家傳宣慰來時老愈堅報國久無生死念文章偏愛說神仙

夏夜自盤門歸奉懷强賡廷傅星槎二叟

朱光方埃鬱旦發盤門南徜徉清谿曲躑躅嘉樹林迴渚生涼颸疏峯澄莫陰娟娟水花淨噎噎山蟬吟孤月照城闕清烟汎江潯俛仰天宇闊秋氣交余心理爲情所牽樂與憂相尋至人恒抱朴悵然思所欽

䱐谿觀荷

吳苑繁華隨逝波餘豔散作葑門荷南風六月正炎熱水香深處笙簫多好事吳兒眞不俗千畦盡種藍田玉曉天載酒䱐谿來日暝垂楊看未足容裔水珮風裳閒鸂鶒心共閒一舉百觴那能飽老饕欲啖城西山月移醉影

墜江水疑是花魂呼欲起大魚吹浪天動搖河漢兀然落
杯裏勸君行樂心勿疑百年鼎鼎駒光馳城中達官苦束
縛爭及布衣貧賤時仰屋著書嗟何益吾儕迂闊合棄置
人生快意能幾回茗艼江頭未須惜

集壺園送仲實游廣州兼懷梁星海山長分韻得
寒字二首

吳郡聽歌倦攜琴海上彈愁心知爾絕古調入時難百粵
蠻風雜重洋蜃氣寒越王臺下路爲我一槃桓
昔識番禺彥秋風正挂冠身寧　明主棄膽尙貴臣寒報

國雲霄迴談經歲月寬遙知攜手日應共話長安

得仲實廬山書卻寄

滄海愁不渡翻然廬阜游昔賢同灑落勝景好冥搜鐵壁劃天立銀河穿峽流恨無謝公屐與子快夷猶

贈王益吾學使

高岡神鳳翔鴟叫亦云已期運無盛衰振興賴君子伊人體明德令姿光且美通籍金閨下揚聲紫微裏躧步朝雲陛談笑成均理五經推叔重萬事資伯始周才靡棄人大智不私己菁莪詠兩江濟濟東南士容納百川歸陶冶羣

倫喜君其永終譽榮名在千祀

感興二十首

振風薄林木曜靈倏西邁遙遙孤月升素暉墜軒外端居觀玄化感物多所喟傷彼夸毗子競進生殃害盜名荀氏譏失性莊生戒營營目睫間焉知宇宙大

晨風慕儔侶北林夕鳴悲彼鳥心尚爾君豈故人遺晉文棄荏席咎犯遂辭歸楚嫗哭耆簪尼父爲歔欷新舊互相踰大道所由虧願言諷君子試歌谷風詩

朝陽出東嶺煜爚妝臺間妝臺何寂寞春風泣紅顏良人

天一方遙隔彩雲端翠黛久不埽朱絃焉用彈滔滔歲月
流渺渺關河艱青鳥絕消息引領空長歎
吾愛包邱子居貧甘飯麻修道白屋下富貴烏足多李斯
具五刑黃犬空咨嗟師傳非不同軒輊將如何
死生有成理阿誰能免之人苟可長存月將盈不虧秦皇
與漢武求仙一何癡至今陵寢傍日斜草離離帝王志不
遂矧乃士賤卑
素琴有高調曾無諧俗功鵬摶九萬里豈與學鳩同毀訾
何足道男兒當自雄嗟嗟慕容盛乃敢非周公

夜中起彷徨沈思盈重襟長條豈不榮凝霜忽相侵美人
在何許獨立瀟湘潯欲以玉佩要山川阻且深悵望亦已
勞浮雲愁我心
有鳥自遠降顧眄意氣揚毛羽矯然異五色成文章世不
辨欽鵶評之爲鳳皇腥膻氣未聞赫奕企四方一朝貪性
發迺將雞鶩戕人已悔錯仞汝胡不翺翔
平明登虎邱舒眺王我神高岡何隆崛云是闔閭墳高臺
盛羅綺奄忽隨烟塵雄圖亦何有寂寞經千春生前極榮
觀沒與狐兎鄰茲理自古昔來者行復親及時以適意曷

爲長苦辛
佚女出南國左右燿明璫在賤已殊衆眄睞生芬芳珍色
世所希容好焉能忘七盤奏巽舞五絃發淸商賞音豈云
無誰復知中腸朱顏難久媚荏苒怨飛光含情步幽闥夜
短思苦長窈窕良可哀空自持禮防
種花惡木陰枝葉終不美結緣到小人凶終固其理莫恃
膠漆親怨尤從此始悼彼刎頸交咄咄餘與耳
廣厦蟊欲傾侏儒難爲力匪無梁棟材匠石不簪識空山
見豫章撫之長歎息女且植根堅無爲用舍惑

誰言神山遠樓閣起參差懷哉瑤池宴坐視盛年馳西母
樂方酣折勝徒爾爲憒憒千古事念之發狂癡
生理信多端萬事何擾擾榮耀難久居須臾共枯槁黔婁
猶爲富彭鏗亦云夭至人得天和委順無它巧翻嫌洗耳
士心爲天下攪
人生在天壤靜動各有宜道法自然耳斯言非我欺居處
如朝廷偶僻生客疑好恭內熱死其事尤堪悲寄聲涉世
者泰甚安可爲
忽忽秋節至寒蟬鳴我前驚飈激頹景羲和不少延時運

感人心躑躅西榮間衆草逞姿媚徒取世俗憐荃蕙恥自
芳芬馨誰爲傳化茅詎無術恐非君所然
言語禍之胎君子貴有養好罵學山膏匈襟苦不廣痛哭
陳時獘慷慨論姦黨自非直道存焉能作是想願告諸大
夫細觀括囊象不見田千秋曾貽班史謗
端坐忽不樂浩歌登高樓慨想古時人一一歸山邱志深
五鼎食徒自招殄尤采芝學黃綺世網復相摎多憂竟何
爲有酒姑敖游
馬融附權門揚雄美腥德沈約叛舊君王維受僞職四子

論文學古今不數覯惜哉未聞道遽爲勢利惑是以賢達士大節期先植所寶在仁義貧賤何足慼外物莫能移心豈爲形役人爵雖云尊敢與吾道敵丈夫不得時何妨老泉石

木末來悲風秋思滿窗楹幽人夜不寐起步孤月明河漢有淸影鴻雁多哀聲耿耿志士心對此無限情甘隨蘭蕙萎不爭蕭艾榮太息復太息仰看參辰傾

上海送黎蒓齋重使日本

異域扶桑地茲游亦壯哉郇仍徐福舊人再陸生來絳節

祥飈被滄溟宿霧開豈惟尋對重遠略待君恢

江陰呈王學使

東坡詩在手北海酒盈尊亭尚名存雪人應重寄園世情我初識古道君獨敦松柏耐寒意寧同流俗論

和韻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我愛舒谿詠清光落酒尊繁華弔吳苑詞翰接文園負努它年貴迴瀾薄俗敦吾詩堪折劵勿忘素心論

贈王君豫

竝世論文學湘潭豔二王清時猶落拓短褐且疏狂史補

陳承祚（君著有三國志補注）詩齊李夢陽（論詩最稱空同）千秋君自足不用感行藏

和韻　　湘潭　王啓原　君豫

濟代殷才俊隆時及盛王江山詩果助湖海意猶狂七發傾枚乘三都醉景陽長途暫搖落蚤晚石渠藏

舟發雲亭寄益吾學使即次其見贈韻

經術何人繼董劉看君砥柱在中流偶從申浦三朝聚不負胥臺萬里游韓愈聲名欽北斗杜陵身世託扁舟蒼茫別思斜陽裏獨向荒江聽櫂謳

原作　王先謙

飄零書劍暫依劉志節應推第一流鄉國遠承閩學派詩人例作蜀江游纔從吳郡窺新本肯向山陰繫小舟我已冥心百無語爲君傾倒發商謳

將去蘇州留別陳少希廉訪

楊柳不堪折江南梅已春蒼茫萬里別鄭重百年身閩學嗟將墜吳風苦未淳相期崇晚節美政慰鄉人

著雍困敦

上海舟中元日

忽驚客裏歲華更黃浦江頭一棹輕昨夜雪添樓艦色早春風送管絃聲漢廷奪席應無分吳市吹簫尚有情坐對孺人同稚子不須萬里感長征

江輪雜題六首

瞥眼君山好遙懷雪浪湖憐才王武子謂益吾學使馬癖果非誣

浮玉山前路三年四度經負它雄跨閣一醆試中泠

指點埋金地戰爭何太頻鍾山默無語送盡六朝春

不見陳蕃陳粒唐方在鄭州工次久蕪湖枉自過治河需賈讓三策

竟如何
瀛輪如電掣風景逝堪嗟何似江船好從容望九華
雨雪久紛紛遙天霧不分小姑頭已白何處覓匡君
泛郎官湖游漢上琴臺
新年積雨雪陽春氣不前朝來見初日萬象一以遷偶乘
游興高來泛月湖船山水發清光依依爲我妍中流欣偃
仰放情陵雲天曾臺屢興廢竹樹何翛然歸鳥喧平林孤
客猶留連素琴聊自適何用賞音傳
登岳陽樓

洞庭八百里落日此登臨窗納君山小濤連夢澤深神仙原恍惚天地自浮沈湖水難飛過高樓且朗吟

觀音閣阻風

卅里即沙市連日風打頭可憐炊欲斷倚艕羨輪舟

巫峽

雲橫七十二峯頭曾見襄王宋玉游曲岸橋邊通小市斜陽樹杪露危樓泉飛絕壁四時雨猿嘯空山三月秋自笑年來忘險易怒濤聲裏喜夷猶

青神望月

上弦復下弦大縣還小縣江天月影圓三度篷窗見

百花潭奉和黃祥雲年丈原韻

勝地追陪四隔年風光依舊爲周旋鳥聲向客好如許潭水映人淸可憐闕樹重重蕲水遠野烟隱隱草堂連誰教此老成閑放韵事流傳徧蜀川

游子大年丈以藏園詩稿見示敬題一章即送其之廣東布政使任

仲冬陽尙微嶺梅未堪折時誦藏園詩低回感將別夫子裕遠謨治績媲前哲簪組何鄙容高詠志彌潔移官五嶺

表兩川民望觖悠悠懷遠路依依眘晚節曰余斥鶍姿奮
飛傷薄劣待公美政成授筆頌光烈
屠維赤奮若
桂湖弔楊升菴
滇海羈魂回未回谿毛薦罷客心哀宅當北道衝繁地人
本西川博洽才議濮禮沿前代誤正楊書更後儒猜是非
自古原無定憑弔湖山一舉杯
九月十八日宿新繁龍藏寺寄懷顧子遠
處處見題句相思安可任杜詩更韓筆老帶與莊襟虛幌

鼅鼄罥空階悉蟀吟懷人正愁絕風雨夜來深

祥雲年丈招集寶雲菴賞菊遂宿潭上

寒螿嗁殘時已冬黃花尚作秋色濃千枝萬枝映紺宇香
氣撲滿琉璃鍾卻憶平生賞菊處下斜街頭蜀岡路就中
難忘盛家園淸游苦被花留住竭來未減狂生狂依然走
馬碧雞坊百花潭上一杯酒還酌金剛不壞王中央正色
誰堪比名高原不因栗里但教有力傲風霜何須一埽頳
與紫蘄州先生經世才投閒久惹旁人猜一朝陳臬惬民
望餘事更將花竹培坐令吾黨二三子相羊永夜心悠哉

花開花落年年在鏡中一任朱顏改願與風月同死生世事盡付浮雲輕

上章攝提格

忠山

南定曾傳孟獲降渡瀘何必即斯邦一樓局結東西漢二水流交內外江樊石灘聲喧遠岸牂柯山影落疏窗平蠻往蹟無心問且醉花間酒百缸

自瀘州返成都哭第四男爾鷺

生死無端總夙因吳門回首重傷神兒丁亥歲生於蘇州潘署辭家五

月歸來晚膝下牽衣少一人

書文雲渠觀察詩卷後時同客重慶

立身雅慕儒林傳搜句還驚海國圖六幕通商感蛟蜃十年游宦弔魚鳧劍經淬礪鋒逾歛松耐高寒性本孤獨覺佳篇當永夜陽春欲和愧巴歈

重光單閼

將赴都門留別成都游好二首

茫茫塵海逐浮漚身世渾同不繫舟巴蜀民稠滋隱患幽燕地迥感前游非才安用簪纓慕流寓寧忘盜賊憂珍重

益州賢太守 謂汪曉潭 好從未雨早綢繆

濯錦樓前柳重攀杜鵑啼殺落紅間半生歲月消離別萬里江湖悉往還難得白頭盡青眼長懷流水與高山臨歧莫下楊朱泣俛仰乾坤一解顏

贈作　長州 顧復初 子遠

燕趙高歌近不聞蜀天黯黯睇春雲丈夫自抱登車志聖代誰襄補袞勳寤寐依稀成獨歎生平寄託在斯文一尊且盡江樓酒千里應空冀北羣

又　邛州 伍肇齡 崧生

萬樹烟晴媚好春柳攀江岸且留賓吟成雪曲詞驚世
志抗雲霄氣邁倫贈策喜逢青眼士持觴聊共白頭人
壯心老去全銷未願效香山祝秉鈞

由重慶至武昌雜詩五首

慷慨三春酒飄颻萬里舟魂銷渝水別（時張藹卿分巡川東與徐琴舫山長林安坡觀察連朝飲餞）心壯薊門游往事春曾賃淸時筆漫投空餘
飛動意凝睇看吳鉤

灘聲與山色日繞短篷來渡近涪陵縣城臨灩澦堆騎鯨
悲逐客躍馬笑庸才良友扁舟共（楊叔嶠肖巖兄弟）襟期處處開

地以靈均重王嬙復有名一朝秀氣盡青嶂空崝嶸猨狖
時嗁樹波濤欲入城回頭人鮮甕長使客心驚
攬罷東山勝宵分駕鐵艭盛衰忽荆楚哀怨起蘭茳世變
安有極吾心寧可降民生凋敝久百感付滄江
武昌楊柳陌親見幾回春北郭江痕長南樓月色新朋儕
何磊落喜晤陳伯嚴屠敬山袁叔瑜鄧沅帆汪穰卿謝鍾英諸君明哲正經綸不惜征
程緩狂歌痛飲頻

蘇州慰張子馥孝廉喪妻

返魂香莫覓東吳哀逝憐君淚眼枯盧杖遠將劉寔竝廡

春長慨伯鸞孤鳳皇山北家何在烏鵲橋西酒罷沽五載重逢轉淒絕閒庭風雨夜模糊

香河舟中黃仲方以聯句見懷詩出示因次其韻簡仲實叔由兄弟

睽索心猶昔不嫌音問稀遙懷姜氏被同著老萊衣作客謀眞拙傳經願更違沅江會相見待取上京歸

原作

四月夔巫路江花送客稀湘天凝望久黃守琮爲爾一沾衣別已催年改易順豫才終與世違莫忘金谷語白首誓

同歸 易順鼎

次韻詶沈伯華二首

舉世同羈旅吾生莫問天周旋聊我我歌嘯自年年毛遂囊中穎張融岸上船未須論往事且醉玉梅邊

相望纔楚蜀薊北又聯吟白雪應難和青雲儻有心摩挲看寶劍寂寞對珠林悟得窮通理無爲感慨深

原作　歸安 沈偉 伯華

武昌一別後回首蚤春天此度仍爲客相逢又幾年重傾燕市酒莫語楚江船更有懷人意沅湘落照邊

入幕諸侯客征衣游子吟輕肥同學貴遲莫故人心鐘

梵傳淸夜雲山憶舊林王城眞可隱古寺閉門深

程子大過訪圓通觀龍贈佳篇走筆奉和

往歲論交程伯子名編湘社集初識惠連才一時賓從追金

谷廿載聲名豔玉臺客裏漫題鸚鵡賦閑中好醉藕花杯

還期岱嶽登臨共笑看扶桑躍日來

原作

寧鄉 程頌萬子大

南船北馬五千里始見江郞作賦才明月笙歌黃歇浦

秋風文字郭隗臺寒窗敗稿詩千首夜雨僧廬酒一杯

同上居庸關上望極天那有雁行來叔海與先伯兄農部友善余今年五月始識于滬濱每語先兄輒欷歔也故及之

贈高曦亭編修二首

益部乘軺日心肝奉聖明洛閩傳舊學巴蜀競新聲涉世何嫌拙爲官祇自清扶將元氣好斯道屬儒生

矯矯黃江夏祥人年丈新以年老休致遙聞已去官年華惜衰老世路感艱難今雨燕臺集浮雲蜀道看文章堪報國珍重鳳池翰

送費屺懷編修典試浙江

定交都門歲在酉吳下還驚別離久故人出處劇關心往事哀樂空回首七載重驅京雒車猶餘疏狂病未除舊學已荒不堪說喜君方讀麟臺書于（晦若依合肥于天津）楊（叔嶠依南皮于武昌）橐筆臥東閣毛（實君）喬（茂萲）郎署仍蕭索蘭陵繆生（筱山主講鍾仙書院）講舍新梁鍠（星海）旅食將安託吾於費子心迹同精魂萬里常相通人生得意無彼此握手一笑來春風朱軒遙指臨安府細雨郊坰聊出祖還鄉不羨馬相如選士應同謝深甫（謝爲浙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見宋史本傳）明聖湖邊迹已陳舊游長夢武林春縣知攬勝六橋日合憶閒雲野鶴身

國學韓文公祠

韓公當年詠石鼓振筆還思李與杜岐陽寶刻移京師此義原自公詩取而況曾爲博士官祀之太學固其所後世士風日衰茶行如妾婦志商賈肺腸已與前賢殊奚怪文章不如古天生昌黎豈無意特爲中流作砥柱互見瑕瑜玉乃眞能通今古儒非腐議兵議鹽讜論聞原道原毀高詞吐風義尤推百世師友名我成孤我撫上書不諱干宰執謝表寧嫌戀君父豈似小儒內不足苦心掩著工彌補公名此日重山斗生前亦未免譏侮志士仁人心莫灰有

時賢愚當自剖頓首再拜臨風前狂言忽發公其許

七月九日曦亭招游唐家園觀荷即次見寄原韻

屈子悲回風莊生喻秋水感物共牢愁達人安用此堨來瘁輪蹏商歌傍燕市空有江海心局促自令鄙良知忽我招凌晨吟鞍倚園林信昭曠未到心先喜芙蕖滿長陂靚妝豔且美回首解谿游淸景略相似曉風搖裳佩娉婷水中沚含情託微波盈盈不踰咫茲境儻可常萬事棄如屣諸公白雲器（同座多供職兩書房）臺萊賡樂旨走也亦何爲方鑽兎策紙逸興將毋同言笑幽香裏入城日已西倘訝馳驅駛

六街一何詣撲面黃塵起

十五日復集十剎海酒樓

勝地招攜早定期好將北淀比南皮鳥聲著意催歌板柳色撩人上酒卮檻外荷花香遠近雲中樓閣影參差帝京欲賦慙才薄徙倚斜陽有所思

顧亭林祠

何處訪通儒荒祠傍九衢身閒昭代學腸斷孝陵圖銜木心空壯集中有詠精衛詩騎墻語本誣見江子屏漢學師承記紛紛矜博雅遠大似公無

得王益吾祭酒長沙書

幽燕氣候寒百草秋早枯西風動地起我思何鬱紆所思在湘水五載音形疏忽枉長沙札期許寧區區安得淩風翮翩與鴻雁俱不惜相見稀但恐流年徂坐教日月逝一世良須臾憂來不可揮中夜起跱躕

偕繆小山航海南還連日無風喜而作此

共泛滄溟去狂談意氣眞混茫看八極浩蕩礙雙輪風偃魚龍靜天空鷗鳥親海神知有意慰藉倦游人

西湖即事

歷歷前游在重尋興倍豪岳于雙冢古南北兩峯高猨洞披紅葉龍泓品素濤平生幾量屐登陟未云勞

彭剛直公祠

剛直應無媿酬知在甲兵貴能申素志富不損淸名鐘鼎銘勳業梅花寫性情鯫生曾賃廡回首歲華更

登觀海亭

寂寂鍊丹臺神仙安在哉林間城郭見檻外海潮來白傳自茲去金蓮誰爲開孤游吾已慣落景尙低徊

夜游湖中

浙瀝雨初收明河挂郡樓可憐湖上月不作宋時秋入世身將老看山興尚幽良宵誰與共獨自盪輕舟

游南屏山過浮慈寺

秋氣已凛冽客懷尚煩燠南屏一襃回灑然塵慮沐秀色挹湖嶼暗香發草木窈窕雲寺深盤紆山徑曲游人眩金翠佳境徒馳逐心賞亦已交妙靈紛在矚吾道存邱壑胡爲自縛束適己非外求覽物愜所欲停策憩松陰衆籟媚幽獨

平望舟中

飄泊江湖笑我頑望中風景最情關萬家煙火多臨水三日帆檣始見山元吳景奎詩云舟過臨平後青山一點無秋氣蕭森紅樹老波光澹沱白鷗閒人間清絕松陵路不惜扁舟數往還

蘇州雜詩五首

莫雨瀟瀟又斷魂闔閭往事不須論霸圖銷盡繁華在午夜笙歌破楚門

虎邱山上多情月曾見團欒二十回風土清嘉拋未得一年兩度櫂舟來

靈巖鞍馬太湖船回首游蹤一黯然鄧尉山前花似雪姑

蘇臺外雨如烟

夜月蘧園舊稱網師園年丈李眉生廉訪易今名酒重斟鄭叔問張子馥沈旭初費屺懷共追尋愛它淸絕谿堂水少眉觀察每讌余輩於東震谿堂應識論交一片心

强庚庭廣文兪蔭甫太史漢宋各門庭喜我南來眼竝靑明發相思隔煙樹載將離恨上空舲

武昌聞陳弼宸編修凶耗

秣陵書甫答少希廉訪前數月卒隙駟又悲君黯黯薊門雨荒荒閩嶠雲生寧戀微祿死孰定遺文此夜孤舟客濤聲不忍聞

雪中度黃泥碥

蹇墟滿蜀道況値風雪寒瑤林四環列石磴中巑岏既驚
阪九折還訝關七盤斷齶巒相望瑰奇難具宣遂升高峯
頂邈若羣玉山游子眷情異僕夫怨路艱勞逸雖殊念俱
爲哀樂牽人生等夢幻塵海空波瀾且罝垂堂戒吟眺槎
牙間聊此可乘興何必剡溪船

玄默執徐

春日偶成

北轍歸何晚驚心歲又新在家仍似客入幕重依人新有璧仰

遷方伯之聘不改金臺月偏憐錦水春傳經欣得士傳生汝礪持蔡千禾書來受業問答正紛綸

寄懷瞿子玖學使敘州

蓬窗翦燭漏遲遲苦憶江干話別時赤日炎歊方擁傳青山岑寂待題詩鑑衡敢道臣心盡摩厲終期士習移今夜鬱孤臺上月更教流影照相思

游梓州琴泉寺

梵宇千年在猶傳慧義名空尋石幢字訪千佛洞武成石幢不得獨聽玉琴聲勝地供登覽狂歌託聖明荒亭懷杜老不盡古今

情

題東山寺壁

懷抱連朝得好開東山幽處任徘徊重城煙火當窗見一水鄰涪繞寺來身似杜陵長作客座無蘇軾漫流杯寺有蘇子瞻流杯池臨風忽憶南皮約張孝達尚書視學蜀中時嘗阻雨宿此集句誌事所書楹聯猶在壁間余於去冬過武昌南皮曾有纂書之約也悵望雲天首重回

慎所立齋詩集卷第三

愼所立齋詩集卷第四

長汀江瀚叔海

古今詩共九十首

昭陽大荒落

應黎蒓齋觀察主講東川書院之聘留別親故三首

大造無停運人生安得休成都别已屢今茲復東游東游詎云惡離心眷良儔寒蟲蟄方啟好鳥鳴相求條風江介來千里思悠悠帳餞感嘉筵徒滋它日憂聚散匪獨今所

媿在前修黯然顧長路躑躅岷江頭
昔蒙嚴親祚少得離耒耜中更憂患多依人易黃始頻年
兩合肥（謂藹卿觀察及仰蘧方伯）誼洽東南美幕中雖暇豫素食能無
恥遵義忽我招行行赴渝水懷哉諸老翁悽矣同學子
爲學信多術經訓宜先端時賢競新異吾敢助其瀾我友
善化公（子玖學使）樂育寧空言浙才旣鳳翔蜀士亦鵬摶忝共
師儒責景行若爲攀但願朂終始別離非所歎

眉州舟中寄懷龔伯新庶常仲勉孝廉

櫂歌聲裏雨冥冥拂面江風酒乍醒龍爪灘前春水碧蠹

頭津上晚山青交聯儀廙愁分袂路指巴渝媿授經最是
夜來淸夢好依然談笑百梅亭

登宜賓石鳳山

絕壁倚靑天重來思悄然峯巒雲外矗樓閣浪中懸遠水
通烏撒雄關控馬邊幾經人事改石鳳自年年

方雨初檢討舟過重慶以詩見贈作此酬之

錦水分襟纔幾日又從客裏送君歸扁舟風雨催春去萬
里雲霄任鳥飛桃葉柳枝空仿佛（君新納妾）巴歌渝舞重歔欷
寄聲京雒諸親友劉向傳經願不違

六月十七日集漲秋山館次雷仲宣太守韻二首

儘將歲月消黃卷浪說聲名溢縹囊閱世已驚身漸老開尊偏覺興猶長江山閒寂容高嘯竹樹蕭森作晚涼如此高樓如此客旁人漫比少年場

憑臨眼界豁然開雉堞迴環兩水來文字論交無客氣山川生色要人才維摩疾病天花散（景旭林編修以病未至）子美詩篇僞體裁異日渝州傳盛事不誇河朔本初杯

次韻仲宣之雅州任留別二首

鐵桅峰上陣雲張旗鼓詞壇敵雁行良會早知離別易暇

時偏爲唱酬忙消夏吟社君詩獨多銅河浪靜初消瘴瓦屋秋澂正霣霜聞道蒙山產佳茗一甌大好助詩腸

驪唱匆匆悵別筵寒螿聲裏月初弦相逢我惜無多日此去民欣有二天美政流傳廉范袴新詩狼籍薛濤箋縣知退食從容甚定有懷人錦繡篇

長至後一日作消寒會趙悔予因病未至有詩見遺依韻奉答竝呈同座諸君

傳經忝專席敢云繼瑕邱荏苒歲將莫絃誦聊可休喜此良知集媿乏佳篇酬虛名等嚇鼠妙技驚承蜩君本澹蕩

人胡亦攖煩憂臥對爐烟裊緬想羽觴浮詞壇方中興旗鼓夜未收與其競榮利毋寧作詩囚人生行樂耳玆語非謬悠搜句淩鮑謝鬬酒閧魯鄒願言同所好相與酣高樓

次金鶴疇韻

豪氣依然在重來續墜歡巴渝饒韻事詩酒稱閒官水落江聲靜天淸日色寒梅花方破蕚吟興未應闌

喜晤止久學使

隔歲兩看公按部去冬余至瀘川公適按臨文星高照蜀西東涪江旌旆猶前日巴郡輶軒又朔風選士要令經術重勤官貞與

古人同嗟余別後成何事絳帳還應媿馬融

關逢敦牂

感事三首

瀛海開新局天心混夏夷危機萌已早故轍改何遲聞說
東倭寇橫挑上國師三韓根本重望遠意先馳

蛟蜃和難恃貔貅氣孰揚不成援屬國翻自棄邊疆鷹飽
千夫血烏嘑萬里霜人謀原未善漫擬問穹蒼

處處徵兵饟紛紛擁節旄異同朝議競宵旰聖躬勞滅虜
心空壯憂時首自搔鬱怱佳氣在北極五雲高

口號

弟妹友朋同怛化（舍六弟舍八妹先後夭逝復聞强賡廷蔡千禾之訃）國家天下總窮愁蒼茫身世千行淚蕭瑟江山萬里秋

旃蒙協洽

游張氏寓園

年來無計卜幽栖愛向郊原聽鳥嗁三月光陰春欲去一家婘屬酒同攜巴渝自昔饒歌舞遼海何時靖鼓鼙北望戈鋋孤憤切開尊不惜醉如泥

次王晉卿見贈韻即送其赴南洋幕府

送君秣陵去觸我思無端江上水初發樓頭花欲殘詩才空倜儻時事正艱難何日重攜手聯吟對暮瀾

原作　新城　王樹枏晉卿

昔年曾語子教術亦多端俗士每高論遺經誰抱殘學驚天下易心識古人難君獨守師說能迴既倒瀾

聞陳右銘年丈開府湖南喜而有作

時事方多難經綸屬老成九重新賜鉞三戶舊揚旌儒豈無眞效公原有盛名好持根本計不僅在疆兵

寄易五

四年前走鄂州路大風欲斷漢陽渡愁裏逢君笑口開官衙雨雪對牀住峨頂佛光尚力爭支硎豔影徒心慕墜歡纔續又離羣黃鵠磯邊別重賦旋聞泣血似何琦還羨上書同賈傅漢家制度詎容更慨慷幸免臣張怒鯨魚跋浪滄溟中遼東逢燧連山東礮聲喑啞鼓聲死蕭娘呂姥誰爲雄一朝割地何悤悤從軍博得詩篇工海宇承平且歸去武陵長有桃花紅

冶園賞菊次梅黍雨孝廉韻二首

天意容疏放頻來就菊花會當充小隱安用慨中華世態

蛾眉畫年光馬齒加龍鍾三十九用蘇句詩酒興偏賒
招攜二三子相與醉花陰空抱孤生感難爲遲莫心風霜
昭勁節天地入高吟痛飲眞吾事寧辭玉漏深

除夜簡張藹卿觀察二首

日月忙底事爲人催鬢絲世情老初覺天意變難知可惜
澄淸志虛捐少壯時懷賢兼感物愁對歲華馳
故人張子壽巡節喜重來好慰閭閻望行看幙府開談經
嗟末學匡世杖通才此夜身閒否遙相勸酒杯

柔兆涒灘

消夏第一集酬王子固孝廉

五月夏初至慨然思林邱豈無附炎熱應知非吾儔事味感不淺意愜情彌遒苔洞赫曦迴竹徑涼雲浮憩石臨曲沼瞰江登高樓眷伊萬頃波欲濟無輕舟且悤河朔飲漫懷杞國憂願與同心友年年歡此游

消夏第二集飲於漲秋山館

四年前此開詩社太守風流都講狂勝事於今猶不墜良交從古最難忘二江常繞樓千尺三伏唯消酒百觴它日竹林談姓字早拚身世異山王

得易實甫觀察書用前韻卻寄

脫身臺嶠庸非福灑涕天衢未是狂實甫三次渡臺灣助戰兩度伏闕陳言白下新詩何日到新有秣陵之行赤嵌舊恨幾時忘英雄無主休磨劍山水多情且舉觴采石磯邊應弔古書生曾破海陵王

消夏第三集次梅也愚徵君韻二首

屢踐消夏約媿無詩句妍操觚眞率爾對酒輒欣然肯使駒光負空令鳥語憐達生良可託焉用羨飛仙

人壽有時盡百年胡自勞變遷驚世事跌宕喜朋曹招隱

心徒切聆歌調益高祇應祖槌鈍銳器避梅陶

消夏第四集青龍閣遇大風雨即事作歌

誰築高閣臨呀庨市廛雖近聲不吺魏武子孫雅好事呼朋置酒城之坳導江神禹跡已古憑欄正對山崢嵺會稽當塗亦何有後儒聚訟徒紛淆我來避暑寧管此披襟頗苦風颬颮未試仙人服椒法坐令白汗還流骹炎官火繖忽收斂電光倏爚陰雲交狂颷急雨一時作隔江不見長林梢城郭動搖水波立魚龍欲上將人抓卻疑倉皇大敵至奔騰萬馬鳴金鐃主客閉戶事防禦猛氣頓失熊羆咆

差勝淮軍好身手委棄不顧倭人嘲須臾柯靜簷溜止日邊霞色縣紅旓移席風前意逾快十觴一舉無餘肴人生哀樂類如是百年爲底常愀愀要知貧賤正可樂富貴未免叢訾謷嗟我疏狂喜作達哦詩恥同島與郊竊聞醉鄉無理亂投老徑欲詩書拋

消夏第五集泠雲帆孝廉首唱四律未能奉和越十日偕也愚宿老君山乃借其韻以紀斯游

城居何可樂坐使熱氛侵每對青山影長懷綠樹陰景曾探自昔暑始避從今不有子眞約入林安得深

振衣來絕頂楚蜀望中收萬里通官驛雙江滙郡樓炎天正埃鬱勝地足清幽頓覺詩情遠臨風獨自謳

雲天託微抱林壑愜幽衷時有清風至渾忘赤日烘嶽應游向長仙不羡茅濛此意良知共相看一笑中

萬壑松濤響都供清夜娛芳醪欣得醉明月恨難呼往蹟懷塗洞前游感石湖曩客吳中嘗避暑於石湖之上方山吾詩聊紀事筆硯媿將蕪

亦園壽 也愚

南船北馬壯游曾老去還看興倍增可但養生莊叟得共

知排難魯連能蕭閒身世眞奇福灑落胸襟即壽徵三日
亦園同小住觴君媿乏酒如澠

四十生日

四十流光水赴渠醉翁迂叟渺愁余（歐陽永叔號醉翁司馬君實號迂叟皆年四十）敢云不藉科名重未免終慙教術疏貴賤百年同擾攘
是非千古只紛拏先生飽食渾無事仰視浮雲過太虛

長至日賴耘芝觀察招同陳敬如鎮軍登城北高
樓明朝大雪復集衙齋夜飲對月醉歌

擾擾浮生那堪說長至俄驚又佳節壯心已類葭灰冷流

光不翅風花曾空齋寂寞思萬端感事懷人正愁絕耘芝
觀察忽我招聯步共登樓突兀座中陳四人中英地球曾
經三度閱滄瀛胡婦喜雙攜赤嵌倭奴愁獨遏新自牂柯
江上來空向鑾天訪丹穴世事由來不可知黔游端爲蜀
游設使君憑臨有深意不是娛情山水窟萬戶憂歡在眼
前未雨綢繆長惻怛歸來我自掩關臥夢騎白鳳上瑤闕
侵晨開門忽大叫銀光璀璨雙眸豁方思浮白詶淸景好
事使君簡重折酒戶應輸孟公高豪氣未甘爲人奪滕家
六孃時已歸素娥娉婷出天末漫搜詩句賞殘霙且澆杯

酒勸明月當前快意休躊躇莫管人間有兀䑳江上梅花
聞早開來朝同送歸舟發

强圉作噩

元日有感

五載臬比髩欲皤神仙富貴兩蹉跎黎公蒓齋解組張公藹卿
逝回首良交感喟多

來鳳驛

少小頻過此驛門距璧山縣城五十里朅來一至一銷魂白頭父老
爭相訊共喜郎君已抱孫

二河橋二首

翠柏森森已作行五年不到墓門荒迄今潛德無人發躑

躅風前欲斷腸

捐軀地下竟從親荏苒光陰十五春我在世間成底事祗

應慙對冢中人

傷顧子遠

詩名卅載動諸侯死去魂猶戀益州此日寓公耆舊盡因

君不忍上江樓

寶雲菴

游人寂寂草離離檻折隄崩棟欲欹苦憶當年觴詠盛百花潭畔立多時

調包弼臣學正

老去猶堪張酒軍何來韲語太紛紜徵歌亦是尋常事應悔頭銜署廣文

過尊經書院感舊

昔年書忤王壬父學子相仇老輩驚甲申夏致書王壬秋山長大觸其忌暗使門徒尋仇時督部爲年丈丁文誠公聞余此事亦深以爲狂也世事那曾分黑白翻因腐語得狂名

冀國夫人祠

冀國崇祠傍錦官曲園楹語喜新刊年來自笑空疏甚四字還教下筆難壬辰歲余自成都寄書蘇州索俞陰甫編修撰冀國夫人祠楹聯今始刊成或屬余題榜擬用佳俠知兵四字終未愜心

贈陸繹之孝廉

直將禮樂爲身任見子能無痛傳生門人傳象予解元汝礪與君至契今春沒於瀘州道喪途窮君莫悔終期洙泗作干城

四狀元坊

昔謁升菴遺像好澄心閣下薦蘋蘩科名畢竟因人重南

宋誰知四狀元

新場

西風著意催歸客雨後山光翠如積江浦秋容畫不成蓼花紅間蘆花白

資州問李鼎祚讀書臺無知之者

蜀中易學趙賓開任范諸儒稜踵來集解一編千古重斜陽無處訪書臺

經浮圖關蠶神祠作

豳風稼穡基王業農學中華近亦荒怪底蠶神祠畔路只

栽罌粟不栽桑

聞瞿子玖侍郎提學江蘇

惟公知我勝劉惔三載睽離思不堪欲把愁心寄流水直穿三峽到江南

十一月二十四日舟發重慶諸門人追餞於大佛寺陶然永夕遂賦二章

中年本多感而況悵分襟莫問窮通理難爲出處心雲山吳郡遠烟水洞庭深明發解維去墜歡安可尋

依依二三子置酒大江濱講輟情偏厚同學諸子前已設樂公餞歡飲三日

既復更番祖帳形忘意倍眞梅花探幾度前年嘗約梅也愚祝彥和兩家父子探梅於此去冬又與日本加藤義三高橋橘太郎偕來每游鵬鶚二兒皆隨侍竹葉飲千巡珍重臨歧語時艱各愛身

詶趙樾邨太守何棠孫縣令

落日涪陵縣孤舟別思盈詩才何水部儒術趙邠卿金石慙高唱波濤壯遠行會須辭講席時江建霞學使延余主講湘水校經堂游衍快生平

贈作　雲南　趙藩　樾邨

扁舟送君子下峽聽猿吟長至梅花釀莫寒楓樹林學

淹閩不派辭怨楚何心後夜潭州月相思寄玉琴

又　　　　道州　何維棣　棠孫

尊酒江樓夕雲帆攬客思巫山峯十二何日是歸期塵海疲游跰功名各後時春風啓精舍相望碧湖湄

空舲峽對月作

飄零天地一吟身三峽危灘過已頻雲外好峯曾識我江間明月倍宜人東川合照金閨夢北闕方憂碧海塵卻幸濁醪行處有開尊聊遣客愁新

岳州小喬墓

一塚巴陵擅豔名流傳眞僞不分明游人漫訶黎邱鬼夫
壻曾揚赤壁兵檻外竹搖環佩影檐前鳥作管絃聲芳靈
合逐湘娥去只尺君山翠色橫

渡湘水

載得離心滿客船湘江風景正蕭然美人香草無窮思都
在孤雲落日邊

長沙喜晤王葵園祭酒

雪浪湖西盛事傳重逢又在碧湖邊大名已卜千秋後高
誼難忘十載前槐國有人貪富貴桃源何處覓神仙欷歔

感慨將安用且復從公醉錦筵

和韻　　　　　　　　　　王先謙

夫子風流蜀士傳言如揚子腹如邊峽中夢破嘑猨後雲外心飛去鶴前杜叟竭來仍作客林宗行處祇疑仙從公且作無何飲莫認新歡是別筵

四賢詠

文正聖哲徒名世生非假德盛人自歸功高意彌下從容迴天地誰知出儒者晚歲雖被嗤終稱過能寡曾文正公

文忠晚聞道進德誰能如朝草平賊檄暮作招賢書一木

支大厦衆水赴歸墟武昌祠廟在瞻拜長欷歔胡文忠公

文襄氣蓋世至老不少減籌筆比諸葛行邊薄小范性褊或貽譏才大終不忝遺思徧七閩空造馬江艦左文襄公

剛直信雄偉辭官事軍旅南嶽實降靈西湖聊作主軼事世爭傳英姿我曾覩凄迷六橋烟蕭瑟三潭雨彭剛直公

著雍閹茂

謁賈太傅祠

昔覩屈賈傳緬懷湘水隅竭來游長沙訪古心煩紆千秋留故宅荒祠鄰左徒漢室信多賢疇不媿眞儒痛哭陳治

安寧復爲身圖惜哉年壽促服烏遽相呼才空絳灌忌學
漫中商誣斯人不可作撫樹獨踟躕

人日同易子笏方伯王壬秋山長鄭贊侯明府徐
叔鴻陳粒唐二觀察寄禪笠雲常靜三上人集開
福寺

開春屢晴霽天意如人妍選日作佳游盍戠紺宇前聯翩
儒釋集列坐罥塵捐淸論雜莊諧騁望情愈宣冉冉浮雲
徂悠悠雄圖遷馬公一何侈園址無遺阡仰矚春城迴卻
瞻碧湖連臨流羨潛泳總轡期騰騫仕隱雖不同要各安

所便逝將逸躅親肆志終百年

登嶽麓最高頂

靈峯亘古今崚嶒鎮南服勢隨衡嶽高氣與神霄肅稅鞅借良知喬茂菱比部周孝懷副貢同游攬袂恣遠矚九疑邈已夐三湘曲且複落日萬古愁蒼茫萃心目世變方莫測年往那可復安得謝塵緇空山一庵築

萬壽寺

乘欉懷神禹尋碑弔李邕空來萬壽寺不見六朝松

別家大兄

新年鐙事了游子又將行新舊爭端已兆決意不就講席古戍莫雲合大江春水生官師維縶意謂徐顏甫學使黃公度廉訪暨益吾王秋雨山長兄弟別離情明宿洞庭浦不堪聞雁聲

望小孤山

神人藐姑射膚若冰雪淸獨立自千載風濤渾不驚江涵光淖約石作氣崢嶸坐使經過客相思空復情

上海遇門人吳筱湄鄧晴皋高石芝楊宜政四孝廉入都應禮部試作此送之

在昔嘉招忝五載下講帷旁搜逮顏亞所尙惟孔姬朝辨

岑鼎賡夕剖周璞疑既抗希古志遑避遠俗嗤郊坰閒敖
游共作山水嬉句聯春花日酒載秋風時偶動遠游興遂
與諸生辭慚無飛衛技紀昌還涕洟理棹瞿唐峽揚帆湘
水湄何意滬江上薢茩慰所思盛年寧再得浮榮安可期
誰謂豪右貴咄嗟復陵夷誰謂貧士輕沒世聲不虧喙衆
尙勤學蹇佗曾犒師樹立亦何常盜賈猶有爲處則葆貞
素出則隆羽儀願副平生言未用傷分離晚颸黃浦急春
色滄溟遲京華盛人文九衢車馬馳勉矣遵脩涂無令泣
路歧

蘇州投友人

寂寞平生幾故人蘇臺訪舊正吟春江城鼓角寒雲重院落梅花晚照新燕領飛騰慙定遠蛾眉謠諑感靈均相逢此日唯宜醉莫負尊前自在身

和韻　　武進　費念慈　屺懷

重逢已是倦游人寂寞滄江歲幾春蛇蟄光陰偏易得牛車身世劇飜新四維候氣愁郎顗五際論詩攷宋均布襪靑鞵將老矣煙波如畫著閒身

又　　日本　松本亦一　精軒

雅量能容海外人胸中應有一團春交由傾蓋終成故情爲披襟愈覺新三峽風雲歸鏤琢兩川子弟入陶均亞洲今日須豪傑珍重文章經濟身

贈俞蔭甫山長

別來八度易星霜吳下重逢感喟長鬼運驚心王裕術人師延頸鄭公鄉歐羅空變風雲色洙泗終懸日月光天爲吾徒留此老依然絃誦滿膠庠

和韻　德清　俞樾 蔭甫

衰翁八十鬢如霜 余今年七十八計閏則八十矣 慚愧先生屬望長河

海鬼難逃世運無何有或是吾鄉紛紜時局同流水荏
苒年華付電光造物不須留此老積齡未足養虞庠
海上逢文道希學士
十載離羣白髮新喜君肝膽尙輪囷承明舊事何堪說飄
泊江湖作逐臣
偕易實甫薛次申二觀察游龍華寺二首
朝來聯騎向郊原春色撩人欲斷魂萬樹桃花紅似錦龍
華寺勝武陵原
如來也自愛繁華十里香塵走鈿車一樣袈它人看殺兩

行紅粉萬桃花

雨霽出閶門

積雨金閶翠欲流喜逢霽景豁吟眸風和碧柳初開眼雲斂青山盡出頭終古有烏啼曉寺至今無虎踞荒邱晚歸破楚門邊路白紵歌聲滿畫樓

靈巖山歌贈梅黍雨

靈巖勝景吳兒誇千秋遺迹留夫差梅郎年少雅好事相與訪古浮輕艖往者荆蠻本陋俗文化泰伯方萌芽端委仁風渺難繼可憐後嗣爭淫奢築臺當日竭民力老臣早

歎游鹿響屧廊無聲琴韻歇惟有枯樹嘯寒鴉昭代行宮
且蕪沒何況舊基尋館娃山僧亦解談故事撞鐘擊鼓銷
繁華登高一望具區出消夏灣尚多荷花湖山如此信奇
絕乘興便欲扁舟拏阿差曾雪檇李恥夫椒一戰深堪嘉
國亡猶覺勝周赧甬東不就甘自剄從古披猖數桀紂肉
林酒池何陋邪爭似梧宮寵西子留將吟料供詩家鮿生
夙慕禽與向幸免手版趨官衙虛名瞰得復何益百年身
世翻牛車天留佳境付吾輩肯令孤負空嘆嗟喜君意氣
邁餘子有如天馬出渥洼古寺流連不知返晚風林壑鳴

簫笳吳中山水我能說故鄉安用思三巴惠麓虞山不讓此一日可到程非遐安排美酒勸君住明朝櫓更搖琵琶

揚州女兒行

揚州江水如潑油揚州女兒擅風流不分名花稱國色直教好鳥妒歌喉光陰肯放等閒度階前廣種合歡樹樂事惟應鳳尾知浮生甘被蛾眉誤盼盼蘇蘇那足論貴游車馬日盈門頻邀明月窺妝鏡常覺春風在酒尊綢繆秘戲朝昏忘不識人間有風浪銀燭光搖翡翠翹金爐香拂芙蓉帳自古歡場易作災繁華零落劇堪哀寄語樊川狂杜

牧靑樓夢覺早歸來

次許豫生觀察韻

漫論樂後與憂先老去甘將萬事捐道學遠慚楊祭酒才名早薄柳屯田僕知檢點登山屐官爲經營挂杖錢謂孫仲芳方伯敢向風塵悲不遇琴尊跌宕自年年

秋夜書懷

井梧葉落闔閭城秋思茫茫一夕生萬國風雲多變態百年人物少公評東山正擬追安石北海何須薦禰衡聞陳右銘中丞瞿止久學使舉余應經濟特科爲愛虎邱留滯久老妻應悉未歸情

次韻沈愛蒼觀察見贈

伊余魚鳥姿性本耽湖山平生得意處尤在吳越間今年辭講席扁舟去復還但願酒長綠不知髩已斑仲春游滬濱初識君容顏縞紵未及投絲竹苦相姦吳門再攜手佳篇旌我頑學憂尼山絕時憫神州艱扶廈需棟梁何用捘榛菅邇覺世逾隘醉鄉差寬閒駑馬畏鞭筴心豈期朱閑祇恐無事福還爲造物慳置此勿復道姸唱方妖嫺離筵且歡飲莫同茂弘孱

原作

侯官　沈瑜慶　愛蒼

故人自蜀歸陳敬如鎭軍爲狀元魯山海上逢江子江建霞同年傾倒杯酒間占籍況同州相望無往還書生擁專席幕府窺一斑蜀中變學派王廖貢抗顏流傳有謬種騰沸驚神姦云誰扶絕學正論砭愚頑邂逅偶執手陸沈憫時艱百年潛研堂建霞爲余言先生攻嘉定錢氏之學麻絲遺蒯菅優詔求巖穴論薦非等閒突兀看變化麒麟游天閑臨歧語珍重再宴或不慳主人富文采許豫生觀察爲余置酒錄事亦都嫻鄉人萃吳門酒腸吾方孱

江陰二首

繫纜孤城下秋江不盡思高風帆力健細雨角聲雌花落
春申廟落生李子碑馮臨爭讓迹懷古一淒其
城郭秋風裏重來歲月駸雲霄塹薦疏（止盦學使疏薦特科有陳伯嚴湯蟄仙夏伯定丁叔衡孫仲容鄒沅帆諸君而余亦濫廁其間）山水愜吟襟敢作孫弘想空
將卓茂尋（李紫璈明府先日赴蘇州中途相左）船窗還一笑緣與楚人深（曩訪葵園學使方客易笏山方伯所今訪止盦學使又客仲芳方伯所四公皆湖南人也）

惠山

自昔違惠麓一紀及茲年名山如故人別久心悁悁獨攜
蘭陵酒重買蓉湖船入寺覓幽石登樓品靈泉側徑披木

葉高峯挹雲烟隱隱吳會出茫茫震澤連極目開塵襟傷然百慮捐會屛昏嫁事永結山水緣

東林書院

性天匪所知節操不可誣顧高信英特世衰空欲扶生既困閹豎沒還譏瞀儒明綱自不振何與東林徒阿世巧立言爲害寧區區一自斯議倡坐令士氣孤我來訪故基臨風長嘆吁

上海喜見曾重伯編修又言別

綺歲才名重湘鄉世業存羽毛寧自惜肝膽向誰論直北

風方勁江南酒尚溫八年一攜手臨別倍銷魂

贈梁星海

回首金臺十四春舊遊重話滬江濱誰知明月高樓夜猶有聞歌下淚人

泊南津關

寒雨暗江關孤舟客正還紅迷雲外樹青失峽中山信道忘川險觀人識世艱勞生眞草草應媿白鷗閒

成都節署除夕

飢驅南北竟何成錦水重來歲又更幼宰今方依葛相〔時客〕

樂峯制軍奎俊幕少陵久已識花卿紛紛絲管聞應好一一軍書

埽未清卻憶渝州兒女樂媪屬尚在重慶團欒鐙火語天明

慎所立齋詩集卷第四

愼所立齋詩集卷第五

長汀江瀚叔海

古今詩共七十四首

屠維大淵獻

聞王爵棠方伯大足捷音

指揮遂下張嬰壘新喜東川吉語聞袭帶爭傳羊叔子甲兵共羨范希文行看鳳闕敓殊賞從此蠶叢靖亂氛膏澤會霑黎庶徧豈唯塗嶺欲銘勳

立秋日夏朗谿軍門王爵棠方伯蔣筠軒劉幼丹

潘晟初三觀察邀同吳子修學使暨伍崧生羅揚庭兩山長游昭覺寺次小羅浮山館原韻二首兼示子修

散漫無心去折腰偶隨車馬過禪寮似聞佛雨飛松徑乍見秋風動柳條跌宕主賓袁紹酒支離身世惠施瓢羣公擔荷兼文武合讓狂夫獨避囂

傳家詩卷東牛腰佳什長教鎮寺寮三世聲名同赫奕子修之大王父秋漁太守小羅浮山館集中有自歡喜庵至昭覺寺之作其王父仲雲制軍藩署時嘗次其韻今子修又繼之誠佳話也兩川景物未蕭條述來祖德思臨組酌罷天漿豔

舉瓢自此香臺增勝事流連不僅滌煩囂

爵棠中丞招陪府主樂峯制軍游杜公祠即席作

光燄文章照古今浣花遺址尚堪尋魚聞擲餌參差出鳥坐平柯自在吟結契謫仙眞敵手受恩嚴武豈知心何如此日陪嘉宴主客形忘酒任斟

送爵棠中丞之任安徽

當年文正平羣寇獨秀山前久駐師卻喜湘鄉衣鉢在更敎皖水旆旌移（由晉移皖）九天雨露承恩眷三峽烟雲繫夢思徑欲扁舟共東去看公談笑拯時危

和韻

清泉 王之春 爵棠

綏蠻甫靖巴渝亂伏莽黔中尚費師異數已頒汾水重新恩量許皖江移天風句好增離思雲樹吟成愴別思安得一舟同李郭與公籌筆濟傾危

微雪

一夜同雲釀薄寒朝來微霰灑闌干英飛絮起無多景好向青城頂上看

上章困敦

游桂湖二首

赫赫炎官火繖張桂湖乍見已心涼簿書堆裏抽身出消
受山光與水光
荷香遠近澄心閣竹影橫斜枕碧亭不惜攜尊長醉倒桂
花開過再同醒

書憤

兵攻曲在我妖作釁由人謬想悲親貴危機悟果因雕鎚
聯八國翠輦入三秦多難興邦日幽燕氣尙新

次子修學使將赴行在留別韻二首

離懷無限酒邊生遙望南山瑞氣橫錦里分襟成遠別鎬

京從蹕事遄征貞松勁柏論交意弱露輕塵報國情　聖主不忘西狩難垂衣會見泰階平

異境天開五大洲吾生局促類拘囚每逢談海臨淄客徒羡乘查博望侯何日重爲金谷飲此行暫向曲江遊似聞王氣燕臺在莫認秦州作帝州

原作　　錢塘　吳慶坻 子修

共話艱難嘖息生雄譚驚坐尙縱橫長安日近誰西笑同谷風悲獨北征各數童時遊釣地君生于蜀中余隨侍先大夫入蜀時才十歲耳難爲老去別離情成都鐙市連花市猶唱新詞醉

太平

壯襄欲躡鳳麐洲齒冷新亭泣楚囚曲突謀深慮上客棨查志遠薄通侯（君有游歷歐洲之志）五噫君抱梁鴻慼一舸吾慙范蠡遊聞道六龍迴馭早要看任氣護皇州

重光赤奮若

春日習靜園中作

晴窗竹樹影交加寂歷衙齋鳥不譁蜂為尋春頻結隊蟻能卜雨屢遷家祇期道直心無媿但欲名高念已差近喜官書遝日少試從郊外一看花

十月十六日舟發成都口占留別

三載端居好徒令壯志消偶辭嚴尹幕重訪伯通橋盛餞情何厚孤征路正遙倦游終有日會買蜀江橈

瀘州舟次聞聶仲芳中丞移撫安徽

泰伯橋邊烏夜啼皖公山畔草萋萋如何宦轍渾無定坐使懷人夢亦迷

涇南學堂

談經喜見趙臺卿（趙堯生編修）更有冉生同向生（門人冉澈譜向仙樵皆分任敎授）不是湘西賢刺史（謂沈幼嵐）爭敎絃誦滿江城

蘇州住李少眉家

可惜梅花館已空遽園再到感無窮異書名畫歸何處賸
有淒涼一病翁

雪中登大觀亭

大雪滿天地飄然亭上游三吳雲外失萬戶檻前收樹重
疑將折江寒似不流千山絕飛鳥東下有孤舟

玄默攝提格

孝陵

鍾山王氣久銷亡故國河山弔夕陽傳序惜非殷太甲藏

弓酷似漢高皇埽將六代規模陋留得千秋制度詳本朝多沿明制

運去玉龜飛已盡孝陵松柏自蒼蒼

靑溪弔張麗華二首

入井曾同孔貴嬪麗華獨殉綺羅身陳亡文武無男子殉國唯聞一美人

結綺臨春未足嗟迷樓它日更豪奢暮年猶自隨巡幸地下應憐沈婺華

繆小山編修招同陳伯嚴吏部游淸涼寺訪井闌保大三年字飲于埽葉樓復過薛廬

莫問南唐事招攜興有餘山光落杯斝春氣入林墟何處堪逃世它年擬卜居烏龍潭上去更訪薛公廬薛慰農年丈舊居今顧石公廣文寓此

弔袁簡齋墓

隨園亭榭淪春草落日荒涼賸故墳消受山林文字福古來才士盡輸君

登北固山多景樓

寺樓突兀接雲霄孤客憑臨逸思饒佷石英風想權備名山勝景峙金焦隔江霧重常疑雨到岸颿遲正落潮浪迹

天涯將白首欲從此地狎漁樵

嫿屬自成都至安慶

浮世誰非寄何妨處處家安園欣共住忘是客官衙

金陵試院中秋

十年已了觀場夢余自辛卯後遂不復應舉作客還從鎖院遊仲方中丞充監臨邀同入闈骨肉一家心四地時嫿屬寄居安慶撫署室人以視適張氏長女往蘇州庸鷖兩男省留學日本江山六代月中秋治經尙守荊公學第三場仍以經義試士對酒寧忘杞國憂歌管秦淮空想像金陵試院在秦淮側怕孤良夜獨登樓

和韻　長沙　徐樹鈞　叔鴻

江郎老作諸侯客吳楚東南據上游不盡新聞傳萬國
漫誇舊學富千秋桂枝儘許人間折薲草難忘域外憂
今夜月華明海宇問天搔首倚高樓

又　華陽　胡延　硯孫

今歲廬陵知貢舉來陪瑣院作清遊一簾不改古今月
萬屋無聲天地秋晷短獨嫌掌壺史塵勞偏抱采薪憂
笑君久橐生花筆負手看人詠鳳樓

又　武陵　陳銳　伯弢

婆娑老子興不淺綺麗江南佳可游忽對名場如昨夢
高歌明月又中秋長天自吐魚龍氣良夜何勞蟋蟀憂
獨恨虹橋隔衣帶未陪詩酒賦登樓

又　　　　　　　　　　　　　　　　　　侯官　郭曾程　南雲

夔巫巴峽稱雄地天遣才人汗漫游纔喜蓮花開淥水
又飄桂子落清秋十年苦抱沈珠恨一老仍懷恤緯憂
愧我塵容渾未改高寒暫此夢瓊樓

又　　　　　　　　　　　　　　　　　　義寧　陳三立　伯嚴

青溪艇子中秋月咫尺佳人隔此游獨向風簾官燭下

臥聽蜩螿萬蟲秋　祖宗恩澤仍多士旦暮承平更百憂爲想煎茶伴歐九應吟殘夜水明樓

次吳摯甫京卿見贈韵

曾李傾心延國士黎張抗手擅詞雄桐城舊學千秋重皖水新交一笑同朱穆祇應師叔盛檀超偏自契文通還期都講京華去教澤行看徧亞東

原作　桐城　吳汝綸　摯甫

屠龍張叟千秋抱畫虎黎侯一代雄（余往年有句云黎侯萬里方畫虎張子千金成屠龍今故云爾）宰木浸尋都已拱古懽寥落復誰同心香

尙喜風流接䏝坿仍聞族望通對子恍如親二一妙可能

蹤跡更西東

疊前韻贈摯甫

萬頃皖江向人碧千尋灊嶽爲誰雄生才自合無今古講學何妨有異同不覺方姚諸老遠已看歐美五洲通壯游聞說新書在我早神飛大海東

和韵　吳汝綸

不見中興三數公使君天下一英雄薦衡表出朝端重御李情多士論同鸜鵒郎君才不忝輶軒絕域語能通

可憐拭玉論兵客祗賸巵言落海東

又　陳三立

故人未了殘年興壇坫聲名各長雄還笑江湖宜我老誰憐風雪與君同雞窗鐙火千齡盡蜃氣樓船一水通餘向寒梅弄光景細香吹淚女墻東

吳先曾定吾文者莽蒼中原有此雄更挈悲酸成獨往別調宮徵略能同天威尺地徘徊入日出巵言肸蠁通忍傻埃塵容一喙酒邊爲指大江東

寄徽州黃石孫太守

古多廉吏于今少似爾淸風不可攀一事更教人羨殺閒
軒日日對黃山
昭陽單閼
吳摯甫挽詩
文派桐城自不朽風流頓歇咸同後海內詞宗賸此人一
朝怛化亦何有己爲大力移舟壑安用空名比山斗傾蓋
論交憶去年雲霞契合原非偶恨我不識曾湘鄉聽君每
道李儀叟意氣相看尙年少那知一別千秋久遠道淒傳
萬里歌白雲紫蓋空嵯峨遺書在篋不忍視講舍咫尺愁

經過寄聲子公謂伯嚴同一哭悲風颯颯生庭柯

同李紫璈縣令游惠山寺

偶憶靈泉美還偕茂宰過旌忠隆祭祀寺今爲淮軍昭忠祠選勝費吟哦山翠樓前合花船寺外多斜陽歸去好處處有笙歌

水居

景逸曾居此伊人水一方懷沙追正則講學並涇陽闇祻前朝烈儒風故里昌我來瞻眺久弔古意蒼茫

入都發蘇州作二首

移家新喜自皖中又向燕臺踏軟紅忙殺吳門橋下水一

時來去太悤悤

徵車再召媿前賢（去多爲張劭予副憲奏保經濟特科）開放由來性所便此去不關廷試事重尋舊夢十三年

煙臺

瀛舟停海澨有客意縱橫市雜蛟龍氣樓喧鼓角聲青齊風易變朱夏浪初平徑欲凌虛去之罘島上行

大沽口

落日滄波上憑闌縱目纔平蕪迷故壘劫火賸荒臺浩蕩千帆集蒼茫萬感來匣中有長劍慷慨爲誰開

塘沽

卸罷雲帆正落潮館人延客語喧囂倚門度曲紅裙陋入市橫刀碧眼驕遠道火車聲隱約近郵土屋景蕭條長安咫尺翻情怯蹭蹬重來鬢已凋

京師有感

灰尋刼後淚猶潸斗覺承平氣象還無復築臺延郭隗那堪攜酒弔椒山依依蹤迹十年事落落交游四海間明日陶然亭上望翠微應爲破愁顏

喜劉佛卿過訪

神交千里憶當年巴蜀談經各一天魁士聲名淮甸著疇人算數范陽專別來滄海流逾橫老去寒松節自堅相見不須勞慰藉壯心豪氣未全捐

贈喬二茂薐

伊昔游京華年少氣方銳事業期千秋意氣陵一世稽古推杜馬（甲申乙酉間頗講杜君卿馬貴與之學）論交喜莊惠（定交于伏魔寺）在遠德日敦積久心彌契士衡再入洛去華重下第（辛卯再見京師）既嗟文（道希）費（屺懷）出復痛程（伯翰）劉（鎬仲）逝聚散亦何常巴山還把袂我橫博士經君攷遺人制（余主講東川之五年涪彭苦饑君自成都來籌荒政）溫拯

活鱗籍嘉招枉羔幣丁酉冬有湖南湘水校經堂之聘共搴嶽麓雲更鼓胥江枇鉤黨方屛營戊戌君幾罹黨禍郎曹且留滯達官扇禍亂干戈欻相繼妄信郭京術翻助天驕勢翠華遂播遷玉殿暫扃閉崎嶇難幸平萬方益凋斂翦燭話滄桑生逢猶攬涕苕苕江海空寂寂天下計良時惜蹉跎虛名媿經濟相期五畝營灌田娛晚歲

漫成

春明重作客心事與誰論衰老驚同舍謂景旭林編修升沈感及門諸門人多自河南會試報罷來京惟桂平賴生瑾涪州蕭生湘聯捷南宮國貧奢轉甚道喪

理無存不爲途窮慟中宵有淚痕

贈樂峯尚書

內外藩無事旰宵職自供殊恩承紫陛晚節懍青松謗詎文淵累狂曾杜牧容三年幕下客京邸一相從

海淀道中二首

驅車出城郭平野綠方肥隄柳迎人立風沙逐鳥飛湖光涵禁苑山色帶斜暉景物初無異徒傷素志違

雙鶴圓明園齋名荒凉裏孤亭想像中有亭榜曰順木天字留殘碣在名每聖湖同憶昔偕亡友楊叔嶠京卿含悽訪故宮廿年重過

此回首感何窮

奉簡瞿止盦軍機

國步艱難日形庭輔政初名高三獨坐位冠六尚書七部尚書

以外務部爲首令德能虛己狂言不訝予期公固根本寧惜老樵漁

寄仲方中丞

刻意寬民力難尤在此時雨風羣望慨功過寸心知將母應無恙時乞假回籍省親臨官只勿欺安園談笑處夢寐佇容儀

投贈張劭予侍郎

昔折荷花別（曩高曦亭學士嘗招余及公同徐東園尚書劉博泉侍郎陳竹香檢討殷秋樵副憲李蘊齋贊善作小有餘芳賓泉河之游）相逢花又開十年一彈指風雨重徘徊綠蟻連宵醉青驄幾度來好賢應已過經世媿非才

大風篇

六街何來呼嘯聲大風卷地沙滿城炎天忽覺氣慘淡白日頓失光晶瑩廊瓦搖搖心魄悸只尺莫辨東西位乍疑杞國天欲傾復訝義團兵又至威怒伊誰觸孟婆坐令木拔海揚波吹塵未入軒皇夢解慍空傳虞帝歌況值今年久無雨近畿一帶成荒土閭里空虛恐不支鬼神祈禱嗟

何補順天府尹方請鐵牌駭飈恒發胡爲乎孤客閉戶情鬱紆咎徵
我欲驗洪範祛蒙今日眞良圖

送王晉卿觀察之官甘肅

一別九年懷抱惡詎知邂逅在京洛入門握手一大笑容
顏非昔情猶昨艱難苦憶罷官時爲言交態長嗟咨耳餘
賢者尙如此世上悠悠寧足嗤且喜中銜循聲遠鑿渠利
過靑神堰此日謁　帝明光宮墨綬宣來繡衣返況復著
書盈篋中一篇出手光熊熊戰爭博采歐洲事摹寫頗有
廬陵風舊游終自愛西蜀深悔當年宅未卜薛井還期重

煮茶杜祠尙記同看竹暫時聚首長安城靑眼高歌空復
情自古學鳩笑鸞鳳從來燕石勝瑤瓊黃金臺下一杯酒
起舞離筵動星斗人生會面須盡歡莫待它日空回首君
家倚劍崆峒山余亦吹簫吳市還韓孟雲龍有時遇臨歧
何用涕汍瀾

雜詩十二首

儒林久榛莽尊孔徒虛名漢宋旣交訌朱陸復相爭公理
一以昧異說益縱橫我聞耶教徒路得實挺生昌言排教
皇百折志彌貞毅然辭所賞身命浮雲輕吾黨應媿此私

利常營營安得有若人一挽狂瀾傾
凶德冠百代厥惟拿破翁以彼狡譎性濟其才力雄風雷
在掌握嗜欲將安窮壇坫盟屢渝號令辭偏工驅民死鋒
鏑坑與長平同哀哀二百萬曾不動其中殘暴古未有名
譽一何隆至今巴黎人爭頌巍巍功好尙有如此殺運何
時終仁乎斯賓塞持論千秋公
莫親於冰炭莫憎於膠漆相反適相成水火效非一喜同
而惡異無得只有失黨分保與公英政歐西軼我願秉鈞
者平心究治術一泯新舊見是非眞理出毋爲坐失時固

也聖所疾
昔日法盛强勢欲吞全歐普國一戰潰積骸若山邱賴有
得賁賜發憤鈃槍修嗟彼一銅工還能爲國謀飽食如我
輩無補眞堪羞
日本三島地崛起何雄哉明治信英偉輔佐資羣才去冬
十二月有詔經筵開武功既焜燿講學儒臣來泱泱東海
風俛仰令心哀
中土多寶山國豈貧是患堙泉渴固宜閉廩饑誰怨守弊
復防弊作法自羈絆萬事莫不然徒供外人訕長夜何漫

漫仰視明星爛

豪傑營大業自與常人殊膠然守尺寸豈足言遠謨彼得

起俄土時勢多艱虞內懼貴紳偪外防鄰國狙排衆用走

卒遠過猛相荐脫身游歐洲工匠相與娛但期國富强不

惜形焦枯輝輝史册上千秋仰令圖

淮橘變爲枳遷地乃弗良珍裘足禦冬溽暑安可當立國

有本末法度竟何常民風各自異因時爲弛張歐美致富

强厥道由通商自由與保護兩義實竝行卓哉斯密言在

我翻爲狂如何夸毗子一概而相量

孤松自堅貞百草空柔媚本無凌霄姿只合籬下寄吾愛
哥侖布尋得美洲地吾愛李西蒲鑿河舟航利方其事初
行豈不叢譏議惟欲成大功禍患將安避從古有心者移
山亦覺易人定可勝天因循實自棄愚公百世師用激懦
夫志
史傳有酷吏司馬開其端臚陳慘毒狀讀之心鼻酸卻憶
董生語孔子爲刑官斷獄與衆共初不敢自專西國廢刑
鞫更設陪審員彼族重民命意乃符尼山寄語湯與周勿
徒矜野蠻

往在閉關時荒裔視歐墨一旦撤藩籬鼾睡臥榻側敦槃
朝尙殷矛戟夕相逼不知四國爲所失寧有極攘夷議固
非媚外計詎得大邦不自强畏人毋乃惑
周官大行人協辭諭言語南蠻鴃舌音不爲子輿許奈何
生同國相對詞難吐含意俱莫伸何以聯心膂國語貴統
一歐義非無取彼啞教可施閩粵胡自阻

懷益吾祭酒

白首皋比苦愛才論文何日共銜杯寄園江陰學署風雪葵園
月夜夜更番入夢來

奉贈張冶秋冢宰

往者舟曾共思心廿載殷懸衡王武子興學范希文四海才非乏中朝論正紛區區無限意竊比野人芹

得鄭蘇戡吳淞口海籌兵輪書

才望南閩誰最優斯人矯矯異時流論詩不數高廷禮堪事端推沈隱侯西林（岑雲階制軍）愛士古無比相邀共渡粵江水遠道書傳碧海邊離人心碎黃塵裏桂嶺行看奏凱歌貔貅無事吏民和請君沽取羊城酒一爲殷勤弔尉佗

偕趙堯生編修登玉山峯

攜客岧嶤上憑臨意自閒浮雲滿天地落日映湖山雉堞風沙外龍樓縹渺間更欣歸路好汲取玉泉還

碧雲寺

地久稀游幸寧嫌客至頻松根盤屈曲石徑鬱嶙峋墓滅紆璫迹墻連御苑春坐看巖水淨頓覺道心親

送青弼制軍赴蜀

漁通西去路迢迢藏衛何由隱患消莫恃益州形勝地籌邊方賴李文饒

堯生以長歌送行作此奉詶

乍見還相送飄飄似燕鴻薊邱與瀘水兩地別離同白簡
思桓典（謂高獻蘭侍御）清尊悵孔融擕將奇句去海上慴靑童

五月二十七日出都

去去勿復道風烟生暮愁居然燕市酒不異剡溪舟三宿
意空厚五噫歌且休算來廷試日應早到蘇州

次韻方倫叔見贈

匆匆款段出都門爲憶江南賣酒邨自是山林猿鳥適非
關京雒市朝喧雄飛老去饒吟興浮度年來結夢魂想見
趨庭聞訓早禮詩家法至今存

湯蟄仙招陪張燮鈞學使游西湖飲于聖因寺

人才兩浙罷搜羅燮鈞時將入覲始向西湖載酒過幾處畫船橋下歇一樓秋色柳邊多遥巒帶雨如新沐好鳥臨風故緩歌薄醉尊前君莫惜來朝江滸送明珂

寄日本白須直蘇州

客居無計遣離愁明聖湖邊屢放舟三竺僧疑天上住六橋人似鏡中游雙雙黻佩懷吳郡擾擾風雲感亞洲黃菊已殘紅樹老思君空醉兩宜樓

詠蟻

莫漫輕螻蟻微生最有知合羣仁愛著辨種戰爭滋隄潰千尋易珠穿九曲奇綢繆先未雨智更少人窺

生日獨游煙霞洞

淸修寺裏作生辰暫向煙霞寄此身檻外江湖如可挹檐前山鳥自相親姓名磨滅傷疇代（佛手巖宋人題名多已漫漶）篇什流傳喜故人（壁間有俞蔭甫吳子修鄭蘇戡湯蟄仙諸君詩）有暇登臨應是福不須搔首感沈淪

次韵伯嚴見寄

干時苦不早學道嗟已暮空羨五畝營莫挽雙輪駐入都

復出都不自知其故仕隱初無心何有於毀譽董生述天人徐樂言世務表正影自端皮亡毛安傅眼見巢幕危將壓能無懼徒抱恤緯憂未由事諷諭去去且哦詩行行休獻賦乃有支離叟賞此荒唐句會作江南游再圖嶺西赴時柯遜庵中丞約往桂林秦淮烟水中新春更相遇

原作　　陳三立

叔澥走京師蹴踏九衢暮喘汗忽不樂忍傍轅駒駐去來疾風雨誰解接淅故入彀盡英雄踟躕竊盛譽一棹江海間揮袂謝塵務縱酒過狂生埽門看黠傳萬方聲

颯沓寤寐噬臍懼雅廢賊民興詎可文告諭傳來詠懷
作如誦蘭陵賦發蒙砭膏肓世儒無此句側聞邊燧急
奮欲挾策赴土有所負荷庶幾雲龍遇

慎所立齋詩集卷第五

East Asian Library

愼所立齋詩集卷第六

長汀江瀚叔海

古今詩共一百零十首

闕逢執徐

半山寺感王荆公事

理財心本殊桑孔紹述謀應罪卞京今日尚留新法在保甲免役至今行之不獨社倉爲青苗遺法也後儒底事浪譏評

與伯嚴別後及抵下關乃以大風無船復還城中遂同泛小舟至吳園晚飲酒榭伯嚴紀以長篇極

詼詭之趣因題其後

誰教江上去仍回游罷吳園更舉杯多謝東風留客意爲人博取好詩來

別吳山

半載抗州住西湖若等閒頻來吟眺處難捨是吳山距撫署近暇輒登臨

次蔭甫編修贈行韵

征夫懷遠道江浦絮初飛已慣彈長鋏還教試短衣邕川兵未洗象郡歲方饑拯亂愁無術應慚說轉機

原作　　　　　　　　　　　　　　　　　　　俞樾

桂府五千里翩然一鶴飛從容籌大局辛苦著征衣山

險境多盜年荒民苦饑粵西雕𨐯地待子轉生機

香港

地是何年棄經營亦費才千航環海集萬戶倚山開禁令

人偏服逋逃吏尙猜斜陽下孤島歌吹滿樓臺

廣州逢周孝懷主事

飄零書劍有同情此日相逢感倍生茂苑尋山曾杖策穗

城置酒重論兵欷歔不盡人間事慷慨聊爲嶺外行對子

頓令懷趙壹（堯生編修君之師也）經年音問滯春明

奉贈岑雲階制軍

輕裘緩帶自桓桓軍令森嚴禮數寬白簡儘將貪吏劾朱旗爭向故鄉看千秋交誼思廉藺（公爲余言願與遜庵中丞釋怨交驩）兩世勳名竝范韓誰識大臣心事切雲山北望涕汍瀾

登越秀山作

憑高延首意飛揚江水爭如客感長忽見木棉花似火始知身已在殊方

越王臺

不逐中原鹿眞成割據才江山虛霸國歌舞想高臺偶藉
任囂起終看博德來降王更南漢興廢未須哀

過菊坡精舍憶陳蘭浦

學術能持漢宋平百年中僅見先生我來無復聞絃誦閒
倚桄榔聽鳥聲

題光孝寺壁

仲翔易學承三絕大士禪宗衍六傳儒釋如今同不競祇
餘春樹自千年

羚羊峽

輪舶淨滄流迅如鳥翼展偶與峽山契翻羨越舲緩獵獵谷飆吹微微水雲卷日入春江明青翠紛在眼幽石瀉飛泉孤葩秀曾巘淸美信難覯寐寞得所遣爲底行役忙臨風還自莞

梧州

粵西繁盛地第一是梧州五嶺連雲樹三江繞郡樓征輸何太急戰伐正堪憂保富資良牧安危孰與籌

黃灘雨泊

今歲出門恒苦雨五千里外尙相尋天容慘淡含兵氣客

路艱難驗道心淅淅孤篷朝暮滴蕭蕭兩鬢雪霜侵劇憐
夜半懷人夢不是蘇臺即武林

京南舟中見杜鵑花有感

山好不知名春帆緩緩行杜鵑花發處著眼倍分明髣髴
三巴路蒼茫萬里情何時沽美酒重醉錦官城

昭江寄內

何日征帆到桂州灘聲斷續動人愁深閨有夢應迷路萬
壑千巖一葉舟

平峽口阻風

四面陰雲合千尋駭浪高渾疑巖壑動如有鬼神號天意
憑誰問吾生祇自勞年年長作客無計老蓬蒿

舟次平樂寄汪頌年學使劉幼丹廉訪

灕江新漲水連天船失中流亦偶然（頃覆舟於平峽）為報故人身
健在飽看陽朔好山川

桂林即事二首

拋卻杭州入嶺行那曾有術救蒼生邊方未變猺獞習幕
府閑聽鼓角聲蓮蕩杉湖休載酒柳城藤峽尚屯兵王文
成與韓襄毅獨使斯人擅盛名

相思江上水如酷獨秀峯前翠作堆漸老詎堪投筆去茲

游原爲看山來空悲式耜松筠志頻憶延年錦繡才訪古

尋幽吾事了唯餘歸夢繞蘇臺

夏日徧覽龍隱月牙七星棲霞諸勝

峯巒與洞壑一一各形分靈盡鍾於石奇多幻過雲樓高

帆影見城近角聲聞可惜幽棲地無由遠祲氛

幼丹廉訪招頌年學使及張光宇方伯劉艮生觀

察同集衙齋祖餞

干戈百粤不堪論歸去江南一舸存戰伐乾坤空隕涕別

離今古總銷魂漫將近事供詩料強作歡顏對酒尊珍重座中新舊雨平安書好寄吳門

東游絕句四十首

歸從嶺嶠鬢霜加又泛扶桑海上槎覘國幾人要領得多慚經術侍郎誇午橋中丞端方爲咨駐日公使有經術淵深之譽

昕夕同誰數海程良知邂逅喜非輕林貽書編修劉葆良觀察茲游不是攜兒往庸兒侍從笑我眞成啞旅行

九州五島須臾過縹渺神山咫尺間好是日斜風浪息海天無際一鷗閒長崎舟中

莫輕方士謬悠談海島開基迹可探劍璽至今傳重器始知徐市是奇男相傳熊趾山有徐福墓日本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其立致首重神祗亦方士遺規竊疑神武天皇不在周惠王時也

櫻花不見可如何訪勝初從上野過滿地綠雲新雨後夕陽影裏屐聲多上野公園

一樓高矗倚山開三壘山星岡茶寮風景清幽絕點埃士族爭思存古制抹茶特遣女郎來抹茶即唐人點茶其器具名式位置與唐茶經宋大觀茶錄大畧相同

不堪往事說巴渝江戶重逢一歎吁舊日兒童尙相識迎

門含笑指髭鬚晤前駐重慶領事加藤義三
語言簡默氣崢嶸廣厦千間志未成今日播州悲宿草空
留姓字重東瀛與錫星垣公使談及黎純齋丈感而賦此
禍亂聽君說鼠年東南疆吏識諸賢支那財政非難理加藤
君嘗於庚子亂前來華游歷極言吾國貨幣不統一之害謂中央集權於財政爲尤要云只爲中央未
集權訪前外部大臣加藤高明
勳名赫赫仰維新三島謳歌徧士民莫道眞成夔一足笑
談猶見膽輪囷贈大隈重信伯爵
隄邊繞徧獨躊躇樹色池光畫不如最是行經沽酒處卻

疑身至藕香居不忍池一名小西湖

海國秋深柳未凋門生賴獻懷吏部兒子共消搖不知今夜多情月照到吳閶第幾橋十八夜日比谷公園眺月

和文難解是名詞市井言尤不易知祇有禳工稱最異招牌渾寫大經師

花笑爺同桃太郎教科書頗近荒唐尋常小學校第一學年教授花笑爺桃太郎而外如親猿子猿及龜兎燕雀之話皆極鄙淺蓋取其易知易入與吾國以大學中庸課孩提者異矣須知道本在粗淺高語精微毋乃狂

夭矯青天降白龍雷聲雲氣滿高峯臨風我欲銀河挽一

洗人間芥蔕胸 日光山華嚴瀧

青山圍繞水平鋪着我閒身入畫圖亭閣無多神社少清幽轉覺勝西湖 中禪寺湖

山上平湖湖上山海東勝境絕塵寰愛它孤嶼波心立一棹中流數往還 南湖泛舟

鼓枻歸來日未曛迎人侍女自殷勤酒鐺茗椀安排久坐對青山看白雲 米屋旅館

溫流石罅舊知名湯本親探費品評漫把箱根較優劣此泉端合讓華清 湯本溫泉旅館

平林凝望豁心神紅嫩黃嬌劇可人寄語詩家須領取從來秋色豔於春歸途詠道中紅葉

啜茗重經馬返郵留連渾忘日黃昏僕夫不住催歸去迴望名山欲斷魂馬返茶屋

芝公園上酒家樓楓葉初紅正九秋歌扇舞衣明月夜不知何處著離愁內務省警保局長有松英義招飲紅葉館同座福岡縣知事河島醇香川縣知事小野田元熙暨木內重三郎大保田政周岩村成允口占二絕

迷離鬢影與釵光官妓依然學李唐今夕不辭拚一醉何須征戰問遼陽

專家教育自精能傾蓋論交記昔曾何意東京風雨裏一尊相對話金陵（高等師範學校贈嘉納冶五郎）

海東倏見菊花黃雨雨風風惱客腸莫怪羈人歸思切憶蒓園裏過重陽（九日集憶蒓園）

傑閣憑臨膽氣粗雲中富士認模糊風前忽灑傷心淚壁有臺灣占領圖（登淺草公園凌雲閣）

羅陳劍戟與旌幢猛將丹青氣不降禹域何人誇德政竟教遺臭到鄰邦（靖國神社游就館）

交鄰七子詩曾賦海外還教韻事添酒座篇成轉惆悵老

夫才已盡江淹 長岡護美子爵招飲即席賦長句見贈既次其韻復成一絕

舊時主義矜歐化進步年來實可誇學校如林兼學會更教講習到琵琶 薩摩琵琶講習會

輸入文明挽逝波開先功賴此君多草茅事業元勳益留取芳名播教科 慶應義塾弔福澤諭吉

不嫌赤縣遠從師 君嘗從武昌張廉卿丈游 八載歸來未是遲擾擾五洲方逐鹿可憐儒術少人知 宮島大八見過

尙武精神未可非由來強國在兵威士官畢業何珍重明日天皇降六飛 士官學校

幼年教育中央重近歲頻看出將才贏得東人誇武略倫敦亦派學生來（陸軍中央幼年學校）

風帆隱約樹蕭疏景色遙看慮盡除清絕琵琶湖畔路共誰臨水結茅廬（近江琵琶湖）

京都名勝推清水振策來游亦偶然獨向樹陰深處去持杯兀坐聽流泉（清水寺）

宮殿西京賸舊基規模狹陋等茅茨皇居不敵將軍第想見當年柄下移（舊宮）

春櫻空向荒川羨秋菊還從大阪看卻笑柴桑陶處士東

籬氣象近寒酸

大阪菊花園

海山樓閣望中收滿目青蒼快此游自是扶桑風景好歸人臨去尚淹留

神戶諏訪山

物不相形視易輕英雄見慣總平平若非布引觀雙瀑尙訝華嚴浪得名

布引觀雄瀧雌瀧

歸船侵曉泊長崎日落滄波啟椗遲身在天然圖畫裏枕樓高處立多時

重過長崎

金陵登北極閣

傑閣瞰湖光遙山幕府蒼六朝流水逝十廟野烟荒爭戰

餘陳迹登臨正夕陽漫誇龍虎壯幾見國興亡

歲暮由十二圩乘舢板至鎭江

作客歲云暮（客蒯禮卿觀察榷局）凌晨欣解維輕舠衝浪急寒日出雲遲南越空懷古東瀛枉采詩一年幾奔走贏得鬢成絲

旃蒙大荒落

壽陸春江中丞

韶光欲去更遲回（三月二十九日也）春滿牙旗笑舉杯釁舍弘規新改置閭閻元氣舊饒培一江咫尺鄉關接兩部謳歌使節來昨夜中庭看天象老人星正照蘇臺

和韵　　仁和　陸元鼎　春江

好語聯翩讀百回新詩壽我勝銜杯祇愁老境桑榆迫
重負天恩雨露培撊笛未聞嘉客至說經幸有大賢來
知名已久今相見愧不黃金爲築臺

奉簡王旭莊觀察

相知踰廿載幾度聚吳門憂國歡情減爲官古道存詩心
元墓寺花事盛家園長夏多閒暇休辭倒酒尊

贈朱竹石廉訪

注經好家世先德椒堂先生經注經齋阮文達公嘗爲題額三紀宦姑蘇史自胸

中熟人貢眼底無君久病盲吏才精綜叡禮貌重文儒留得前
型在何嫌與俗殊

九月十九日夜飲閶門酒樓贈顧石公廣文

乾坤尙有此詩才懷抱今宵爲爾開往事難忘桃葉渡豪
情都付菊花杯樓頭小雨人初醉海上微霜雁未來莫使
風流消歇盡好題佳句滿吳臺

游滄浪亭與石公旭莊分韻得亭字

滄浪勝景憑誰賣遷客曾傳此地經數歲栖遲留故宅三
吳風雅賸荒亭殘荷帶雨猶搖碧遠岫連雲不辨青號我

蘇鄰李眉生年丈嘗自號蘇鄰應更合講堂咫尺接朱檽余時充江蘇高等學堂監督地在滄浪亭對門

周玉山制軍七十壽詩

灊嶽千尋峙皖江萬頃清鍾靈出豪俊報國仗堅貞早擅巖廊譽俄飛幕府聲豸衣初展布禹筴更經營願甫投簪遂功旋導水成翰屏巴蜀遠籓燧薊燕驚元老資籌筆天驕肯息兵居然迴玉輦儼若固金城既秉青齊鉞還揚白下旌有章彈猾吏無政擾疲氓衽席衝頻折朝廷夢亦爭南箕空謗議北斗自光明伊昔杯曾把於今歲屢更憐才

仍此日知已足平生偶負招邀摯春初公嘗以江楚編譯書局及江南官報局相屬寧忘眷戀誠顧深媿樗櫟意重過璐瓊六代山川隔連宵寤寐縈葭灰猶未動梅訊已先呈佳氣浮雙節芳塵播八瀛卷阿篇什在純嘏樂新賡

壽易子笏先生八十

蔡侯夾兩吏胡廣尸三公靦顏戀祿位吁嗟八十翁何似易夫子早棄軒冕崇黜晉與蜀吳至今留清風句宣豈不偉憂閔固無窮高情忤流俗惠心起疲癃一朝意不愜長嘯理歸篷縱觀衡嶽外偃臥匡廬中偶與陶令契寧欲謝

客同物輕已斯適道足形以充造化闢靈境娛此賸世雄曰余感離析蕭條江海空路遠莫由覿遺思託飛鴻

柔兆敦牂

應學部之召將赴京師作

四載吳門作寓公深慚無術起儒風余自去春充江蘇高等學堂監督兼總教習今年復代理師範學堂監督朱竹石兪蔭甫諸君恒以振興儒術相望媿無以應詩名確士應難及經術辛楣可許同高等學堂舊爲正誼書院本沈歸愚故宅師範學堂舊爲紫陽書院錢竹汀曾主講席鶴市虎邱猶戀戀南船北馬又怱怱明朝浮海偕昭諫羅叔言約同由滬航海入都舊事還教話不窮

簡劭予侍郎

特科曾忝薦學省復相招迂拙慙知己公淸重本朝世情雲變幻心事日光照不惜同官忌賢人道未消時侍郎已離學部有歎

吳下談經更上京師儒模範媿虛名署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監督兼敎務提調人間富貴知無分只合臯比擁一生

送午橋制軍之任兩江

時危遼瀋有英賢海外爭將姓字傳覘國吟經七萬里訪碑搜到五千年謂埃及刻石中原人物思囊處六代江山喜旆

旋前會署理江督安得遠隨旌節去卜居淮水冶城邊

重送午帥

暫出蜺旌向石頭驪歌聲裏薊門秋西行能使天驕重南顧無勞　聖主憂已卜勳名追畢相還期憲法定伊侯秉鈞正切蒼生望未必江東得久留

題吳絅齋侍講扈從負書圖

茫茫家國事擔荷屬賢能紹訓懷姚斑收京感少陵楹書流布好㯺筆亂離曾此本宜珍重它年掌故徵

强圉協洽

辭監督職獲允將往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考察學務喜而作此

纔卸皋比即據鞍中原笑指路漫漫借來健僕如攜劍（從碼華甫軍使借得紀綱之僕）語到名山合掛冠齊國連鄉春色早梁臺簫管劫灰寒行游五嶽從今始嵩岱眞形立馬看

青島

中華疏武略要港讓人先戰艦青山外歌樓碧海邊地形扼燕魯國勢見街廛爲政知嚴整因思管仲賢

楊蓮府中丞招飲大明湖歷下亭

旗纛城闉卻艤船柳岸開湖光搖畫檻山色入金罍亭榭懷芳躅賓僚集叙才淹留忘日暮歸鳥莫相催

登泰山

無限崢嶸磅礴意朝來岱嶽快登臨金泥玉檢悲秦漢日觀天門壯古今絕磴雲煙常縹渺懸崖松柏自陰森老夫祇合耽邱壑嵩華還期杖策尋

自泰安至夏張望道中諸山

遙峯翠色落征鞍訪勝尋幽興未闌漫道此身來泰嶽好山都作等閒看

曲阜謁夫子廟

下馬心魂肅遺容亘古留毀何傷日月志本在春秋道德光三代聲名溢五洲微言嗟久絕瞻拜淚長流

濟寧二首

汾上曾推第一州至今人物尚風流我來別有關情處杜甫南池李白樓

自從輪船入滄溟轉漕江淮已久停豈獨任城蕭索甚河神謝緒亦無靈

東阿弔曹子建

魏志曾傳禪代悲徼陰翳景有遺詩君王不忝稱才子慨對嘉賓歎黍離

聊城懷古

郊原雨初歇棗下來清風驅車古聊城緬想戰國雄仲連一布衣慷慨詞如虹攻狄田單服尊秦垣衍窮生氣凜千古名並岱嶽崇唯其勸燕將侈陳管曹風得毋近捭闔心實宗國忠斯人信奇偉飄然滄海東事成無所取羞與商賈同始知天下士富貴非其衷鴻鵠翔寥廓塵網安可籠

平鄉

鉅鹿城已徙沙邱臺早傾濁漳嗚咽水猶作戰場聲 史記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皆在今平鄉境

宋文貞公故里

梅花一賦比閒情正直何傷宋廣平卻怪論文蕭統誤微瑕白璧斥淵明

叢臺

寥落邯鄲縣登臨首獨搔荒臺無祓服故國只寒蒿策豈虞卿善名空趙勝高信陵識毛薛差不媿人豪

魏武帝疑塚 在磁州

疑塚緜延漳水寒阿瞞雖死亦人瞞不知銅雀分香妓淚眼登臺何處看

開封

攬轡夷門道長懷游俠風論交嬴亥少亡國宋金同（宋金皆亡）于青城（青城距開封城東五里）梁苑草空綠樊樓鐙尚紅茫茫興廢感付與酒杯中

汝陽二龍里

許氏當年好弟兄至今里尙二龍名人才此日輸衰漢鄉黨難爲月旦評

信陽

豫楚分疆地停車喜暫過北方渾不似繞郭稻田多

許州

漢魏此興亡人猶說許昌曹劉無片土不及德星鄉

汜水道中

天設成皋險徒教困僕夫兩崖開土壁一綫露泥塗日影當中到人聲自遠呼康莊行處有遮莫怨崎嶇

洛陽二首

九朝都會劫灰留滿目興亡感不休可但名園無片瓦牡

丹今亦讓曹州
漢唐宮殿只蒿萊北望邙山更可哀眼底少年何限在不
知誰是賈生才
謁原陵
中國論君主莫如光武賢釋奴先北美稱帝後西川隱逸
頻招致元勳盡保全臨風思赤伏陵上草芊芊
孟津渡河
浩蕩黃河水曾經識武王東征誰叩馬留得地名芳
河內感李義山事

李牛黨論本多誣青史譏評直道無入幕偶爲王氏壻私恩未是背令狐

小南海

湖音寺畔古鵝池（即唐之小洞庭）忙裏還來進酒卮蓮葉田田自堪賞清游何必定花時

由河內至清化鎮作

氣象中原自莽蒼采風到處使車忙纔從緱氏看嵩嶽又向覃懷對太行溝洫制亡恒患水綺紈利厚徧栽桑鎮名恰與清華稱（清化亦名清華）大好移家住此鄉

輝縣

山色蘇門萬古新況兼魚米美無倫百泉風景眞奇勝怪底東坡未卜鄰事見志林

湯陰岳廟

棲霞遺塚聖湖荒廟兒長教鎭故鄉崇祀有靈同壯繆全身無福似汾陽森森柏樹當階直漠漠鑪烟繞殿香鐵像至今人唾罵笑它孫覿語荒唐孫仲益鴻慶居士集載有万俟卨墓誌極表其殺岳忠武一事今岳廟鐵像跪地者四其一即万俟卨也

謝茂秦墓在彰德府南門外二十里鋪之西

高誼曾將良友救新詞博得美人歸李王空費排擠力異代猶知重布衣

定州

隆興寺（隋龍藏寺故址在正定府）裏看晨雲（府縣公讌於此）車到中山日未曛碑碣尚留蘇氏字蓬蒿欲沒靖王墳荒城古本嗁春鳥小店空房聚野鼪最是松膠名浪得可憐有酒不成醺

寄瞿止盦相國長沙

七年憂國鬢如絲朋黨翻將永叔疑去位蒼黃羣論惜立朝耿介外人知曲成南嶽歸田計長憶西窗翦燭時何日

湘江重鼓櫂定王臺畔語京師

和韻　　善化　瞿鴻禨　子玖

閒埽苔磯理釣絲此生自斷復奚疑秋豪恨未酬明主青眼惟應負舊知萬事煙雲杯酒外一鐙風雨讀書時江郎垂老猶羈旅何日同尋采藥師

雪中赴國子監考試順天中學堂畢業感舊二首

冰天破曉驅車出薄宦春明亦不閒何似當年風雪裏朝元閣上看包山

國學重來鬢已絲獨尋舊迹意遲遲難忘二十年前事爭

道江郎七韻詩

乙酉余應國子監錄科之試詩落一韻滿意除名乃覺前列聞者稱異

愼所立齋詩集卷第六

慎所立齋詩集卷第七

長汀江瀚叔海

古今詩共五十五首

著雍涒灘

年丈孫燮臣相國見過

忽枉高軒過羣驚杖履强　帝師尊尚父漢相重王商報主心何切談經趣倍長（余代實夫協揆榮慶擬經筵講義數通丈極稱之）格非鄒嶧語吾道本堂堂

六月二十一日實夫協揆暨範孫瑞宸兩侍郎招

同劉仲魯少卿徐梧生監丞集畿輔先哲祠爲喬茂萱左丞預作六十生日因閱勵南湖自書詩册有花甲重周歲戊申之句遂共次其韻爲茂萱壽

兩載銀臺志未申終聞 聖主重儒臣玉宸已自開經幄（時茂萱方進講義）錦水何須羨釣綸曠淡天懷眉壽相艱難時事歲寒身孫弘六十功名晚爭似蘇仙道眼新

登羅睺嶺最高處

憑高舒倦眼振策氣飛揚萬里同蕭瑟孤懷正渺茫悲歡隨境異登覽及身強擾擾人間世勞生何太忙

戒壇寺

崎嶇山徑馬虺隤名剎方欣入眼纔日映霜林成彩翠天開雲䆫湧樓臺煌煌京邑欄邊出浩浩渾河杖底來臨去教人還不舍九龍松下幾裴回

宿潭柘寺延清閣

西山深處訪名泉金碧樓臺映晚天二水滙流林樹外九峯圍繞寺門前肯將邱䆫輸同輩前二日陳叔伊主事偕林賛虞侍郎游此安忍腥羶逐暮年此地紅塵應不到宵來無酒亦陶然

東坡生日集袁伯夔宅觀所藏蘇詩施顧注宋槧

殘本爰爲作歌

西蜀論詩推射洪名高終讓蘇長公後來箋釋凡幾輩藝苑爭數查（慎行）王（文誥）馮（應榴）當南宋時早有注施（元之）顧（禧）晦精則同誰爲流傳寶是刻漫堂宋與覃谿翁伯夔公子雅好古一朝入手歡何窮（以三千金得之）客來正值公誕日發篋四座清雙瞳名像妙墨那勝賞直令視若球圖崇嗟哉此本縱殘闕强似韓集誇祝充（徐梧生家藏有宋本祝充注韓昌黎集秘不示人真可謂藏書者矣）坡仙離世八百載精神猶與吾曹通夜半回車各歸去仰看奎宿光熊熊

屠維作噩

答博野縣令鄧生彥芬二首

顏李師資地遙傳茂宰聲千家民氣樂四野盜源清不改寒儒態寧辭拙宦名扳轅兼臥轍於此見輿情

從游思往歲曩者余以布衣主講東川書院五年生從游最早佳話滿巴渝韋布名偏重詩書道不孤宦情嗟汝倦經術與時疏何似北樓上臨風傾玉壺

閏二月十一日監國攝政王班見百官于文華殿

刱業中興豈偶然金甌鞏固賴親賢武英殿與文華殿一

樣名王耀後先

寄懷陳小石制軍

鄂州兩載駐旌旗聞道尙書鬢有絲三戶綢繆氏競誦一生謹慎 帝深知愛才誰似王林國焚草虛傳杜拾遺（余頃附次上疏言事）春到南樓戀更好金臺花發倍相思

和韻　　開州　陳夔龍　小石

雪壓天街舊酒旗（丁未冬間風雪中承君招飲松筠庵）漢南新柳又如絲筆花五色入君夢諫艸千言答 主知庶獄哀矜民有福（君疏請清理庶獄奉旨允行通飭遵辦）羣賢登進野無遺庾樓賓從吟

風月北望長安寄所思

贈陳伯潛閣學

昔也春申江姸談聆玉屑今者燕昭臺窮巷枉車轍積久意彌敦多難腸自熱去國廿六年重來就朝列性猶是薑桂鬢已有霜雪四海盼讜言一心眷晚節曰余亦何爲浮沈媿前哲才笑邱公退宦比潘生拙郤喜莫春時原野花堪折何當共出游釋此憂思結

偶然作

飄零書劍已成翁誤向春明踏輭紅寄語孫劉莫相訝早

無夢想到三公

張抱冰宮相招議升祔大禮

昭穆新安辨最眞詳見余所撰德宗景皇帝升祔大禮議高齋討論趁清晨

相公迎送渾忘遠爲重　先皇議禮人

壽止盦相國六十

罷政端居久初成六十翁一心如皎日三伏有淸風杯不

逢袁紹門寧署翟公縣知憂國意對酒正無窮

題小石制軍征鴻吟草二首

依戀君門切吟哦客路工茂恩錫朝馬逸興託征鴻點國

千山繞岷江一水通空勞蜀父老扶杖望嚴公

珂鄉與帝京歷歷紀征程愷悌關天性諮諏本至誠交能

敦古誼詩不掩勳名大雅嵩高什嘗聞吉甫賡

居庸關

雄關亙古鎭幽燕不斷長城萬里連時代已更攻守異於

今防海勝防邊

宣化

元家無復舊宮墻遼后園空秋草荒稱帝稱汗成底事留

教過客弔斜陽

張家口

亂峯雜沓塞邊關氈帽氊裘自往還大境門中風景勝游人爭上賜兒山

和趙堯生侍御登石景山詩

勞勞車馬黃塵陌惟有西山不厭看與客初來登石景去年曾此渡桑乾遙峯鳥道高秋出廢院虬松白日寒宦豎豐碑隨處在應憐民力勝朝殫

送沈愛蒼方伯之貴州任

蛾眉謠諑果何因往事洪都那足陳持節空敎留惠澤開

藩又見賁恩綸且蘭江遠波濤靜甲秀樓高棨戟新此去
莫嫌黔地陋好恢偉略濟斯民

題堯生石景山紀行詩後

西郊嵐翠待高吟詩思親看策蹇尋頓使山川發奇彩似
聞鸞鶴有遺音三秋不盡登臨興五夜難忘諫諍心抗疏
餘閒還蠟屐衝寒更擬入雲深

小石尚書移督直隸來京入覲因用其丁未歲見
贈原韻奉簡

西陵弓劍瞻　先帝北闕絲綸荷　聖君報國精誠終有

濟論才新舊本無分晉公已自知韓愈讞傳何曾薄右軍
早晚秉均羣望洽會看緯武更經文

上章闕茂

送江杏村歸莆田

吾宗天下士抗疏數批鱗一旦休官去梅陽正好春夢仍
依 聖主志早養慈親聞說朝廷上還思戇直臣

重送杏村

幾人風節重臺端似爾無慙獬豸冠歸養心應 先帝鑒
報恩力已小臣殫是非可奈穢迷日遠近爭傳鐵作肝回

首舥棱何限意驪駒欲奏更槃桓

拈花寺訪萬柳堂故址二首

蓮塘無水柳無枝寺有小土山相傳即昔之蓮塘花嶼結侶來游恨我遲想像康熙全盛日但論風雅亦堪思

何妨相府作禪關人事推遷只等閒未免輸它王短薄至今祠在虎邱山

聞胡瀫唐趙堯生兩侍御上巳日同游天寧寺

東風着意促輪蹏二妙尋春日未低儘有諫書傳闕下肯教游事負城西到門好鳥應迎客映水垂楊已拂隄老我

尙餘豪興在翠微重約酒同攜

送春日曾剛甫參議邀集棗花寺看牡丹

海棠過眼何怱忙零落還復嗟丁香韶光將去猶未去花王後起同眞王柳河村西崇效寺一朶乍開賓客狂嫩蕊共羡歐家碧瓌姿競說姚墟黃髣髴翠帷立窈窕天然渥飾含陰陽羣葩豈乏好顏色至竟輸爾姝而莊我來正値風日美霜鬢未免慙施嫱況聞茲地饒勝迹康雍老輩來堂堂紅杏靑松有題詠於今苦被它人藏世態百變花不變對花能勿傾千觴吾曹此日且爲樂莫問北勝還南强

自笑

署尾官書事有常（時在學部參議上行走）身兼兩校太奔忙（今春充大學分科經學教授又兼總理女子師範學堂）如何又竊通儒號新得頭銜比議郎（頃經選為資政院碩學通儒議員）

四月二十八日紀事

養心殿外雨初晴入對賢王淚欲傾底事時危言戇直曾無一語詰書生（是日召對痛陳上下相蒙因循欺飾之弊攝政王頷之而已）

雨中巡河黑岡

偶隨風雨到河干惹得居民擁道看使者不嫌泥濘苦惟

憂農事未曾完

河上中秋

老去纔教作宦游菱防佳節未能休荒荒野色團團月浩浩河聲寂寂秋學道自應違世好安瀾畢竟賴人謀河神有大王將軍之號俗傳靈異大率附會不經惟朱公之錫栗公毓美曾任河督者有名績有懷此夜同誰語夢繞春明舊酒樓

自鄭州乘火車抵偃城次夕至周家口

鄭許經過屢匆匆弔古情方嗟城潁誓更憶召陵盟連日風兼雨同官送復迎豫東繁庶地何計厚民生

扶溝道中

民困何由濟歸途但撫膺舊河思賈魯異鵲感雕陵文告知無益征徭恐不勝卻懷程伯子治術至今稱

重光大淵獻

海棠花下作

紅雲長傍綺窗浮春自繁華態自幽富貴偏能遠塵俗神仙端合擅風流梁園豔色爭京邑香國虛名笑益州（蜀中無西府海棠僅有貼梗垂絲木瓜三種）眼底主人原是客明年誰此擊清甌

三月一日赴豫河工次察視春鑲出汴梁北門

霖雨方憂潦朝來喜放晴春應隨汎至沙欲與城平土瘠農偏惰官多盜益橫時艱今若此慙說豸衣榮

鄭中巡河

黃沙一片接遙天浩浩長河望杳然測繪方求周髀數宣防頻費大農錢清流黨禍悲唐世洚水神功想禹年騶從屏除僚吏卻獨來徙倚綠楊邊

廣武原

楚漢龍爭付逝波依然廣武舊山河卻思阮籍傷心語自古成名豎子多

漱唐堯生自京來踐嵩少之約會于滎澤車次同

至鞏縣阻雨口號

剋日安排作快游忽遭霖雨滯東周平常簷溜聽來慣未似今朝特地愁

游龍門宿潛溪寺二首

名山暫使屬吾曹探勝休教負此遭（往歲過洛擬游伊闕因雨不果）千樹桃花伊水岸賓陽洞外石樓高

作吏梁園歲倏更蟠胸五嶽未能平今宵塵慮消應盡欹枕禪房聽水聲

香山白文公墓

池上篇空誦高風不可攀一墳傍伊水千古占香山詭遇憐元稹閒情寄小蠻白亭築應好（余捐俸創建白亭屬洛陽陶知縣炯照董其役）貪競合慚顏

少林寺

轘轅關下路漸喜入深幽少室當門列清泉繞寺流棟梁餘壯麗碑碣足尋搜最是林間月多情照客游

達摩影石

初祖觀以心宗風敔不二面壁影長留累亦同文字

嵩山

惟嶽非必高雄厚自難靚巖留太古雪澗瀉萬年溜升中漢已愚封禪周益陋俛仰飛鳥外浮雲滿宇宙

過嵩陽觀宴會善寺

初經宋書院還訪魏離宮勝迹嵩陽在雄圖拓跋空開窗延嶽色把酒向松風相與題名去重游許再同

洛川

桃花灼灼柳鬖鬖洛浦微波鏡裏涵瞥見遠山帆數片此身疑又到江南

經宋陵

帝業人間幾廢興空餘翁仲尙崚嶒我來秣馬芝田鎭獨立斜陽弔宋陵

次韻王病山方伯留別二首

判袂春明歲未朞夷門再見詎嫌遲（君由京兆尹擢鄂藩不數月調豫頃又移黔）一尊匆匆還相別萬事茫茫那可知寤寐猶爲蒸庶計廟堂長繫遠臣思黔南地僻初非謫感荷 皇恩意自怡

置酒繁家舊日臺離堂琴瑟且儃徊是非無定今猶昔聚散何常去復來入仕幾人能守道濟時之術可豐財（余繼君任

正度支匱之歲出不敷甚鉅當力求節用以期收支適合會須同買岷江棹先墓在蜀抱取

遺編老草萊

王仁安觀察見示新詩有日夕祇望歸田園之句

偶觸所懷逐次其韻時辛亥八月十七日也

我自去夏離燕關作吏無救民飢寒平生抱負竟何在對

此豸繡眞疆顏飽食安坐無所事監司久已成枝官百日

旬宣幸免戾徙倚中夜懷千端軍國度支固非易閭閻生

理良獨難差喜安瀾又可冀葵防再領身逾閑比者東南

苦多故荆吳同患江水漫兵禍蜀國猶未息側身西望愁

岷山封疆節鉞豈不偉可堪萬古相譏彈自古高位萃憂患不如寤歌阿與干嗟我性本愛山水登臨趁未成癃殘今年準擬投劾去壯志付與秋葉删詎知君亦有此意新詩入手渾忘餐吾輩孤直合早退屈曲徒使心煩寃人生出處各有道何必戀此簪裾間一事輸君勿自阻故鄉曾無三畝園

題人西山紀游圖

大好名山在近畿眼中林壑是耶非兩年梁汴成何事孤負蒼生與翠微

十月十二日去官

乍拋印綬覺肩輕一笑臨風倍有情莫道遺榮身退早滯留己自媿淵明（陶令在官僅八十餘日耳余已十有七月矣）

天津題堯生所藏唐人寫金光明最勝王經堅牢地神品第十八卷即送其南游

論交自巴渝歷歷廿年事中更幾別離每見輒狂喜秋泛木瀆舟春攬江亭轡嵩嶽纔題石津門還避地欻應舊雨招（湯蟄仙）將即滄波駛臨歧詎無慼匡時亮有計言笑怨敵伏指顧人天利（伏怨敵利人天皆經中語）願君葆此經毋忘堅牢意

慎所立齋詩集卷第七

慎所立齋詩集卷第八

長汀江瀚叔海

古今詩共五十九首

立黙困敦

次韻荅胡葆生編修

俗狀何堪說汴梁休官廛市亦滄浪北山不用嘲逋客西蜀遙憐似故鄉夢裏錦江流浩浩愁中韶景去堂堂臥龍事業非吾分擬傍成都學種桑

偶檢故篋見亡友范肯堂壬寅歲金陵見贈之作

因追和其一

自君悲宿草世竟少斯人志節甘違俗文章信絕塵良朋多下世遺墨幾經春早死寧非福傳看莫慘神

原作　　通州　范當世　肯堂

來茲徧求請吾黨復何人百變成微尙重哀感舊塵一江前後水六代送迎春於此著君我殘陽倍愴神

昭陽赤奮若

津門書感

七二沽邊歲兩更空隨野老盼承平志蜍久已無生氣跖

蹻居然有盛名亂後山川偏易感春來花鳥尚多情樽前
且置人間事閒對東風酒自傾

次許汲侯韻

廿年前早嘆危機此日孤雲何所依不信雅詩眞盡廢惟
應吾道未全非天涯浪迹憑誰共海內淸門似子稀舊夢
前塵無可說相期料理芰荷衣

得門人黃季剛上海書卻寄

惜別心方切書來倍愴神白河離酒薄黃浦戰塵新道直
寧諧俗時危合愛身吾衰應已甚大雅望扶輪

讀晉書調熊秉三

莫笑新亭泣楚囚人才典午自千秋堂堂勳業溫忠武尙是當年第二流

閱逢攝提格

京師閒居

世亂家安託飄飄任轉蓬年今判新舊心久澹窮通先代遺書在諸孫樂事融過從有詩老謂柯鳳孫學士莫放酒尊空

寄懷唐春卿尙書

對宇津沽日頻叨曳履過心終依鳳闕夢尙在漁簑桂嶺

歸難逐唐書注若何衰年宜作達憂慮損天和

旃蒙單閼

元日

桃符椒酒尙依然不信滄桑有變遷卻喜團欒還此日可堪六十是明年萬家簫鼓淸時樂幾輩松筠晚節堅臯比都已倦祗應談笑送華顚

和韻

侯官 陳衍 叔伊

與君踪跡頗同然分講毛萇與史遷同官學部同任大學講席君講毛詩余講史學新舊臯比凡幾易後先緜蕞隔三年歷持旌節來

何暮君官中州首道布政使未久不潤脂膏守自堅改革後授蜀運使不赴更有虎兒扛鼎筆婣雲世講羨伊能繼米家顚

獨坐成詠

萬事如今異昔時陳編獨守更無疑灌園徒羨張文詡聽笛還悲向子期人以疏慵消忌嫉天教强健閱新奇止餘一片松楸念望遠心隨落景馳

挽楊範甫

吾道正衰歘悲君朝露先立身謙疲苶興學遘屯邅姓字千秋後交期十載前戊戌春因亡友何梅生識君于上海大庠同講授回首

意淒然

陳石遺新立詩社率爾成篇

幽州節候晚草青春已深陳侯眷芳景招客相酬吟灼灼桃始華垂垂柳初陰留連趁佳日顧盼皆南金澄觴盈清醑諧談雜良箴燕歌終愛昔楚材方盛今（同社十八人周少樸樊雲門左笏卿易實甫皆楚產也）伊余怯大敵百戰非所任會作壁上觀敢以偏師侵

上巳日禊集十刹海酒樓分韻得蘭字

周禊記薰草鄭祓載執蘭充溢洛川側雜遝曲江邊稽亭

世獨重端賴文字傳況此賓客盛屬値陽春妍惠風煦萬物方軌集羣賢柳新有佳色潭淸無急湍翠映樓上巵靑挹城西山暗水通禁苑鳴禽代絲絃游心囂塵外睇目淪漪閒浮生詎勝慮多欲難爲歡且共樂今日無令外患干

法源寺看丁香花

修禊纔過重三節看花車馬又塡咽城南古寺名憫忠丁香滿院香正烈靑衣天子迹已陳（趙子砥燕雲錄云淵聖至自雲中駐蹕燕山憫忠寺）縞袂仙姝豔眞絕亭亭素質本天生不待珠騈而玉綴細葉曾傳杜甫吟（杜子美詠江頭丁香云細葉帶浮毛疏花披素豔）繁葩莫訝潘

妃結溫飛卿詩潘妃莫結丁香花憶昔此地作詩社趙堯生胡漱唐東西悵久別去歲還同湘綺王壬秋來坐對春芳忘日昳裴徊花下復今朝花應笑我鬢多雪世間名利等雲浮眼底光陰如電瞥未須閉戶注蟲魚但恐隔林聞鶗鴂一身閒散容疏放四海安危賴明哲聊復商量文字飲後約更爲牡丹設

哭于晦若侍郎

老成日凋零海上來凶訊結交三十年君我皆白鬢回首蜀吳游流光眞一瞬靈巖騎屢聯峨頂衣同振縱談任詼詭立身何篤慎廿載合肥門同舍多英俊勢去身獨留遇

深官不進晚獲陟卿貳猶戀提學印乘槎非所欲抗言新法擯君名滿天下知君實亦僅徽號議　孝欽寃獄辨肅順惟君有公心修史庶足信嗟哉一遺臣胡爲騎箕迅生存本無歡心早如幽櫬一暝萬事畢何用論松殣

北海荷花二首

瓊島瑤臺迹未湮藕花依舊色如新誰言此日繁華盡無數紅妝映水濱

朝局匆匆五代過芙蕖渾似故宮禾興亡滿眼無窮感值得詞人幾度哦　季剛每過此輒有詞

公園泛舟戲示門人胡文瀾

斜日同來泛御溝蕭蕭壇樹鳳城秋將軍武力渾無用聊爲先生盪槳游

述懷

少小猶目前蹉跎成耆艾光陰何飄忽造化眞狡獪幾度閱滄桑頻年混塵壒世寧患土崩士正夸雲會居然利祿攫仍復文章賴笑我託生微看人策勳最遠恥口每緘寡營心常泰慙無國事補幸未民生害縱觀宇宙間抗懷風塵外匹夫志難奪死生未爲大

重至天津作

逃堯古有人避秦今無地可憐津滬閒同恃外人庇

柔兆執徐

王莽

五經顚倒劇堪哀勸進羣公枉費才威詐已窮災禍至猶

將符命抱漸臺

大連舟中

乞得閒身可自由一家生計不須憂榮枯端是尋常事山

水寧忘汗漫游雲外晩虹成異彩天邊寒日似初秋澄波

浩渺魚龍靜頻倚闌干豁倦眸

旅順逢白須直

吳門舊雨散如煙十載重逢渤海邊別後滄桑不堪說一尊聊復醉鐙前

關東民政長官白仁武招飲酒樓即席口占

爭戰當年迹已陳雞冠山色尙如新從知異地招尋樂總爲同洲氣誼親天水空明樓近海笙歌雜沓座生春吾家於此留佳話一歲中來三代人去歲兒子庸因考察東三省司法過此今余來游長孫勉侍從

星浦

雨餘風景倍幽然入畫人家樹色鮮獨坐荒亭對滄海酒懷無限夕陽邊

遼陽

蕞爾高麗敢自驕武功唐代勝隋朝如何詩少風雲氣每託閨情怨戍遼

寧遠弔袁崇煥

督師譽毀久紛紜才氣當年自不羣德勝門邊氈騎滿何曾禦敵有奇勳去年有以項城爲元素後者於是各省紛紛以崇祀爲請殊可笑也

山海關

蒼莽海山間風雲自往還明清餘廢壘遼瀋此雄關城笑防胡淺師憐乞敵孱我來懷古迹無戰戍樓閒

周玉山尙書見訪敝居賦贈

老來志氣自清明矍鑠精神四座傾分陝曾爲周一伯橫經猶是魯諸生方著易解釁消強國功無匹謂庚子拳匪之亂佐李文忠與八國聯軍議和事惠洽遺黎政有聲宦直隸最久此日津沽共留滯舊游還話錦官城初相識于成都

九日登遙集樓

又是重陽節獨登遙集樓（新自天津移居京師）還從日落處凭檻望刀州

奉懷徐弢齋相國輝縣

綠野堂新號退耕遙知心比百泉清園林部署關經濟山水徜徉見性情傳說早符霖雨望鄭侯原是昴星精（月之十三日為公六十一生辰）蘇門佳處前游地更欲從公杖策行

和韻　天津　徐世昌　菊人

蘇門山下學躬耕郵巷人家社酒清野水荒山如有意閑花幽草總關情試招隱逸餐黃菊欲訪神仙問紫精

採藥歸來天未晚一峯高處看雲行

偕石荔齋觀察游濟南龍洞寺遂宿山中

積雨初晴天氣佳城南探勝雨翁偕好憑淸興盪俗慮要使良辰愜奇懷入山漸深景漸異林壑中開露古寺階前尙樹元豐碑洞口曾題高郵字濟南龍華昔所經茲山不到慙山靈紅葉繽紛儼鋪錦蒼巒𡺸匼如列屏千尋峭壁不可越落日還從巖下歇安得泠然御風行獨立山頭看月明

佛峪

凌晨來佛峪山寺窈而深叢樹帶秋色石橋聞水音微生
樂閑放勝境快招尋腰腳差稱健高臺更一臨

重游大明湖

縱橫汊港長菰蒲浩渺煙波望裏無合竝城垣除去好統
教喚作䧿山湖

徐州四首

笙歌日夜古彭城士女歡娛盜賊清坐鎮端資張萬福謂張少軒
江淮草木識威名
戰伐於今且暫休舊黃河尚繞城流無窮兒女英雄慼戲

馬臺同燕子樓
放鶴亭空迹屢遷雲龍山名風景自幽然當年不有蘇夫子
爭得山人姓字傳
黃樓吹笛與誰聽笑我匆匆此地經待到荷花好時節定
應重上快哉亭與少軒有約也

冬節

垂老減歡悰驚心值冬節猶憶豳風詩二之日栗烈寒澗
正凝冰陰雲方釀雪邈矣歲月逝悲哉天地閉浮生飽憂
患了無世味悅端操苟不虧生理詎嫌拙且遂讀我書傲

然謝猥屑

強圉大荒落

開封感舊

一別夷門感歲華壯心銷盡鬢霜加重游彌覺人情厚葉作舟留余住其開封道署連日自當事以次及舊時同官更番招飲往事多慙士論誇士紳公讌於二曾祠盛稱往年政蹟包老祠荒春草徧李師巷古夕陽斜已拌三日瞢騰醉難得官銜是舊銜

過歸德

升仙臺廢兎園荒地本中原古戰場雪苑綿津今不作空

銜詩思過睢陽

碭山憶田王孫

芒碭風雲自古今朱三遺迹久銷沈梟雄事業人方重誰識王孫箸易心

徐州逢劉幼雲同往西郊觀桃花作詩以贈之

彭城非北亦非南土風地氣南北兼燕郊百草猶未茁已看桃柳紛垂檐我友劉侯西江秀商（雲汀）溫（毅甫）同是京華舊一朝薜苫白門邊亂後容顏驚老瘦黍離麥秀那勝哀郭外桃花喜正開返日無戈且尋樂還教竝轡城西來楚漢

龍爭成往迹霸業空令後人惜千樹深紅與淺紅猶疑戰
血枝上積百年世事總成塵而況春花一瞥新聞道廬山
最堪隱仙源何必羨漁人

金陵醉後贈陳伯嚴

分襟忽一紀幾見朝代殊生逢亦云幸涕笑一時俱身世
本夢幻百歲良須臾性命且不測何言菀與枯矧今亂未
已疇能爲遠圖與彼同一盡自苦寧非迂秣陵古帝國遺
迹委榛蕪黯淡石頭城荒涼玄武湖重尋兵燹後臨眺空
踟躕惟有青溪水猶識君與吾後會安可知聊此相嬉娛

有酒宜痛飲感喟徒區區

閶門紀游

偶思吳越去京闕紆道還經梁宋間江北江南小留滯金閶一到開心顏當年爲客歡情多（余自丙戌游蘇州前後流寓將七年）白髮奈此金閶何城闉裵徊未忍入爲念故人悲尺波清晨泛艇山塘去（門人李靜修侍從）指點斟酌橋邊路綠水仍環短簿祠蒼苔尙護眞孃墓海湧峰頭長嘯來闔閭玉匣成寒灰覆楚雄姿只如此觸蠻爭戰何微哉乘輿更往楓橋地雨中山翠衣前墜誰謂詩人世所輕於今爭重寒山寺（日本人至蘇無

不游寒山寺者忽覩楹題淚欲流父子捐軀陸并州文烈未遇難之前數日猶有書與余也倉迫迴船溯流上感舊頓教心養養吳郡由來盛園林芳舟不厭相招尋西園安及留園好老樹怪石同淸森城裏遽園夙所愛已與書畫後先賣聞說名園增數家儼同洛下爭豪奢主人能賞曾有幾徒令過客生歎嗟我自北游無此適盡日留連不知夕會當游衍銷殘年尋山預置謝公屐

上海客舍

訪舊春申浦頻年幾變更關心來故相瞿止久相國見訪到耳有

新聲澆俗催離亂孤懷泯競爭白頭猶善飯天末厭儒生

硤石

由拳昔屢經硤石今始及風前車暫停淸景若可拾雨洗樹色鮮煙緘鳥語澀路傍小園通橋下輕船集一水相迴環雙峰儼對揖人家畫圖裏何誰宅新葺

杭州喜晤吳子修

曩在中州日曾通輦下書那堪離亂後重憶唱酬初往者君視學四川余客樂峯尙書幕唱和甚多巴蜀詩偏好湖山畫不如此生幾相見執手莫欷歔

獨游西湖

自與武林別魂夢時相縈幽絕湖濱路乍見欣喜并長隄柳扶疏修嶺樓崢嶸靈湖邈難匹矧值春山明秀或如美女麗質本天成峻復類高士傑立風裁清爽氣入匈肌逸興淩滄瀛應憐繽紛子城市何營營

從聖因寺沿裏湖登巢居閣望葛嶺

曉日照平湖春風生微喜浪見孤山笑似迎故人訪宮墻失莊嚴園林咨跌宕憑高全湖出萬象收一望翠紅各自研靈秀安可狀登閣憶逋翁對嶺悲賈相孰逐一時榮廿

貽百世謗恥辱吾幸免相羊聊自放

九曜山下訪俞恪士陳仁先

南湖幽邃絕囂塵不獨王翰願卜鄰楊柳千條山四面風光恰稱住詩人

題煙霞洞

腰腳猶欣健可誇纔探石屋又煙霞洞中古佛應相笑霜鬢年年爲底加

理安寺

谿澗行將盡橋迴一寺開未須登閣去仍復聽泉來捧椀

知佳茗尋碑剔古苔地幽稀客至山鳥莫驚猜

臨平

尋春不負武林行回首錢湖尙有情草長鶯飛三月暮（實閏二月下旬）青山斷處是臨平

還至金陵作

無福西湖啖芡菱松寥閣亦未攀登（擬游焦山未果）煙霞後約留吳越車笠前盟憶友朋四海云誰爲砥柱三春作客又金陵齊梁一瞬成何事賸有青山閱廢興

伯嚴送余至浦口黯然而別

江皖此中分臨歧暫延佇來會知何時相看無一語

滁州

野渡庵前草色勻醉翁亭下釀泉新韋公詩句歐公記點綴山川要有人

上巳日重集十剎海酒樓修禊分韵得筵字

料峭東風上巳天京華修禊自年年共看北郭春如海還憶西湖柳拂筵世正喧紛宜茗艼人無少長盡豪賢歸從吳會身猶健重倚高樓作酒顚

二閘秋泛

亂餘復來還寫憂臨水次旣歡濠濮情忽動江海思葭菼因風吟鳧鴨乘漪戲轉漕事已往垂綸願莫遂即此暢幽襟暫遺區中累

慎所立齋詩集卷第八

愼所立齋詩集卷第九

長汀江瀚叔海

古今詩共六十七首

著雍敦牂

次韻門人奚度青秣陵見懷之作

醉吟白傅是吾師霜雪盈頭興不衰忽枉佳篇驚妙舌更教遠道憶通眉燕來雁去空成歲蠖屈龍伸各有時春暖南游預相約鍾山攜手未嫌遲

遣興

鶩爭蠅嘬幾時休今古眞成貉一邱世事儘教因嬾廢吾生元不爲貧憂少陵謬想千間廈玄德虛談百尺樓自喜殘年佳趣在有書連屋酒盈甌

挽陳生錫疇

大庠回首歲華更尚記論文識俊英宓賤之官留政績左思有妹擅才名（生之妹曰錫睪能文嘗在京師女子師範學堂肄業）循良未竟平生志箸述甯期後世榮時事艱危人物亡之臨風老淚欲先傾

鄧守退招同王書衡傅沅叔白堅甫曹纕蘅易仲實集淨業湖高廟看牡丹守退有詩即次其韵

朝來不斷雨浪浪乍喜晴開謁寶坊丹景當年花競賞酒次余極稱彭縣丹景山牡丹之盛郫筒何日酒重嘗去蜀十八年矣人如夢得愁華髮劉禹錫看牡丹詩云但愁花有語不爲老人開詩笑成封詠玉堂韓琮詠牡丹詩有暮香深惹玉堂風之句主客從容忘仕隱竹林原自有山王

同作　　易順鼎

一錢不用買滄浪佳處何如濯錦坊婁護鯖材從筆出仲殊蜜味入詩嘗浣花似到幽人宅懷甕難尋故相堂雨後牡丹開更豔看來畢竟勝楊王用元作白華紫稼詩意

漫成

垂老身徒健匡時志本迂連年耆舊盡三年之中王壬秋林贊虞王益吾伍

崧生瞿止盦江杏邨相繼逝世萬事是非無語欲呼騶卒交應愛狗屠灊

湘兵劫慘南望一長吁

高要陳母壽詩

上壽古有之而無生日禮齊講梁皇設宴樂唐帝始宋代

優臣工口宣詞多靡壽文盛有明體卑意則美自壽或貽

譏壽親庸可詆冠廢此禮興是亦緣義起奉觴足娛親不

在外觀侈歌舞糜千金豪舉徒爲爾高要有陳君吾道干

城恃賢母世爭誦名門出仙李令德早相夫大義恆訓子

勤勤敎育心女學倡鄉里百折志不撓坐令鬚眉恥嘉言與懿行生平那勝紀佳兒承母敎立身古人比浮榮非所欽淸名良有以持此慰慈闈應勝千鍾侼羚峽山矗矗硯洲水瀰瀰勖哉循陔人馨潔介丕祉載詠束晳詩用博北堂喜

蜀石經歌爲劉健之作

唐政不綱龜鼎遷五季割據何騷然竊國惟知恃武力土苴經典誇戈鋋前蜀後蜀等亡國孟昶應較王衍賢朝堂設匭達幽隱宮掖納諫輕嬋娟況復雅意好文學石經今

日猶流傳首建議者毋昭裔甲辰之歲初開鐫孝經論語及爾雅德釗書石成於先是時中原正多故契丹石晉兵禍延閩中弒奪亂尤極南唐吳越差安便蜀獨從容免戰伐儒生猶得勤丹鉛其後諸經竝刊石廣政迄於皇祐年禮殿屢經遘兵劫久已零散如荒煙我昔成都覩殘石幾度求訪嗟無緣喜君嗜古得此本周禮左傳堪摩研公穀雖刻自田況立石尚在嘉祐前開封石經有二體楊南仲篆稱精專共疑石亡在元末昔人未見心拳拳詎知汴學存石二陳留還賸周官篇共十二石古物有時會發見蜀經安

料無日全爲君作歌復歎息連年烽火哀西川

重九日游西山諸寺二首

驢背尋詩去行行入翠微孤懷寄修竹大悲龍泉兩寺皆有高竹城中所罕見也遺迹弔禪扉端忠敏所築歸來庵在靈光寺地雅僧偏俗林稠鳥獨稀終日不聞鳥聲惟見幾翼飛揚而已願同魏無忌捕鷂遂生機

佳節還今日登臨樂事賒青山曾識客黃菊欲開花泉細聽疑雨楓高望若霞爲貪秋色豔歸路晚煙遮

登寶珠洞絕頂

九秋景物自蒼涼絕頂平臨興未央浩蕩濁流浮積氣依

微禁苑帶殘陽名山那管風雲變古佛能容我輩狂西蜀南閩兵甲滿不知何處是吾鄉

屠維協洽

井陘道中

漢趙交兵地今猶賸故關春生綿蔓水日照井陘山赤幟疑飄蕩浮雲自往還崎嶇失天險憑眺一開顏

次壽陽驛憶韓退之詩戲作

邊城春半寒猶重奉使曾聞吏部嗟笑我出門何所念初無巷柳與園花

陽曲傅青主祠

躍駿彎疆付慨歎蕭然物外一身完新祠焯爍雲甍壯故宅淒涼土穴寒異迹生寧慙白谷傷心死尚著黃冠昔人辛苦今人樂遺老渾難比例看

至太原作

堯墟禹迹久流傳表裏山河尚儼然壼耳霸功留絳水臺駘帝系出金天遺風此日猶稱儉保障從來在得賢近喜桑麻安四野會須卜宅晉祠邊

豫讓橋

驅車赤橋郵嗚咽橋下水緬懷漆身人於焉擊襄子中行
寧非君甘爲智伯死國士衆人語豈不合公理寇讐腹心
視各殊鄒嶧之言亦如此既笑子長誤傳與專聶同更哂
希直迂責備一何工吟詩巧譏諷尙有漁洋翁畸行杜厲
叔其義原非通物論難齊自古昔萬事付之馬耳風

晉祠四首

懸甕山前晉水流叔虞俎豆自千秋客來莫問分珪事封
地於今訟未休
祠下年年賽雨忙豐碑頌德語鋪張世間萬事從何說不

祀汾神祀邑姜

元魏而還幾劫灰（唐叔虞祠始見於酈道元水經晉水注）興亡一瞬詎勝哀

朝陽洞外千尋柏（或云周柏）曾見唐家起義來（唐太宗晉祠銘云爰初鞠旅發迹神祠）

涼堂漱玉不停聲坐對澄泉百慮清難老嘉名最相稱沼中蘋亦號長生

二月晦日重游日本發天津

長安豈不樂忽憶東京灣偶動遠游興言尋海外山殘年惟要健奇福莫如閒此意妻孥解相看一破顏（挈內子及瑄端同行）

泊長崎

九洲五島記曾經舟入長崎喜暫停行到扶桑春色早夕陽無數好山靑

舟抵神戶新聞記者咸來問訊作此自嘲

重來兵庫縣依舊一閒身臨水登山客何勞問訊頻

荒川櫻花歌

半陰半晴三月天喚取吾妻橋下船借問櫻花何處好更從向島往荒川國華名豔扶桑東坐令桃李媿春風試看五色垂光彩西蜀海棠寧與同（今人有謂櫻花即蜀中垂絲海棠者不知日本固有

垂絲海棠也游人競赴花間約醉舞狂歌一何樂劇憐如錦復如霞可惜易開還易落全家異國喜相攜是日內子同游庸鶚兩兒暨其婦與瑄女勉端二孫皆隨侍打槳回船日未西料得它年談往迹就中難忘是櫻隄

游江之島

島國韶光麗春游樂事饒長橋通海岸遠樹接雲霄波撼龜樓金龜樓旅館動天連鶴沼地名遙憑臨歸去晚寒雨又瀟瀟

箱根

勝地交通便馳驅任往還無巖不飛瀑有屋總依山遠近

嵐光活高低翠色環蘆之湖上立富嶽映潺湲

宮之下即事

出門遙見海雲生振策尋幽趁午晴山翠重重開畫本松風謖謖作吟聲愛從瀑布飛邊坐頻向櫻花笑處行攜眷遠游眞得計題詩徑欲徧東瀛

登鎌倉香風園春待山

名園結搆費工夫樹色山光儼畫圖落日湘心臺上望錯將滄海認西湖

新宿御苑觀櫻會

曉風廣陌集軺車御苑筵開日未斜黃屋遠承千載位紅櫻爭放八重花天光絢爛疑仙境野色蒼茫異帝家客聚五洲同眺賞莫辭相對醉流霞

吉祥寺飯田別莊宴集即席口占

雨過園林萬樹新小橋流水碧粼粼花纔入眼心先喜牡丹初發交到忘形意倍眞妙舞清歌傾四座良辰美景正三春老來方幸狂名滅又向扶桑作酒人

鶴見花月園杜鵑花

海濱春色未應闌開罷朱櫻又牡丹蒲田菖蒲園牡丹尤勝最是杜

鵑花爛漫紅嬌黃嫩滿林巒

橫濱三溪園

游興老偏好每攜兒女行肯敎負風景難得值春晴市遠塵囂絕亭高海色明賞心在何許倚樹聽谿聲

嘉納治五郎校長招飲以其外舅竹添光鴻遺箸見示竝爲所撰毛詩會箋乞序余旣允之當令其婦出謁

劉氏壻眞快桓家女自賢三都推絕作寧藉士安傳

泛舟松島

海上日曈曨揚帆任曉風舟行羣島外人在萬松中不盡
奇新狀應推造化功淸遊吾自足何用羨漁翁

觀瀾亭晚望

行殿人猶說高亭客偶過年深松化石日落海生波唬鳥
因風緩漁船向晚多裵徊新月上淸磬出煙蘿

詠夏山桃花

幾處桃花點綴工東風不醉醉薰風早開爭似遲開好萬
綠叢中分外紅

鹽原山中覽白氏長慶集讀謝靈運詩有慨於中

因次其韵

士夫乏公心此豈關運數固由識不充抑亦私莫去黨同而伐異十八輒九遇論文且復然各有所偏處賢哉白尙書本與謝殊趣乃盛稱其詩大海細草樹詎似蒐瑣子是非競丹素曠世契深微茲意罕相諭寂寞空山中沈吟樂天句

過日光町憶中禪寺湖

清絕晃山湖回首情何限晚風車搖搖孤嶼若在眼

江戸紀事

交鄰舊事談元輔（前內閣大隈重信侯爵）共產新潮歎黨魁（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子爵）更有木堂（犬養毅）崇漢學講經欲聘老儒來（連日會晤三君所論如是）

帝國大學歡迎會

服部博士（服部字之吉）相知早都講京華久傾倒（余充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監督時博士爲敎員）勞燕分飛踰十年白首重逢在蓬島舊雨新知聚一堂勝似鄭吳交紵縞東瀛漢學亦凋零三島（三島毅）新亡土屋（土屋弘）老今朝盛會感歡迎坐覺清光滿春昊小牧（小牧昌業）身爲天皇師田中（田中義成）胸羅歷史稿風雅正變探毛

韓謂諸橋轍次官禮精微闡豐鎬謂林泰輔斯文於今幸未墜是日來會者類皆斯文會中人其姓名詳於日記遺編終古期相保屏除糟粕擷菁華參合故新供論討學術尼山自有眞自孔子貴公貴仁之大義不明後儒無識乃以其爲一時一事而言者標作宗旨此孔道所以日晦也橫流長使憂心擣鹽谷鹽谷溫於我本故人當筵落筆摛嘉藻酒闌賦此謝諸君報匪瓊瑤永爲好

歸途過京都作

輕裝就道尅期還夢繞西京翠靄間定被山靈暗相笑忍敎舊約負嵐山

游香界寺示文瀾

放浪纔留海外蹤翠微高處又扶笻空林無復嘑山鳥破殿曾經降亥龍師弟卅年情倍愜功名兩字性偏慵趨時自覺非才調只合清游野興濃

秘魔崖

巖洞擅靈怪莫若桂嶺西詎以茲崖小坐令心賞睽適意貴當前斟量毋乃迷水必滄海觀山必岱嶽躋區區滯迹象所見猶醯鷄時值炎暑退秋風初含淒寒泉瀉幽澗穠綠覆招提胡不開塵襟翛然物我齊敖游信可樂姓名安

用題

越廿日復與文瀾游靜宜園宿就松舍

御園久荒蕪風景猶佳勝攀鱗感陳迹策蹇乘幽興塵沙燕薊昏樓觀乾嘉盛高館雲作梯密林風埽徑壯麗班禪居得無乖清淨興衰只俄頃雙泉終古瑩心安貧亦樂道喪亂靡定松間玉軫聲今宵且同聽

碧雲寺懷堯生

嘉友今何處重來古寺中清泠巖畔水獨照雪髯翁

登靜福寺洗心亭

玉皇名任俗人呼（俗稱此寺爲玉皇頂）閒倚危亭望故都多少登臨權利客不知洗得此心無

戲題臥佛寺

芳池碧泉新綵殿黃瓦破羣生導化難佛倦亦高臥

寶藏寺

內家香火幾時修（寺創建於明中葉今爲張奄香火院）占得金山最上頭湖水難銷亡國恨（望見昆明湖）煙巒如待遠人游（諸寺幾盡爲西人所賃居）兩朝故事心中憶千里秋光眼底收欲覓郵醪供痛飲好教澆盡古今愁

題江杏村遺札後

直諫不沽名吾宗道自貞百年完大節數紙見平生未覺芬芳歇能無感慨縈宣南同飲處回首市朝更

上章涒灘

次韻日本西澤道寬元日見寄

江戶重游憶去年尋幽到處一家全新詩偶得廬湖上清夢猶縈富岳巔薊北雪侵庭樹早海東春入嶺梅先文章契合神交在聊復因風達短箋

爲陳子宣夫婦七十壽

詩人自古多循吏豔說鹽官惠澤深種秫哦松無俗韵卻瓜歸茗有同心西泠十子齊丁陸嘗結西泠詩社東漢三君數紀諶謂哲侯昆弟遙喜壽筵開七秩䕼華山色入高吟

題成竹山澹庵圖

諸葛志澹泊華表情清澹大名今尚垂苦節誰能貶哀彼多欲人每爲外物撼不惟累一身世亦被危險成君關東英平生重名檢一塵黑水頭俗塵終不染倉卒國體變擾攘民生慘强抑悲憫懷閉戶事鉛槧榮辱久相忘膏血寧忍啜畫取澹庵圖風光坐可攬繞屋柳毿毿映階花苒苒

翠色落軒檽淸音出谿嶺此庵在何許聊從畫中覽寄懷芒芴閒萬象寸心斂如君信超然日澹知無忝舉世儻能同禍亂應日減

和韻　　　　吉林　成多祿　竹山

少年蘊奇懷老至漸平澹先生雄於詩風節終不貶薑桂性愈辣落筆五嶽撼沒羽力獨到破膽語尤險一時箸作家重若金玉檢當年繪乾坤民物入渲染忽悲陵谷更萬事付一慘白頭老儒者瀟洒事丹槧焦遂辯驚筵廉頗飰善噉笑看兒子輩澄淸轡早攬喜公意飛騰

年光非荏苒使我麋鹿心相攜入雲嶺披圖恣一笑高
吟動劉覽平生衝斗氣到此忽一斂盟心庶無怍附尾
殊自忝相約三春游老懷同不減

疊韻答竹山報謝之作

少更憂患多經世心久澹言志偶吟哦不恤人譏貶君詩
譬長城偏師未許撼見褒毋乃過欲和愁韻險有如不羈
士苦爲禮拘檢風雨詎能驚煙墨徒受染人生貴行樂胡
爲憂心慘居勿羨華屋讀寧待精槧遺珠空復索畫餠安
可噉願同作春游芳菲任搴攬細草碧龍蔥疏楊煙掩苒

或訪黃花川或臨翠微嶮乘茲身尚強猶堪恣登覽春來歡意饒老去狂名斂良約期早踐佳篇媿虛忝安排策杖行莫使詩情減

挽石荔齋觀察二首

官久何曾富（君由縣令起家宦汴二十餘年）黃金散暮煙政聲應不泯畫筆可能傳（善畫竹石）夷跖身同殉滄桑節獨全人生終有死況過古稀年

憶昔同官日惟君結契深汴州幾離合歷下暫追尋竟負重游約徒傷後死心天涯知己少望祭一沾襟

二月二十五日獨游南窪訪龍樹院舊址今爲抱冰堂矣徘徊瞻眺慨然有作

六年不走黑窯路偶趁春晴訪龍樹輪奐驚新綈構殊裵徊花徑渾疑誤舊日蒹葭簃亦遷野鳧潭水尙幽然古槐已作龍飛去桃李紛紛空自妍張公昔年屢游此歎其清遠無與比（張文襄相國廣雅集詩云此地曾來一百回又云清遠無如龍樹閣）一朝入相少經過感慨君臣淚如泚（廣雅集中讀白樂天以心感人人心歸樂府句一絕作于宣統元年其君民末世自乖離句[illegible]民本作君臣）抱冰堂下去遲遲想見掀髯談笑時生前不無意相左至今回首皆堪思九門何止塵十丈天

留風景閒人賞老者衰慵少者忙斜日南窪獨來往

北海子修禊以靜心齋爲韻三首

春心屬良辰招攜蓬萊境茲地歷五朝繁華餘酸耿高樹
媚澄波重樓延遠嶺雲垂石洞幽泉落池館靜淸趣於此
得紛誼自茲屏共爲瀾漫游流連娛晝永
柳岸理蘭楫輕舟泛海潯春風瓊華島峻塔重登臨市郊
紛漠漠宮闕靄沈沈蒼茫萬古感欻忽交余心不見艮嶽
石當年移自金盛衰若循環何用多悲吟
去歲瀛臺宴而我不克偕遠游扶桑東頗愜山水懷今日

修禊事更集北海齋周覽韶景麗彌覺別宮佳安全賴君子歌嘯容吾儕年年歡此會微願當許諸

壽曾伯厚七十

我昔依嚴尹太歲方在戊花發錦官城與君初邂逅氣誼得所親槃尊時相候轄效孟公投琴喜單父奏勞燕俄分飛陵谷忽遷貿誰知二十載京華獲良覿回首感升沈對顏驚老瘦佳句閒愈耽奇書貧未售勤勤永慕心君有西山永慕圖德音一何茂外追漢吏循內符仁者壽披圖緬孝慈稱觴集親舊會隆鄉飲禮定看加六豆

黑龍潭

綠雲覆澄潭停驂日卓午臨流畫檻涼繞樹蒼藤古淸光映鬚眉爽氣沁肝腑對此一泓水獨惜施未普旱魃方爲虐孰慰三農苦龍兮久無靈何能致甘雨凶年咎不任樂歲功偏詡廟食無乃羞於世奚所補我來作此詩用激龍公怒

金仙寺

夏木陰陰拂紫甍金山古刹舊知名當階紅藥留春色出谷黃鶯送好聲僧鬢應憐雲共白客心原與水俱淸斜陽

更上孤亭望無數煙巒檻外橫

登妙峯山

昨宿金仙寺暘臺山之腰淩晨更振策倍覺幽興饒磴道阻且修登躡誇輕趫憑高一極目天地何蕭寥既升復又降迤邐陟山椒松柯蔽白日巖嶂干靑霄嵯峨不一狀中峯形尤超嶢然出衆嶺秀色挺孤標茲焉信靈境苦受愚人朝一步一拜跪妄期福可徼曰余成老嬾萬念亦已消下山還大笑吾敢元君驕絕頂祀碧霞元君與泰山同也

黃仲厚夫人自湘來京以舊作出示有寄兄詩云

平生自恨非鬚眉今問鬚眉亦何補悵然有感

記曾親見結褵時（夫人于歸時余方客其尊人易笏山先生江蘇藩署）卌載流光似水馳讀罷佳篇倍惆悵乾坤何處著鬚眉

可憐

志大才疏易誤身從來謀國費經綸可憐成敗須臾事忙殺翻雲覆雨人

魚樂亭獨坐

曾是宸游地 高宗御筆留瀠洄亭下水寂寞禁中秋禮樂嗟何及兵戈苦未休時危値饑饉安坐媿吾儔

題周玉山尚書詩集

曩公藩西蜀予季爲幕客（亡弟廣生嘗掌書記）走也忝下交追陪受多益燕薊妖言興親貴啟釁隙一朝驚熢燧聯軍八國迫宮轍遂北移躬與議和役從容翠輦迴干戈化玉帛忠誠結　主知青齊初列戟遡聽仁政行四境蒙膏澤之眾兩度過悵望誰山碧重逢黃歇浦（甲辰公督兩江余適游日本還國晤于上海）笑語忘將夕金陵辭嘉招抗顏專講席追公鎮百粵我亦京師適旋聞公去官南北音塵隔尚憶歲在亥洛陽訪碑石士人爲我言歷歷公行迹伊闕與邙山低回懷屐歸來

攝承宣倏忽河山易直沽再相見歎息頭愈白羨公眞矍
鑠猶堪噉燔炙酬酢無倦容時還觀戲劇頻年屢過從今
始服詩格遠符言志旨情與理俱積出處具平生苦心想
疇昔陳琳習律令王景識水脈決獄獄寃平治河河工覈
先後佐元老籌筆無遺策在官四十年所至民歡懌寧知
經世志百僅有一獲天性本篤厚道義堅松柏況復愛山
水登臨若有癖蘊抱亦已閎唐宋任所擇蒿目滄桑後能
無叢憂戚吟詠少和聲致此伊誰責日昨喜我來置酒溪
邊宅論詩到小子令人頤頰赤文章今日賤舊稿甘棄擲

公慫恿將部撰付梓世變將安窮豺虎大充斥天道有循環陽九豈長厄祝公壽百年詩境彌開闢鳴盛終有期會看神州赫

冬日偶書

老去游山興不磨五臺良約悔蹉跎夏間擬踐趙次隴約作五臺恒山之游以京畿兵起中止蕭條景物吟情減雍穆家庭樂趣多謾惜居鄰無二仲偏教入夢有三峨何時濯錦江邊水得照幽人兩鬢皤

慎所立齋詩集卷第九

愼所立齋詩集卷第十

長汀江瀚叔海

古今詩共四十四首

重光作噩

早春感懷

譽毀從來那有眞虛名標榜謏時人不新不舊平生學非佛非仙自在身（近今風氣喜言參禪及修煉之術余皆不解）游戲歡場渾忘老（柯鳳孫潘潔泉力軒舉諸君頻有觀劇之約）浮沈亂世詎嫌貧東風漸暖花將發又醉西郊駘蕩春

和韻

侯官 林棨 少旭

冲和澹泊葆天眞一例雞蟲笑世人兒輩才華堪破敵
王城嘯傲獨藏身千觴在手寧辭醉萬卷撐腸未算貧
湖海遙知豪氣在高談四座頓生春

儒者胸懷自有眞東山不出惜斯人扶桑詩卷曾驚世
洛下謳歌早乞身坐閱風霜標勁節食甘藜莧樂淸貧
冷曹尙記追隨日棖觸前塵二十春

張太夫人畫册爲效彬題二首

葉葉花花妙絕倫深閨畫筆信如神恆齋作配倪文毅不

數鷗波館裏人太夫人胡氏字景桓張劭予侍郎室也

手澤君家永寶藏先朝清望重三張謂劭予暨冶秋尙書燮鈞侍郎鯫生

曾坐春風裏還對丹青憶侍郎

孝懷入都同游靜明靜宜兩園輒贈

城西佳境喜同探回首前游興倍酣地豈湘吳方是勝曩嘗與君同登天平及嶽麓世惟山水不妨貪高臨塔頂矜腰腳小憩松陰縱笑談三蜀與君忘未得峨眉再到老猶堪

上巳日偕內挈兒女輩湖上泛舟

年年修禊盛朋儔今日攜家御苑游尙得浮生幾元巳難

逢盡室一扁舟春烏有恨嗁黃屋湖水無情照白頭風景
不殊人事改宮花殿柳迴含愁

釣魚臺二首

澄漪亭上御書懸想見 高宗駐驆年游幸正當全盛日
寧知湖涸盡成田
歷歷金元刦幾經西山依舊繞臺青客來漫作興亡感入
耳松濤最好聽

題鎮海李母入徽圖八首

侍櫛箴紉

從來姑婦間難於母與子誰似侍櫛人孝聲播鄉里

急智靖變

火光照比鄰碧眼來何突滅鐙越綺窗變竟弭倉卒

遇火整暇

仲尼問傷人子產徙主祏深閨何從容允矣光篇籍

振廩捍侮

溫拯謀方急翻驚外侮侵一家同避地仍抱救災心

病榻服勞

革矣曹因疾辛勤臥榻前明知生死理未忍諉諸天曹因事見

手援衆溺

爲奴一何苦販賣有紖徒贖子朱忠亮仁風似此無

創學惠鄉

興學得兩人曾聞蟄仙評（湯蟄仙挽楊斯盛聯云東南興學得兩人浙一商蘇一匠）試

問賢母風何如楊斯盛

然鐙照海

海色本光明猶思舟航濟安得無盡鐙照徹人間世

重游晉祠

晉源別三年重訪朝陽洞飛鳥如相識臨風遞幽哢臥柏蛟螭蟠鳴泉律呂中淸景長若斯時遷不可控智愚各有營身爲造物弄緬想古梟雄（齊神武曾詣晉祠見北史薛孝通傳）同此一大夢伊余老作達良游惜倥偬夜坐流碧亭（亭爲門人歐陽傭民新建）山月出懸甕

東冶鎭道中

策馬渡滹沱行行盡土坡終朝平地少到眼苦人多飽食愁油麪高眠喜架窩風雲方澒洞蠟屐意云何

金閣嶺遇雪

羸馬難勝鳥道微崎嶇歷盡得禪扉平生此景無多見紅日當空雪亂飛

臺山篇

茲山蘊靈異清涼名最先菩薩說法地語自華嚴傳五峰遙相峙累土若臺然寒冰結邃古皓雪飛炎天中央特寬廣石塔年逾千不竭亦不盈上有太華泉其北尤峻偉危磴生雲煙地勢壓恒嶽近據袁觀瀾所測北臺高出海面一萬零五十尺恒嶽高出海面僅六千二百九十尺耳嵩岱難比肩其西號瞢甍天池跡久湮隋皇事難信訪古空留連其東宜視眺滄海赤日懸涓涓柏谷水

下成滹沱川其南最幽寂不與中臺聯似聞洪水時曾繫唐堯船我來八月秋芳草猶未薦四周烈風鳴阻客躋其巔振衣一騁望萬象横目前怳忽靈光接嵯峨玉山鮮（山頂已爲雪封）森然百慮靜塵事頓可捐無爲侈培塿貽誚紫府仙

清涼雜詠十首

如此名區傍塞塵故應題詠少詩人秀容幸有遺山在省識臺山面目眞（元裕之臺山雜詠詩云好箇臺山眞面目爭教坡老不曾來）

趙襄曾得寶符還代國窺臨在此間想見地名今古異五臺東埵是恒山（顧亭林五臺山記云東埵爲趙襄子所登以臨代國）

誰見神鐙與佛光張天覺語近荒唐（見續清涼傳）不如裝點楊家傳香火年年祀五郎（太平興國寺有宋楊五郎祠蓋本傳奇）

銅殿莊嚴孰造成五區銅塔製尤精大孚北魏名原古創立何須託永平（唐僧慧祥古清涼傳云大孚寺元魏文帝立清涼山志乃謂建於漢明帝時竺法蘭嘗棲於此今顯通寺即大孚故址也）

一塔淩霄亘古今御詩題處寺門深釋迦舍利文殊髮無量閻浮信仰心

菩薩嶺爲靈鷲峰紅衣三百自從容輸它鎮海（寺名）饒風景兩道流泉萬顆松

象教原來不免誇况兼傳會出僧家何人爲取羚羊角一向南山碎佛牙（南山寺一名極樂寺有佛牙高三四寸長八寸寬二寸餘不知何骨）

雁塞荒涼自昔時如林寺院亦陵夷（舊有一百二十餘寺今僅其半）添將綺思空山裏端爲悔郇讚佛詩

行宮蕪穢滿蒿萊回首康乾事可哀贏得羣僧誇盛典翠華九度此山來（康熙朝臨幸二次乾隆六嘉慶一）

錢郎莫笑裕之篇（遺山雜詠詩云知彼錢郎笑寒乞不將錦繡裹山川）自古淸涼句罕傳會待來春花草發眞看錦繡裹山川（臺山石山戴土當春夏之交花草叢生徧山如繡）

歸途有作

佛地初來證夙因歸途吟眺倍精神峯巒稠疊渾無路草樹斕斑別有春墨蹟長教留古寺余爲顯通寺撰聯云中華最初古刹三晉第一名山屬門人柯定礎書之泉聲不斷送行人今宵又向荒郵宿重領山家趣味眞

寄題太原風峪

太原縣西有風峪石柱一百二十六四面全刻花嚴經年題天保猶可讀白晝陰森風穴門以火來照手自捫黴溼熏蒸易剝落雖無盜竊寧長存石柱已多損失朱十作記三百載

無人愛惜誰之辠亟謀抉置水中亭鄭重題詩告茂宰（謂歐陽儒民也）

與文瀾獅子窩觀紅葉還至香山登眺

我昨湯山探霜葉幾樹初丹意未愜今朝更入白雲深光彩滿林映肩睫非楓非柿不知名誰將璃玉新翦成青女偶施狡獪術珊瑚火齊紛縱横當前豔色能無羡不惜長廊繞千徧迴車路喜香山通來青軒外還來紅忽憶昔游扶桑地日光山裏秋容媚濟南龍洞亦自佳但恨虛過道林寺（長沙嶽麓山下有愛晚亭）人生到處須盡歡况復來日方大難南

北蜩螗沸未息海外正欲横相干吾曹得樂且行樂袖手
何用多憂歎斜陽共載紅葉返尤物好付妻孥看

題鄭學錄

六經不受秦政汚焚餘寶氣騰洪爐漢初諸老保殘匱斯
文不墜功難誣墨守家法原自可胡爲門戶相邪揄孟梁
同師議既異勝建一家言各殊春秋分三詩且四入者主
之出則奴大都畢世專一藝兼綜羣籍西京無猗歟高密
集厥成天地人通斯大儒囊括茂典契周孔力抉奧窔開
榛蕪惟惜世主尚讖緯大賢不免時俗拘注經自謂有失

誤據後漢書本傳戒子益恩書補苴正賴承學徒八寸策譌八十宗遵明曲說毋乃愚是非麻起魏晉後難鄭佞鄭徒區區趙宋言經喜逞臆坐令古義淪塵塗林希乃獨崇鄭學見宋文鑑林希書鄭玄傳嘆服更有新安朱皇慶頒行取士制禮經古注初無渝專用雲莊自明始直以魚目充隋珠近代經師號稱盛汪洋北海羣流趨或嫌詮釋過繁碎每尋枝葉忘根株誰似司農體用備名物博洽猶其麤當年治亂告昭烈想見經國多良圖黃巾數萬拜道左盛德洵可豚魚孚禮堂隱然即闕里無媿萬世儒林模流風消歇慨今日聖賢經傳

不復須才名只解羨蒙叟學術徑欲師卓吾遺逸矜高祿自厚優伶貢媚詩偏腴識字士夫固無幾況研經訓窮朝晡海東雖知漢學重（日本於中國舊學統曰漢學非乾嘉所謂漢學也）三禮尚乏爲先驅素志未就吾已老神州絕學憑誰扶竊聞當事慕文化何不一作登高呼柴翁（鄭子尹號）此編世所棄寒夜展卷空長吁

郿塢行

漢季失政無紀綱董卓一炬焚洛陽擁彊兵誰敢侮取寶物築郿塢郿塢高與都城齊金銀珠玉不勝數自言守此

老可娛豈知煙消霧滅只須臾呂奉先腹心倚一朝能令
太師死財力兵權安足矜請看市上臍然燈

歲暮飲酒

朔風何凛冽百象淒以清入冬久不雪麥苗生意冥庫儲
正空匱愁歎寧民萌官吏少歡容士卒多怨聲獨有金張
室夜分歌未停長衢車馬塞羅綺揚芳馨一擲過百萬不
媿豪華名人生異苦樂茲憾積千齡禍亂可時發念之怵
惕驚委心任大化有酒聊自傾

立黙闇茂

上巳前一日游三貝子花園

晴光瀲瀲曉風柔天爲幽人助勝游池畔柳初開睡眼花間鳥正試歌喉禁城咫尺春先到佳節重三禊預修合與斯園留故實水西增築話雲樓此地舊名可園其西有話雲樓

次韻答趙堯生

卅載論交氣味親揭來望斷錦江春眼中敢道空餘子心上時教憶故人無辱無憂差是貴有書有酒未爲貧終當把臂峨眉去一洗盈襟萬斛塵

聞武昌黃州兩地以歲在壬戌因於七月既望仿

行東坡游赤壁故事詩以張之

黃泥阪下昔乘舟想像坡仙赤壁游共道武昌還此地喜逢壬戌又今秋依稀鶴影橫江去嗚咽簫聲逐水流眼底才人何限在文章氣節似公不

偕郭允叔同游晉祠猥蒙寵贈佳篇率爾賦謝

頻年幾至太原城始見觥觥郭子橫三晉儒林推獨步五朝文苑待公評生逢亂世書猶著坐對靈泉酒共傾一紙瑤華褒已過自慚皓首百無成君著有五朝古文類案

及門諸子在晉爲縣令者共十有餘人謀於太原

縣懸甕山下爲余築室數楹感而作此

仕宦已三世家計仍蕭然故鄉歸未能投老客幽燕僅餘書萬卷初無宅與田俛仰心自適富厚知無緣往歲游幷門淳俗喜未遷偶憶道元注晉祠獨留連幽情發古柏清夢落名泉卜宅雖有願人事苦拘牽乃有歐陽生首爲五畝佃頃復召同人謀築屋數椽濟濟諸茂宰各各捐俸錢尅日即鳩工行見欄檻鮮有臺可望月有池可種蓮讀書與飲酒動靜無不便老夫亦何幸端賴門人賢高誼今世稀慨然作茲篇

為陳伯嚴七十壽

憶昔知君由易公易笏山先生丙戌海上初相逢黃鵠磯邊再攜手酣嬉謿笑忘途窮丈人開府歲在酉我自巴蜀來湘中目擊苦心啟民智謇謇志本君國忠一朝政變老成廢君亦黨錮江建霞黃公度同廬墓西山百憂集頻聞涕淚揮秋風壬癸之間聚尤數秦淮畫舫何從容送我入燕復入桂君詩略見吾游蹤汴州相望不兩載山河忽淪榛莽叢亂後秣陵一相訪喜君尊酒猶未空高詠荆軻與精衛令人髣髴柴桑翁今年七十身益健黃花色映酡顏紅平生大

節在忠孝不獨詩文人所宗長生之術君自有安用導引師猿熊我詩雖拙意孔厚博君一笑傾千鍾

晉祠

清絕涼堂水今秋兩度聽四時蘋自綠九月柳猶靑稚子爭扶杖（貧兒工讀園學生也）衰翁媿授經（時山西大學延余講毛詩）移居來歲好應不負山靈

送顏駿人胡馨吾游清涼山

玉臺高峻出塵寰此去期將絕頂攀誰識游蹤歐美徧喜從塞北看名山

游北海子

燕山朔風寒蜩螗終年噪擾攘紛紜中於焉展游眺亭亭孤島懸皎皎曾冰耀樹石鬱酸瑟樓閣通窅窱徑轉目欲迷廊迴首頻掉隆替那勝感繁奢空遺誚達人貴自適寧爲外物搖留連忘已昏攀躋幸未耄矧乃娶嫁畢（時季女初嫁）向平可同調

慎所立齋詩集卷第十

勘誤表

卷	頁	行	誤	正
詩集一	三前	九	寕嫌	寧嫌
	四前	九	思與	恩與
	七前	一注第二行	穴葬	合葬
	七後	十三	毫强	豪强
	十二後	十一	遂寕	遂寧
			靲匝	鞈匝
	十四前	九	盤飧	盤飱

	十六後	十八	寧。長	寧・長
二	三前	九	蛸璧。	蛸・壁
	四前	一	寧。能	寧・能
		十二	更拆。	更柝・
	七後	十	寧。南	寧南
	九後	十二	寧。惜	寧・惜
	十一後	十一	寧。識	寧・識
	十三前	八	寗。封	甯・封
	十四前	五	雲藹	雲靄・

三	五前	九	身寕	身寧
	六前	七	耆簪	蓍簪
	十四後	十六	寕忘	寧忘
	十九前	八	寕嫌	寧嫌
	二十二後	十八	生寕	生寧
	二十三前	四	眷情	眷景
四	一後	十五	寕空	寧空
	六前	三	寕辭	寧辭
	七後	十四	寕管	寧管

卷	頁	行	誤	正
	十五後	十	寕。復	寧・復
	十七前	四	寕。再	寧・再
	二十二後	十五	寕。區	寧・區
		十八	寕。自	寧・自
五	六後	十七	寕。忘	寧・忘
	十二後	十七注第一行	有亭。	有亭・
	十三前	四	寕。惜	寧・惜
	十四前	一	鬱。紆	鬱・紆
		六	寕。足	寧・足

	十七前	二	寧有	寧足
	十九後	十三	江湖	江潮
六	一後	十四	抗州	杭州
	三後	十二	寐寞	寂寞
	十五前	一	闉郤	闉卻
	十九前	五	廟兒	廟貌
七	三前	四	寧辭	寧辭
	四前	六	郤喜	卻喜
	七前	五	短薄	短簿

	七前	五	短°簿	短·簿
	四前	六	谷°喜	谷·喜
七	三前	四	寧°靜	寧·靜
	十九前	五	渤°兒	渤°貌
	十五前	一	闔°谷	闔·卻
	三後	十二	寐°寘	寂·寘
六	一後	十四	抗°州	杭·州
	十九後	十三	江°湖	江·湖
	十七前	三	寧育	·寧足

九前	三	兩○會	兩●會
六後	十八	寧○忘	寧●忘
六前	六	寧○患	寧●患
五前	二	斐迴○	斐回●
二前	九	寧○諧	寧●諧
八 一後	十二	寧○非	寧●非
十二後	十	萬古○	萬口●
九前	五	海棠花下作歌低一格	
八	七	天寧○	天寧●

		七	天寕。	天寧·
	九前	五	海棠花下作誤低一格	
	十二後	十	萬古。	萬口·
八	一後	十二	寕非。	寧非·
	二前	九	寕諸。	寧諸·
	五前	二	裴徊。	裴回·
	六前	六	寕患。	寧患·
	六後	十八	寕忘。	寧忘·
	九前	三	雨。翁	兩·翁

	十一後	十六	寗。非	寧•非
	十二前	五	裵。徊	徘•徊
	十三前	四	輕船。	輕舠•
	十三後	十六	喜。浪。	浪•喜•
		十七	咨。跌	恣•跌
九	五前	三	寗。慙	寧•慙
		十一	寗。非	寧•非
	六後	十八	寗。與	寧•與
	八後	十七	寗。藉	寧•藉

四

	十三前	九	寕。忍	寧・忍
	十四前	八	寕。待	寧・待
	十八前	九	履屐。	履屐・
	十八後	十四	寕。知	寧・知
十	一後	十二	寕。辭	寧・辭
	二後	十四	寕。知	寧・知
	六後	十八	寕。長	寧・長
	九前	五	寕。民	寧・民
	十二前	四	寕。爲	寧・爲

孔學發微

長汀先生著書之三

East Asian Library

教育部學術審定會評

是編上中下三卷分爲十門會通古今包羅中外平情抒議不爲高深幽杳之談其論孔子志經世貴公貴羣孔子之言人倫大都對待舉之期於兩方交盡論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可以該括中西學術論孔子之好古引西人之說以折排古之徒論孔子之教實兼德育智育體育而尤重德育論孔子屢言忠信而視信尤重論士大夫有恥而後可富可強論上下好利必至亡國論孔子言政以德爲體以禮爲用古之禮猶今法律論範世誨人之具

全恃有名之一字其言皆爲鍼時砭俗而發精確不刊至駁斥日本蟹江義丸言教言法及疑孔子多言私德罕言公德諸條尤能疏通證明干城聖道其辨宋明學派亦皆持平之論無門戶囂張之弊是書博徵約取頗與顧亭林日知錄相近皆平日讀書有得之言

孔學發微序

往余在成都與江君叔海暢論經義爲言蜀學之壞始於湘潭王闓運而井研廖平今古文之說鑿空虛構尤爲孔子之罪人叔海嘗抵書痛言之癸丑廖平來京師自言其說凡四變自東西海國大通而後始悟六經皆孔子假設之詞舉詩之所謂十五國者一一實之於五洲諸地其說荒唐曼衍奇離誕怪至不可思議烏虖孔學之不明久矣其下焉者不具論而今之所謂老師巨子或錮守經生家法支言碎義破道無術而矯其弊者又復專言理性過爲

幽深要眇之詞視孔學若帝天之不可方物廖氏者出乃更創爲皇帝王霸之世以分配六經於是孔子之學幾等於齊諧志怪之書誣聖盡經說愈奇而道愈裂警者遂謂孔子之學疏闊選耎不切於國家之用至欲取聖人之微言大法所以垂教萬世者一切末殺而糞除之悲夫此孟子之所謂自伐人伐不能不爲今之學者咎也癸卯之歲余與叔海同應經濟特科之舉都門握手深以聖學晦盲爲懼因出其所著論語示余繼又爲孔學發微一書以明孔子之學術治術無所不包每進一解舉一詞輒引古今

中外疏通證明不爲無稽大言以貽當世樹枏竊謂孔子去戰國之世百有餘年楊墨莊列申韓宋尹田慎鬼谷公孫之徒竝世蠭起著書馳說簧惑天下其時孔子之道堇堇不絕者蓋如綖焉獨孟子荀卿稱說孔子以維正學明王道而孟子之拒詖放淫其力尤鉅故韓昌黎氏謂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今之世一大戰國耳道術之厖雜聖學之微殆尤甚焉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若叔海者其亦庶乎能言而不媿者矣新城王樹枏

孔學發微總目

上卷

總說
明道
正倫
辨性

中卷

述學
修身

應務

論治

下卷

雜事

叢譚

孔學發微卷上

長汀江瀚叔海

總說

嗚呼孔子之道果皆實行於中國與抑若存而若亡與韓非子曰儒分爲八墨分爲三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復生誰能定孔墨之誠乎顯學篇蓋聖學之不明其所從來久矣

孔子志在經世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語出孝經緯鉤命決中庸鄭注公羊何序皆引之又莊子齊物論篇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故貴公爾雅釋詁邢昺疏引尸子廣澤篇曰孔子貴公貴仁呂氏春秋不仁覽曰孔子貴仁此其意唯孟子能知之能行之孟子言仁義言與民偕樂言不

嗜殺人言保民者卽貴公貴仁之恉而周秦諸子如莊周尸佼呂不韋之徒亦尚能窺及之或語有所受是時去聖非遠大義猶未盡乖也炎漢中葉武帝用董仲舒之言罷黜百家表章六藝故二百年中以經學爲極盛然司馬遷之作儒林傳也一則曰余讀功令至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再則曰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班固漢書儒林傳贊亦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迄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

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由是觀之則漢儒之誦法洙泗其得失不從可知乎迨光武中興首崇儒術東京之末士敦節義桓靈失道久而後亡亦未始非其小效也魏晉以還儒風稍墜仲淹崛起抗志尼山標榜滋疑名言莫廢顧亭林極稱文中子見詩集述古第三首及文集與潘次耕札唐重科舉競尚詞華學如韓愈李翺蓋不數覯習之復性書實開宋儒之先宋興名儒輩出性理大昌然後人往往以宋之不振歸咎道學諸儒雖持論近苛未能別白至其末流之失要無可諱觀宋季周密之言其弊可覩矣周公謹志雅堂雜鈔

竊謂宋儒之於孔學所發明者固多而誤會者亦不少降及元明愈失厥眞其入官也則知尊主而昧庇民其立身也則名中庸而實鄉愿其對世也則喜自尊而忘兼善其施教也則務躐等而違善誘是故國無以治名無以立道無以達才無以成出則容悅而已耳處則浮沈而已耳無剛毅特立之概有卑屈陋劣之行（日本高橋作衛嘗謂孔教之弊往往失獨立自主精神其心卑屈陋劣學孔道而誤者比比皆然見吾友吳摯甫東游叢錄）是豈孔子之道本然哉

魯論所記孔子之語有垂訓萬世者有因一時一事而發

者不獨問行之答子路與冉有異辭言詩之旨子夏與子游殊科其對懿子問孝與告武伯及子游子夏者亦各不同蓋異其地異其人卽異其說故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亦各有所當也是在承學之士善觀其通呂新吾呻吟語卷四云孔子只是一個通通外更無孔子苟拘牽固執死於句下則通此而不通彼者必多矣說苑奉使篇云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又云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如孝經開宗明義章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禮記曲禮篇亦有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之語而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又大雅烝民之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而易

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儻援不敢毀傷之訓謂戰陣可以無勇執明哲保身之誼謂王臣不必匪躬可乎哉可乎哉善夫徐愛之序傳習錄曰門人有私錄陽明之言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陽明尚如是而況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乎

孔子之作春秋實包有世界主義平等主義博愛主義非戰主義微言大義散見於公羊穀梁二家之師說而公羊

所得尤多世儒乃以其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語本何邵公公羊解詁序）禁人講習其亦甚可閔笑者矣不知禮記禮運篇載孔子嘆於蜡賓慨想大同（大同即春秋所謂太平世又即西人赫胥黎天演論理想之烏託邦）雖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治並以爲大道既隱之事謂之小康微特天下爲公乃共和之極則所謂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蓋與今日之社會主義無異其爲非常可怪更何如乎且以是推之足見孔子之志固在造出未來（張橫渠亦有爲萬世開太平之語）此篇所云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

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志者望也慕也鄭注志謂識古文殆非戴記雖駁雜孔道要義猶間有存者此類是也或乃譏其爲子游之徒附益之不勝其弊（姚姬傳莊子意義序）所見殊左又易序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其不重視見在可知而春秋張三世由據亂而昇平而太平是即孔門之進化論吾之爲是言也非如今人動以經書中語一二近似泰西學說者輒謂其皆竊我緒餘而拒絕之區區之意則欲藉達爾文斯賓塞頡德諸人學說以尋杏壇之墜緒（是猶墨子之經沈埋千載證以歐洲科學其說大明）大抵孔子之改造未來多

託於古自學者不明斯恉而孔道遂晦矣

孔子生君主時代蓋不能不尊君主然刪書則始堯舜贊易則稱湯武革命何嘗私於一姓媚於一人至孔子之言人倫大都對待舉之期於兩方交盡論語告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對魯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證之羣經亦莫不然易家人之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春秋昭二十六年左氏傳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禮記禮運篇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

忠十者謂之人義大戴禮記四代篇曰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是何曾偏責爲臣爲子爲弟爲婦者哉三綱之說本出緯書（見白虎通義）其實亦責君責父責夫爲特重何則表端斯影直綱舉斯目張臣不臣子不子婦不婦必先由於君不君父不父夫不夫後世名教之說興乃偏責臣子婦以爲尊綱而不知非孔子之意且並失三綱之指也今有人以改革之後已無君臣一倫遂疑孔子之道不適於今日之用庸詎知君臣之名可泯國家之義自存（此國人全體之國家非法王路易十四所謂朕卽國家也）政體雖殊效忠則

一若夫父子夫婦之愛乃根於自然之天性初非强人情而逆施之也其發有序其出有本始於至近推於至遠故父子夫婦之間蓋人類愛情之發最爲切近而眞實者也或乃欲舉父子夫婦之倫而併廢之於此而不用其愛尙何合羣兼愛之可言爲是說者每因受家庭感觸有激而然殆亦未之深思耳

歐美各國繙譯四書五經聞頗有失其意者然西哲之論孔子無不推爲大政治家大哲學家大教育家中國生民未有之聖人也夫以孔子之聖海外猶知敬仰况我國人

敢滋異議然欲尊孔子重在實行其言區區九樞徒爲僞飾乃至竝此亦成虛語可不哀哉日本松平康國云儒教衰於中國而精神反存於日本（見所撰世界近世史自序）雖日本儒教之精神如何尚待討論而吾華儒教之衰其能自解乎又井上圓了亦謂中國如孔孟所言皆道德之旨中國人未嘗不誦讀之但口能言之而不能見諸躬行所以衰弱至此（今人編輯倫理學講義）此尤藥石鍼砭之語吾輩聞之能勿汗涔涔下而思一雪其恥乎往者泰西耶教亦嘗中衰自馬丁路得奮起而氣象聿新我國儻有一熱心毅力如路得者

本孔子貴公貴仁之旨發揮而光大之俾全國化行俗美人人有仁義之志操道德之觀念則春秋所謂太平世者其或有庶幾之一日矣茫茫禹域詎終無其人哉如瀚譾陋奚足窺孔學之精微然其顯而易見者可得而言瀚雖不敏竊願與當代深明公理之君子共研究焉

明道

論語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

以爾萬方柳宗元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己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己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柳河東集讀論語）子厚此論最得聖人救時之心世之有志於孔子之道者必由是而求之庶不流於鄉愿墮於狂禪崔述洙泗考信錄乃疑此爲斷簡無所屬附之於書末者（東壁遺書）殊爲無識韓詩外傳曰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强刼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

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卷五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淮南子修務訓又作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文選答賓戲李善注蓋孔子之皇皇經世若此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知道之不行而不以自沮晨門知其不可而為之一語誠仲尼知己何等魄力何等擔當自孟子而後學者尟明此誼矣噫朱子語類云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個人便須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為楊氏為我方得某卻不曾去學得這般學由是觀之則晦翁直同伊尹以天下之重自任此其所以為大與

釋迦牟尼持輪迴因果之說以警世謂輪轉生死無有窮期（列子天瑞篇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是蓋輪迴之說在佛教未入中國以前）耶蘇基督蔑視見在專祈未來之幸福以爲身體雖亡而靈魂不滅故一心期入天國謨罕默德專用威力服異己者亦以天堂地獄爲歆動恐嚇之辭（佛家亦以敬信三寶與否定人之罪福）孔子則不然故季路問死而以未知生焉知死答之其與宗教之言固不侔矣且子思作中庸贊揚聖祖之德稱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尤與宗教之禁懷疑仇外道者迥異蓋孔子者中國國學之先師而非宗教也明

乎此則今日新舊紛紛之爭可以息矣

孔子之道其深廣猶江海也容納衆流傾瀉百川惡可以一方體論乎自周以來能以片言揭示孔學之眞相者莫若尸佼孔子貴公一語（羣書治要尸子）孔子小匹夫之諒廣無類之教抗老安少懷之志何莫非貴公之明證乎劉向說苑曰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至公篇）此亦貴公之一端也嗚呼我夫子之道所以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者則

亦曰公而已矣周濂溪通書亦云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董仲舒春秋繁露曰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兪序篇劉向說苑曰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至公篇之二說者雖論春秋實足發明孔子貴公之精意萬民之所欲卽易所謂吉凶與民同患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所謂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者也至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老安少懷卽是此意

則又禮運所謂大同非公之達於其極曷克有此

論語二十篇中以言仁爲最多故呂氏春秋曰孔子貴仁（不二覽）案公孫弘對策曰兼愛無私謂之仁（漢書本傳）揚雄太玄經曰同愛天下之物無有偏私故謂之仁（玄攡篇）是仁之與公固二而一者矣春秋繁露曰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又曰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兪序篇）由此觀之則孔子之貴仁夫豈煦煦爲仁者所可同年而語哉張爾岐曰左傳子產不毁鄉校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矣此

吾夫子言仁一大公案也仁字最難識從此處反參之則仁之爲仁瞭然矣（蒿庵閒話）稷若是說尤發先儒所未發

公也仁也斯道也洵孔子之大道也就經世論之則不獨貪利營私非公非仁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亦非公非仁也就爲學論之則不獨欺世盜名非公非仁卽睽睽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私自悅者亦非公非仁也彼口仲尼而心盜跖之徒固無足責焉矣苟有英俊之士殫心孔學尙其於公與仁加之意哉

一貫之語亦孔門要義然以爲受道秘傳則非矣（洪邁容齋隨筆）

卷十三已辨之皇侃論語義疏曰貫猶穿也元應一切經義引倉頡曰貫穿也以繩穿物曰貫卷十朱子語類亦曰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欲將那一條索一串穿這便是一貫卷二十七此解引伸皇疏較集注爲長邢昺論語正義云言夫子之道唯以忠恕一理以統天下萬物之理朱子集注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似即用此然未免語近玄虛轉不若邢疏之著實竊意易繫辭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荀子非相篇曰以一知萬是皆可爲一貫之證至阮元論語一貫說特好爲異論無當經恉曩閱揅經室集已正其非詳見鄙撰之石翁山房

札記

日本有論語一貫一書乃葛山葵岡述其師片山兼山之說大旨以爲孔子所謂一貫卽仁是已曾子不曰仁而曰忠恕者喩以爲仁之方也案論語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朱子集注云推己所欲以及於人恕之事仁之術也又伊藤仁齋論孟古義曰忠恕所以一貫之也非以忠恕訓一貫也二說並可存參

或者謂夫子以一貫之道語曾子是論道語子貢是論學此殆講學家意爲軒輕其實一理耳程廷祚曰子貢聞夫子之一貫而不能悟其爲忠恕又不敢直請其說故它日

以一言可行爲問其與不言衛君而舉夷齊同機者乎夫子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案中庸道不遠人章上文說忠恕違道不遠下文緊接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上忠恕並舉下只是一恕字可證言恕則忠在其中於此益信與曾子之一貫非有二也夫道莫大於仁聖人教人不直以仁而以恕者恕則知人己一體有時而知萬物一體則仁矣豈易言哉其後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蓋由行恕而見仁也而夫子教之以近譬終不欲其遠於恕焉然後知一貫之學之實也論語說啟生斯言得之矣

克己復禮殆亦魯論一要義朱子集注於此章解克己復

禮爲勝私欲解爲仁由己爲在我兩己字不同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力攻之（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及日本物茂卿論語徵並駁集注）近儒陳澧號稱尊信朱子亦云集注實有未安不如馬注解克己爲約身也（案馬注約身實與去私意近）然又謂勝私欲之說論語二十篇中固多有之（東塾讀書記卷二）是仍未有定見將何所適從乎阮元曰觀左傳楚靈王之事可知克己復禮則家國必仁不能克己復禮則國破身亡夫求鼎詬天豈止不能克己究其始亦不過因不能克己充之至於如此耳（揅經室集論語論仁論）其言殊警以左傳證論語經意自明此傳正義引劉炫曰

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光伯是說詮釋特詳朱注謂己爲身之私欲蓋卽本此俞蔭甫乃因是惡及左傳以爲其書晚出先儒致疑凡此之類皆不足據遂從孔注訓克爲能謂當以己復禮三字連文己復禮者身復禮也（論語平議）殆不免染漢學家習氣好與宋儒立異耳故說經者尤不可無公心也

朱注曰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是語

也蒙竊惑焉蓋私欲淨盡卽無欲矣孔子雖稱公綽之不欲然不欲非無欲孟子亦第言寡欲而已無欲之說倡自周茂叔見通書聖學篇及養心亭記案論語知者章何晏集解於仁者靜下引孔安國曰無欲故靜此無欲二字見於經注者然呂涇野已疑之呂柟周子鈔釋其釋養心亭記云寡欲亦允執厥中之義若至於無恐難通行於衆日本蟹江義丸曰周子主張無欲乃本其主靜說而出其無極而太極之說本合老莊之無極與易之太極說而成者也雖折衷道儒然自其太極本無極之說以觀之則其重無極過於太極意更顯然而無極本自老莊則其無欲之起因於道教又有不容疑矣宋明儒家於

道教外又被佛教之影響故其禁欲之傾向遂至牢不可破然是非孔子時代之儒教所固有也（孔子研究第二篇第六章）此說誠非無見於孔學大有關係乾嘉考據諸儒每譏宋明理學爲陽儒陰釋職是故耳焦循曰孟子稱公劉好貨太王好色於百姓同之使有積倉而無怨曠孟子之學全得諸孔子此即己達達人己立立人之義故克伐怨欲不行苦心潔身之士孔子所不取（案孔子以爲難特不許其仁耳非絕對不取也）不如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不欲絜矩取譬事不難而仁已至矣絕己之欲而不能通天下之志

非所以爲仁也論語補疏里堂斯論雖足正禁欲之失然欲不可絕亦不可縱如戴東原以欲爲本然中正動靜胥得讀孟子論學篇證之經傳皆不相合寧非巨謬與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謂率天下而禍仁義者必戴氏此言矣

主靜言禮已見於禮經禮記樂記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然如呂叔簡曰三氏傳心要法總之不離一靜字呻吟語卷一此其爲說與劉謐三教平心論何以異乎大學所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者尚有事在也管子戒篇曰靜然定生聖也內業篇曰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又曰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此語雖未必眞出管子然亦必春

秋時代有此學說先靜後定與大學異固非二氏之虛靜所可相提並論者矣程明道李延平之教人靜坐明陳獻章之學亦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白沙集致趙督學書謂學與教皆以靜坐爲要不獨顏習齋李恕谷譏其近禪顏氏學記卷一卷五卽朱考亭亦云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是釋子坐禪矣又云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見江永近思錄集注卷四是主靜之不能無弊考亭已慮及之故言靜不如言敬也此本晦庵文集觀心說

敬字从苟許愼說文曰自急敕也易所謂終日乾乾自彊不息者皆敬也故虞書敘堯之德以欽爲首賈誼新書修政語上篇引

（帝舜曰吾得之以敬也）詩大雅之美文王亦稱敬止（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載師尚父道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孝經廣要道章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禮記曲禮開篇即言毋不敬而推其效至於安民（此與論語子路問君子夫子曰修己以敬又曰修己以安百姓可以互證）論語書中言敬者二十有一乃如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見大賓承大祭雖答問仁皆敬之事然則敬也者詎非聖人修己治人之要道哉朱子之學以居敬爲本（宋史本傳）其諸孔學之正宗與（陸象山集卷一與曾宅之書曰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又歷引書詩論孟謂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子靜此論蓋爲晦翁發雖有言

依據然欲打破敬字殆未可也

言聖道者莫備於中庸一書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則知道本於天而老氏尊道於天地之上者非也老子道德經上篇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讀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國家統此詳著正倫篇內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社會統此則知道不外五倫凡對於國家之義務即古君臣之義而後儒求道於窈冥恍惚之中者非也然則舍五倫而言道非吾所謂道矣中庸曰仁者人也鄭康成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人人孰無偶無偶則無相親故仁从人从二道莫大於仁人與人相親偶乃所謂仁也五倫特總其人之類言之耳故曰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蓋謂此也顧道在五倫其所以行之者則賴有知仁勇三達德顏習齋謂自宋儒起而天下有不達之德（顏氏學記卷三）其言雖過亦未始不中宋儒之病夫知仁勇未易期要自可求其近學者苟致力於好學力行知恥三端其亦庶乎不差矣然論語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又曰仁者必有勇故分析言之則爲智仁勇其實亦仁而已矣孔子之貴仁豈虛哉

近世經原人學者社會學者之所研究咸謂國之自然起原於家由家族之進步乃成爲國雅典柏拉圖法律論曰家者小國國者大家是亦以國爲家之發達此固泰西哲士所公認可知我孔子之言倫理雖義有廣狹其多主家族立說者實探源之論也禮記祭義篇曰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梅氏古文尚書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與此意同是不但言親言長且直以立愛立敬爲教民之本孟子離婁篇亦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其故何哉夫人類之團結也其機關生於愛其愛愈博則其團結爲愈大而程度愈高國勢亦愈强論者謂愛之本質蓋醞釀於男女之情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而根本於親子日本以親子爲父子母子之公名詞吾國無語可易故仍之之性者美國惹米斯日本當永岩太郎以爲百般之道德皆由親子之愛情所擴張凡有親子之情者卽爲有人性之人類無論若何暴亂之徒對之者終能施以敎育之方法於此觀之更足證孔孟之言誠合古今中外之公理矣兪理初癸巳存稿有嚴父母義辨彖傳云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乃子嚴敬其父母非爲父自嚴惡

孝字始見於書堯典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蓋四岳之舉舜也以孝而堯之試舜也亦以孝孟子稱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不信哉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以襄王不能事母故絕之言出也（僖二十四年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孔子之教孝莫著於是中庸所謂祖述堯舜此其犖犖大者也夫

史記仲尼弟子曾參列傳雖有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其業作孝經之語然孝經實非孔子自撰且無授受之緒觀其首章曰仲尼居曾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矣蓋曾子

弟子之遺書晁子止公武讀書志已有是言而漢儒附益之孝經緯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言殊不足據孝經稱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朱子謂如此二語則須是武王周公方能盡孝道尋常都無分豈不害理見語類輔廣記此豈孔子所可行邪鄭康成篤信緯書其注中庸謂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可謂惑矣若孝經果與春秋同出孔子之手何以周秦諸子無一及之者唯呂氏春秋孝行覽曰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似引孝經天子章四庫提要云呂覽審微篇亦引孝經諸侯章殊誤然其下緊接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云云多與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同祭義亦有其文漢書藝文志儒家有曾子十八篇今大戴禮僅存十篇疑呂覽所云天子之孝即出所遺八篇中未足爲引孝經之證也雖然孝經非孔子作要爲曾子弟子所傳亦必有聞諸夫子者矣是在善讀者審擇之耳

論語載有子稱孝弟爲仁之本其說必受自宣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立愛自親始故孝弟爲仁之本管子戒篇曰孝弟者仁之祖也與有子之意正同孟子亦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語可互證朱注引程伊川說謂

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似失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三曰宋儒以孝弟爲庸行粗迹而別於虛處求性故其言往往有過高之弊）日本蟹江義丸以爲孔子之教所特重者尤在於孝是言亦不盡然論語篇中言孝初不如言仁之多至謂孔子主張極端服從歷引論語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及對孟懿子問孝與曾子稱孟莊子之孝等語以證明之（孔子研究第二篇第八章）則尤未确徵特朱注已云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況孔子固

已明言事父母幾諫乎當參看禮記內則 荀子子道篇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謂孝之謂貞也孝經諫諍章與此大同小異 由是而言則以孔子爲主張極端服從不已誣乎三年無改之說必夫子有爲言之且無改而曰之道則非不義可知若孟莊子之不改父臣與父之政亦正以獻子用臣賢行政善耳宋哲宗初即位張商英上書言三年

無改與父之道鄧潤甫遂首倡紹述之說於是章惇蔡卞乃借此名以報復私仇蓋經義之不明其禍若此（後漢章帝建初元年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苦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章帝下其章牟融鮑昱皆以爲孝子無改父之道蓋漢人已不明經義矣）

今人因政治革命之後有謂中國父權太重倡言家庭革命者不知一家之中當子女幼稚時奚可不事教督而遽放任之乎歐洲如法蘭西爲民權自由之國然考其法制亦子應尊敬父母而父母者於其子之身體或財產則有監守之權懲戒之權管理子之財產及收益之權其它各

國法或稍異要無不有親權雖俟子成年卽須交代而親權之當有固爲世界之公例矣矧摩西十誡本有敬爾父母之言耶之爲教也敬天而後首敬父母乃竝生我治我教我而一父母之以吾中華夙敦孝道而一旦欲自外於人倫豈不重爲西人所嗤笑哉然家庭習慣有亟應改良者亦不可不注意也

五倫以君臣居首非僅爲當君主時代不得不然其實蓋納對國家之義於君臣之中何以明之正以諸經只言君臣少言國家故也所謂君臣有義不仕無義皆對於國家之義耳莊子述仲尼之言曰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

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人間世篇）亦即對廣義之國家而言不然當春秋之時於魯不可則去之衛於衛不可則去之齊之晉之宋之楚之秦也安得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邪然亦有指君一人言者如事君盡禮之類承學之士宜分別觀之不可併爲一談也（黃梨洲謂仕者爲天下爲萬民非爲君爲一姓見明夷待訪錄）春秋隱十一年公羊傳曰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又亂賊臣子人人得討（隱四年公羊傳曰衛人殺州吁于濮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何注云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其於君臣之義可謂嚴矣然文

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公羊傳曰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何注云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穀梁傳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據左氏傳弒紀公者太子僕也弒厲公者程滑而欒書中行偃使之也今以其君罪惡太甚被弒乃國人公意遂舍太子僕等弒父弒君之罪以垂誡萬世是孔子之作春秋不惟使亂臣賊子懼且使暴君虐父懼此其爲義之大詎小儒所能知哉

春秋襄十四年左氏傳載師曠之言曰天之愛民也甚矣

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說苑君道篇曰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又襄二十五年傳載晏嬰之言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惟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二說者竝可證孟子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義孟子此指實本春秋王船山讀四書大全說曰君爲輕者非天子之謂也以天子之馭諸侯而言故下言變置

諸侯而不言天子天子卽無道如桀紂亦聽其自亡以滅宗社而無敢變置者蓋而農丁明季鼎革之際故有是說非篤論也至晏子之言亦須善會古者謀人軍事敗則死之不死君而死事故爵位有難受而臨難無苟免也是以凡效力於國家者責任所在要當舍命不渝雖民主之國亦惡能外此道哉

易革之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謂聞誅獨夫紂不聞伐君意亦猶是蓋爲民立君故以民爲重也程正叔不信武王觀兵盟津謂觀兵必無此理今日天命絕

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遺書卷十九）朱元晦謂文王以服事殷若紂之惡極文王未死也只得征伐救民（語類卷三十五）大儒所見正復相同（陸象山集語錄下曰湯放桀武王伐紂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義孔子作春秋之言亦如此）漢世如黃生之薄湯武轅固當已爭之（史記儒林列傳）其後韓退之之作伯夷頌有云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呂氏春秋誠廉覽述伯夷叔齊之事似較史記可信）意亦不以武王爲然蘇子瞻志林（卷五）則直斷之曰武王非聖人也（朱子語類卷三十五曰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百字罵武王則非矣於此二事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處乃善又曰聖人稱泰伯至德謂武爲未盡善亦自有抑揚案晦翁謂須

見得道並行而不悖處是也其解武未盡善似誤蓋孔子之於韶武特就樂論之耳武未盡善當是音聲之失傳若果有慙德而象之抑豈得爲盡美耶至蘇論之非則戴埴仲培鼠璞卷下辨之甚詳陳同甫龍川文集且謂武庚祿父殷之孝子管叔蔡叔殷之忠臣是皆私於一姓之偏言夫豈有當於公理哉若如所說是黃生之賢聖過於孔孟而蘇陳之有功名教亦遠勝於伊川考亭也蠻族有羅羅者俗愚而戀主卽虐之至死猶舉其子姓若妻妾戴之不敢貳（檀萃默齋說蠻）嗚呼曾謂聖人而以此爲法哉雖然湯武之事重在救民要亦非黃巢李自成輩所得藉爲口實也

呂留良曰五倫惟父子兄弟從仁來故不論是非若君臣朋友二倫卻從義生義則專論是非是而義合則爲君臣朋友非而義離則引退義絕則可爲寇讎故曰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明乎敬之義則文王夷齊龍比皆敬也武王亦敬也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不可謂天下無不是之君上但人臣一身生殺惟君不可以私怨而生懟叛之心此昌黎二句之不朽於古今也若其大義所在則天降下民一節此理巍然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亦天經地義如此非我一人得而徇心違天也如謂事君亦如事父連是非都抹殺

則非止敬之道矣四書大學講義晚村是說朱軾等駁之最力見駁呂留良四書講義然實阿諛君上之辭爲人臣之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春秋賢曹羈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之公羊傳曰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禮記曲禮下篇鄭注曰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子於親至親無去志在感動之明著禮經安得謂事君猶事父乎且忠之爲訓初非專屬事君卽君之於民亦可言忠如春秋左氏傳上思利民忠也曹劌以察獄以情爲忠是已孟子滕文公上篇曰敎民以善謂之忠又論語行之以忠則爲施政言爲人謀而不忠則爲交際言而忠信之忠忠恕之忠則爲立身行道言固

不似孝字之義有專主不可移易也至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一語以告人子則善矣若爲父母者以是設心則止慈之謂何矧在君上有不爲桀紂者哉

我國夫婦一倫每失之過與不及夫固不免虐婦婦亦時有陵夫蓋坐昧於各正其位而不知交相愛耳（易家人之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又九五王假有家之象曰交相愛也）夫所謂各正其位交相愛者即平等之義也故白虎通義嫁娶篇曰妻者齊夫與夫同體說文解字亦曰妻婦與夫齊者也惟劉熙釋名曰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

言也依成國說是士庶人以上皆不齊等矣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豔妻煽方處孔疏釋傳箋之義曰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以夫敵也由是論之則釋親之謬不攻自破矣至婦之訓服其義又別大戴禮記本命篇曰婦人伏於人也白虎通義曰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說文曰婦服也从女持帚灑埽也蓋婦本對於舅姑之稱故有是訓不得據此字義遂謂古者夫婦不平等也

記稱夫義婦聽（禮記禮運篇）家道常經理固如此然夫或不義則婦有不聽者矣白虎通義曰妻得諫夫者夫婦一體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諫諍篇）又禮記檀弓孔疏引五經異義曰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康成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母耳殺之太甚孔冲遠謂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若其殺母妻得殺之然則婦亦豈盡以順爲正哉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禮記曲禮篇曰三十曰壯有室內則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是古無早婚也（早婚之害今人已多論之者世傳周文王生伯邑考及武王之年殆不可信）至夫死妻稚子幼許其適人則固經有明文儀禮喪服記繼父同居服齊衰期異居服齊衰三月所以重生命全孤弱夫故董仲舒論斷疑獄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見杜佑通典賀喬妻于氏所上表）伸養繈生人道之大故改適爲依禮而不嫁則爲高節（說本湘潭王氏禮經箋）此蓋存乎其夫婦之愛情非可強而致也（自歸熙甫以未嫁守貞爲非禮毛大可劉端臨汪容甫皆主之）所謂一與之齊

終身不改者初志則然殆非所論於夫死子幼窮無可依之時且禁婦改適特秦之苛令耳史記秦始皇本紀會稽刻石有有子而嫁倍死不貞之文宋世如范希文幼隨其母改適朱氏遂居長山名朱說既貴迎其母歸養始還姓更其名凡遇推恩多予朱姓子弟若在近代必詫爲怪事矣閻循觀伊蒿泥於程子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因謂喪服蓋漢初諸儒所竄入同時法坤宏鏡野著迂齋學古編己辨其失見錢儀吉新梧衎石齋記事稿閻韓法三先生傳阿非利加洲土人之俗夫死不嫁而印度土人之俗夫死婦多置薪自焚以殉其重節烈似勝我國然爲西人割據而奴隸之果何益哉又古者諸侯娶妻姪娣相從

爲妾今英國俗妻死不得娶娣況妾姪乎若夫一夫一婦尤爲歐美各國之通俗此制之善孔子生今日亦必贊之蓋孔子固聖之時者也臧拜經文集有爲貴妾服緦議蓋以獻媚時貴誠經生之羞

五倫之中惟兄弟相睦爲最難蓋雖同氣之親每以財產之關係娣姒之感情而不免鬩牆者比比然矣故書稱帝舜之孝必曰象傲克諧詩美王季之德亦曰因心則友非於父母有深愛者惡能兄弟怡怡乎禮記中庸篇曰父母其順矣乎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篇亦具言事兄使弟之道固未有孝於親而不友於兄弟者矣

論語稱以友輔仁詩小雅伐木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故禮記中庸以朋友爲五達道之一而白虎通義則列朋友於六紀（三綱六紀篇）其關係顧不重哉且記有之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禮記曲禮篇）是父母沒固得許友以死矣（此可見古代尚俠之風周禮大司徒任本六行之一不得謂非聖人所重）朋友之交庸可濫乎昔侯霸欲與王丹交友丹被徵遣子昱候丹於道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後漢書王丹傳）蓋古人之慎交如此然以廣義言之則魯論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張橫渠西

銘云民吾同胞蓋卽本此吳南屏枏湖文集非之殆猶拘墟之見凡爲人類竝宜相友相助謀當忠言當信世界之所以成立恃此焉爾

歐美諸國之言倫理學於社會公義則有生命財產名譽於社會公德則有博愛公益禮讓論語稱汎愛親仁見義不爲無勇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老安少懷禮讓爲國大學稱絜矩之道中庸稱成己成物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凡此所言有狹義有廣義實與泰西倫理學之宗旨隱相符合安得謂孔子之倫理義狹專主宗族而不及國家萬類哉晚近學者熏心利祿溺志詞章於羣經大義尠

能注意遂致聖言日晦而心醉歐風者或遂以耳代目棄祖國舊籍如土苴譬之身懷珠玉而乞食途人（是但就倫理言之耳若科學則我所素缺固當以西人爲師也）可不哀哉此尤仁人志士所當深念者也

辨性

性之爲說紛無定論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但從經驗上推驗之自顚撲不破至若世碩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倫咸謂性有善有惡董仲舒謂性生於陽情生於陰劉向又謂情爲陽性爲陰（並見王充

論衡本性篇揚雄謂人之性也善惡混法言修身篇凡此諸家姑不具論而以主性善主性惡者爲兩大端孟子主性善老莊之崇自然亦主性善也荀子主性惡申韓之尚刑名亦主性惡也孟子以口之於味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爲性則與荀子稱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者曾何以異而荀子又言涂之人可爲禹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爲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可以爲禹明矣性惡篇此與孟

子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指寧有殊邪兪蔭甫黃朝槐荀子詩說序曰性善亦孟子蚤年之說觀盡心下篇口之於味一章前五者不謂之性謂之命後五者不謂之命謂之性則卽荀子化性之說矣荀子斷斷與孟子辨殆未見及此宋儒論性多宗孟子此專指理學諸儒呂新吾呻吟語卷一曰大抵言性善者主義理而不言氣質蓋自孟子之折諸家始後來諸儒遂主此說而不敢異同是未觀於天地萬物之情也然如程伯淳既斥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矣近思錄卷十四而復曰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卷一抑又何哉德人康德曰道德之於人心無上之命令也似主性善然又有根惡之說是泰西大哲學家之論性仍不免自相矛盾論語性相近章朱晦菴集注引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

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夫性之善惡本有難言苟無氣質理將安附因孟疑孔不其舛與晦菴之取此殆有如王邵所譏寧道孔聖誤者矣呂叔簡曰性者理氣之總名無不善之理無皆善之氣論性善者性以理言也論性惡與善惡混者兼氣而言也故經傳言性各各不同惟孔子無病（呻吟語卷一）卓哉是言實獲我心矣

周茂叔通書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又曰幾善惡是元公不偏主性善也張横渠正蒙以善爲天地之性清濁純駁爲氣質之性（誠明篇）不知無氣質之性則天地之

性亦將何所附麗邪至程伊川又謂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近思錄卷一）夫性出於天氣獨不出於天乎且孟子明言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伊川以爲才有善不善與孟子之說亦不合也（錢竹汀謂宋儒所云變化氣質者實略用荀子化性之說見潛研堂文集跋荀子）

告子生之謂性一語雖孟子闢之而後世猶多主其說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質也（對賢良策一）白虎通義曰性者生也（情性篇）皆本告子之言程子遺書且爲發明之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明道此說與伊川謂性即理大相

抵牾朱子乃竝纂入近思錄中是晦翁亦同此意也其於
告子所云果有毫釐千里之辨也邪
漢儒如董仲舒其言性主張尤不一致茲舉其見於春秋
繁露者玉英篇曰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玉杯篇曰人受命
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此純乎性善之說也深察名號篇
曰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為號以賈
者言弗扶將則顛陷猖狂安能善此介乎性惡之說也然
嘗深求其意實與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為近故實性篇
曰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

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又曰性待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訓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此其與告子性猶杞柳之喩詎有異與

自孟子倡言性善漢代如韓嬰韓詩外傳卷五曰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許愼說文心部性下曰性人之陽气性善者也鄭玄毛詩蒸民箋曰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諸儒皆從之至王仲任曰孟子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

雄謂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論衡本性篇）託義依違韓退之性有三品之說（原性）殆出於此李習之雖以性爲善然謂情者性之邪爲不善者非性乃情所爲也（復性書中）夫情根於性性善情顧獨惡與（馮景山公原情曰性水也情波也動則波靜則水謂水無波謂波非水可乎不可乎傳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性情者動靜之謂也一而已矣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曾是喜怒哀樂而可滅也乎發而皆中節則性可復也滅情者傷性又孫星衍淵如原性篇曰食色者情也荀子言性惡直誤以情爲性其說甚辨）若皇甫持正曰孟子荀子皆一偏之論孟子合經而多益（孟子荀子言性論）杜牧之曰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三子言性篇）言皆淺薄未足深論宋司馬君實素

不喜孟子故尤不取性無不善之說傳家集疑孟又黃晞景微聱隅子論性亦以孟爲非且謂暴慢貪殘亦出於性性辨惟王介甫所作原性及性說皆原本孔子之言較涑水爲精善其性情論曰性情一也情之未發於外而存於心者性也性之發於外者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也又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無非情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者無非情情而當於理則聖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此論依據中庸所謂當於理即發而皆中節發揮性情相應之理頗爲透切然難爲有爭氣者辨也以情爲不善則必如釋氏之滅情而後可是豈儒教所嘗

有哉要之性之善惡孔子初未明言學者亦慎其所習勉爲善而已矣何必揚此抑彼而效夫市井之鬨也哉

朱蓉生無邪堂答問曰湯誥言若性中庸言率性若訓順率訓循順循其性之本然皆謂性善也王充論衡率性篇獨有率勉之訓古書無訓率爲勉者充生漢世乃不明訓詁可謂俗儒也已案湯誥出東晉古文尚書殆不足信韓非子說林篇引孔子曰絜哉民性有恆孔子只言民有恆性何嘗言順民之性若率之訓循雖本爾雅釋詁然小爾雅廣詁率有勸之訓易繫辭下傳初率其辭李鼎祚集解

引虞翻曰帥正也謂修辭立誠又引侯果曰率修也皆與勉義相近而高誘注淮南子修務訓正訓修爲勉安得謂古書無是訓乎且如所云順循其性之本然則朱氏又何以責王學末流絕不治心信心而行遂致恣肆猖狂而不可遏邪

孔學發微卷中

長汀江瀚叔海

述學

陸象山語錄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有本領則時習之習此也子靜此等語全是禪家口吻所謂見性成佛也（佛亦自有不可及處但孔學實不如是）呂新吾謂聖人開口處都是性（呻吟語卷一）蒙則謂聖人開口處都是學耳

論語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二言蓋可該括古今

中外之學術如漢宋分門朱陸異戶以至於英人培根之經驗論法人特嘉爾之純理論（經驗純理之稱依日本桑木嚴翼哲學概論）大抵皆或思或學不免各倚一偏安得有本我夫子之道綜合東西學說發輝而光大之者乎後生可畏跂予望之

朱晦庵大學補傳曰在卽物而窮其理又曰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雖後儒多議補傳之失然其說頗與西學近似英之培根其學以卽物窮理爲主法之特嘉爾則憑理以測物二派分途至今竝立竊謂培氏之學始則卽物以窮理繼亦

憑理以測物特氏所憑之理何莫非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邪雖然新安亦僅言其理不詳其法且所下工夫仍是涉於虛而未徵諸實彼高談性道者已病其支離此我國格致之學所以終遜外人與

章實齋曰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文史通義原學下）章氏所謂世儒蓋斥清代乾嘉考據諸公至思而不學則趙宋以來空言心性者實蹈此弊今茲二者俱微游談是尙漢之訓詁既畏其繁密宋之理學尤苦其拘謹但能略拾西人之咳唾便可冒爲通才世變

至此固又非章氏所及知也

孔子天人合一之旨備於繫辭物心同體之論著於中庸哲學精微宋儒實多闡發特未能舉事物之實理證明其關係以構成完全之論據耳故日本井上圓了謂東洋哲學言實際者則淺近而不合於理論言理論者則高妙而不適於實用未免美猶有憾（哲學要領前篇）雖然歐洲大哲學家如德國康德之學說調和純理論及經驗論兩者稱爲偉大之槪見而其先天分析論叔本華已深非之是泰西哲學仍未底於中正完全之域有志者可奮然興矣

今人因有惡於束教拘虛之士動以古義相劫持而不察事理之眞實於是憤而倡爲排古之說甚至謂孔子信而好古及好古敏求等語皆劉歆竄入（見譚復生仁學）雖其意在輸入新知然持論少激遂啟蔑古之弊今姑引西人之論以明之斯邁爾斯曰名人言行錄中有貴重之種子藏焉蓋其人骨肉雖朽而聲音猶生其學問智識尙儼然貯存書中也又曰意大利詩家亞爾費讀柏拉圖傳始發奮從事藝文弗蘭克林少年時嘗讀美國神學士格董馬沙所著勸學篇因大有所感後遂以名人稱（自助論）此非所謂與古

人居與古人謀者邪又赫胥黎曰希臘文教昌明而伊匪蘇之額拉吉來圖爲之魁額拉生年與身毒釋迦實爲相接覃思著論精旨微言號爲難讀晚近學者乃取其殘缺熟考而精思之乃悟今之所言誠益精益密然大體所存固已爲古人所先獲云（天演論）由是觀之則泰西之通人何嘗不重古乎且歐美諸國於考古一事亦自成學派法蘭西並有博古學校之設（往年搜得敦煌石室唐代圖書之法人伯希利氏卽係此校出身壬子歲又有越南河內博古學校學士法人歐盧梭氏游學京師二氏皆與余相識）其好古之心實遠在吾國上耳

孔子之好古其故有二一則鑒往古以知來今如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是也一則春秋時民德日𣸣有古今人不相及之感如謂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是也但好古之與泥古其界甚微誠不可不明辨之耳抑吾尤有慨者中國文明之啟最先而退化獨速凡治道之盛技藝之精類皆望古遙遙者何邪蓋一得自封不求進步欲速見小比比皆然實吾華二千年來之通病設能眞正抗心希古不爲俗撓夫何至奄奄忽忽萬事墮壞政忘其本工失其傳也哉故雖曰不知好古莫若中國可也

呂叔簡謂漢以來儒者一件大病痛是是古非今此語出之講學家殊不易得然亦止見其一面耳歐洲當三百年前人民尚處於所謂黑暗時代之中彼時學說多稱古昔爲黃金時代其是古非今之念與中國儒者略同然歐洲近世文明之啟實肇於意大利文學復興誠以愛古之甚者其惡今亦甚惡今既甚則其所以圖謀改覶之者必愈甚乃中國之尊古則不然非獨空言相市且適成爲玩物喪志而已其見嗤於世不亦宜乎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

故知新通達國體又百官公卿表曰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云蓋漢人解溫故爲知古知新爲通今王仲任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又曰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論衡謝短篇故何邵公之注公羊春秋鄭康成之注三禮竝舉漢律張平子解說周官亦述漢事續漢書百官志是殆有合於孔子知新之指然此尚在閉關時代也今當海通以後需用之智識彌多應知之範圍愈廣士生此日其可以溫故自足乎哉

古之學者以禮樂爲亟論語二十篇中尤數數言之當春

秋時周衰文敝往往徒事其末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則大之曾子亦言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禮樂之不在文與器明矣雖然孔子禮云樂云之歎特爲不達禮樂之原者發非謂玉帛鐘鼓可去也（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叙曰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夫本末相因苟舍其末則本亦無自而見焉雖本精末粗而精即寓於粗之中僅得其粗而不得其精者有之矣不得其粗而謂能得其精庸非自欺欺人之談乎蓋不獨言禮樂爲然也

韓退之讀儀禮雖云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兪理初癸巳類稿有儀禮行於春秋時義）然固未嘗不慕其進退揖讓之盛是亦可謂知儀禮矣（龔定盦五經大義答問九曰問孰爲純太平之書答禮古經之於節文也詳尤詳於賓夫賓師八政之最後者也士禮十七篇純太平之言也）漢書儒林傳稱魯徐生善爲頌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頌與容同古謂禮樂之官曰容（禮記樂記正義）故禮署稱容臺（史記殷本紀索隱引鄭玄）賈誼新書有容經蓋古禮之僅存者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諸生以時習禮其家所謂習禮卽爲頌也後之有志於禮者叔孫通之爲緜蕝儀可放而行之與（春秋昭五年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女叔齊以

鞮鞻氏所謂四夷樂舞聲歌之事反得挾其所有以鄙我為野蠻無教之人詎非中華士夫之大恥哉（法人孟德斯鳩萬法精理極言樂有移風易俗之權且云西尼得人不好音樂故於希臘部落中最為殘忍而放辟邪侈之心亦以此部落為甚）呂新吾曰千載而下最可恨者樂之無傳（呻吟語卷一）陳蘭甫曰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曲至魏時尚存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晉荀勖竝除鹿鳴舊歌古樂之亡此二人之罪也（東塾讀書記卷二）然近代如顏習齋毛大可凌仲子邱穀士之倫猶能操器而譜按弦而歌邱書晚出所得獨精其譜為孔廟祀典雅樂而設具譜儀禮所用諸詩可以復

古可以開新（今瀏陽尙有傳邱氏之學者余交游中如劉人熙艮生其一也）西人音律亦是隔八相生宜博徵海內覃精是事者推律呂之本原考古今之正變播之聲器製爲國樂毋令外人恆以鮮花等調淫靡之音視爲我之國樂也（舊說五音宮爲君宣統季年所定國樂無宮聲故識者歎爲亡國之徵）

論語載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此可見孔子當日教授之方法實與近世教育家所言誘起學者自制自動之能力大略相同是時學校之制本尙完備樂正崇四術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管子戒篇亦曰

澤其四經故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論語開章卽言學殆統大中小三者而並施教育其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蓋小學校之教法也其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者蓋中學校之教法也其曰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者蓋大學校之教法也是故孔子之教實綜德育智育體育而一貫之尤重夫德育英國陸克氏教育之次序第一德第二智德國海爾巴脫氏以倫理學定教育學之宗旨以心理學示教育學之方法今歐西偏重智育之教育家亦漸崇信其說有倡德育爲教育之主者矣試就六藝言之禮樂皆德育也射御書數皆智育也而舞樂習

射體育在其中矣禮記內則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舞大夏蓋學樂誦詩如今之音樂唱歌也舞勺舞象如今之普通體操也舞大夏如今之兵式體操也至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而博物即寓於詩固始吳其濬瀹齋植物名實圖考其圖既精考亦詳博外人多稱之而吾國講植物學者乃皆不知有是書可慨也已法制理財悉本諸禮歷史地理具載之書此不過謂古之敎者亦有是諸科耳須善會又學科之可推而知之者也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玄學史學文學儒學為四學頗得分科之意司馬君實通鑑非之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敎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其說非是果如所言則聖門止德行一科足矣何必分為四哉論語雅言章集解引鄭注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劉端臨曰夫子生

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論語駢枝是學校之用官音亦自孔子始矣

文之爲道範圍至廣自始一終亥以至於經天緯地皆文之事也故孔門四教以文爲先西人入學亦未始不以溫習文字爲急其希臘拉丁之文爲泰西文字之祖必先熟此方可通各種文字猶我之非研究六書明於聲音訓詁之學不能治經並不能讀古書也今中華競言愛國而淺見者每蔑視本國文字地球各國無不重其本國文字者於歷史地理亦然其亦未

之思也夫

魯論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命雖多亦奚以爲此孔門爲學之旨也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此孔門爲學之法也之二說者前則易曉後則難知蓋大學斯語已開近世特嘉爾懷疑派之先程伊川曰學者先要會疑（二程遺書）亦即此意姚姬傳曰大丈夫寧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禮箋序）尤足發明毋自欺之義雖姚氏之學似尚未能如是要其言可拓萬古之心胸矣

章實齋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斥以爲佞者蓋以子羔爲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本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文史通義原學上）此殆亦有爲而發不然豈懷空抱虛胸無一紙者反可以言學乎朱子作盡心堂記闡明是章之意謂仕本於學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晦菴集）竊謂朱說誠是然書亦須善讀耳故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又曰推一合十爲士（許氏說文士字說解）若記問浩博而毫無心得則不爲輪扁所笑者幾希（觀孔子以顏淵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則學固非必本於誦讀）

修身

孔子所以稱爲至聖先師者蓋自周以來世之仁人君子雖高明沈潛趨舍不無殊異要其大體靡不奉孔子以爲依歸故孔子之道非它道也乃教萬世作人之道也論語二十篇中所言類皆人道所不可闕是以無古無今無中無外一凡言德行者胥不能越孔道之範圍近如西人之守法律重道義實與吾孔子立教之旨陰合昔子思作中庸以讚聖祖之德嘗云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斯言也必有以驗於後矣然孔道之在今日不惟平等大同之義莫之能明即區區小己之行爲其與孔道僢馳者且比比皆然特其名存焉耳若夫躁妄之徒因孔子之言仁言恕言忠信言禮讓言有恥咸與所行相反尤不憚破藩抉籬以便厥私其敢於詆排孔子亦奚責焉顧乃有立尊孔翼教之徽識以號召天下而其行己立身猶未免貽人以口實則不能不爲之痛惜也有識難誣空言何補欲宗洙泗曷先反諸身乎

或疑孔子多言私德罕言公德是徵特不知私德亦何嘗

識公德乎夫私德者公德之所由生也公德必本於私德私德完全而不能擴充公德者則有之矣私德缺乏而能備具公德者伊古已來未之聞也公羊成十五年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秋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始也論語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欲弭外患必自修內政始欲善公德必自修私德始

孔子思狂狷稱吾未見剛者曾子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孟

子述顏淵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蓋聖門之重剛毅有爲具有明徵後儒乃翩然反之卑視狂狷高語中庸豈不自以爲眞儒哉而不知適成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之鄉原也悲夫

魏莊渠曰孔門惟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得剛毅之力也（論學書）蒙案謂孔門惟顏子可當中行其說固是然就舜何人予何人之語觀之則顏子亦自有剛氣善乎王而農之言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俟解）

又朱子語類曰問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爲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且如孔門只一個顏子如此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卻有狂

氣象陸子靜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晦翁是說洵足證明孔子思狂狷及剛者之指而宋儒之非奄奄無氣不亦從可見哉

鄉愿所以爲德之賊者以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耳（今之不忠信不廉絜而以儒自命者是其品猶在鄉愿之下矣）故孔子之惡鄉愿得孟氏之言而益明後世如匡張孔馬之徒皆鄉愿也皆患得患失之鄙夫也士而有一豪闒然媚世之心卽不可以入堯舜之道矣况巧言令色足恭者乎

自古小人或肆排擠之術或工邪諂之行其初不過忮求

之一念中之而其終乃至誤人家國故顧亭林曰只此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八字可以平天下今人尙未到子路地位豈可不終身誦之（菰中隨筆）此曾湘鄉所以有忮求箴之作也

論語屢言忠信而視信尤重既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其垂誡深矣呂氏春秋曰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貴因覽）詎非萬古之炯鑒哉日本峰是三郎國民教育資料謂國民而無信義其身之招尤不足惜也所惜者害中於國家耳又元

良勇次郎社會倫理信義論並引論語人而無信章以證其說云

惠定宇九曜齋筆記曰今之士大夫不如商賈商賈逐什一之利猶以信行於疇類士大夫趨勢利而忘大義無可信之人矣其言痛絕願與世之有心人一洒之

黃東發曰當今大患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論時事跡蒙謂必士大夫有恥而後民可富兵可強財可豐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又曰知恥近乎可春秋傳曰明恥敎戰顧亭林曰所謂今日之務正人心急於抑洪水者日知錄卷十二此也虞伯生願德路魏文貞公

宋文貞公祠堂記曰天下之患常出於巽記無恥巽懦者苟且無恥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胡詠芝復曾滌生書亦曰近事非從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滌腸盪胃必難挽回

是故孔子論士以行己有恥爲先大戴禮亦曰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曾子制言上篇然亦有辨苟非所恥而恥如恥惡衣惡食之類則往往陷於不肖之爲其害實大故王藎齋謂恥必知擇而後可謂之有恥俟解此又學者所不可不審也

易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與元亨貞竝稱四德周語言義必及利是皆以益於人益萬物爲利也降及後世利遂爲貪祿賞貪貨寶之專詞矣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太史公

曰余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孔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王節信潛夫論曰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好義而不彰者（遏利篇）二說爲世儆戒可謂深切著明矣（基督教亦以貪財爲萬惡之原）奈何孳孳爲利罔知廉恥者終不絕迹於天下也

周厲王之難所親近者好利之榮夷公也幽王之難所倚任者好利之虢石父也大臣好利之效其彰彰若此然唐

賚懷貞前諂韋后後黨太平而籍沒之日家無餘財李輔國盧杞弄權誤國而刻廉自喜不殖生產明之溫體仁蔽賢植黨日以異己者爲仇亦以廉謹自結於上苞苴不入門則廉特一節之小善抑豈僅僅不好利遂足以治國家乎故周禮天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雖以廉爲本然必曰廉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徒廉云乎哉

論語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蓋爭者逆德也本劉子政說苑指武篇惟於射而後有爭然不勝則反求諸己而已無所侵於

人也楚子囊稱晉之强曰其士競於教（左氏襄九年傳杜預注謂奉上命非是案禮記王制篇修其教鄭注教謂禮義）則競亦何嘗不善乎自生存爭競優勝劣敗之說興一世風靡雖學術政治藝事誠有相爭相進之理但皆競於權利而不競於教長此囂囂恐天下將無寧日矣

孔子言禮讓爲國稱泰伯三以天下讓其重讓可知徐偉長中論謂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審大臣篇）是疑孔子者不自今之新學家始矣然魯論不又云乎當仁不讓於師長短經懼戒篇引尸子曰昔周公反政孔

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人也或有疑此非孔子言者蓋爲一人與爲萬民所見固不同耳由此觀之孔子豈徒以好讓爲名哉夫撙節退讓蓋以明禮非責任所在亦復如是也執一端以論聖人將安往而不誣邪西人謂禮讓乃以養成人人互相尊敬之精神

今人有謂孔教之弊往往失獨立自主之精神此殆目擊瞀儒之齷齪庸鄙有激而言豈孔子之道本然哉魯論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所謂獨立自主者邪禮記載孔子之稱儒行曰特立曰剛毅曰特

立獨行尤詳哉其言之也至程正叔謂儒行之篇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二程遺書卷十七）蓋伊川平生學說多偏於涵養與儒行所言相戾故不取之（程子嘗謂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其意可見）其實今日尚可考見古代儒風者賴有此篇之存耳（漳浦黃石齋先生有儒行集傳一書蓋借以納諫不主於解經且多爲用儒者言之似宜別撰集解專以闡明經義）王伯厚亦以儒行爲非謂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子路喜聞過善人能受盡言如諱人之面數則面諛之人至而曾子不當三數子夏矣（案檀弓載曾子數子夏事殊不可信）以

是爲剛毅焉得剛（困學紀聞卷五）王氏此說頗足惑人孔顨軒曰儒行一篇皆賢者過之之事宋儒謂非夫子語豈其然哉儒行云者固言儒者之行未嘗目爲時中之至行也（禮學卮言）持論允當可釋羣疑矣

儒訓濡（韓詩外傳卷五）又訓柔（廣雅釋詁）懦弱畏事亦謂之儒（荀子修身篇楊倞注）以是爲儒蓋荀子所譏之賤儒也（見非十二子篇）漢書藝文志謂儒出于司徒之官其言亦謬此志蓋本劉歆彼見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故謂儒出於此然其以知仁聖義忠和爲六德而聖爲孔子所不敢居王官乃以之

教萬民是成周之小吏賢於仲尼遠矣其庸可信乎且如漢志所言儒家者流不過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而已安得謂於道最爲高乎歆微特不知孔子併亦未知儒也方今言宗教者以釋迦耶蘇二家爲最盛佛以五戒爲本隨事增數在於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忿癡身除殺淫盜口斷妄雜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能具此謂之三業清淨新約書載耶蘇所說誡命曰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妄作見證孝敬父母愛人如己唐人所寫摩尼教殘經亦有視衆如己愛無偏黨之語是皆修身之要與孔道有相成無相反也若

新約書謂爾欲人如何待爾爾也當如何待人尤卽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惟有以德報怨與批頰不讎更獻它頰之語是則失之過當殊不如孔子謂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之爲懿也故孔子雖非宗教然於宗教家言固已苞羅而會通之矣

應務

近世有所謂羣學者羣之爲義孔子早發明之論語首章卽曰有朋自遠方來孔子之善羣（善羣出荀子王制篇而合羣亦見非十二子篇）於斯可見惟聖人之羣本大同之道非以私意相聯合故

又曰羣而不黨如長沮桀溺輩因厭世而辟世與周流救世者道迥不同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其以羣召人之意至深遠矣

人之初生如禽獸然自人與人相成而人道乃立泰西諸國以聯交結黨爲社會要務其同術者則相提相攜以求其進步其異趣者亦相爭相競而底於文明進化之速端在於此獨吾國朋黨二字向爲厲禁僻儒畸士尤每以孤立爲高而不知非聖人意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自天子之元子至於黎庶皆學中人也是以樂羣

之旨禮經特於學記發之
荀子王制篇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又曰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此篇闡明羣義頗爲精詳漢書刑法志曰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班氏

之言蓋出蘭陵而小變之實則皆源於孔子也孔子之論詩曰可以羣本溫柔敦厚之教以合羣羣之道思過半矣所謂和也仁愛也胥統乎此矣

蘇明允仲兄文甫說曰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乎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明允不通經術以羣爲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其誤實甚果如所說則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見管子法禁篇是紂且賢於武

王矣顧朱子之論易亦深取之何邪王伯厚困學紀聞卷一曰渙其羣退小人之偽朋也舊說大都如此案呂氏春秋之說此曰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召類覽此蓋古誼錢曉徵潛研堂文集卷四答問亦引呂覽以說渙羣又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謂二已變成坤坤三爻稱羣得位順五故元吉也然則仲翔固不作渙散解也

淮南子繆稱訓曰故易曰同人於野利涉大川高誘注云言能同人道至於野則可以濟大川大川大難也蓋同人於野者羣之義也利涉大川者羣之效也然非如彖所稱

能通天下之志之君子雖欲善羣庸可得邪

感化之力從未有偉於孔子者荀子曰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案王伯申曰豫猶誑也）必蚤正以待之也（儒效篇）呂氏春秋曰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爲天下名士顯人（尊師覽）韓詩外傳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衞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卷八）不直此也互鄉之童子難與言孔子猶許其進而教誨之雖孔子嘗拒孺悲之見然士喪禮一篇卒賴以傳（禮記雜記篇）

蓋誨人不倦無行不與最爲尼山盛德自古迄今固未有不誠而能動人者也

論語可與共學章朱文公集注引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嘻斯言過矣（王從之論語辨惑亦以程子是言爲太峻）夫權雖反經必合道然後爲權語本無弊若權只是經則第言經可矣何必更言權乎故集注又謂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蓋已覺程說之未安矣

公羊桓十一年傳以祭仲逐君爲知權後儒多疑之實亦

無可疑也曷弗就傳文而熟讀深思之乎傳曰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以是言之則祭仲之逐君所以保有鄭國猶愈於國之亡正孟子所謂社稷危則

變置也較之後世以擁護一人之位而不惜糜爛全國者其得失輕重爲何如邪雖然權亦惡可妄言哉董仲舒曰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雖死亡終弗爲也（春秋繁露玉英篇）然則苟不在可以然之域而謬託行權以便其私者寧非祭仲之罪人與

說苑雜言篇載曾子之說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妄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書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

能勞也曾子斯語殊親切有味覺孟子之言好善猶未盡也學者能奉此三言以自勖勵斯可以應天下之務矣

論治

魯論載孔子之言如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禮記哀公問篇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無欲速無見小利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呂氏春秋貴公覽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凡此諸訓不惟切中當時政體即用之今日歐美各國亦無不合此蓋公理

如是莫能外也
孔子爲政以德爲體以禮爲用古之禮猶今之法律也禮記仲尼燕居篇曰子曰禮者仁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

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治於衆也故曲禮篇亦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又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今若以此語人鮮不非之者不知禮者非它即有秩序有條理之謂也試問無秩序無條理有不勤失其宜者乎此與泰西之尊法律詎有異哉凌次仲復禮上篇曰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亦引曲禮篇爲證曾滌笙孫芝房芻論序曰古之學者

無所謂經世之學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廛市巫卜繕稿天鳥蠱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杜元凱春秋釋例歎丘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秉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湘鄉是言亦足爲古禮猶今法律之一證也檀弓下篇載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可見禮之所包者廣

論語道之以政章集注曰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

又當深探其本也晦菴此注最爲明通孔子特不偏重政刑耳何嘗以爲可廢哉況少正卯之誅荀子宥坐篇優施之斬穀梁定十年傳三都之墮左氏定十二年傳宣聖之明罰敕法固已見諸行事乎

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心術上篇荀子曰禮者法之大分大略篇故言禮可以該法而言法不可以該禮大戴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棄法是無以爲國

家也（四代篇）則孔子之重法可知韓非子稱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內儲說下）雖淮南子謂非法所能致（泰族訓）然亦豈無法而可能邪至日本蟹江義丸曰孔子之時實世運之由禮樂而推移於法律之時代孔子乃反抗當時之大勢主張禮樂全能說吾人於此不得不深爲孔子惜者以後禮樂全能說遂爲儒教之定論而世反崇尚申韓之刑名說卒以致秦之一統漢以後殆有空名而欲復興之者無不終於失敗此亦世人以儒者爲迂遠之一原因也（孔子研究第二篇第十一章）其說殊誤蓋習聞近世法律家言既不知古者禮

之爲用之大又不知孔子之未始不以法爲重也其輕於議論庸非蔽乎夫以禮樂爲全能者自是後儒迂遠之論不得以疑孔子孔子答顏淵之問爲邦雖損益四代意在改制特就其所問而語之耳不然豈眞行一夏時乘一殷輅服一周冕用一韶舞遂足盡爲邦之道哉

禮防於未然刑治其已然與其有罪而加刑焉曷若使民不犯之爲愈乎（韓詩外傳卷三曰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尚書大傳引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敎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之也今也反是無禮

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於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據盧召弓校本又韓非子引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外儲說左下今禮教既不能行而法亦失其平如之何其可也

論語曰必也正名乎何平叔集解引馬注曰正名正百事之名其說是也禮記祭法篇曰黃帝正名百物荀子正名篇曰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又曰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皆其證鄭注論語以爲正名謂

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見儀禮聘禮賈疏似失之近代宗鄭學者乃併觚不觚觚哉觚哉亦謂此聖人歎當時字體之不正與必也正名指同則甚矣其僻也孔子之言正名苞有法治之意故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又曰政也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蓋當日政府名實相亂有如觚之不觚其事之名存實亡名是實非者不知凡幾夫名者爲實而設孔子之以正名爲亟自必一一綜覈其實決不是虛名主張若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之類可斷言也其後墨子雖非儒然其書頗言名與實之關係公孫龍子白馬之說亦意在正名實尹文子本名家者流晁子止讀書志謂其誦法仲尼不爲無見高續古緯略譏之非是尹文子曰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固儼然一法理學家矣吾故曰孔子之言正名苞有法治之意也朱注正名從衞事立說似切而轉小

昔子產治鄭因當時大夫邑長有斷獄不平輕重失中者故鑄刑書以救世叔向不達其意貽書箴之夫用刑著於舜典布刑掌自秋官叔向稱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蓋

蹈高而不切之病後世陋儒多右叔向而左子產其謬實甚金史張汝霖傳曰有司言民間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訟汝霖言法制欲使易避難犯私家收之則曉然不敢爲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不知孔子之於東里既以惠人許之復稱爲古之遺愛何嘗以爲非乎至晉鑄刑鼎孔子譏之則以所用宣子之刑乃夷蒐之法晉國之亂制也以上竝見左氏昭六年及昭二十九年傳蟹江義丸引此兩事以爲孔子斥法治主義之證故辨及之

荀子宥坐篇載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

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歛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觀乎此可知論語所記曾子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之言蓋即聞諸夫子也近世歐洲諸國其於刑法專主懲戒禁苛酷尤注意於導人善良而矜恤囚獄既周且至就此一事論之殆不能不歎其文明法人孟德斯鳩曰刑罰過嚴足以敗壞人心使人喪其廉恥而自甘於卑汚老子道德經下篇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誠哉是言也吾嘗觀蜀中能吏矣其用刑酷虐殆無人理然祗足威嚇良民至強暴不法之徒非特勿懼而已往往談笑就刑以示不屈觀者且嘖嘖稱之徒爲殘忍有何益乎英人

斯賓塞所著勸學篇亦深以用重典爲非謂英國自魯密理創爲輕典以還而民之懷刑自愛者日多作姦犯憲者日少且引馬歌哪支之於那弗島迪克森之於西新金山倭巴米爾之於日耳曼蒙德新奴之於日斯巴呢亞爲證竝言此數公皆云處治犯人儻第收其身期無害羣而止則化民之術此爲最神斯氏茲論信而有徵然使武健嚴酷之吏聞之有不吪以爲妄者哉荀卿號稱大儒其正論篇乃曰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又謂象刑殆非生於治古竝起於亂今其說慘礉此其所以一傳而爲李斯與孟子薄管仲然

今管子書如中匡篇則曰輕刑罰小匡篇則曰省刑罰其它言緩刑寬刑者甚衆皆與孟子之論相合隋書經籍志列之法家似未諦也

禮記王制篇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鄭康成注曰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孔沖遠疏以爲刑法宜慎不可專制其言是也後世君主愼重刑法雖頗采訊羣臣訊羣吏之意於訊萬民則闕焉英吉利國之設陪審員稍近似之春秋繁露曰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五行相生篇所謂訊萬民者

殆即其義矣（西人立國其愼刑罰雖合古義而好攻戰實乖人道）

孔子之語爲新學家所詬病者莫如論語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一章蓋自何氏集解朱子集注俱不得其說而劉楚楨正義潘朗如古注集箋竝以民冥也民者瞑也釋之尤有未安則無怪乎聖言之日晦也案說文民衆萌也草木始生曰萌倉頡造字之時民未開化猶草木之無知故訓民爲萌（呂氏春秋高義覽曰比於賓萌高誘注萌民也）冥瞑二訓蓋緣此而生然民實人之通稱經傳多可證也夫所謂不可使知猶記言中庸不可能耳不可能者正欲其能不可使知者正欲使

知也非然者孔子欲明明德於天下伊尹亦言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詎曰不使民知若嬴政李斯之愚黔首邪韓詩外傳載孔子之言曰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刑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心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卷三由此觀之則魯論是章之旨昭若發矇矣當孔子時惟老子乃謂古之善爲

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道德經下篇）蓋目擊周衰民德日壞而誤以爲民智太開之過故又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同上）是老子之與孔子取徑相反如南北極焉可掍哉

言變革者莫著於易尤莫備於繫辭一則曰通變之謂事再則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孔沖遠正義序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誠哉是言也論語亦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蓋古今無不變之法（呂氏春秋察今覽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

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而有不變之道禮記大傳篇曰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董子曰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春秋繁露楚莊王篇即此意也日本自明治已來步武歐洲不遺餘力然取人之長而能不失其特有之性質斯可謂善變矣

歐美日本諸國之立議院實有合於書洪範謀及庶人暨周禮小司寇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之制惟法益周密耳盤庚咨衆殷道用興厲王監謗國人以叛三代以前君與民親無事不共之於民故無諫議之官而人人皆諫議之

士也論語稱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者蓋以天下有道則公議無不達而私議自息豈禁庶人議哉

孔子之作春秋雖以民爲貴實欲建設一强固統一之國家以施行救世福民之政故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不得專討不得專地信不得在大夫皆所以明權限保威信也然春秋於天王求車求金則大書以譏之天王不能事母則言出以絕之君無道則稱國以弑固與後世之言專制主張無限君權者異矣易曰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書洪範以貧弱爲六極之二安有立國而不重富强者然欲强國必先富國未有不富而能强者也大學所以惡聚斂之臣者以其朘削民生逢君之惡如唐宇文融王鉷之徒耳非謂財不當理也古今理財之道大學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四語實足以該括之英國斯密亞丹爲計學之鉅子以國民之勞力爲富之大源而其論勞力之效又以分功爲第一要義殆即生衆爲疾之意今中國分利者多生利者少焉得不患貧乎孔子策衞富先於教（近代政治家所謂提倡實業振興教育是即夫子富教之旨公理所在古今中外一也）孟子謀齊重在黎民不飢

不寒（此社會主義所以發生也）有國家者苟念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之言當亦知所懼哉

漢建初元年三月己巳詔曰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後漢書章帝本紀）雖然豈易言哉子曰知賢智也（書皐陶謨曰知人則哲）推賢仁也引賢義也（韓詩外傳卷七）知賢固難推賢引賢尤要知而不能進此臧文仲所以貽竊位之譏也錢竹汀曰司馬溫公有薦士錄自至和逮熙寧凡百有六人皆公手錄其外題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隷古也前輩薦賢報國誠

篤懇切如此（原注見牟巘陵陽居士集）近世大臣有終身不薦一人而轉得公正之譽者豈古今時勢不同歟身家之念重而忠愛之意薄也（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錢氏以終身不薦一人爲身家之念重蓋當乾隆時代故有是言今則薦人者紛紛矣其果賢乎爲公邪爲私邪吾不得而知之矣

孔學發微卷中

勘誤表

卷	頁	行	誤	正
發微上	八前	九	大與	大下落儒字
	十六後	十八	正論	正倫
	十七後	十四	當永	富永
中	三後	十六	伯希利	伯希和
	七前	一	獨必再娶	猶必再娶
	十五前	一	巽記無恥	巽懦無恥
	十六後	十三	兢於權利	競於權利

East Asian Library

孔學發微卷下

長汀江瀚叔海

雜事

緯書謂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後漢書班固傳下注）（引演孔圖）又謂魯端門血書子夏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公羊哀十四年傳何休解詁徐彥疏曰演孔圖文）其事甚怪子所不語惟謂仲尼爲素王（北堂書鈔卷五十二引論語讖曰子夏曰仲尼爲素王顏淵爲司徒）則言非盡妄不獨宰我稱夫子賢於堯舜固以孔子當素王（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是周前已有此稱）

卽中庸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是此意中庸既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然子貢明言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其以仲尼爲素王不愈彰明較著乎

儒文俠武後世分途孔子之時不若是也列子曰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說符篇淮南子曰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菟力招城關能亦

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主術訓）據此則似孔子不尚武矣然如冉有用矛樊遲踰溝（左氏哀九年傳）何莫非受教於夫子乎且古之弧矢猶今之槍械也故射即武備之大端記稱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禮記射義）可想見尚武之精神矣

孟子曰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論語曰仁者必有勇）然則淮南子謂孔子勇服於孟賁豈虛語哉

禮記禮器篇述孔子言曰我戰則克（或疑此語與臨事而懼之言不合蓋我戰則克云者即孫子多算勝之謂也豈有聖人用兵而僥倖於一試者）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穀梁僖二十三年傳引此以譏宋襄公失民）然孔子對衛靈公則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對孔文子亦曰甲兵之事未之學也（左氏哀十一年傳）得毋與前言相戾乎是蓋非戰之義未可泥也史記孔子世家曰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又夾谷之會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夫國之大事在戎焉有軍旅甲兵之事而可不講求於夙乎

孟子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明太祖怒其言幾廢而不立其後乃於七篇中删除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見孟子節文劉三吾序）蓋專制之君主無所不用其極大率若斯然孟子此說實亦原本尼山說苑指武篇曰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又政理篇亦引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意同）數千年來斯語已成事實洵公理之不可磨滅者矣

王充論衡問孔篇曰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又曰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仲任記醜而博非聖無法莫此爲甚案左氏定十二年傳曰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孔氏正義曰十年會于夾谷時孔子已爲司寇矣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是此時仲尼爲司寇然

則孔子方助公伐畔萬無欲赴其召之理趙耘菘謂莊子盜跖篇有云田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其幣夫陳恆弑君孔子方請討豈有受幣之理而紀載尚有如此者論語公山不擾章毋亦類是陔餘叢考卷四其見卓矣邢昺論語正義引江熙曰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於海耳此注用意甚善仍不免徇記者之失至王守溪謂不狃以費叛乃叛季氏非叛魯孔子欲往安知不欲因之以張公室震澤長語與近代朱長孺讀左日鈔李次青天岳山館文集之論大略相同皆似是而非於

事未核

論語如鄉黨篇記孔子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狐貉之厚以居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諸節大有曹子桓謂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之風與它篇所云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等語殊不相類或義別有屬或辭意未完只合闕疑不可曲爲之解

淮南子曰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

用夏政要略訓竊案墨子謂厚葬久喪非聖人之道節葬下篇言雖過激然亦須分別觀之其論厚葬之害固當而不可易也魯論曰死葬之以禮義最中正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篇曰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呂氏春秋節喪安死二篇方希直遜志齋集深取之是孔子之不主厚葬已有明徵矣宋徐仲車節孝語錄據禮記檀弓喪欲速朽以近世厚葬爲非其理甚正四庫提要斥爲紕繆未是夫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用呂覽節喪篇語安取侈爲觀美以眩人耳目

乎朱子語類卷二十五曰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而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案論語喪與其易也寧戚孟子雖稱不以天下儉其親然葬之必有道矣抑豈後世崇飭喪紀以言孝者王符潛夫論務本篇曰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讀此知風俗澆漓所從來遠矣所得援以自文乎然如墨子所製葬埋之法不獨孟子荀卿非之即莊子亦謂其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又以爲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天下篇則知孔子葬之以禮一語實萬世之標準也

三年之喪久已名存實亡故淮南子曰夫三年之喪非强

而致也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晚近風流俗敗壞嗜欲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盡亡被縗戴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本經訓

以是言之可知宰我之問實係憤世嫉俗有激而發與墨子不欲久喪之意迥乎不同皇侃論語義疏引繆協曰宰我思啟憤於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己明道誠爲有見今之談墨學者不自怪其天性之薄而乃疑古聖制禮遠於人情嗚乎傎己禮記三年問篇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

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讀是篇而不油然生孝慕之心者殆非人類也顧朝死而夕忘之者固不絕於世且日號於衆曰合羣合羣豈不悲哉

古者野蠻時代無酋長無師友凡有血氣生知之性卽不

能無爭與疑爭而無所訴疑而無所決故畏鬼神而崇奉之於是卜筮盟詛巫祝三者乃相因而起其後遂沿爲習尙殷之巫咸巫陟皆爲相殆其尊神之俗使然西國古時以祭師爲貴族其事正同也孔子雖致嚴祭祀然論語曰敬鬼神而遠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曰不占而已矣是皆重人事以破迷信固非溝猶瞀儒所能知也

易緯乾鑿度曰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

鳳集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案魯論末章夫子明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何至效婦人之泣且商瞿受易於孔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豈孔子反不知易本而請益於商瞿乎緯書誣妄不經之談何足爲據孫淵如輯孔子集語乃不知辨而錄之亦其擇焉不精之一證也夫

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疏曰如鄭康成之義則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爲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鄭孔說同）竊意河

出圖洛出書蓋古代相傳有此神話實則無一人曾親見此圖書者孔鄭去古未遠說已兩歧是以歐陽永叔逕謂河洛不出圖書也（居士集易童子問）宋道士陳摶乃忽出河圖洛書劉長民傳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邵堯夫又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而朱晦菴從蔡元定說遂以邵圖先天諸圖引置易首殊非末學所喩近代黃太沖本薛季宣之說以河圖爲卽後世圖經洛書爲卽後世地志顧命之河圖卽今之黃册（易學象數論）雖志存矯正終是臆測無徵總之羣經要義多矣何必定談圖書譬猶食肉不食馬肝置之可

耳

讖緯之興蓋兆端於嬴秦之世如亡秦者胡明年祖龍死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是已其書則成於西京之末（後漢書張衡傳曰圖讖成於哀平之際）專語怪神輒敢託之孔子微特天有五帝更詭立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矩汁光紀諸名且言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可謂荒誕極矣漢代如董仲舒劉向之說災異五行（並見漢書五行志及本傳）皆謬以禪竈梓慎之言爲經自光武篤信讖書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遂至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大儒若鄭康成其說經亦雜以讖緯

戒子猶自言睹祕書緯術之奧後漢書本傳其它奚責焉朱錫鬯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曰或疑五帝之名近於怪然此在漢時著在祀典者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矧朝廷之典禮乎其說亦是近代俞理初分讖緯爲二強作迴護謂緯者古史書以輔經先代之典制尼山之微言閒有存者而讖則假託符命推說休咎誠爲瀆亂不經之書又謂後漢書桓譚張衡傳皆言其信緯不信讖癸巳類稿緯書論俞氏是論殊爲未檢如後漢書五行志文選李善注初學記藝文類聚開元占經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緯文何嘗不假託符命推說休咎乎其書具在可覆按也至范書君山傳只言其非讖並

無信緯之說乎子傳則明日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觀其上順帝疏中舉及讖書有春秋元命包可知所云春秋讖即春秋緯詩讖即詩緯安得以信緯誣之魏高祖太和九年春正月戊寅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魏書高祖紀今雖不必科以重刑但能將類此惑民誣聖之書拉雜摧燒儻亦昌明孔道之一助與近今扶箕之風盛行有書名靈學雜誌者尤極怪誕

古書所載孔子之事如識羵羊（國語魯語下）萍實（說苑辨物篇）禹之靈寶五符（繹史孔子類記四引吳越春秋）及防風氏之骨肅慎氏之楛（並見魯語下）之類雖近於異尚屬博物若謂孔子前知萬世凡沙丘之亡（論衡實知篇）卯金之興（公羊哀十四年傳解詁又初學記卷二十七引尚書緯考靈曜日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漢以許昌失天下（魏志文帝紀裴松之注引春秋緯佐助期）無不燭照數計者是直比尼山如小說中之人物矣豈所以尊孔子哉

子產爲政尚知天道遠人道邇而不用裨竈之言孔子之作春秋乃於日食星變地震一一書之者何哉蓋當君主

時代爲人上者威福自恣所奉者惟天耳故就天地之變以儆政事之失是猶詩言敬天書言畏天之意也（龔定盦乙丙之際塾議第十七謂春秋大書日食儲萬世之曆不爲凶災亦自有見但無解於書星變地震耳）日食爲次舍躔度之常當春秋時尚無推日食之法故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此正無庸曲諱也後世推步既精乃猶循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之故事斯可謂不達於理矣

論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近世天學大明此說卒無以易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法言君子篇）矧聖如孔子者乎即趙宋諸儒亦罔不究心於此故地隨天動之理

著於張子正蒙參兩篇又言雨雲雷風之理及動物篇謂聲者形與氣相軋而成皆與西人之說合已先歌白尼發之月借日光之論載於沈括夢溪筆談禮記月令孔氏正義曰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有以為月亦日假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此論在沈存中前又容齋五筆述劉孝榮語亦曰月本無光受日為明而朱子信之朱子嘗云常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為高柔者卻變而為剛此事思之玉深有可驗者然則西人所謂地質學晦翁亦嘗親驗之矣陸桴亭思辨錄乃不以月借日光為然俞理初癸巳存稿卷二亦駁京沈之說益歎建安之識洵非後儒所可及矣

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東晉

古文尚書伊訓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李鼎祚集解曰聖人設教理貫隨宜故夫子先論人事則不語怪力亂神絕四毋必今於易象闡揚天道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者以明陽生陰殺天道必然理國修身積善爲本李氏發明經義其語甚精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左氏成五年傳士貞伯曰神福仁而禍淫東晉古文尚書湯誥曰天道福善禍淫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東晉古文尚書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是皆可爲文言之左證墨子法儀篇亦曰愛人利人者天

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茲可見儒墨二家未始無因果報應之說也
自古宗教家無論釋耶回其對於人人莫不以死後情狀爲歆動恐嚇之具竊疑春秋時代已有此說故季路以死爲問夫子以未知生焉知死答之則孔道之異於宗教固已昭然若揭矣其範世誨人所以潛驅默率之者惟恃有名之一字而已故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此孔子所以貴仁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亦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之

終此聖人以名爲教之微權也是以有忠孝仁義之名而世爭甘貧賤輕死亡以蹈之彼烈士之徇名百折不回與夫迷信宗教者詎有異哉自夫世儒竊取道家之訓以好名爲病錢曉徵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曰道家以無爲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竝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也苟子儒家乃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斯言過矣儒而未醇未免雜以老莊之旨人不愛名名遂不足爲人勸而聖人之權去矣顧亭林曰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日知錄卷十三有志於世道人心者尙於此加之意乎

范希文曰孔子作春秋卽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

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愼矣又曰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文正集近名論）晁以道曰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晁氏客話）由前之說則人不可不愛名由後之說則好名僅勝於好利然人必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如東京黨錮諸賢誠有不免矯激之處要豈足爲名病哉（惟張儉殊無取）善乎趙雲崧之言曰昔人以氣節之盛爲世運之衰而不知幷氣節而無之其衰乃更甚也（廿一史劄記卷五）

叢譚

自荀卿譏子思孟子（非十二子篇）而韓非子亦有儒分爲八之說（顯學篇）蓋儒與儒攻其由來久矣漢夏侯勝與從父子建同治尚書一以爲破碎一以爲疏略頗有近世朱陸王與漢宋之爭臨桂朱伯韓曰夫道猶京師也學者所從入之塗或義理或攷訂猶塗有東西之分其可以適於京師一也今之人不知從入之有殊塗也執其所先入者以爭之是東西交鬨之類也且今之爭者吾異焉彼義理攷訂猶其顯殊者也程朱陸王同一義理同師孔孟奚不相悅如

是爲朱之徒者未必俯首讀陸之書也而日與陸之徒爭爲陸之徒者未必歛己讀朱之書也而日與朱之徒爭夫不攷其實但惡其異己而與之爭者使它塗得以抵巇非第交鬨之爲害也（怡志堂集 辨學中）是論名通足警學者況當此異說鋒起聖學不絕若綫正同心努力外禦其侮之時詎可兄弟鬩墻自相掊擊哉

漢代諸儒經明行修挺然有以自立者甚衆豈必高談心性始足爲師法洙泗邪然求能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如賈誼非禮不行匡正驕王如董仲舒以三百五篇

諫如王式折而不撓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如蕭望之廉靖樂道忠精感主直言極諫痛切發於至誠如劉向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耇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如師丹竝見漢書本傳仲公受齊詩於匡衡賢於其師遠矣即在孔門恐亦未易多得後漢之季如盧植之剛毅有大節學通古今才兼文武不賂宦寺獨抗强臣尤足爲經師生色鄭玄與盧同時門號通德鄉立鄭公學徒景從黃巾羅拜竝見後漢書本傳其德隆望重固不待言抑更有觀其深者常璩華陽國志曰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

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劉後主志卷七）於此可見大儒通經具有實際非但以訓詁章句傳授生徒也

諸葛孔明誡子書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案淮南子主術訓曰非澹泊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忠武斯語蓋本淮南）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厲精險躁則不能治性是貞粹然儒者之言以靜論學實開宋儒之先史稱其功德蓋世（三國志趙雲傳）夫豈偶然如諸葛公者固非後世功名之士所得而

比儗矣（王通文中子中說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韓退之原道謂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劉屏山
以爲孤聖道絕後學語殊有見而朱元晦不謂之然（朱子語類曰問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眞實不能出此語而屏山以爲孤聖道絕後學如何先生笑曰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蓋宋儒多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直以程伯淳
紹鄒嶧（見程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狀）雖周茂叔爲二程所師事且不嫌
末殺它無論己湯孔伯作洛學編述中州學派首列漢杜
子春鄭興鄭衆服虔唐韓愈宋穆修謂之前編蓋雖以表
章宋賢爲主而不廢漢唐儒者之所長斯不媿通人之用

心已同時耿逸菴撰中州道學編乃悉舉唐以前人刪之純乎門戶之私不足道也

徐偉長曰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攷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於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中論治學篇）龔定盦謂徐幹中論論儒者之蔽既見要害擊而中之（文集補編）卽指此篇而言清代乾嘉攷據諸儒能免於是議者誠尟要其實事求是亦自有獨到之處孫子餘芻論及左季高馬徵君遺集敘乃謂其

致粵寇之亂則未免言之少過矣殆與張武承以明之亂亡歸罪王伯安者（王學質疑）同一深文周內

朱陸異同猶之近世泰西哲學家良心之學說有天賦論經驗論之分蓋各有所當未可偏譏而互誚也宋史陸九淵傳言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詒書往來論難不置焉是晦翁與象山最不合者無極而太極之辨耳其實無極本於老

氏詳見黃晦木太極圖說辨六經初無是言子靜之辨蓋自其兄梭山發之見象山全集與朱元晦書二太極圖說乃陳希夷所傳周濂溪通書只言太極不言無極晦翁何苦爭之若夫尊德性而道問學事本相因理宜並重漢學宋學之異同亦復如是德性之不可不尊大體之不可不立陸固如是朱亦何嘗不如是惟子靜主持太過遂云六經皆我注脚則不免開後人恣肆之端然子靜又嘗謂後人看經書須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復謂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並見語錄抑豈不以問學爲重邪元鄭子美師山文集送葛子熙序稱朱陸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學

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此豈善學聖賢者哉

宋代士大夫初不以禪學爲諱且多有得力於彼者富彥國名重三朝雍容進退卒爲宗臣致政於家亦爲佛氏之學宋史呂大臨傳又問法於顒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本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甚恭如弟子葉石林避暑錄話卷上劉器之忠孝正直氣節震動天下馬永卿所撰元城語錄每涉於禪李伯紀人品經濟彪炳史册而梁溪集乃喜談佛理至講學諸儒則尤不僅子靜一人浸淫彼氏也程明道嘗言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此等語殆與

衲子下句曰什麼是受用相同（見王從之論語辨惑）朱子論類亦謂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然論語曾子三省章集注又何以將謝氏獨曾子專用心於內之語采入亦何嘗非禪學乎（集注此條黃氏日鈔已議之惟哲學之理儒釋本自相通所異者佛乃專提出世儒則爲經世之法耳）

王陽明象山文集序曰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學與陸

氏之說其書具存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又山陰縣學記曰蓋聖人無人己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王文成全書）其論禪學可謂明辨以晳矣大抵陸王之言最能激發志氣使人興起（陸道威謂陸象山人物甚偉其語錄議論甚高氣象甚闊初學者讀之可以開拓心胸又謂陸子靜直是壁立萬仞聞其風者可以廉頑立懦尤善鼓舞聰明人聰明人亦喜趨之竝見思辨錄吾於王伯安亦云）第取簡易以立教每每失之過

當故不免敢任心廢學之弊耳
元南豐劉起潛隱居通議論學以悟爲宗尊陸子靜爲正宗而援引朱子以合之竝謂朱子後與道士白玉蟾游始知讀書爲徒勞案此語殊誣是卽朱陸早異晚同之說猶在程篁墩道一編前至王伯安之作朱子晚年定論特意主調和初非欺弄後學其於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羅整菴遺書諍之困知記尚屬平心之論何至如陳淸瀾學蔀通辨孫退谷考正晚年定論之醜詆哉
整菴困知記一書多爲陽明而發故開卷數章卽首以心

十九

性儒釋爲辨然皆取禪書與儒書相近者闡明詮解惟於每章之末加數語詆之雖名曰闢禪得無轉爲禪學張其幟與其餘攻陽明者如徐養齋之讀書劄記程峨山之閑闢錄王莘民之道學迴瀾蕭文超之性理譜呂晚村之四書講義張武承之王學質疑則更根柢淺薄不翅蚍蜉之撼大樹殆章氏學誠所謂以僞陸王攻陸王者也（文史通義卷三朱陸篇）至於陳清瀾學蔀通辨排陸以陷王全爲阿附閣臣（見吳尊彝東莞學案）尤卑卑不足道孫退谷身爲明臣既受李自成僞職復仕滿淸乃亦力闢姚江儼然以鄒國息邪拒詖自

苟是尙知人間有羞耻事乎而陸稼書且喜其意見之同推崇甚至（三魚堂文集上孫退谷先生書）蓋門戶之私中人之深如此陽明雖非朱子然亦未嘗不稱朱子之善傳習錄上曰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菴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卽不是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大儒心事昭然可見乃陸三魚欲爲建安報復攻擊姚江不遺餘力甚至以明之天下不亡於流賊而亡於陽明何其言之過也

孝感熊敬修當康熙朝身在高位主張朱學而爲順風之呼海內靡然從之固其宜矣所著閑道錄動詈金谿姚江爲異類至謂學不聞道雖功彌六合澤及兩間止是私意陰以抑陽明之事功持論尤謬敬修於淸廷議撤三藩之初力請停免且以舜舞干羽七旬苗格爲言（蔣千之東華錄）蓋其迂疏若此設使處陽明之地則必株守南贛而坐視宸濠之禍成矣世亦何賴有此聞道之人乎

黃漳浦集書王文成公碑後曰諸生因問文成良知之說著於海內如何說所以得此未之或知某云文成自家說

從踐履來世儒都說從妙悟來所以差了唐生問如何是踐履來某云伊歷過許多湯火豈世儒口耳所就忠烈是言實道破文成得力處世之講王學者惜未之或知也

致良知三字雖牽湊大學孟子而成之然在陽明确有心得之處未可輕議傳習錄曰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佛老又曰若離了事物卻是著空蓋已逆知後日不善學者之失而預防之其門人弟子以江西諸儒爲最醇如鄒東廓歐陽南野羅念菴之倫品節德性咸粹然無疵浙中則徐曰仁之潁悟錢緒山之篤實皆得王學之眞王龍

谿雖純涉禪機正同楊慈湖決象山之瀾尙不似王心齋之滉瀁自恣顧泰州之學乃能使樵夫陶匠竝受厥教其感化之力亦云偉矣心齋一傳而爲徐波石再傳而爲顏山農三傳而爲何心隱（本姓梁名汝元）山農心隱最叢世詬觀山農以事下獄南京羅近溪爲之營救不赴廷對者六年其能感人至此要必有不可及者世傳其凡弟子投謁必先毆三拳以爲摯禮蓋出憎者之口未必果然也心隱以密計去嚴嵩自是奇士爲犯張居正不悅學之忌死非其罪

顧涇陽小心齋箚記曰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李卓吾以何心隱爲聖人

黃梨

洲明儒學案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又謂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其傾倒亦已至矣（梁任公謂日本自幕府之末葉王學始大盛其著者曰大平中齋曰吉田松陰曰西鄉南洲曰江藤新平皆爲維新史上震天撼地人物其心得及其行事與泰州學派蓋甚相近云）若夫周海門陶石簣直以蓮地放生文雲谷功過格爲聖學筌蹏雖大失姚江本旨施之社會固無惡焉惟李卓吾狂誕悖戾誠小人無忌憚之尤其謂孔子之是非不足據（藏書自序）至今猶有傳其說者斯則王學之罪人也（沈昭嗣明儒言行錄於姚江弟子雖龍谿心齋咸不與焉）

湛甘泉之學以虛明爲宗得力於陳白沙初亦與陽明講學後乃各立宗旨周道通謂湛之體認天理卽王之致良知見明史儒林湛若水傳雖意在疏通兩家實不爲無見惟甘泉爲嚴嵩作鈐山堂集序深爲世譏蓋與吳康齋跋石亨族譜事同昔姚牧菴以文就正於許平仲平仲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元史姚燧傳後之學人可以斯言爲鑒矣

徐存齋受業於聶雙江爲陽明再傳弟子雖見道未深然鋤去大姦悉反其粃政嘉隆之間卓然救時名相黃太沖明儒學案顧以其立朝大節絕無儒者氣象陷於霸術而不自知少之殆亦講學家門面之語重性理輕事功儒術之衰正坐於此尼山之教不如是也孟子薄管仲即孟子弗如孔子處

明代王學得劉蕺山爲之殿足使後儒不敢輕訾姚江山陰施四明明史本傳亦稱其少好王守仁之學蓋蕺山深鑒狂禪之弊以誠意爲主而歸功於愼獨實能盡取王學之長而去其短其論明

儒極推重方遜志謂其秉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深惟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不媿千秋正學云云（明儒學案述師說）而蕺山卒亦從容就義大節炳然與遜志同爲一代人倫之表雖遜志宗程朱蕺山宗陸王何害於涂軌之略殊乎總之道貫躬行學期致用固非著一卷語錄便可爲程朱爲陸王也

黃太沖爲蕺山入室弟子然以實踐爲主不恣言心性其教學者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儒江子屏漢學師承記卷八又全紹衣鮚埼亭集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曰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腐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尤自來講學家所未有雖張楊園有此名士非純儒之誚而沈仌壺作傳亦多微辭見李恣伯越縵堂駢文書沈清玉仌壺集殘本後要不足爲大德累其明夷待訪錄自序引胡翰所謂十二運者以爲三代之盛猶未絕望此序作於康熙癸卯殆即燭龍上題召試翰林之意當日遺民畏禍恆遜詞以辟弋人

之纂固當略其迹而原其心也

四庫提要儒家類存目謂顏元之學大抵源出姚江蓋因王崑繩而誤也（王崑繩文集與李中孚書曰源生平最服姚江以爲孟子之後一人）習齋論學欲少抑二千年周程朱陸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諸先聖之道（存學編明親篇）其志可謂壯矣然其以三事六府爲學則胡翼之之立經義治事齋（名臣言行錄）已先行之（存學編由道篇固云近師安定）以鄉三物爲教則徐偉長中論已先言之（中論治學篇曰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安得謂二千年來無人道

邪（見與陸道威書）戴子高撰顏氏學記併坿李恕谷王或菴程啟生之說於後其自序曰如顏氏者擢陷廓清比於武事厥功甚偉然戴固非眞能服膺其學厲實行濟實用者也特喜其非毀程朱與己略同耳

乾嘉諸儒崇尚訓詁獨戴東原好言心性所著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二書自詡爲揭孔孟之精蘊其門人洪汝登則直推爲功不在禹下（漢學師承記卷六）疏證極斥朱子中庸注性卽理也之非不知理卽性也出禮樂記天理滅矣鄭庸成注既可曰理卽性胡不可曰性卽理乎又謂理者察之

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不知朱子於中庸文理密察注何嘗不以理爲條理乎原善曰凡有血氣心知於是焉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東原此語蓋本荀子性惡篇性惡篇曰今人之性肌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然荀子以爲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欲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疏證則重在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以人欲爲性之本然當順而導之

不當逆而制之不惟與荀子異此其爲說恐較王學末流謂吾心中自有良知不假安排信心而行者其弊更甚宜朱蓉生之舊辭相糾矣

新建之學自泰州一派純涉禪宗而三教歸一之論亦於是起（北史韋敻傳曰武帝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敻辨其優劣敻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致理殆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周書本傳同蓋其所從來遠矣）如王敬美望崖錄屠長卿鴻苞焦弱侯支談（明史文苑焦竑傳曰竑之講學以羅汝芳爲宗而善李贄）其持論大略相同而以林懋勳爲最著懋勳者所謂林三教也謝在杭曰吾閩莆陽林兆恩亦自博學能文能以艮背之法治

病其門人傳之者不得其學徒以上章降魔捉鬼爲事儼然巫矣縱日捉百鬼何益況從其教者日盛姦僞詐盜無所不有恐它日一方之患不下黄巾白蓮也文海披沙蓋在明時已有疑其流於邪者矣嘗聞之莆人其門徒傳衍宗派有七學者尊爲教主廟祀徧於一郡蓋其教至今猶盛也近世有泰州周太谷雙流劉止唐其學皆合三教爲一劉尤與林相近兼講延年之術頗行於蜀頃且傳布京師周又稱大成教其弟子以張執中李龍川爲之魁據云張得其數李得其理又有黄錫朋者今猶傳其教於蘇州嗟乎

孔道不明此世之所以多異說也

道統之說殆如佛祖傳鐙支派可攷其實入主出奴純門戶之見魏石生聖學知統錄凡載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臯陶湯伊尹萊朱文王太公望散宜生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許衡薛瑄二十六人蒙案宋儒惟朱子之學由博而約最合尼山家法元明之儒雖以許平仲薛敬軒爲最醇正然其氣象去朱子遠矣王伯安嘗謂魯齋儒者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又崔後渠劉念臺皆於河津有微辭全紹衣鮚埼亭集外編辭文清畫像記已詳言之蓋隱然以接道統之傳自任又有翼錄凡錄伯夷柳下惠董仲舒韓愈胡瑗邵雍楊時胡安國羅從彥李

侗呂祖謙眞德秀趙復金履祥劉因曹端胡居仁羅倫蔡清羅欽順顧憲成高攀龍二十二人夫伯夷柳下惠固孟子與伊尹竝稱爲聖者今乃抑之翼錄又荀況源出孔門故太史公叙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劉子政序錄稱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荀卿韓昌黎雖評荀子大醇小疵然其進學解曰吐辭爲經優入聖域固與孟子相提竝論茲錄董韓而去荀子是無它焉以程朱嘗斥其言性惡故也則陸王之屛固無足怪然明儒中如方希直之學術醇正章楓山之德行無瑕呂新吾之明白篤實初不與程朱相違

何爲亦遺之乎熊敬修所著學統又以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爲正統以閔子以下至明羅欽順二十三人爲翼統以冉伯牛以下至明高攀龍一百七十八人爲附統以荀卿以下至王守仁七人爲雜統以老莊楊墨告子及二氏之流爲異統其翼統附統諸人類皆不知其何所依據而甲乙之甚至閔冉大賢亦意爲軒輊可不謂之妄與孫夏峯理學傳心纂要又以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陸九淵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十一人爲直接道統之傳

唐鏡海輯學案小識於淸代之儒亦分別三等曰傳道四

人曰翼道十有九人曰守道四十有四人其大旨不外攻王尊朱凡有一言掊擊姚江者雖其行誼無聞亦必加以褒美若於新建之學稍涉出入即不免抑揚故魯通甫謂其綜計一代老師耆德魁艾大賢而第其上下進退率於胸懷輕重憑其位置（通甫類稿與高伯平論學案小識）誠非過論唐氏所最推重者桐鄉張攷夫攷夫本念臺弟子而操戈於其師此猶可諉爲明道也陸三魚日記則謂其教法過嚴而無法在錢厚菴家十年而厚菴之子終於放縱敗家夏伯定悔言則謂其母喪未葬而除服授徒祖柩厝野而不寢苫

守護卒被盜燬此鄉黨守禮之士所不爲何論程朱茲二說者固皆責備賢者之意而余所不能爲攷夫解者攷夫訓門人語姚瑚所述有云默斯未冠時（案默斯攷夫子）先生命暫以幅巾禦寒默斯不欲隆冬盛寒囚首露頂家人患之託瑚告先生瑚難其辭一日寒甚始致辭曰默斯頭凍如此恐或多疾奈何先生厲辭曰與之幅巾彼既不肯此頭何妨凍落因言年前太福（原注卽僕陸愼乳名）小時出鎭私買一帽戴之予見之怒甚投之於厠可以待子不如待僕乎夫父子責善猶曰賊恩況著帽與幅巾束首無關緊要何致如是

盛怒微特無養亦不慈甚矣講學當以行爲準若但憑語錄則議論醇正未有過於時文者豈其人皆不媿孔孟之徒邪

呂叔簡呻吟語曰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嘿契聖人欲言之心爲聖人所未爲而脗合聖人必爲之事此固聖人之所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駴也顧寧人日知錄曰昔之淸談談老莊今之淸談談孔孟蒙案亭林先生志在經世後之崇尙攷據而無裨實用者是亦一淸談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

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攷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社稷丘墟此蓋爲明季空談性命者言之自清乾隆以還則內心之談衰而逐末之風熾其獘又在彼而不在此矣陸桴亭思辨錄曰今所當學者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西人科學尤切實用俗儒不知內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於世所以來迂曲之誚也三先生之言竝足以爲世儒警而呂說尤通去聖遼遠學百其涂雖各尊聞

行知要以不悖於孔子貴公貴仁之旨者近是言行相違儒風日壞名爲尊孔孔道乃亡吾是以至曲阜謁孔林而不禁嗚咽流涕者此也

孔學發微卷下

詩經四家異文攷補

詩經四家異文攷補

長汀先生著書之四

教育部學術審定會評

是書所引一百八十餘條皆陳喬樅書所未及者唐殘本玉篇及一切經音義諸書皆後出爲陳氏所未見後人考證往往博於古人者即在於此其中所有引本係駁文如搔首躊躇誤爲掩手泣涕漣漣誤爲波涕使我心痗誤爲心⿸疒壽言采其莫誤爲其葛夏屋渠渠誤爲厦屋二之日栗烈誤爲篥烈俾爾戩穀誤爲翦穀假寐永歎誤作永勤潸然出涕誤作淚下若斯之類皆爲訂正不概以異文視之作者吳門銷夏記自序云辨誣求是間能補先儒之闕而

拾近賢之遺可移之以評此書

詩經四家異文攷補

長汀江瀚叔海

國風

無使厖也吠　李昉太平御覽六百九十六卷野有死麕曰無感我帨兮無使厖也吠

瀚案周禮牧人鄭注故書龙作厖杜子春云厖當爲龙是龙厖古字通用也阮氏元經籍纂詁引御覽厖作龐恐誤

涕泣如雨　太平御覽四百八十八卷毛詩曰之子于歸

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涕泣如雨

瀚案此蓋偶到涕泣二字非別有據

吹彼𣗥心　陸德明毛詩釋文棘俗作𣗥

瀚案洪适隸釋載梁休碑垂𣗥勤典𣗥即棘字碑變从来與華山廟碑衡方碑韓勑碑勑作勑同又顏元孫干祿字書𣗥棘上俗下正

自詒𧬈阻　唐本玉篇零卷言部毛詩自詒𧬈阻箋云𧬈猶是也今或爲緊字在系部

瀚案今本顧野王玉篇言部𧬈下雖未引詩而訓𧬈

爲是實本鄭箋緊蓋借字耳

朵豐朵菲　毛詩釋文葑字書作豐

瀚案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曰方言蘴蕘蕪菁也

陳楚謂之葑是豐葑同音本非二物

我躬不說　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

我後

瀚案閱說悅古字通歐陽詢藝文類聚三十卷丁廙

蔡伯喈女賦曰歎殊類之非匹傷我躬之無悅亦即

用此詩也

不以我能慉　唐石經作不以我能慉

瀚案鄭箋云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石經以字似因

此增入以配合下句

既詐我德　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五卷韓詩曰既詐我德

瀚案李氏富孫詩經異文釋所見本如此阻與詐聲

相近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呂氏春秋重

言覽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瀚案此與今本毛詩顛到上下兩句無關宏旨

山有蓁隰有蘦　毛詩釋文榛本亦作蓁　孔穎達毛詩

正義苓作蘦

瀚案說文榛木也蓁艸盛皃榛蓁義別同音通用爾

雅釋草蘦大苦也毛傳苓同蓋苓蘦同字

室人交遍讁我　唐本玉篇零卷言部毛詩室人交遍讁

我傳曰讁責也

瀚案遍者徧之俗讁依說文當作譎適借字讁别體

字

王事譴我　唐本玉篇零卷言部譴蒼頡篇讁也詩云王

事⿱誰土我是也野王案毛詩箋云⿱誰土擿猶投也今並爲敦字在攴部

瀚案廣韵⿱誰土音堆讁也落也釋文敦毛如字韓詩云敦迫鄭都回反投擿也

愛如不見掩手躊躇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七十三卷韓詩云愛如不見掩手躊躇

瀚案而如古今字掩手當是駁文音義七十二卷引韓詩作搔首躊躇踟躕作躊躇與文選李善注引韓詩合

新臺有玼　范家相三家詩拾遺齊詩泚一作玼

瀚案不詳所出據隋書經籍志齊詩魏代已亡蘅洲何由見之

何水瀰瀰　昭明文選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李善注毛詩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

瀚案說文無瀰字釋文引說文云瀰水滿也蓋即水部濔今本說解脫水字耳徐鉉新附瀰大水也今詩作瀰又濔之別體張參五經文字曰濔見詩風朕則今詩作瀰當爲唐後所改

中心洋洋　范家相三家詩拾遺說文養養作洋洋

瀚案說文水部洋下第云水出齊臨朐高山東北入鉅定初無別解惟爾雅釋訓曰洋洋思也邢昺疏引邶風中心養養謂洋洋養養音義同耳

不瑕不害　蜀石經有作不

瀚案馮氏登府蜀石經攷異曰有害亦不害義猶云不顯豈不顯也

牆有薋　戚國標毛詩證讀說文茨作薋

瀚案爾雅釋草茨蒺藜釋文云茨本作薋漢書禮樂

志顏師古注曰薺禮經或作蕡又作茨是薺蕡茨三
字固可通用朕說文艸部引詩作薺不作蕡也蕡艸
多皃
其之狄也　毛詩攷文古本翟作狄　虞世南北堂書鈔
一百二十七卷引詩同
瀚案褘褕闕爲三翟皆以雉爲飾狄即翟之借周禮
內司服揄狄闕狄是也
何以爲兒　韓詩外傳九卷詩曰人之無良何以爲兒
瀚案馮氏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補遺所見本如此

五

並云何字較我字語婉

椅桐梓桼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八十一卷毛詩榛栗椅桐梓桼爰伐琴瑟言此六木皆堪爲琴瑟也

瀚案說文桼木汁可以髤物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此經當以桼字爲正

猗重較兮　唐本玉篇零卷車部毛詩猗重較兮

瀚案小弁篇伐木猗矣釋文猗寄彼反正義云猗者倚也此引作猗與楊倞荀子注李善文選注引作倚者字異義同

氓之嗤嗤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七卷七十八卷韓詩云
嗤志意和悅皃也六十一卷引韓詩外傳同

瀚案嗤與蚩同毛傳蚩蚩者敦厚之皃此云嗤志意和悅皃也依下鄭箋言民誘己則韓義較優

波涕漣漣　王應麟詩攷引楚辭章句作波涕漣漣

瀚案劉向九歎曰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王逸注引詩與今本同且云涕泣交會漣漣而流也無緣作波伯厚所見本殆誤

無食我楳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八十四卷毛詩云吁嗟

鳩兮無食我椹

瀚案慧琳音義凡兩引皆同

無與士媅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十八卷詩曰吁嗟女兮

無與士媅

瀚案說文女部媅樂也毛傳訓耽爲樂是耽即湛之借音義六十六卷引毛詩云女之媅兮又六十八卷引韓詩云媅樂之甚者也似韓詩乃作媅耳

一篳航之　唐本玉篇零卷舟部毛詩一篳航之

瀚案杭作航與初學記藝文類聚白帖御覽所引合

葦从艸不从竹隸體竹艸多掍

言植之北　程大昌演繁露詩曰言植之北

瀚案植與樹一義吳語韋昭注云北古之背字

使我心⿸疒壽　范家相三家詩拾遺薛君章句痗作⿸疒壽

瀚案字書無⿸疒壽字文選寡婦賦注西陵遇風詩注並引韓詩作痗與毛同薛君無訓范說之不足據蓋往往如此

逢此百羅　釋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八卷詩云逢此百羅

瀚案毛詩釋文罹本又作離方言七卷羅謂之離史

記五帝紀司馬貞索隱曰離即羅也羅離古通是其
證羅乃徐鉉新附字

毳衣如⿰帛炎　唐本玉篇零卷系部詩曰毳衣如⿰糹剡韓詩爲
⿰帛炎字在帛部今並爲菼字在草部

瀚案今本玉篇帛部⿰帛炎青黑繒亦作⿰巾炎

四介麃麃　北堂書鈔一百十七卷詩曰四介麃麃

瀚案四與駟古字通駟鐵篇駟鐵孔阜說文馬部引
作四驖四牡篇四牡騑騑旣夕疏引作駟牡六月篇
比物四驪采芑篇乘其四騏攷文古本四並作駟大

明篇駟騵彭彭干旄疏公羊隱元年傳疏並引異義
作四騵皆已見陳氏書
駟介驫驫　毛詩攷文古本麃麃作驫驫
瀚案說文金部鑣馬銜也字彙驫同鑣此雖同音从
馬不从金實滋益之俗字
唱予和汝　文選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李善注毛
詩曰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瀚案慧琳音義四十六卷引詩倡亦作唱劉向列女
傳仁智篇引詩女亦作汝倡唱可互通女汝古今字

恌兮達兮　徐鍇說文繫傳辵部詩曰恌兮達兮

　瀚案鹿鳴篇視民不恌說文人部引詩恌作佻

維士與女　毛詩攷文古本士與女作維士與女次章同

　瀚案當以下文維士與女而增之

士曰既徂　毛詩攷文古本且作徂次章同

　瀚案爾雅釋詁邢昺疏云徂且音義同蓋且即徂之
　渻文故此篇及出其東門篇釋文且並音徂

冠緌雙止　太平御覽六百九十八卷詩曰葛屨五兩冠
緌雙止

瀚案綏綏二字禮經多通用屨作履陳氏書已采

糺糺葛履　太平御覽六百九十八卷徐乾吉履儀曰今時所謂履者自漢以前皆名爲屨詩云糺糺葛履可以履霜

瀚案廣韵云糾俗作糺徐氏援經蓋以證古皆名履爲屨似不當引詩作葛履也

唯此褊心　三國志魏志何夔傳裴松之注詩云唯此褊心

翰案維惟唯三字古通此與是同義

是以爲刺　漢石經魯詩殘碑刺作刾

瀚案爾雅釋草釋文曰刺字又作刾五經文字曰刺作刾譌

彼汾沮澤　唐本玉篇零卷水部澤說文漸溼也野王案毛詩彼汾沮澤是也

瀚案今本玉篇澤下又出洳字云亦澤字也

言采其葛　太平御覽七十一卷詩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葛

瀚案莫作葛疑以字形相近而譌

寘河之漘　許慎說文水部漘水厓也詩曰寘河之漘

瀚案王氏鈞句讀云蓋本引王風傳寫譌在爲寘說文無寘字也

毋食我黍　漢石經殘碑無作毋黍作黍

瀚案黍隷消變體無作毋陳氏書已采

弗曳弗屢　韓詩外傳二卷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屢

瀚案李鄦沚所見本如此當係傳寫之譌說文云婁空也摟曳聚也毛傳訓婁爲曳是婁即摟之消借屢大徐新附字婁空之婁可从俗作屢曳婁之婁不可

作屢也

緐衍盈升　白居易六帖十八卷詩曰椒聊之實緐衍盈升

瀚案蕃緐同聲古多通用

胡不次焉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董逌引崔靈恩集注本佽作次

瀚案孔冲遠毛詩正義曰佽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佽爲助也董氏所引崔集注蓋即依正義僞託

廈屋渠渠　馬國翰魯詩故引楚辭哀郢章句夏作廈又招魂章句廈一作夏

瀚案哀郢章句引詩仍作夏不作廈招魂章句所云廈一作夏者斥冬有突廈句而言非謂秦風夏屋也如此讀書未免鹵莽矣

彼美孟姜可與寤言　劉向列女傳賢明篇詩曰彼美孟姜可與寤言

瀚案梁女士端注云毛詩作淑姬魯黔婁妻傳同此涉有女同車而誤晤作寤陳氏書已采

我心蘊結兮　唐石經初刻蘊作薀

瀚案蘊當作薀說文薀積也蘊乃薀之俗體

懷我好音　劉向說苑善說篇故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鬵孰將西歸懷我好音

瀚案馬竹吾所見本如此

一之日畢發　玉燭寶典十一卷韓詩章句曰一之日畢發夏之十一月也

瀚案毛詩釋文云觱音必說文作畢

二之日篥烈　釋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四卷毛詩云一之

日觱發二之日栗烈

瀚案廣韵始有篥字當以栗爲正

三之日于梠　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二卷八百二十三卷

詩曰三之日于梠

瀚案說文木部梠臿也徐鉉曰今俗作耜

有鳴鶬鶊　太平御覽二十卷引風俗通作有鳴鶬鶊

瀚案鳥旁俗加

一之日于狢　玉燭寶典十一卷詩豳風一之日于狢

瀚案狢乃貉之或體

六月食鬱及奧　玉燭寶典六卷詩豳風曰六月食鬱及奧

瀚案隩隈寒燠字並可作奧則薁與奧亦自得通

勿仕行枚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五十卷詩云勿仕行枚

瀚案仕與士同

綄衣繡裳　唐本玉篇零卷糸部韓詩我遘之子綄衣繡裳綄衣纁衣也

瀚案周禮染人鄭注云故書纁作⿱穴纁又司服注云凡冕服者皆玄衣纁裳此言綄衣與毛字義俱異

小雅

俾爾翦穀　范家相三家詩拾遺聞人滋戩作翦云盡也

瀚案朱子詩集傳引聞人氏曰戩與翦同盡也未嘗作翦

一日三捷　釋元應衆經音義七卷詩云一日三捷

瀚案日與月形近易淆

莫之我哀　桓寬鹽鐵論備胡篇詩曰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瀚案知作之亦有意味似非誤字

檀車嘽嘽　范家相三家詩拾遺石經幝幝作嘽嘽

瀚案不知所據是何石經玉篇云嘽𨍏也與幝義殊

鱨魦　徐堅初學記二十二卷詩曰魚麗于罶鱨魦太平

御覽九百三十七卷引同

瀚案毛詩正義曰草木疏云鯊音沙亦作魦文選歸

田賦注引毛萇詩傳正作魦陸璣郭璞皆以鯊鮀爲

吹沙小魚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郭義恭廣志曰吹沙

魚大如指沙中行說文云魦出樂浪潘國當别是一

種海魚非詩之鯊鮀也

蒸然罩罩　范家相三家詩拾遺韓詩烝作蒸

瀚案此亦不詳所出或因外傳六卷引詩天生蒸民烝作蒸故云然耳

明允君子　初學記二卷詩曰湛湛露斯在彼杞棘明允君子莫不令德

瀚案李氏富孫曰顯明義同此當是避唐中宗諱而改

其同其椅　初學記二十八卷韓詩其同其椅其實離離

瀚案李氏富孫曰桐作同或从省或誤脫木

于卅里　唐石經三十作卅

瀚案無羊篇三十維物噫嘻篇終三十里唐石經竝作卅論語三十而立漢石經作卅唐石經即仿熹平石經體段氏玉裁詩經小學曰唐石經詩三十作卅是三字爲句不可从也廣韵云卄今直以爲二十字卅今直以爲三十字蓋唐人仍讀爲二十三十不讀入讀跋耳

炰鱉膾鯉　文選枚叔七發李善注毛詩曰炰鱉膾鯉

瀚案大射儀注曰或有炰鼈膾鯉賈公彥疏引詩作

炮鄭注炮字據阮氏元儀禮校勘記曰炮嚴本作缹釋文徐本俱作炮釋文云炮或作缹又云韓奕篇釋文曰炰鄭薄交反徐甫九反是徐仙民乃讀炰爲缹耳故孔疏亦曰六月云炰鼈者音皆作缹其實此經炮字當是烰之假借說文烰蒸也與缹訓合炮毛炙肉也孚與包古字通左傳浮來公羊作包來呂氏春秋本味覽高誘注云烰猶庖也是其證炰缹缹皆或體說文所無也鱉者鼈之俗干祿字書膾通鱠

翰飛戾天　後漢書謝該傳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章懷

太子賢注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鴥彼飛隼翰飛戾天

瀚案段氏玉裁詩經小學曰詩本作其飛文舉易字麗句耳此說得之章懷注特順釋傳文未必別有據也

矢舍而破　唐本玉篇零卷石部毛詩矢舍而破

瀚案舍矢到作矢舍亦通如而也而如也古多互用

肅肅馬鳴　唐石經初刻蕭蕭作肅肅

瀚案臧氏琳經義雜記曰傳曰言不讙譁也以經本

作肅爲蕭肰清靜意故云不讙譁若作蕭爲蕭涼蕭
條則入近人辭氣矣當从石經原刻
以晏父母　說文女部晏安也詩曰以晏父母
瀚案今本毛詩無此文段氏玉裁謂是歸寧父母之
異文殊屬牽強惟嚴氏可均以爲吉日文二章天子
之所三章以晏父母四章以御賓客語有倫次詩作
以燕天子涉上文而改說似可从故列於此
鳴鳫于飛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九十七卷毛詩云鳴鳫
于飛

瀚案說文隹部鳿下段注引元應曰鳿古文琟聲類以爲鴻鵠之或字鳿與鳴字形相亂廣雅釋鳥曹憲注云鳫與鴈同

念彼不迹　嚴粲詩輯引釋文作迹云當作蹟蹟足跡也

瀚案李氏富孫曰說文云迹步處也或作蹟籀文作速蹟迹本一字

言歸思復　朱子詩集傳斯作思

瀚案斯作思聲之誤

惟螝惟虵　玉燭寶典二卷劉向五行論曰蔡化爲元螝

入王後宮褻蓋血也褻及元螝似龍蛇之孽詩曰惟螝

惟虺女子之祥

瀚案顏氏家訓勉學篇云莊子螝二首螝即古虺字

唐韵云虺俗蛇字

維帶維蛇　蕭曇經史管窺引詩緯推度災作維帶維蛇

瀚案莊子齊物論篇曰蝍蛆甘帶司馬彪注云帶小

蛇也吳語曰爲虺弗摧爲蛇將奈何韋昭注云虺小

蛇大也是帶與虺音近訓同

執國之鈞　隋書律曆志詩曰執國之鈞

瀚案爾雅釋詁曰秉執也二字義本相通均作鈞與漢志引詩合

胡爲蚖蜴　玉燭寶典二卷劉歆爾雅注榮螈下云龍蔡化爲元螈引詩胡爲蚖蜴

瀚案說文虫部云虺以注鳴又云榮蚖蛇醫以注鳴者故王菉友句讀疑虺蚖即是一字郝蘭皋爾雅義疏亦疑蚖即虺之或體得此爲證益曙肰矣

曄曄震電　楚辭遠游王逸章句詩云曄曄震電

瀚案說文曅光也火部引詩與今本同玉篇曰曄曄

震電貌蓋即本叔師此注也

百川觻沸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六十七卷毛詩云百川觻沸

瀚案說文水部觻水超涌也經傳沿作滕此又假爲騰沸騰到作觻沸與上句俱不入韵亦協

民莫不穀　韓詩外傳七卷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瀚案逸作穀與小弁四月二篇句同

降喪飢饉　毛詩攷文古本饑作飢

瀚案說文飢餓也穀不熟爲饑二字義別此當作饑

謨猷回遹　呂氏家塾讀詩記董逌引崔靈恩集注謀作謨

瀚案謀與謨聲近義同

交交桑扈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四卷毛詩云交交桑扈

瀚案桑扈之扈依說文當作雇玉篇云雇亦作扈

儵儵周道　王應麟詩攷補遺踧踧作儵儵

瀚案馬氏國翰魯詩故亦采此條蓋本臧氏庸之說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曰釋文云樊本作攸引詩攸

攸我里今詩作悠悠毛傳悠悠憂也是樊光作攸者
悠字之省或作儵者攸與儵形相亂儵攸音同又俱
從攸聲故假借通用釋文儵郭徒的反郭蓋以儵爲
踧據詩踧踧周道鞠爲茂草而言故云悼王道穢塞
今以樊本作攸於義爲長也

我心攸傷　文選陸士衡贈弟士龍李善注詩曰我心攸
傷
瀚案李鄦沚所見本如此憂悠音義並同

假寐永勤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二十四卷詩曰假寐永

勤

瀚案勤與歎字形相亂

嗚蜩嚖嚖　說苑雜言篇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嚖嚖

瀚案馬竹吾所見本如此玉篇口部云嚖同嘒

𧧑𧧑碩言　唐本玉篇零卷言部孟子苟不好善則人將曰𧧑𧧑予既已知之矣劉熙曰𧧑𧧑自得皃也廣蒼詩云𧧑𧧑碩言野王案毛詩𧧑𧧑淺言也今爲蛇字在它部

瀚案𧧑今本玉篇作訑馬氏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云

是詩虵虵即訑訑之假借其言也信

維暴之云　唐石經誰作維　相臺本攷文古本同

瀚案阮氏毛詩校勘記云誰字誤也

云何盱　唐石經何下無其字旁添之

瀚案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曰臧在東云卷耳云何盱矣都人士云何盱矣文法與此同即三字爲句未始不可箋云於汝亦何病乎旣何病連文知中無其字矣此亦當从石刻

仲氏吹篪　唐本玉篇零卷龠部毛詩仲氏吹鯱

瀚案今本玉篇龠部䶵下曰或篪字

緝緝續續　唐本玉篇零卷系部野王案韓詩緝緝續續謀欲譖人緝緝往來皃也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九十四卷韓詩外傳云續續往來皃也

瀚案翩續義同

棄余如遺　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李善注毛詩曰將安將樂棄余如遺

瀚案爾雅釋詁云予余我也蓋二字義同臧鏞堂輯韓詩引外傳棄予作遺陳氏韓詩遺說攷已辨其非

茲不錄

潸然淚下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八十一卷毛詩云潸然淚下

瀚案此章涕字與矢視爲韵作淚下則不協自是駁文

不以其酒或以其漿　唐本玉篇零卷水部野王案毛詩不以其酒或以其漿

瀚案或不二字與今詩互易於義亦通

或慘以劬勞　王符潛夫論議邊篇詩痛或不知叫號或

慘以劬勞

瀚案年丈鄒叔績先生讀書偶識所見本如此疑慘重文作二因譌作以

濟濟鏘鏘　唐本玉篇零卷糸部毛詩濟濟鏘鏘絜爾牛羊

瀚案禮記曲禮士蹌蹌釋文蹌本又作鶬或作鏘又論語泰伯集解能濟濟蹌蹌釋文蹌本或作鏘是蹌鏘同音通用肰鏘爲俗體其正字當作將也

執爨碏碏　唐本玉篇零卷石部碏敬也毛詩執爨碏碏

瀚案說文無碏字徐鼎臣新附有之引唐韵云敬也
左傳石碏漢石經公羊殘碑作石踖知古是从足字
碏蓋踖之別體

卓彼甫田　唐本玉篇零卷用部毛詩卓彼甫田
瀚案毛傳曰倬明貌廣雅釋詁曰卓明也是卓與倬
音義並同

有之有之　韓詩外傳七卷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有
之有之君子有之
瀚案此據周氏廷寀校注本有之有之二有字並讀

爲右

萬方之蔽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二十七卷詩云萬方之蔽

瀚案方邦聲相近毛傳曰屏蔽也作蔽不入韵蓋涉傳而譌

酌彼歞爵　唐本玉篇零卷欠部野王案凡器物空虛亦曰歞毛詩酌彼歞爵是也水空虛爲漮字在水部屋空虛爲康字在广部

瀚案依此則今詩乃借康爲歞也范氏家相謂說文

作漮說文水部漮下初未引詩惟爾雅釋詁邢昺疏云漮即酌彼康爵之康范誤記耳

彼交庶紓　朱彝尊經義攷一百九卷董斯張引韓詩外傳彼交庶紓

瀚案庶匪音相近

至于己斯亡　唐石經已作己

瀚案此當依唐石經作己毛傳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及之者及己也韓詩外傳四卷說此詩曰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蓋亦作己阮氏校勘記

僅以正義證之猶未盡

于何不臻　潛夫論賢難篇詩云彼人之心于何不臻

瀚案不與其皆發聲也義亦可通

俾滂池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池矣

瀚案古讀沱如池說文無池字沱即池也徐鉉曰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

大雅

緝熙敬止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七十二卷一百卷詩云

穆穆文王緝熙敬止

瀚案毛傳未釋於字

無忝爾祖　後漢書劉長卿妻傳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

德

瀚案無念作無忝義亦通小宛篇曰無忝爾所生

宣照誼問　唐本玉篇零卷言部毛詩宣照誼問

瀚案昭與照古字通說文曰誼人所宜也段氏注云

周時作誼漢時作義皆今之仁義字也

生我文王　文選陸士衡贈馮文熊遷斥邱令李善注毛

詩曰有命自天生我文王

瀚案李氏富孫云此當涉次章生此文王句而牽合之

肆師大商　范家相三家詩拾遺釋文伐作帥亦作率

瀚案釋文所云乃斥鄭箋帥率之武之率蘅洲仍爲釋經文可謂大謬

率先水滸　桑欽水經漆水酈道元注詩云率先水滸

瀚案陳氏奐詩毛氏傳疏所見本如此先與西古字通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西有先音丁度集韻一先有

西字

乃慰乃止　唐本玉篇零卷乃部韓詩乃慰乃止乃大也瀚案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引是詩四句迺並作乃據說文迺乃異字異義爾雅釋詁雖曰迺乃也亦非一字肰經典迺乃通用者不勝僂指故玉篇云迺亦與乃同廣韵則以迺爲古文乃字段若膺墨守許書謂詩書史漢發語多用廼字作迺而流俗多改爲乃未免失之固矣韓詩訓乃爲大其義未詳

捄之濡濡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七十五卷毛詩云捄之

濡濡

瀚案說文𨸏部引詩作陾段若膺謂許从耎聲與如乘切相去甚遠依玉篇手部作捼之陑陑則之韵而聲可轉入蒸韵如耳孫之即仍孫也其說良是濡集韵韵會皆云一音而是與陑聲同

奉璋峩峩　閩本明監本毛本峨峨並作峩峩

瀚案阮氏校勘記曰峨峨是也

鳶飛厲天　潛夫論德化篇曰鳶飛厲天

瀚案厲戾同音

受福不喪　唐本玉篇零卷吅部毛詩受福不喪

瀚案福與祿不與無義並可通

帝赫斯怒　文選陸佐公石闕銘李善注詩曰帝赫斯怒

瀚案李鄴沚所見本如此帝王雖同訓爲君肰此實因銘文相涉致誤非有它據也

不長夏以諱　唐本玉篇零卷言部毛詩不長夏以諱傳曰諱更也字書或作愇字在心部今爲革字在革部

瀚案諱革音義並同

以伐崇庸　後漢書伏湛傳詩曰以伐崇庸

瀚案崧高篇以作爾庸釋文云庸本作墉

執誶連連　毛詩釋文訊音信字又作訙又作誶並同

瀚案作誶非是錢曉徵譏陸氏釋文誶訊不辨此亦其一也

詒爾孫謀　唐本玉篇零卷言部毛詩詒爾孫謀

瀚案爾詞也厥亦詞也

以就口實　劉賡稽瑞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實

翰案食作實義亦通李鼎祚周易集解頤自求口實

鄭康成曰頤中有物曰口實

即有台家室　班固白虎通義遷國篇詩曰即有台家室

瀚案陳氏立疏證曰小字本郘作台與王伯厚詩攷所引合盧氏文弨左傳釋文攷證曰案吳越春秋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台乃其本字凡國名邑名偏旁多後人所加

有郘家室　呂氏春秋辨土論高誘注詩云實穎實栗有郘家室

瀚案錢氏養新錄曰宋槧本說文邑部郘字下引詩亦無即字

誕降嘉穀　說文禾部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秠天賜后稷之嘉穀也　文選班孟堅典引李善注引毛詩同

瀚案徐楚金繫傳穀仍作種

天降嘉種　初學記一卷孫氏瑞應圖曰舜時后稷播植天降秬秠故詩曰天降嘉種惟秬惟秠　太平御覽三卷引詩同

瀚案毛傳云天降嘉種

以歸肇記　唐石經肇作肈下章同

瀚案段氏詩經小學曰玉篇攴部肇俗肈字五經文

字戈部肈作肇譌廣韵有肈無肇今本說文攴部有肇字唐後人妄增入無疑凡古書肇字皆當改肈阮氏校勘記曰今攷六經正誤云作肈誤是舊本从戈毛居正始誤改之耳

于豆于登　相臺本登作豋

瀚案說文豆部𤼷下云禮器也讀若鐙同此經及爾雅作登儀禮公食大夫禮作鐙登鐙皆叚借字段注引劉氏台拱曰釋文唐石經篇韵皆無豋字玉篇有𤼷字俗製豋字改經非也

慼慼兄弟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四十六卷詩云慼慼兄弟

瀚案小明篇自詒伊戚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引作慼隸釋夏承碑君之羣慼慼即戚也

永錫胙胤　國語周語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胙胤

瀚案此據宋公序國語補音本說文有胙無祚凡祭必受胙胙即福也段氏玉裁曰自後人肊造祚字以改經傳由是胙祚錯出矣

天錫百福　後漢書馬融傳章懷太子賢注詩大雅曰天
錫百福子孫千億
瀚案千祿作天錫當是記憶之誤
陟彼在巘　唐本玉篇零卷山部毛詩陟彼在巘
瀚案則作彼疑涉次章兩彼字而譌釋文云巘本又
作巚今攷說文無巘字亦無巚字爾雅釋山重甗隒
郭璞注云謂山形如累兩甑廣韵巘下亦云山形如
甑則字當以甗爲正毛詩或借作獻山旁皆後人所
加耳

韠琫容刀　北宋石經鞞作韠

瀚案韠从畢不從卑

乃告其曹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四十六卷詩云乃告其曹

瀚案告與造同列子楊朱篇宻造鄧析而謀之釋文造本作告是其證

顒顒盎盎　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補遺引韓詩外傳作顒顒盎盎　李富孫詩經異文釋引同

瀚案外傳無此文不知雲伯薌沚何據

多將嗃嗃　說文繫傳口部詩曰多將嗃嗃

瀚案易家人嗃嗃釋文劉作熇熇晁氏易引鄭同爾雅釋訓曰謞謞崇讒慝也邢疏云謞熇音義同楚金引作嗃蓋从言从口古字每通用

喪亂末資　潛夫論敘錄詩刺末資

瀚案小爾雅廣言曰蔑末也是二字義同

天生烝明　韓詩外傳五卷詩曰天生烝明其命匪諶

瀚案周禮占夢鄭注曰杜子春讀萌爲明是明與萌古字通呂氏春秋高義覽比于賓萌高注曰萌民也

史記三王世家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甿然則黍明即黍民也

鮮克由終　說苑敬愼篇詩曰靡不有初鮮克由終新序善謀篇引同

瀚案馬竹吾所見本如此由有亦聲之轉

天降慆德　朱子詩集傳滔作慆

瀚案慆滔音義並同

內奰于中國　淮南子墜形訓高誘注奰讀內奰于中國之奰

瀚案說文大部𡚁下云壯大也从三大三目一曰迫也讀若易虙羲氏詩曰不醉而怒謂之𡚁是𡚁乃正字今詩作奰隸消耳

在夏后之時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贊顏師古注大雅蕩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時

瀚案世時義同

敬爾威儀　徐幹中論法象篇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

瀚案此蓋涉玉章敬爾威儀句而誤

克拱明刑　玉篇手部詩曰克拱明刑拱執也

瀚案拱與共古字通集韵共省文拱

誨示淳淳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六十五卷詩云誨示諄諄

瀚案示疑作尒字形相似而譌

國步斯譻　唐本玉篇零卷言部譻比也野王案毛詩國步斯譻是也今爲頻字在頻部

瀚案鄭箋曰頻猶比也廣雅釋詁亦云頻比也今說文言部譻匹也不訓比

秉心無倞　唐本玉篇零卷誩部毛詩秉心無競傳曰競

强也聲類古文爲倞字在人部　張參五經文字競作
倞　吳棫韻補同
瀚案說文倞彊也競彊語也此經及抑篇無競維人
俱當以倞爲正字
碩碩其鹿　太平御覽九百六卷蕩桑柔曰瞻彼中林碩
碩其鹿
瀚案碩碩與甡甡音義俱遠恐誤甡甡與詵詵侁侁
莘莘字並同陳氏奐詩毛氏傳疏曰五經文字甡色
巾反見詩玉篇甡甡衆多皃是三家詩有作甡甡者

也

靡神不禜　後漢書順帝紀詔曰分禱祈請靡神不禜

瀚案錢氏大昕廿二史攷異曰毛訓宗爲尊漢時三家必有作禜字者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鄭讀宗爲禜是宗與禜通注以靡神不舉釋之似未肰

即不我隤　唐本玉篇零卷阜部韓詩昊天上帝即不我隤隤遺也

瀚案廣雅釋言曰則即也是二字義同文選歎逝賦注引薛君章句曰隤猶遺也慧琳音義一百卷引韓

詩云隤遺也並應屬此馮雲伯疑谷風篇棄予如遺韓詩作如隤故薛君云然陳氏書又以爲薛君所釋確是谷風篇莫肯下遺異文皆未見此書各以肌決故不免失之

申伯言邁　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九卷毛詩曰申伯言邁

瀚案信作言當是轉寫脫去人旁

吉甫作頌　廣韵三用詩曰吉甫作頌　文選張茂先答何劭詩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李善注引毛詩並同　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八卷引同

瀚案頌與誦音同義通

以慰我心　相臺本其作我

瀚案鄭箋云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

慰安其心作我非是

鉤膺鏤鍚　明監本毛本鍚作錫

瀚案錫字誤

籩豆有且　文選傅武仲舞賦李善注毛詩曰籩豆有且

詩攷引集韵同

瀚案爾雅釋木籩要棗唐石經籩作籩說文籩籀文

作匳隸釋校官碑匳豆用㢘籩亦作匳

川澤訩訩　唐本玉篇零卷言部毛詩川澤訩訩

瀚案訩與訏音義相同

有苗有虎　毛詩釋文貓如字又武交反本又作苗音同

攷文古本貓作苗

瀚案爾雅釋獸曰虎竊毛謂之虦貓說文虎部說解作虦苗是叔重以苗爲貓也貓鼎臣新附字猫又貓之俗體

實畝實籍　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藉並作籍

瀚案鄭箋云藉稅也孔疏云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阮氏校勘云正義本作籍字是也

或辟四方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十六卷四十六卷韓詩或辟四方辟除也

瀚案或式音近蕩篇式號式呼釋文式本作或

省此淮浦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七十二卷毛詩云省此淮浦

瀚案此蓋誤以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二句牽合爲一

王瀌嘽嘽　北宋石經旅作瀌

瀚案字書無瀌字

嫕厥哲婦　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補遺韓詩懿作嫕

瀚案文選神女賦注引韓詩曰嫕悅也此固未知所屬盧氏文弨謂即懿厥哲婦之懿雲伯蓋本其說而宋氏緜初則以爲伊胡爲慝之慝陳氏書從之要皆夢揣殊乖闕疑之旨

惟其漫矣　唐本玉篇零卷水部毛詩惟其漫矣又曰數政漫漫今並爲優字

瀚案優者瀀之假借說文水部瀀下云澤多也詩曰既瀀既渥今詩瀀亦作優

頌

對粤在天　唐本玉篇零卷亏部爾雅粤亏也粤曰也郭璞云詩曰對粤在天是也

瀚案吾友王晉卿爾雅郭注佚存補訂曰漢書顏師古注粤古越字郭既引詩以證粤則玉篇作對粤者是今本作越者後人據毛詩以改注也郭所引蓋三家之詩

賀以謐我　唐本玉篇零卷言部野王案韓詩賀以謐我

瀚案說文貝部賀下曰以禮相奉慶也廣雅釋言曰賀嘉也賀與假誐二字音近義同溢作謐與廣韵引說文合

載槖弓矢　鹽鐵論論菑篇詩曰載戢干戈載槖弓矢

瀚案櫜與槖字形相似易淆

威儀板板　潛夫論巫列篇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瀚案賓之初筵篇威儀反反釋文云韓詩作昄昄善

貌疑此篇板本作眅緣眅字少見淺人妄改也

莫與甹蜂　唐本玉篇零卷丂部毛詩莫與丂蜂自求辛螫傳曰甹蜂制曳

瀚案予作與與潛夫論慎微篇引詩合荓作甹與爾雅釋訓合

自求辛螫　唐石經初刻作螫後磨改爲螫

瀚案阮氏校勘記云螫字是也五經文字云螫式亦反是其證

載弁綵綵　杜佑通典四十四卷五經通義曰靈星爲立

尸故云絲衣其紑載弁絿絿

瀚案釋文云俅恭愼也說文作絿同今攷說文糸部引詩不競不絿人部引是篇與今詩同蓋五經通義乃作絿元朗誤記耳馬竹吾魯詩故引通義紑作紴載作會不審所據何本

墮山高岳　唐本玉篇零卷山部毛詩墮山高岳

瀚案嶞作墮與釋文云字又作墮合阮氏校勘記以墮字爲正也鄭箋云喬高也又云小山及高嶽皆信正義嶽作岳

以車祛祛　唐石經祛作祛　相臺本同

瀚案从衣从示之字古書每相亂阮氏校勘記曰作祛是也六經正誤云作祛誤从示者祛逐也从衣者祛袂也攷此但毛居正肊爲區別其實說文不載祛字無容見於毛氏詩也文達所駁甚允文選南州桓公九井作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慧琳音義七十二卷九十五卷希麟續音義四卷祛去也字俱从衣不从示

昭格烈祖　文選史孝山出師頌李善注毛詩曰允文允

武昭格烈祖

瀚案烈祖篇鬷假無言釋文云假毛古雅反鄭音格至也下以假以享同此篇毛傳假亦訓至是與鄭音義並同也

穆穆魯侯　自虎通義辟雍篇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

瀚案李氏富孫曰此當因與上章相涉故錯引之

俾侯于魯　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補遺漢書宣元六王傳東作魯

瀚案漢書宣元六王傳詩云俾侯于魯爲周室輔與

今詩無異雲伯以屬俾侯于東句固已大謬且謂作
魯字爲長不亦歧之又歧乎

皇皇上帝其命不忒　說苑權謀篇詩云皇皇上帝其命
不忒

瀚案此蓋享祀不忒皇皇后帝之駁文而又誤到之

設其楅衡　說文角部詩曰設其楅衡

瀚案周禮封人有此文許君誤記爲魯頌

魯邦是常　唐石經嘗作常　小字本相臺本同

瀚案鄭箋云嘗守也正義曰魯邦是常言其常守魯

國故以常爲守也肰則字不應作嘗矣

朱英綠騰　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韓詩滕作騰

瀚案文選甘泉賦及侍游蒜山作注並引韓詩薛君章句曰騰乘也與十月之交篇百川沸騰本篇不震不騰傳合王伯厚詩攷雖於閟宮引薛章句實未嘗以爲滕之異字也馮又云御覽作騰今攷之亦不肰

保其鳧嶧　朱彝尊經義攷一百九卷董斯張引水經注作保其鳧嶧

瀚案水經泗水酈道元注詩所謂保有鳧嶧者也仍

作有不作其不審董據何本繹作嶧陳氏書已采

海水有戩　詩攷引漢書作海水有戩

瀚案李氏富孫曰詩攷當以戩爲異字轉寫者譌外爲水後人遂誤以寫水字爲異文矣段氏詩小學亦承其誤

爲下國駿駹　呂氏家塾讀詩記董逌引齊詩厖作駹謂馬也　詩攷同

瀚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廣川詩故四十卷董逌撰其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魯詩但見取於諸

書其言莫究齊詩尙存可據韓詩雖亡缺猶可參攷逌藏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逌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託爲之肰則安得以爲齊詩尙存也觀伯玉此跋則彥遠所稱齊詩其與明人僞撰之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同一依託無疑矣顧猶有惑其說者輔廣詩童子問云是詩當從董說謂馬則與上章綴緜相類舍古義而信虛辭其於經庸有當乎

詩經四家異文攷補

勘誤表

卷	頁	行	誤	正
發微下	十一前	六	思之玉深	思之至深
	十三後	十三	頗有近世	有下落似字
	十八前	一	朱子論類	朱子語類
	二十二前	五	蓮地放生	蓮池放生
攷補	三十一後	十一	誨示淳淳	誨示諄諄

石翁山房札記

長汀先生著書之五

East Asian Library
AC

石翁山房札記序

國朝學派開自亭林以漢儒之訓詁通宋儒之義理既無鑿空之弊亦無瑣碎之譏固一代之儒宗也乾隆中錢竹汀少詹繼亭林而起所學益博所詣益邃然偏於考訂經史視亭林之學則有間矣沿至今日海內通儒皆循竹汀之軌轍者也宣統初劭忞承乏學部行走始識閩中江叔海先生繼譚學術即知先生爲亭林之學竊幸謭陋如劭忞獲交大雅君子可與共學適道擿埴索塗吾知免矣未幾先生出爲河南開歸陳許鄭道荏苒十年音塵緬邈洎

再見先生於京師陵遷谷易萬感輻輳無復疇曩之雅懷矣先生出所箸札記六卷相示曰子爲我訂之劭忞受而卒業闡繹旣精援据尤詳信乎先生之學爲亭林之學也開卷第一事爲徐偉長論儒者之弊曰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後物名從之是言也導魏晉說經者之先路稍變漢儒家法矣先生則賡其義曰茫然大義固爲不可號稱儒者而弗曉學僮之業可乎微特爲偉長之諍友抑亦古今之通論也劭忞雖衰病猶當勵炳燭之志以從事斯語焉戊午春正月下澣膠西柯劭忞謹識

石翁山房札記總目

卷一

括囊无咎无譽　君子以經綸
以往吝　復自道何其咎吉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鳴謙
渙汗其大號　鄭氏周易注誤采正義
先天納甲皆出參同契　欽明
克明俊德　六宗
天子六馬始於秦　思曰睿

周公居東
率循大卞
書序
僞古文尚書不可廢
尚書今古文注疏

卷二

左右芼之
歸寧父母
宜爾子孫
不可休息
有齊季女
甘棠
抱衾與裯
吉士誘之
騶虞
睍睆黃鳥

涇以渭濁 有懷于衛

胡不遄死 瓊

有女同車 方秉蕳兮

盧重環

卷三

王事靡盬 上入執宮功

嚶其鳴矣 君子攸芋

旅力方剛 辰彼碩女

維此王季 履帝武敏歆

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鳳皇于飛

倉兄塡兮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實始翦商

東都賦德廣所及非引詩序

詩譜　班固習齊詩

牟陌人詩切

卷四

誅以馭其過　九嬪

媒氏會男女

荊州浸潁湛豫州浸波溠　闈門

於是與始飯之錯　若不親迎

主人與賓三揖　應鼙朔鼙

乃行禱于五祀　御者四人抗衾而浴

毋不敬　不妄說人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或曰外祖母也

王制采孟子　桃始華

溫風始至　三月而廟見

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商容

子思作中庸

夫子之服其儒服與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而民弃惡也如灌

補則不改矣

依于倪皇

循其灌廟

卷五

上下有服

讒鼎

杜元凱集解阿私司馬

王魯

吾馬之齒亦已長矣

何注矛盾

鄭棄其師惡其長也

泄冶無罪

春秋尊王發微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夏禮吾能言句絕　祭如在
哂　其斯之謂與
子張　論語說義
戴子高論語注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說文新坿考　漢學師承記
卷六
漢惠帝諸子冤　惠景間侯者年表

魯元公主元爲諡
鄭康成爲馬季長弟子
破砥績
魏武爲夏侯氏族
陳承祚推重諸葛孔明
魯芝
宋書張庚謝江傳贊
南齊書高帝紀
盧景裕
張景仁不當入儒林傳
尉迥尉綱
開元改服制
裴行儉論王楊盧駱
舊唐書陸贄傳失實
王叔文李訓
唐書何易于傳
五代史言吳越重斂非誣
楊億之耿介

三旨宰相有二　岳飛傳疏漏
遼史太祖紀七年正月晉王李存勖拔幽州
金史熙宗紀廢齊國降封劉豫爲蜀王
宗弼傳　明仁宗之暴
馬乾　通典衍文
樓船將軍　孔子謚文宣
杜君卿失言
卷七
管子識小　墨子有道家言

西學不出於墨子　胥敖卽屈驁
淮南子三危注誤　嘍喋
潛夫論箋　中論論儒者之蔽
邵張之學

卷八

王臨川集曹穆公行狀與宋史不合
朱晦翁惡蘇子瞻　南山集襲李元仲文
揅經室集持論之偏　聖宋文選
傅休奕和秋胡行　潘岳閒居賦

李太白遠別離是明皇輓歌

李郢詩　評韓柳文

方子通不喜東坡詩文　論文之難

文章模擬古人之病　文筆之分

奏議忌冗長　書儀

導逆書　淸字三國演義

卷九

子路語　楊墨俱哭歧路

韓非淮南說用人　洛下閎

趙典　韓退之長女無改適事
黃晞非蜀人
韓侂胄有非忠獻後之說
宋景濂爲繼善後身之妄
李獻吉空同子言曹操事無稽
王伯安桂子實論小學之教
邵國賢不願爲假道學　顧亭林嫉贓吏
王阮亭不知蘇靈芝　是仲明
沈冰壺　梁茝林誤讀吳志

胡詠芝教人十書　兩襠袙腹非一物

忌月　禁稱父皇考

二郎神　郲公煋鍾

菿門　烏尤山

曩有吳門銷夏記一書嘗刻于重慶之東川講舍近歲重加删易稍有增益都爲六卷題以今名柯鳳孫學士爲我序之頃復分部别類析作九卷而柯序所云徐偉長論儒者之獘一條已退在第七卷中東原博識晚亦健忘義理養心言良非讆而

今而後當不復措意茲事矣庚申秋九月石翁山
民識

石翁山房札記總目終

石翁山房札記卷第一

長汀江瀚叔海

括囊无咎无譽

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干寶曰陰氣在四八月之時自觀來也天地將閉賢人必隱此蓋甯戚蘧瑗與時卷舒之爻也故无咎无譽（李鼎祚周易集解）然田千秋履伊呂之列括囊不言班書傳贊遂有彼哉彼哉之歎（漢書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贊）荀子亦云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非相篇）是故易無達占（見春秋繁露精華篇）

君子以經綸

屯象傳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陸元朗釋文出經論云本亦作綸然據孔沖遠正義曰劉表鄭玄作論則餘家皆作綸不作論可知臧在東謂雅雨堂所刻李鼎祚周易集解其經與開成石刻孔氏正義異者皆惠定宇私改（拜經日記）是李氏集解亦作綸也宋于庭乃曰說文無綸字凡經傳中經綸之字皆當從言作論（周易考異）斯尤巨謬說文糸部明有綸字宋氏號偁漢學專門抑何不考之甚邪

以往吝

蒙初六以往吝說文辵部引作以往遴云行難也孫淵如周易集解曰凡易內往吝往見吝以往吝皆當從此非悔吝之字也說文又引作以往吝者意後人所增案蒙初六初受屯正行難之象虞仲翔以爲應歷險蓋與行難義合干令升不明此字爲遴遂謂初二失位吝之由也不知包蒙之吉正爲剛柔相接安得以爲失位乎況初爻爲陰往二爲陽用說桎梏之不遑而何有於吝惜也此殆後儒以全經無遴字而作往吝者甚衆故改之然其它多仍當作吝亦不盡如孫說

復自道何其咎吉

呂氏春秋務本覽說此爻曰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高誘注云乾動反其本終復始無有異故卒有喜也此視李氏集解虞說爲優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史徵周易口訣義引宋衷曰明君之德必須損己而利人則下盡益矣孔氏正義亦引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二說並精李氏集解載鄭康成注乃謂天子損其所有以下諸侯其義隘矣

鳴謙

呂伯恭曰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眞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眞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有凶（東萊易說）案此正朱元晦所謂推之使高鑿之使深者經旨實不如斯

渙汗其大號

孫季仇周易集解引王肅曰王者出令不可復反喻如身中汗出不可反也（原注北堂書鈔）案漢書劉向傳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子雍之說蓋本此

鄭氏周易注誤采正義

惠氏棟增補鄭氏周易注於恆之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下引緇衣正義孫氏堂補遺於蠱之上九不事王侯下引表記正義皆誤以孔疏爲鄭注（孫淵如集解不誤）補遺又於說卦艮爲狗下引秋官犬人賈疏亦誤

先天納甲皆出參同契

先天圖傳自陳摶元天台陳應潤指爲參同契爐火之說（周易爻變義蘊）誠非無據然虞仲翔納甲之法亦本參同契近儒詬先天而尊納甲是猶同浴而譏裸裎也不審惠定宇張

皐文諸儒果有剖及毫釐千里者邪抑將慕夫漢學之名而强爲塗堲以蘄勝於前人邪顧亭林曰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爲能爲畔也（日知錄卷一）此可箴砭漢宋兩家

欽明

堯典欽明文思書序作聰明文思據陸氏釋文孔氏正義

馬鄭俱作欽明無作聰明者焦氏易林訟之第六曰欽明之德觀之第二十曰行堯欽德知尙書本作欽矣王仲任曰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論衡須訟篇是仲任所見書序亦作欽明不作聰明也易仲實經義莛撞乃據書序單詞斥欽明爲聰明之誤謂欽明義不相屬未可牽綴成文然文思二字又何以獨得牽綴成文邪

克明俊德

書堯典正義引鄭玄曰俊德賢才兼人者禮記大學篇引

帝典俊作峻鄭注云峻大也彼注賢才兼人亦有大義說經於此等處原可不必深求易仲實以俊德之俊乃堯父帝嚳之字蓋有意翻新然如大傳唐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見王伯厚困學紀聞）尙可通乎

六宗

六宗之名自漢以來紛紛聚訟迄無定論近儒兪理初（癸巳類稿）蔣子瀟（七經樓文鈔）辨之尤繁其實經無明文宜從蓋闕

天子六馬始於秦

古者六馬不定爲天子之制信東晉古文尙書者乃證成

之易仲實讀經貨記引韓詩外傳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案荀子勸學篇已有此語以辨其誣是已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周禮校人掌五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何不以馬與圉以六馬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易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各書所引不無小異茲據武虛谷輯本高密之論博而篤矣然天子駕六實不始於漢史記秦始

皇本紀乘六馬與改正朔易服色同書則其爲秦制無疑楊倞荀子注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孟堅蓋亦據秦制言之也說文金部鑾下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與鄭駁異義同洵段若膺所謂許氏晚年定論邪

思曰睿

睿漢書五行志引作㝐而釋之云㝐寛也孔子曰居上不寛吾何㠯觀之哉錢曉徵王懷祖竝據尚書大傳及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說苑君道篇定爲容竊意容誠今文然漢書作㝐實亦非誤說文谷部㝐深通川也固有寛義且

說文叡古文作睿又璿字從睿而古文作㕡似睿㕡殆是一字鄭君注大傳云容當爲睿通也王西莊爲之說曰居上固主於寬然容者或有未睿而眞睿必無不容鄭義不可易也尚書後案其說甚辨但謂古文睿與容相似而誤則猶未諦說苑明言大道容衆大德容下其非誤字曉然

周公居東

尚書家之於金縢有今古文之異而居東東征尤多歧說汪容甫周公居東證引墨子耕注篇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因謂周公豈得棄其官位投身必死之

地此之不實昭然可見而避之一說實以此言爲之緣起汪氏於墨子之文蓋偶誤會不知此實可爲居東即東征之證案耕注篇東處于商下尙有葢字商葢疑即商奄國風破斧篇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蓋非關叔者罪管叔也周公以管叔爲罪辭三公之尊而征之東處與經居東義同商奄即東征之地也尙書大傳稱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是踐奄固在克殷之後若謂避居商奄詎可通乎不曰東征而曰居東者古人忠厚之意也

率循大卞

姚姬傳曰卞字必有誤蓋卞本弁字隸作卉又易其下兩筆則成五六之字故作卞此豈古文所有字哉竊疑本是辨字辨章治也大治之義或假借弁字遂轉爲卞抑或本是异字其文似卞而致誤异亦治也此皆肊說無徵姑存以俟好學深思者惜抱軒筆記劉申受曰堯典於變孔宙碑作於卞是今文以卞爲變也燮與變形相近隸古定本或以卞字釋變字轉寫者譌爲燮耳率循爲轉注循順爲同音假借循變即節哀順變之意詳經意當衍率字燮字謂順

大變和天下以天下爲重用對揚文武之明訓也（尚書今古文集解）

案北堂書鈔（卷十七）引顧命作帥循大弁姚謂或假借弁字說固有徵然不若劉義之确莊子天運篇曰唯循大變而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是可爲循大下之證

書序

疑書序爲後人僞作自益都孫仲愚始顧亭林亦言今考傳記所引書竝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盡信也（日知錄卷二）然近世考據諸儒仍多尊信書序者陳恭甫謂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立十七證以明

之（左海經辨）似無可議矣但伏生大傳以桑穀俱生於朝屬之武丁（見通鑑外紀及困學紀聞）顯與序異陳嘗輯校大傳豈忘之邪或云史記采書序亦可疑史記殷本紀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序謂盤庚作於盤庚時者不合則史記非采書序明矣（史記以文侯之命爲襄王命晉文公亦未見書序之證）

僞古文尚書不可廢

自閻潛邱首攻東晉古文尚書惠松崖諸儒繼之證據鑿确人皆知其僞矣然如姚惜抱謂此後是非大明顯黜之不爲過（九經說）則亦泰甚傳不云乎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

存之王予中曰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束晳皇甫謐輩所僞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輯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値有以識其非眞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不可以廢者（莊方耕曰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允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義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亡矣見定盦文集武進莊公神道碑銘）至於姚方興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僞直當黜之無疑（白田雜著）斯言得其平矣

孫淵如此書較江艮庭尙書集注音疏王鳳喈尙書後案出稍後而最爲精善然百密一疏固所不免如皐陶謨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正義曰鄭注論語云剛謂强志不屈撓卽剛强義同此剛强異者剛是性也强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爲衆撓强也剛强相近鄭連言之疏所謂鄭連言之者指鄭注論語也寬謂度量寬弘以下皆沖遠自下語孫乃誤作鄭康成曰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抑何於疏文漫不加考而鹵莽若是乎王氏後案亦同此失江氏集注音疏未列此條蓋知其爲孔說也

又蠻夷猾夏孫謂猾從允蓋借偣字後人譌從犬案說文允部偣瘸病也無緣相假呂刑其審克之孫引漢書刑法志元帝詔曰書不云乎其審核之謬以成帝爲元帝此或偶有誤會抑記憶未眞取其大體則小疵可略耳

石翁山房札記卷第一

石翁山房札記卷第二

長汀江瀚叔海

左右芼之

顧野王玉篇見部覒下引詩曰左右覒之覒擇也覒本亦作芼案說文曰覒擇也芼艸覆蔓許君引詩仍作芼者蓋毛詩本假芼爲覒也徐楚金繫傳引詩作覒卽據玉篇非許舊毛傳曰芼擇也爾雅釋言曰芼搴也皆以借字說本義呂伯恭讀詩記引董氏曰芼熟之也戴東原毛鄭詩考正以芼爲菜之烹於肉湆者竝泥於儀禮特牲饋食禮及

禮記內則鄭注而不知其本字爲現

歸寧父母

惠研溪說葛覃篇據春秋穀梁傳斥歸寧爲非禮詩說段若
膺疑毛傳父母在九字恐後人所增毛詩故訓傳陳碩甫則以
爲箋語竄入傳文詩毛氏傳疏蓋皆主諸侯夫人無歸寧之禮
也而臧在東直謂此九字爲王肅所加拜經日記尤近武斷夫
鄭箋於歸寧父母惟同毛傳故不贅一辭泉水篇箋云父
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案後漢伏完爲獻帝皇后父通典載鄭玄此其確證子雍好
議曰不其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則從子禮

與鄭異烏肯增毛傳以合之邪臧氏又引何休公羊說以葛覃爲大夫妻詩其實邵公所言別爲一義且竝未引詩揆葛覃以實之者徐彥疏也臧氏務欲曲圓其說復改載馳序歸唁其兄爲歸唁其父母似此任臆說經何施不可此誠學者所宜深戒也

春秋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雖不言歸寧然於杞伯姬初無貶辭（孔巽軒公羊通義以伯姬爲桓公女莊公妹桓公文姜俱已沒不當歸寧案伯姬歸于杞在莊二十五年必非桓公女則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豈魯守周禮尚有此失時之女乎陳卓人公羊義疏仍沿孔說殆不免偶疏）是與左氏同也

陳碩甫詩疏每援左傳證毛義獨此篇不然謂左傳歸寧春秋時制文王初年不當有此是以於葛覃序則自可以歸絕句而於泉水序無可飾遁祇得云非西周舊禮而已然惠氏詩說叉嘗引國策左師觸讋之言曰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祭祀必祝祝之曰必勿使反果如所說是六國時尚無歸寧之禮況文王之世乎（惠說蓋本於明陶宗儀國風尊經四庫總目提要已駁之）然則以泉水爲春秋時制者亦不可通矣夫周世天子諸侯之昏禮其亡已久而殷代諸侯夫人有無歸寧之制更無可徵要之經明言歸寧序安得以歸屬上

以寧屬下邪魏默深詩古微曰自續序誤疑毛傳中婦人謂嫁曰歸一語不求其異訓之由遂并言詩爲后妃在父母家之事且改歸寧之訓爲嫁而安其父母之心則匪但於傳不合於經不詞且與昏義女子恥去之義相違而后妃之志荒矣王節信潛夫論曰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絜而寧父兄也斷訟篇變歸寧而曰寧父兄者以言兄則然耳陳疏改兄爲母謂正足以發明序傳之意不幾削足適履與毛詩左傳淵源相同故皆有歸寧之說陳疏號稱精善偶有所蔽遂致紛紜若轂梁傳所言則似專爲文姜而發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莊

五年夏夫人如齊師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二十年如莒傳竝同陸淳春秋集傳纂例述趙伯循言曰若然則父母存豈得絕其歸寧乎又未嫁之女孀居之婦豈得踰竟乎趙似未識傳意二十七年杞伯姬來無傳可見穀梁本有爲言之不得遂據此傳斷古之諸侯夫人必無歸寧之禮也

宜爾子孫

馬元伯毛詩傳箋通釋曰宜從多聲卽有多義此詩序美后妃子孫衆多宜爾子孫猶云多爾子孫也又曰振振謂衆盛也振振與下章繩繩蟄蟄皆爲衆盛故但以子孫衆

多統之案多爾子孫於文不順韓詩外傳曰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其子賢也卷九凡兩引一言孟母斷機勸學一言田母誡子造朝還金夫子孫衆多亦貴其賢耳不賢雖多何益毛傳訓振振爲仁厚繩繩爲戒愼蟄蟄爲和集意與韓同鄭箋云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卽本韓義馬說非是

不可休息

陸氏釋文曰休息竝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孔氏正義曰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

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案孔說是也至其不敢輒改則先儒之愼重尤後學所當則傚者矣惠定宇九經古義戚鶴泉毛詩證讀竝謂息與思通亦遷就調停之說

父母孔邇

劉子政列女傳以此爲周南大夫之妻詩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又言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于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賢明傳韓詩薛君章句大概相同後漢書周磐傳注俱與詩序勉之以正之旨

合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于害即無有譴怒遺父母憂之意也馬元伯乃謂卒章恐其復從役也蓋王政酷烈大夫不敢告勞雖暫歸復將從役又有棄我之虞不言憂其棄我而言父母序所謂勉之以正也 毛詩傳箋通釋 果若所云則直流俗婦女眷戀其夫而託詞於高堂有二親也烏所謂勉之以正乎

有齊季女

玉篇女部嬱下引詩作嬱錢獻之說文斠詮曰嬱正字其說良是然以爲韓詩則不見所本恐屬夢揣

甘棠

楊用修丹鉛雜錄曰焦氏易林曰大樹之子百條其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游暑游暑避暑也此卽周詩甘棠事游暑憇甘棠也今注謂召伯聽訟于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召伯之貴而坐於甘棠樹下如里長老人斷爭雞之訟者乎游暑之說蓋近於人情物理也案劉原父七經小傳亦謂召公不應暴露樹下爲墨子之道非苦就行以干百姓之譽其意殆與楊同夫召伯聽男女之訟偶然止舍甘棠之下而聽斷焉事本

尋常豈遂遠於人情乎末俗好言官體劉楊得毋類是古之官吏道在親民固不似後世之尊貴也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說周原膴膴王伯申經義述聞說猗儺其枝竝已見升菴丹鉛雜錄藝林伐山二書中附識於此

抱衾與裯

箋云裯牀帳也陳碩甫詩疏曰爾雅幬謂之帳幬本或作㡜此鄭所本也今考慧琳一切經音義引詩抱衾與幬卷六十二又引韓詩外傳裯作幬卷六十三是鄭箋本韓詩也臧拜經謂爾雅注多魯詩吾鄉陳左海父子乃凡爾雅與毛詩異者皆定爲魯詩殆未可從

吉士誘之

傳曰誘道也蓋此誘字與衡門序誘僖公之誘義同歐陽永叔詩本義誤以爲挑誘之誘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議其非胡墨莊毛詩後箋復詳辨之夫士而美之曰吉士女而比之曰如玉（傳曰德如玉也箋云如玉者取其堅而絜白）卽是而言歐公之說固已難通矣

騶虞

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胡墨莊後箋載黃氏元吉曰孔氏謂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之與關雎騶虞之與鵲巢未

必一人作也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太師比之於未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也其說頗爲明通胡氏雖亦稱其平正然又謂徵應之理寔不可誣則猶未能無惑也孔子鳳鳥不至之歎特寄慨時無明王耳若夫許孜之鹿與猛獸擾董召南之犬乳雞哺殆皆王仲任所謂語增豈其然哉

韓魯說竝以騶虞爲天子鳥獸之官然古有虞人之官未聞騶虞宋戴埴仲培鼠璞卷上曰考之傳曰騶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賈誼新書謂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

禮篇

離而二之尤不詞此詩于嗟乎騶虞與于嗟麟兮句法相似麟既爲獸則騶虞亦當爲獸詩本義謂毛詩未出以前未有以騶虞爲獸名者馬氏通釋雖歷引尚書大傳山海經六韜周書王會五經異義漢書東方朔傳爲證而其性質終與毛傳所云不類通釋又謂爾雅虥白虎即騶虞蓋據哀十四年左氏傳服虔注曰思睿信立白虎擾與傳言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相符然郭景純注但云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其非騶虞可知蒙案司馬長卿封禪文曰囿騶虞之珍羣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

嘉（史記司馬相如傳下）長卿是文不特可證騶虞之爲獸且所稱白質黑章亦與傳白虎黑文之言合當漢武時毛詩未立學官足見此說流傳已古

睍睆黃鳥

太平御覽引韓詩作簡簡黃鳥（卷九百二十三）陳樸園曰宋槧本御覽作簡斤斤乃反之譌疑韓詩本作簡販轉寫脫去目旁僅存其半爲反字（韓詩遺說考）臧鏞堂曰段云簡斤雙聲如間關之類亦未必誤余所據宋本作簡簡蓋御覽重文作匕遂誤作斤（韓詩遺說）此述韓詩姑別論陳碩甫作毛詩傳疏

亦云小箋曰說文無晥字疑此本作睍睍黃鳥故韓詩作簡簡黃鳥也案慧琳一切經音義引許慎注淮南子曰晥謂目內白翳病也（卷四十二又元應引許注淮南子同）又釋晥字曰毛詩美貌也說文從目完聲（卷九十三）今考說文艸部⿱艹晥从晥聲可見說文實有此字特今本奪漏耳安得據以疑毛詩邪

涇以渭濁

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案以用也由也玩經文以字涇清渭濁已自顯著傳義渾然箋故見渭濁當從釋文一本渭作謂說文巠水脈也胃穀

府也二水孰爲淸濁卽字義可判矣漢書溝洫志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文選潘岳西征賦曰淸渭濁涇孔沖遠正義朱元晦詩集傳並言涇濁渭淸蓋皆本此其實漢志乃就涇渭合流言之安仁文士其語固不足據陶雲汀曰乾隆庚戌　高宗因讀邶風疑朱注有誤特命陝撫秦承恩由陝溯甘親履二水之源旋據覆奏實係涇淸渭濁（蜀輶日記卷二）是則事經目驗羣疑可釋矣

有懷于衛

泉水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箋云懷至靡無也以言我有所

至念於衛無日不思也案爾雅釋詁曰懷思也又曰懷至也經傳懷多訓思鄭因下文有思字遂訓爲至然曰有至於衛則不辭是以又增一念字以斡旋之傳於卷耳篇野有死麕篇竝訓懷爲思此以人所易曉故不復傳司馬相如封禪文曰懷而慕思一句之中尙懷思竝用況隔句乎

胡不遄死

史記商君傳曰詩曰人而無禮何不遄死胡何聲近或方言之異馮雲伯三家詩異文疏證補遺乃列之於魯詩陳樸園魯詩遺說考同引全祖望曰太史公問古文尙書於孔安國安

國亦爲魯詩者也則史遷所傳當是魯詩謝山此論殆近楔舟求劍史記所載尚書己不盡是古文豈詩必魯詩乎

瓊

木瓜首章傳曰瓊玉之美者疏謂瓊非玉之名凡言玉色美曰瓊戴東原毛鄭詩考正襲正義說其說甚善說文玉部瓊赤玉也後人罕遵許義多用爲白謝惠連雪賦曰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王伯厚困學紀聞卷十七以謝爲誤范雲四色詩第三首曰素鱗颺北渚白水在南宛獻環潤玉塞歸珠照瓊軒蓋自六朝已然或援唐代改朱崖郡爲瓊州此自唐人用說文耳於古究無

徵也段若膺說文注謂儻是赤玉當在璊瑕二篆間所見極是然改赤爲亦亦則殊未協王貫山曰赤古作烾美字挩爛上半即似之矣說文釋例此較近之

有女同車

序曰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常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妻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竊疑此序因左傳祭仲語傅會而成忽之辭昏於齊所守甚正彼祭仲所云特董叔求繫援之見耳君子勿道也宋信安劉克詩說曰忽終未嘗昏于齊其曰賢而不取於文姜已爲失言既無大國之助矣曷

爲詩名謂之有女同車平新城陳廣敷詩說引左氏僖二十二年傳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謂此詩蓋刺文公無禮魏默深詩古微亦有是說闕疑可耳

方秉蕑兮

傳曰蕑蘭也爾雅說文俱不載蓋其正字當作葌漢書地理志引詩蕑作菅者又葌之別體說文艸部葌香草也出吳林山元應衆經音義曰葌蘭也字書云葌與蕑同卷二山海經中山經曰吳林之山其中多葌草郭景純注曰姦卽菅蓋本漢志段若膺以爲誤非也

盧重環

白孔六帖引詩環作鐶（卷八十九）案說文無鐶字惟玉篇有之第云胡關切初無訓蓋俗體也戚鶴泉乃謂環正作鐶（毛詩證讀）不其傎與

石翁山房札記卷第一

石翁山房札記卷第三

長汀江瀚叔海

王事靡盬

王伯申經義述聞曰王事靡盬者王事靡息也說甚精當方言曰盬且也郭景純注曰盬猶䀂也三卷十廣雅玉篇俱有䀂字竝云息也王氏繁徵博引顧乃遺此亦足見考據之不易矣

上入執宮功

正義曰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

執宮功不爲公字段懋堂詩小學曰今本公作功誤也按今襲唐定本之誤六月傳云公功也今俗人用膚功亦非阮芸臺毛詩校勘記曰考此傳箋皆無公之訓箋云執宮中之事與載纘武功事也相承當以定本爲長蒙案公功二字音義竝同古多通用段說固拘阮尤未允箋云執宮中之事安知非卽訓公爲事與采繁箋同邪

嚶其鳴矣

文選張茂先答何邵詩注引詩嚶作鶯李善此注疑特順釋張詩未必據三家今文至若東京賦睢鳩麗黃關關嚶

嚶第泛舉鳥聲非分屬二鳥不然何羽獵賦又云鴻雁嚶嚶邪陳樸園實之爲魯詩（魯詩遺說考）蓋失之矣唐劉賓客嘉話錄曰遷鶯蓋本之毛詩然本文並無鶯字頃試早鶯求友及鶯出谷詩別無證據豈非誤與胡墨莊謂梁昭明太子錦帶書姑洗二月啟有曰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聲唐人殆沿此誤（毛詩後箋）其說是也又陳長發引玉篇曰鶯有友鳥以爲卽指詩求友語（毛詩稽古篇）玉篇鶯下實作鳥有文不作有友鳥陳碩甫復言玉篇引詩作鷽（毛詩傳疏）玉篇鷽下但云鷽黃鳥初未引詩二陳皆經學大師不應肊說或所

據之玉篇譌謬耳

君子攸芋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鄭注曰美善也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賈氏疏曰此斯干美宣王之詩案爾雅釋詁曰宇大也與毛傳訓芋爲大義合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覆冒義亦爲大故釋詁直云大也鄭雖破字而意實申毛足見傳之無以易矣王伯申據周禮注謂當讀芋爲宇宇居也（經義述聞）此說殊有未安蓋詩之五章始主於寢是以箋釋君子攸寧句云君子所安燕息

之時不應於三章遽言攸居致與下文緟複

旅力方剛

蔡伯喈黃鉞銘曰膂力方剛（蔡中郎集）朱晦翁詩集傳曰旅與膂同似本此陳長發譏其以力屬膂取義既疏旅膂通用古未之有（毛詩稽古篇）不知膂之訓力方言（卷六）廣雅（釋詁）具有明文膂力見三國志董卓呂布等傳而典韋傳正作旅力尤旅膂通用之證陳氏縱不讀史豈併小學諸書亦未嘗寓目邪

辰彼碩女

此經辰字傳箋義竝迂曲俞蔭甫羣經平議以爲辰振聲相近義通引麟趾篇殷其雷篇謂重言之爲振振單言之爲振蓋形容碩女之詞然辰字置句首是詩而外別無所見不如從續列女傳賢明篇作展爲優展彼碩女與雄雉篇展矣君子偕老篇展如之人兮猗嗟篇展我甥兮同一字法辰展形似故易譌也

維此王季

左氏昭二十八年傳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又徐偉長中論務本篇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馬元

伯傳箋通釋胡墨莊後箋陳碩甫傳疏皆謂此經王季當作文王作王季者依箋讀也樂記引詩莫其德音十句注曰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是鄭所據本亦作文王陳長發稽古篇亦云此當以作文王者爲正惟臧玉林經義雜記顧欲申鄭攻王以爲王肅好與鄭氏相難故反據三家誤本以改毛詩正經阮氏校勘記亦取其說蓋由不喜子雍故也說經之不可有成見如此

履帝武敏歆

釋此經文傳箋異義爾雅釋訓曰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爾雅是篇多經漢儒增益張稚讓上廣雅表曰爾雅釋詁蓋周公作今俗所傳釋言

釋訓釋親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又龔墾人嘗斥釋訓一篇爲最冗最誕最僑鄙最不詞所謂最誕此類是也毛傳訓故多本爾雅獨於此訓敏爲疾不從爾雅訓爲拇者疑當時尚無敏拇也之文鄭箋蓋采緯候及史記周本紀實與女登附寶同一妖妄之傳乃張融申之於前而孔穎達和之於後緯書謂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孔沖遠正義遂附會其說以爲此上帝即蒼帝靈威仰也於是感生帝之說至宋相沿雖大儒如朱元晦其作詩集傳猶舍毛取鄭甚矣人之好怪也蘇明允經術雖淺而帝嚳妃一論嘉祐集所見殊卓惠元龍詩說稱其正大宜哉

姜嫄之事秦漢間儒已莫能徵考自當以闕疑爲是李孝臣羣經識小乃妄疑姜嫄事與邵女相類少偶越禮長而悔之因而諱之託爲神異之說憑虛誣衊何其悍也惠元龍雖不信感生帝而以稷爲嚳子按之經傳終不可通孔氏正義引張融說謂帝嚳爲稷契之父帝嚳聖父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特立姜嫄之廟乎其辨稷非嚳子頗爲有識戴東原毛鄭詩考正曰帝繫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辭徒以附會周人禘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無一語上

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則嚳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由是而言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無父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始祖之廟之外別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數周禮享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分用前代之樂享先妣用周大武此禮之至微也又曰商人祖契於上亦更無可推故商頌言有娀與周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事而辭涉禨祥怪迂周之禮與詩咸悖矣馬元伯傳箋通釋亦曰當合經文及周禮觀之而知姜嫄相傳爲無夫生子以姜嫄爲帝嚳妃者誤矣戴氏之論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傳曰彌終也又曰酋終也未免涉複案方言廣雅皆云彌
合也縫也易繫辭上傳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孔疏曰彌謂
彌縫補合即本方言廣雅竊意此篇彌字亦當作是解卷
阿言彌性召誥言節性康公之學於此可窺

鳳皇于飛

箋云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
其說甚善乃又謂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則迂矣詩人之
意中豈必眞有鳳皇哉凡此可類推

倉兄塡兮
傳箋之釋倉兄殊爲牽强案陸氏釋文曰倉初亮反兄音
況本亦作況蓋倉兄卽愴怳省文楚辭宋玉九辨愴怳懭
悢兮王少師注曰中情愴惘意不得也依此說之似較直
截朱彬經傳考證戚學標毛詩證讀咸謂倉兄疊韻倉皇
也引書無逸無皇曰漢石經皇作兄爲證雖屬有據然倉
皇始見於趙宋人書唐以前皆作蒼黃無用倉皇者詳見
胡鳴玉訂譌雜錄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孔顨軒曰江漢之廣大武夫之衆彊所不待言故傳轉以江漢衆彊似武夫武夫廣大似江漢互釋之蓋滔滔洸洸皆本形容水之辭推原詩意是欲以江漢比武夫也古之善說經者如此恐後學漫以爲轉寫交誤故特拈而申之（經學卮言）孔氏茲論洵足發明經傳之意正義引侯芭說曰滔滔衆至大也是韓詩亦與毛同王伯申據風俗通義改易經文（經義述聞）不免失之好異

實始翦商

周自不窟失官竄在戎狄之間與中國隔絕久矣逮太王

爲薰育所攻去邠徙岐自是之後寖以雄長故詩言武王滅商而謂太王實始之者原非溢辭惟朱晦菴據以注論語謂太王因有翦商之志則於實始二字似欠體會更實以商道寖衰又與當日時勢微有不合於是後之好詆先儒者遂競起而攻之陶紫司首倡勤商之說閻百詩已斥其非（四書釋地三續）而惠松崖猶力持此論（九經古義）陳碩甫復牽合毛傳以曲證其義（詩毛氏傳疏）夫詩人追原受命之始何爲稱太王勤商哉果爾則不獨上下文義致成兩橛且周語言玄王勤商后稷勤周比類以觀其亦不詞甚矣傳箋二訓

蓋互相備說文戈部引詩翦作戩義亦相通毛許鄭三大儒說同諸家之論不足辨也馬元伯傳箋通釋謂翦與踐古同音通用翦商卽踐商海甯錢鐵江極稱之其義殊淺

東都賦德廣所及非引詩序

汪容甫曰葉夢得謂漢代文章無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鵜胡集靈芝池詔按東都賦云德廣所及是漢廣序也蔡邕獨斷引用頌詩序三十一篇經義知新記蒙案孟堅東都賦不足爲引詩序之證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曰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又魏都賦注引韓

詩內傳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故白虎通義亦曰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班氏是書多公羊春秋韓詩說則東都賦之非引詩序明矣漢代文章惟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當是用魚麗序耳又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和帝葬後宮人竝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此正用燕燕序

鄭氏詩譜北宋已亡歐陽永叔得殘本於絳州爲之補缺近代戴東原嘗訂詩譜復經丁儉卿重加考正洵皆有功高密先緒閒湘潭胡子威亦撰毛詩譜益臻完善惟詆歐陽氏詩譜補遺舛駮殊甚檜鄭同譜彼尚不知其餘乖方不暇指摘則殊太過今歐書具在明明檜鄭同譜焉可誣之若其繫鄭桓公唐靖侯於共和是誠疏失固宜糾正也

案厲王崩於彘太子靖匿召公家共和行政共十四年宣王乃即位鄭桓公封於宣王二十二年遠在共和後唐靖侯立於厲王二十一年復在共和前且譜中無靖侯詩尤不應厠入

班孟堅習齋詩

馮雲伯十三經詁答問曰問漢儒說詩各有傳授董逌言班固魯詩爲近則固爲魯詩乎曰白虎通所引詩說皆與魯合而證之漢書有不盡然者考固之祖伯少受詩於師丹丹爲匡衡弟子衡爲齊詩或固本家學然無考矣近代言三家詩者每每强爲比附不皆有據雲伯是言尚異武斷孟堅之究習何詩實無可考至漢書本雜采傳記白虎通義特臚博士異同其引詩原不得盡仞爲班氏說也而馬竹吾概列之所輯齊詩傳中不其謬乎漢書蓋王諸葛劉鄭列傳引詩邦之司直邦作國雖邦國二字互相爲訓然此實避高帝諱馬亦采入齊詩傳太可笑矣若漢藝文志

則武昌張廉卿嘗辨其爲劉向書濂亭文集書藝文志後而魯詩爲近一語尤足證其說之不誣也

牟陌人詩切

棲霞牟廷相陌人孳孳三十餘年成詩切一書手稿凡六易大旨謂當刼鄭箋黜衛序尋博徵申浮邱申培之墜義顧所改詩序類多影響依附或鑿空肊撰無所謂尋博徵中墜義也其最可蚩鄙者如桑中刺醜夫欲得美室而不諧也有萑詠醜婦欲去其夫也有狐童子宦學其友作詩戒之以衛多女閭也葛生刺寡婦不謹也東門池觀美女

戲舟也東門楊詠夜游張燈也澤陂嘲人怕婦也魚麗刺衆客無廉恥而嗜飮食也說詩至此風雅埽地矣近人湖南羅愼齋詩說尤多𠛬論至謂視爾如荍貽我握椒爲指男女陰此眞詩之一厄

石翁山房札記卷第三

石翁山房札記卷第四

長汀江瀚叔海

誅以馭其過

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八曰誅以馭其過劉原父曰誅者殺也過當作禍聲之誤耳有馭其福則有馭其禍矣福稱生則禍稱誅矣八柄者先敘賞而後言罰賞則先重罰則後重故誅最後言也康成謂誅爲齒路馬有誅之誅如此則八柄無死書曰用罪罰厥死義不可解又內史貳八柄爵祿廢置予奪生七者皆同而其一爲殺殺則誅也

小傳王介甫曰八柄與內史同而內史變誅爲殺蓋誅言其意殺言其事大宰大臣詔王馭羣臣者也當以道揆故言其意內史有司詔王治當守灋而已故言其事誅又訓責而知大宰所謂誅爲殺者以內史見之也誅殺也而以馭其過者廢之則使被廢者不至於得罪殺之則使衆知懼而莫敢爲過失也大宰八柄之序先慶賞而後刑威於慶賞則先重而後輕於刑威則先輕而後重勸賞畏刑之意也周官新義案地官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此經鄭訓誅爲責殆卽據彼然鄭於上文廢以馭其罪亦已舉

舜殛鯀于羽山爲證則誅不得輕於廢甚明劉氏王氏之說皆各有見而劉氏破過爲禍其義尤長蓋過失之罰不應重於罪也兪蔭甫羣經平議有誅以馭其過一條與七經小傳全同

九嬪

鄭康成注天官九嬪言羣妃御見之法後儒多用爲訾善乎陸稼書之言曰所謂當夕祇是派定以備人君之幸御至於節欲之法自在人主豈必慮其過哉此是言其制度如此猶天子之羞百二十品特備其制非必徧嘗之讀禮志疑持論名通可息羣喙

媒氏會男女

說郛載有呂原明發明義理一書（四庫總目有呂氏雜記無此書名）其說媒氏曰會而禮不備亦謂之遇嫁娶而不備亦可謂之奔仲春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而不禁謂之不備禮也呂氏是論頗足發明經義姚姬傳媒氏會男女說曰奔者速行也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之禮而嫁娶則速也古者士無不備禮庶人則有之矣（九經說）姚說蓋與呂闇合汪容甫（述學釋媒氏文）張石州（𪾔齋文集釋媒氏爭義）所釋視此遠不及矣

荊州浸潁湛豫州浸波溠

注書之體當以本書爲主不合駁難然有未可概論者如二書所言或事實有違或義理相反將折衷一是乎抑袒分左右乎若必專己守殘則適成其爲博士之陋而已近儒有以破壞家法議鄭君者殆非篤論也如夏官職方氏荆州其浸潁湛注曰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荆州其浸波溠注曰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許叔重說文亦曰潁湛豫州浸溠荆州浸是豈康成一人之私言哉然鄭讀波爲播則仍是幹旋經文兪蔭甫據爾雅江出爲沱謂波卽沱荆州之浸本

是江出之沱而誤爲洛出之波鄭君駁正三禮考其說似可從至惠天牧謂爾雅洛爲波則波涯明爲滎洛之別名禮說殊屬乖戾夫滎洛既已爲豫州川矣安得復以爲浸乎經文彰彰若此尚混川浸爲一甚矣說經之難也

闈門

士冠禮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案周禮匠人曰左祖右社賈疏引祭義注曰周尚左是宗廟在室之東婦人由寢入廟之闈門當在廟西張皋文儀禮圖因經言適東壁遂

圖闈門於東蓋誤王實齋儀禮學陳璞園禮堂經說並謂適東壁爲適寢東壁杜氏通典冠禮曰婦人入廟由西闈門君卿此語必有所受或鄭注本有西字而今本奪漏與闈門之在廟西得此乃豪無疑義可謂一字千金金誠齋禮說謂四周皆有闈門大謬

於是與始飯之錯

注曰始飯謂舅姑兪氏平議曰以始飯目舅姑甚爲不辭案特牲饋食禮三獻作止爵注曰賓也謂之三獻者以事命之此謂舅姑爲始飯亦猶謂賓爲三獻之例蔭叟於特牲嗣舉奠固嘗援彼注證之乃斥此爲不辭豈非知暴虎

而不知溯河哉

若不親迎

士昏禮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以爲指無父者有之 敖氏繼公儀禮集說 以爲專指宗子者有之 萬氏斯大儀禮商 以爲周公制禮因其舊俗者有之 張氏爾岐儀禮句讀 以爲昏期前定及期有公事未畢者有之 沈氏彤儀禮小疏 以爲壻有疾病之故者有之 鄭氏珍儀禮私箋 雖於不親迎各執一說要皆無害於義惟王壬秋禮經箋曰不親迎者取女有吉日而父死壻免喪女父使人請壻弗取女父自嫁之來先不遣使告期者也

夫壻既弗取女父不遣使告期而自嫁之來古今有是理乎箋謂玄今藍色又謂榮熒也熒熒然檐下見光也俱不見所本

主人與賓三揖

注曰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王壬秋謂庠序當習射又不麗牲無碑也每曲揖爲當相背案碑不第爲麗牲聘禮上當碑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凡碑引物宗廟則麗牲焉是庠序之內亦必有碑王箋恐未然

應鼙朔鼙

大射應鼙在其東朔鼙在其北注曰應鼙應朔鼙也先擊

朔鼙應鼙應之案應鼙曰應鼓亦曰應朔鼙僅見此經周禮春官大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注曰鄭司農云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爲道引之引（說文朄擊小鼓引樂聲也）玄謂鼓朄言擊朄詩曰應朄縣鼓又小師下管擊應鼓注曰應與朄及朔皆小鼓也其所用別未聞據此則先擊者朔鼙即朄小師注似未安既有朔鼙而朄又爲大鼓先引二者竝設當孰先擊乎定海黃元同爲今之三禮專家其所箸禮故乃謂判縣先擊朔鼙軒縣自先擊朄無論於經未有明文大射本諸侯禮應是

軒縣何以先擊朔鼙其說萬不可通黃又謂朔鼙爲縣鼓故禮箚圖置朔鼙于西蓋本禮器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之文也然孔沖遠正義言縣鼓謂大鼓觀鄭注只曰小鼓謂之應則亦以縣鼓爲大鼓康成雖以應與朄及朔爲三鼓然曰其所用別未聞殆有闕疑之意宗鄭學者宜善會之周禮有朄無朔鼙儀禮有朔鼙無朄陳祥道禮書謂以其引鼓爲故曰朄以其始鼓爲故曰朔猶儀禮之玄酒周禮之明水其實一也用之斯語殊爲有見不得因其出自宋儒而擯之

乃行禱于五祀

邵位西禮經通論謂儀禮本無闕失十七篇中非徒士禮

其識遠勝前人竊嘗論之天子諸侯燕射之禮不見於經惟燕禮於主人獻士及旅食者之後有云若大射則大司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諸侯燕射之禮與鄉射同天子當亦如是由此推之冠昏喪祭之禮天子諸侯大夫亦當與士禮略同（大戴禮記公冠篇惟言公冠與士異者餘皆大同故其儀略焉）故經記往往雜見之士昏禮曰昏禮下達與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同義是其的證既夕記乃行禱于五祀其爲諸侯禮雜見無疑注曰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鄭君蓋以止門行二祀而曰五祀故云博言之賈疏乃謂今禱五祀

是廣博言之望助之者衆於鄭注亦爲忤矣呂氏大臨禮記解曰士不祭五祀而喪禮言禱于五祀者蓋有不得祭而得禱者歟（吳中林儀禮章句用呂說）此又曲徇賈疏愈覺支離總由泥於士禮是以恒不得其解如下文載襢注曰襢旌旗之屬通帛爲襢孤卿之所建亦攝焉亦緣未悟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多雜見士禮中故有此說學者遂併士喪禮復者以爵弁服及陳襲事于房中纊極二（極惟公射有之）既夕禮陳五鼎于門外皆以攝盛說之（凌次仲禮經釋例）恐非經意也（鄭君注昏禮乘墨車以爲攝盛車既攝盛何側尊用禁又不攝盛乎）而敖君善反據此記謂士之得

祭五祀於此可見儀禮集說斯又鹵莽滅裂之甚者矣

御者四人抗衾而浴

敖氏集說曰四人抗衾而二人浴則四人舉衾於上二人乃浴於下也竊意此說未确蓋記明言四人抗衾而浴當屬二人舉衾於上二人浴於下若如敖說則記須云六人方合且上文御者四人皆坐持體亦言四人尤其顯證禮記喪大記曰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此蓋人君與大夫禮

毋不敬

陳蘭甫曰曲禮毋不敬四句冠四十九篇之首此微言大義非但制度而已（顧寧人日知錄卷六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修己以敬也安民哉修己以安人也）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句亦然故鄭注云四者慢游之道桀紂所以自禍痛切言之以警人也（東塾讀書記卷九）其說極是而魏華父乃曰某亦欲下工整頓三禮但如曲禮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外如敖不可長欲不可從使著整理此決非聖賢語（師友雅言）魏在宋儒中尚非好為高論者茲語殊過未敢苟同

不妄說人

注曰爲近佞媚也大夫砥厲名節必自不妄說人始表記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二篇之言不啻重規疊矩矣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廣雅釋言曰賤卑也論語里仁章貧且賤皇侃義疏曰無位曰賤今鄭注謂賤者僮僕之屬禮豈爲僮僕設哉

或曰外祖母也

檀弓下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服大功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注曰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

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疏曰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下云王姬歸于齊是由魯嫁也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鄭孔據喪服駁正可云精確不移易仲實乃謂記者距春秋時甚近不應謬誤至斯或人之言必有所據經義莛撞夫檀弓一篇如記子夏喪明曾子責之季武子卒曾點倚其門而歌核其年代或已老死或尚幼齡安在其不失實乎王壬秋更據此記力爲齊襄辨護斥左氏毛傳造爲不根之詞直以公羊同非吾子而影附之鳥獸

之說大要同于四堯殺伊尹之類耳毛詩補箋不知湘綺何愛於齊襄而必欲執此單辭以翻數千年之案也

王制采孟子

井研廖季平推尊王制一篇以爲眞孔子所作因謂孟子言仁政言制爵祿咸本於此然孟子於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皆明言是文王治岐豈孟子用王制而不知王制爲素王新法邪新津周宇仁嘗據易緯乾元序制記文王稱王制一語定王制爲文王作季平謂余曰文王即孔子孔子即文王宇仁以爲周之文王特未深思耳余聞其言瞠目相視而已翟晴江僅以制爵祿一節爲明屬采自孟子四書考異猶未盡也至若姚姬

傳謂王制所采孟子少易其辭皆不逮孟子之善（惜抱軒筆記）則又不然如其言元士視附庸固視孟子元士受地視子男之說爲長蓋惟附庸之國不限里數是以元士視附庸而可以降殺之等差之此正作王制者因孟子語斟酌損益之一端亦足以證其時代之後也盧子幹謂孝文皇帝命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見孔疏）近儒多駁其說若鄭目錄曰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此論恐不可易也（明王敬臣俟後編謂王制出於史官未審所據）

姚姬傳曰王制亂政疑衆四誅不聽而殺此申商之言也

惜抱軒筆記

案管子法禁篇曰行辟而堅言詭而辨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所禁也王制行僞而堅四語蓋卽本此荀子宥坐篇謂人有惡者五惟多心達而險一語其餘皆同然管子但云聖王之禁惡有不聽而殺者哉

桃始華

案呂氏春秋仲春紀桃李華淮南子時則訓作桃李始華月令疑脫李字

溫風始至

季夏之月不得言溫風始至呂氏春秋季夏紀作涼風始

至淮南子時則訓同高誘注曰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
故曰涼風始至月令當依此改

三月而廟見

儀禮士昏禮三月奠菜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禮記
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即本昏禮故鄭注以舅姑
既沒言之其說确不可易惟其舅姑既沒必有以明著代
之義故以三月廟見當質明贊見于舅姑以擇日祭禰當
婦盥饋但昏禮止言奠菜此特補所未備耳或以三月廟
見正以發明三月祭行之旨謂注反沿儀禮以當舅姑既

沒之奠菜與下祭禰意複於文亦爲贅設殆未審矣士昏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者時祭也凡舅姑之存沒皆然此爲助祭之始與廟見奠菜不同若以祭行爲奠菜則經明云婦入三月乃奠菜記人不必緟記之矣且此篇下文曰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此尤舅姑既沒之的證儻舅姑尚存則已執笲棗栗段脩以見復饋以特豚舅姑又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既已成婦禮明婦順而又申之以著代雖未從祭豈得曰未成婦乎晉武帝謂山濤曰拜於舅姑可準廟見張華亦謂已拜舅姑卽是廟見通典拜時

婦三日婦輕重議此雖爲拜時婦而言實合禮意自後儒不加深察妄議鄭注遂致以父母俱存之人行舅姑既沒之禮一唱百和相沿不悟而歸葬于女氏之黨之說乃彌覺不近人情不得不改三月爲三日司馬氏書儀定爲三日廟見朱子家禮同以遷就之甚且疑曾子問爲漢儒駁雜之文是皆誤以三月廟見與三月祭行爲一事者有以啟之耳

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注曰處君父之位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鄭君斯言可謂偉論當與賈誼陳政事疏早諭

教一段參觀（新書保傅篇同）丹朱商均特以聖父見絀耳不得以此疑堯舜也（年丈鄒叔績先生讀書偶識謂無若丹朱敖之丹朱即驩兜非堯子丹朱）

商容

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注曰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所居也疏曰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案武成僞古文不足據然史記周本紀亦有表商容之閭之文呂氏春秋曰箕子商容以此窮（離謂覽）尸子曰商容觀舞墨子吹笙（藝文類聚卷四十四）韓詩外傳曰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

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卷二是商容爲紂時賢人無疑高密偶未照耳

子思作中庸

中庸爲子思所作見於史記孔子世家非特鄭君禮記目錄云然也或因載華嶽而不重句陸氏釋文曰華嶽本亦作山嶽疑出漢儒之手然則孟子引曾子語曰江漢以濯之其亦不可信與

夫子之服其儒服與

據此經文則所謂儒服者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也然

尙有可考見者莊子田子方篇哀公曰舉魯國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是又有履句屨緩佩玦二事可補儒行所未詳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荀子不苟篇曰君子養心莫善於致誠致誠則無他事矣此卽正心先誠意之義大學之旨誠意盡之故致誠則無他事

而民弃惡也如灌

孔顨軒補注曰如灌猶傳言洒濯其心其義甚當王伯申

述聞曰灌當爲濯字之誤也似失之案集韻灌與盥同澡

手也又素問脈要精微論當病灌汗王冰注曰灌謂灌洗

則灌非誤字明矣

補則不改矣

王氏經義述聞曰補當爲掩字形相似而誤掩者蓋也掩

則冀人之不知故不改也案補與掩字形初不相似荀子

臣道篇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楊倞注曰補謂彌縫其

闕是補卽掩蓋之意不必改字

依于倪皇

此篇孔衆仲汪少山二家之注皆謂倪字誤當爲儀儀皇即舜妃娥皇竝引書觀厥刑于二女爲證案堯典正義引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茲何以單言娥皇且二女嬪虞在舜未陟帝位之前尤不應列於承受大命句下王實齋解詁曰倪讀曰藝禮運曰功有藝鄭注云藝或爲倪藝倪古文通也藝皇即藝祖書曰正月朔日受終于文祖又曰格于藝祖王氏是解與上文語氣連貫亦於義爲協

循其灌廟

王實齋解詁曰循順也灌聚也順其昭穆聚羣祖之廟而行大祭之禮孔羣軒從高安本改循爲脩補注曰灌社壇也社有灌木因以爲名王伯申則云古無謂社爲灌者灌當爲濯與祧古字通三說各異蒙竊以爲循不必改脩灌當依逑聞作濯灌濯形近易譌故此篇下文畜水行衺濯浸太平御覽時序部又濯引作灌也

石翁山房札記卷第四

勘誤表

卷	頁	行	誤	正
札記二	十後	十五	妻女賢	齊女賢
三	一後	十七	答何邵詩	答何劭詩
	四前	三	稽古篇	稽古編
	九前	一	毆陽	歐陽
		三	先緒間	光緒間
四	九前	四	駿正	駁正

[illegible]

石翁山房札記

East
Asian
Library

石翁山房札記卷第五

長汀江瀚叔海

上下有服

左氏襄三十年傳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注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其解服字本當兪蔭甫乃謂服事之服字本作𠬝𠬝爲事之制故服亦爲制上下有服言上下有制也羣經平議曲園是說疑未安夫先王制五服各有差等叉異服有禁管子政篇曰衣服有制是管仲治齊亦如此也子產治鄭亦猶行古之道耳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正對上下有服而言似

不必强易舊解以標新異也（禮記儒行篇博學以知服注疏並精善陳蘭甫東塾讀書記極稱之兪亦謂服當爲艮失與此同惟商書先王有服以𠬝說之較可通耳）

讒鼎

孔氏正義曰服虔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名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二者並無案據其名不可審知故杜直云鼎名而已案服說於義爲長非無案據也呂覽審己篇曰齊攻魯求岑鼎韓非說林下篇曰齊伐魯索讒鼎是讒鼎卽岑鼎又卽崇鼎讒岑崇一聲之轉服以崇侯善讒故云疾讒之鼎耳

杜元凱集解呵私司馬氏

焦里堂左傳補疏其正集解助逆之旨者凡十三條皆徵引魏晉事以誅杜之隱衷如云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矣此尤情事确鑿然遂斥左傳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二語（見宣四年傳）最爲悖理則殊未當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公羊傳曰稱國以弒何衆弒君之辭何邵公注曰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穀梁傳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

矣三傳同義庸可非乎萬充宗學春秋隨筆亦駁稱君君無道語

王魯

王魯之說始於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絀夏親周故宋而成於何休夫春秋以俟禮責魯譏獻六羽作三軍何嘗王魯孔衆仲號爲篤信公羊亦不取此說公羊通義可謂卓識俞蔭叟乃反嗤其買櫝還珠而不知非傳意也

吾馬之齒亦已長矣

僖二年傳曰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案指馬而言戲意自見注謂喻荀息之年老恐非

何注矛盾

何邵公注公羊傳於邾婁儀父之盟言春秋王魯託隱公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故假以見褒賞之法於滕侯卒宿男卒或以爲先朝隱公或以爲先與隱公交接故春秋褒之顧於莒人盟于包來則曰隱爲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令翬有緣諂爲桓所疑故著其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耳其自相違戾如此

鄭棄其師惡其長也

范武子集解曰長謂高克也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

而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將離散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案此解全據淸人詩序然序謂刺文公楊疏云責鄭人何也說苑君道篇曰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子政固傳穀梁學者是必穀梁先師遺說其義精矣

泄冶無罪

泄冶見殺於陳靈所謂過涉之凶不可咎也穀梁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其言是也左氏傳及家語所引孔子言疑非其實不然豈夫子之論人亦如胡致堂輩之深刻乎萬充宗學春秋隨筆曰以泄冶書名而罪治者傳例誤之也何邵公左氏膏肓曰泄冶無罪而公羊解詁又曰泄冶有罪斯進退失據矣

春秋尊王發微

春秋繁露載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人之德莫美於恕俞序篇然則孫明復之尊王發微謂春秋有貶無褒豈

其然乎晁子止讀書志引常秩曰孫明復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論語止此三言於觀人之道固已渾括無遺矣大戴禮文王官人篇及汲冢周書官人解雖言之綦詳乃至淹之以利濫之以樂醉之酒縱之色以詐術啗人而責人以正鄉黨自好者所不爲曾謂文王周公而以此取人乎

夏禮吾能言句絕

王勉夫曰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而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而得

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於之字上點句野客叢書卷三此以經證經確乎可從

祭如在

五代邱光庭兼明書曰祭如在是孔子之前相傳有此言孔子解之曰祭神如神在非謂兩般鬼神其說頗近理

哂

顧仲恭道宋儒解經字義不本爾雅說文以意爲之如哂大笑也即禮記笑不至矧何曾有微笑解閻百詩援說文

笑不壞顏曰弞謂朱子渾用其意最是妙處四書釋地續蒙以爲顏說固非閻亦未盡也十住斷結經音義引三倉曰哂小笑慧琳一切經音義引張戩考聲曰笑不壞顏曰弞意與哂同小笑貌也又唐本玉篇零卷欠部弞下曰野王案小笑也或爲哂字在口部此蓋集注所本以潛邱之博洽於先儒所著書尚未能盡知來歷末學可輕肆雌黃乎

其斯之謂與

集注引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案錢融堂四書管見曰此節當合上文爲一章其斯之謂與句乃指夷齊便是求志達道而言

細玩經文此說似較程爲長

子張

大戴禮記衛文子將軍篇曰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家語弟子行篇同然如論語所載曾子則以爲難與並爲仁子游且直以爲未仁豈夫子尙大其仁而二子轉輕之邪荀子非十二子篇曰弟佗其冠衶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楊倞注曰但宗聖

人之威儀而已矣然則曾子子游殆以子張堂堂威儀過盛而箴之與

論語說義

宋于庭是書頗多新說然其文莫一則楊用修丹鉛雜錄已先言之毛大可稽求篇卽襲其說至以陽貨爲楊朱尤未免穿鑿過甚顏淵問爲邦條謂春秋自孔子乃名之蓋其說經宗旨所在而實有難通如墨子明鬼下篇曰吾見百國春秋歷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然此尙可云因魯史之名加之又若晉語曰羊舌肸習于

春秋楚語曰教之春秋左氏昭二年傳曰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皆在孔子作春秋前卽此不可據宋氏篤信公羊莊七年傳明有不修春秋之文何邵公注曰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則春秋非自孔子乃名之斷可知矣宋蓋欲尊春秋而不知所以尊也

戴子高論語注

子高爲于庭弟子故論語注多本師說其餘亦雜采它書自抒所見者蓋尟如寢不言注曰高宗三年不言則出曰本物茂卿論語徵自牖執其手注曰爲切其脈也既切脈

而知其疾不治則出江叔澐論語竢質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饋注曰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則出王仲任論衡明雲篇類皆不免好奇之病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孟子斯語似與事實不合詩之國風終於株林澤陂在定王時代魯頌亦作於襄王之世王迹久熄詩何嘗亡哉毛詩序曰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由是而言蓋王者之迹熄而詩作非詩亡也

淮南子氾論訓曰王道缺而詩作八公之流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據廖季平謂孟子詩亡亡當爲㔾㔾古作字季平治經多肊說此則持之有故

說文新坿考

錢曉徵爲鈕非石說文新坿考序推許甚至今閱其書每好爲俗字求古字宜爲王菉友所譏鄭子尹說文新坿考出較後實遠勝鈕書然亦有與鄙見不合者鼎臣新坿都計四百二文其中無據者固多而有本者亦不少故如禰詢誌莰賸劇叵歈髻鬌騂濤闠緅等字子尹是篇皆以爲

說文原有已據它書采入所撰說文逸字中然太平御覽引說文礩字鄭則以楮字當之衆經音義引說文打字鄭則以朾字當之而琛嘲儈三字御覽俱引作說文輔行記又引說文榭字子尹概未臚及但云嘲本作啁儈止作會榭當作謝而已別無顯證斷其必譌况琛字鄭固以爲古矣何亦遺之又鄭於金部銘字下曰說詳逸字茲檢逸字無此條案儀禮古文名作銘止作趾許書有名止而無銘趾其去取之故雖難以意揣然銘之非俗書决可知矣巾部幨字鄭因衆經音義及廣韻引倉頡篇有之故亦云恐

是正字而不第此也玉部琖字見說文斗部斝字說解玉篇玉部琖下引說文正同又見部覿字見說文心部慉字說解則此二文疑亦今本傳寫挩佚未可便以戔代琖以儥代覿也大氐爲說文之學者若欲墨守汝長則當如錢曉徵於後人所引悉置不信（見十駕齋養新錄卷四）儻意在兼收則當如桂未谷說文義證凡羣書引說文爲今本所無者咸采錄於每部之末不復乢爲進退庶乎兩得其宜與

漢學師承記

江鄭堂作漢學師承記首列閻百詩開卷卽錯（方植之漢學商兌首

攻毛西河失與此同無論乾隆中葉以前未嘗有漢學之名況閻氏實出宋學其毛朱詩說謂朱未盡非毛未全是又盛儕文公詩集傳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此其於漢學殆不僅有騎墻之見而已疑古文尚書亦自朱子發其端至張稷若江愼修二君則又皆篤信考亭具有明徵者也張之儀禮鄭注句讀江之禮經綱目咸遵用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法而江氏近思錄集注尤理學之圭臬張氏且嘗以勝朝甲申之變由於秉國成者菲薄程朱之一念實漸致之蒿菴閒話何嘗以漢學標舉邪其最可哂者程魚門本不以經學名所作正學

論深以考據之學爲譏勉行齋文集鄭堂徒以其曾與戴東原交遂載之茲編恐魚門不任受也其它疏舛不暇備論要其門戶意氣之私貽誤後學良非淺鮮今人乃推是書爲經學之門徑何哉龔璱人嘗議其漢學名目有十不安見定盦文集補編與江子屏牋

石翁山房札記卷第五

石翁山房札記卷第六

長汀江瀚叔海

漢惠帝諸子寃

陳平周勃等謂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眞孝惠子蓋誣辭也史記呂后本紀曰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又曰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時無子佯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張守節正義引劉伯莊曰諸美人先幸呂氏懷身而入宮生子此等曖昧之事不審何據宮本考證載徐孚遠曰本言張皇后無子不言惠帝無子美人子即後宮所生其說甚是張照駁之非也一則曰孝惠後宮子再則曰取美人子名之則子弘等皆眞孝惠子

夫復何疑后紀又曰諸大臣相與陰謀曰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漢書此語在周勃傳兪理初癸巳類稿漢少帝本孝惠子攷雖依據班書而未著其陰謀之語此其情事千載下猶可想見也功名之士祗便身圖無復天理吁可畏哉

惠景間侯者年表

惠景間侯者年表於襄城侯義枳侯朝壺關侯武昌平侯太皆書曰孝惠子侯漢書則竝列之外戚恩澤侯表且於孝惠子侯上加一以字蓋直仞爲呂氏子以孝惠子侯耳則甚矣班氏之無識也

魯元公主元爲謚

漢書高帝本紀魯元公主注曰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爲太后當時並已謂之元不得爲謚也韋說失之案史記呂后本紀曰魯元公主薨賜謚爲魯元太后又曰張敖卒以子偃爲魯王敖賜謚爲魯元王是元之爲謚於史已有明徵顏說殆謬生稱謚傳記恒有顧亭林謂東京以下卽無此語日知錄卷二十三然魏志董昭傳稱昭欲詣

漢獻帝至河内爲張楊所留則魏晉之間尙有斯語也

鄭康成爲馬季長弟子

後漢書鄭玄傳言玄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授傳於玄與劉敬叔異苑劉義慶世說裴啟語林所載雖詳略不同要其師事季長名列門人固無可疑韓退之曰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昌黎文集師說誠哉是言也近者吳縣曹叔彥乃作子鄭子非馬融弟子考隘矣

破砥續

循吏王景傳乃商度地埶鑿山阜破砥績李賢注曰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言破禹所致功之處也或云底績山名案破禹底績於辭不順賈讓治河議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漢書溝洫志）曰鑿曰破與此傳文正同章懷注似當以後說爲長砥績疑卽底柱之譌底史記夏本紀作砥底績底柱竝見禹貢故相涉而誤也（隋亦有鑿底柱之事見隋書高祖紀）

魏武爲夏侯氏族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曰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

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案裴松之注引吳人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何義門謂夏侯惇之子楙尚清河公主淵之子衡亦娶曹氏則謂嵩爲夏侯氏之子者敵國傳聞蓋不足信夫以操之用人舉及不仁不孝尚惡得與之言禮哉吳志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休蓋妻其甥當此之時何禮之有周荇農三國志注證遺曰魏陳矯本劉氏子出養於姑既姓陳氏後娶劉頌女頌與矯固近親也魏武擁全之下令禁人誹議殆以同姓爲婚禁人議卽以便

己私也洵洞見癥結之論魏志雖言莫能審其生出本末而以夏侯惇等與曹仁曹洪同傳且列之於前此豈無微意哉

陳承祚推重諸葛孔明

晉書陳壽傳曰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今考蜀志趙雲傳曰諸葛亮功德蓋世其傾服爲何如邪殆不僅如趙甌北廿二史劄記所稱梭定諸葛集及亮傳後評獨

見其大已也貴遠賤近古今恒情承祚推重孔明至於此極而呂溫（和叔諸葛武侯廟記以爲有才而無識見呂衡州集）薛能（太拙游嘉州後溪詩曰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見薛許昌集）兪文豹（文蔚斥諸葛爲不明大義不忠漢室見吹劍錄）輩輒敢妄肆譏評可謂蚍蜉撼大樹矣

魯芝

晉書宣帝本紀曰初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爽及爽之將歸罪也芝綜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杖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帝赦之曰以勸事君者良吏魯芝之傳載其勸爽語曰若挾

天子保許昌杖大威以羽檄徵四方兵尤與魏志曹爽傳
桓範說爽語相類爽傳裴注引世語第言芝斫津門出赴
爽晉書傳祗傳亦然若芝果如桓範勸爽何獨赦芝以勸
事君者邪方司馬懿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
無少長姑姊妹女子子之適人者皆殺之其殘忍如此而
待芝獨厚必有它因觀其後司馬昭之征諸葛誕芝率荆
州文武以爲先驅高貴鄉公被弑且進爵鄉侯其貪戀祿
位昧於大節從可知矣羊叔子爲車騎將軍以位讓芝乃
稱其潔身寡欲和而不同不亦謬乎

宋書張庾謝江傳贊

沈休文輕躁文士爲梁佐命卒以懼死所撰宋書王劭譏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然亦有莊論不類其爲人者張庾謝江傳贊曰爲國之道食不如位立人之要先質後文士君子當以體正爲基蹈義爲本然後飾以藝能文以禮樂苟或難備不若文不足而質有餘也言行相詭此隱侯之所以爲隱也夫

南齊書高帝紀

高帝本紀曰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云蕭

諱當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軍將軍吳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賜太祖太祖戎衣出門迎卽酌飮之喜還帝意乃悅南史齊本紀則曰帝戎服出門迎懼酖不敢飮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飮之帝卽酌飮之喜還明帝意乃悅然觀七年徵還京師部下勸勿就徵太祖曰諸卿闇於見事主上自誅諸弟爲太子稚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他族惟應速發事緩必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南齊書南史同此其揆幾度務何等明決必無懼酖不敢飮之事南史依宋略增

之通鑑考異曰宋略云道成弗敢飲將出奔喜語以情先為之酌於是喜得罪而道成被徵蓋南齊書欲成太祖之美故云爾案宋書南史吳喜本傳喜以明帝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賜死非因此得罪與明帝意乃悅之語遂不相應恐當以南齊書為正惟子顯於紀中述袁粲飲酒及劉秉弟遐等瑣事則正劉子玄史通所譏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者也李延壽刪之宜矣

盧景裕

盧景裕當元灝入洛以為中書郎受而不辭其視徐遵明與李湛同舉義兵者奚翅相去霄壤魏書儒林傳乃稱其性清靜淡於榮利似乖其實然如唐王維亦嘗污安祿山

僞命杜子美且以高人目之則景裕之事固無足深怪又傳言其好釋氏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又如世俗之佞佛異乎其爲儒已

張景仁不當入儒林傳

北齊書儒林張景仁傳稱其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出自寒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自倉頡以來入體取進一人而已案景仁竝無儒學可言不當厠此然書數皆在六藝北齊書以明算術者列爲方伎若依此例庶無媿色北史亦沿其失宜改入藝術傳北史儒林傳冀儁趙文深周書竝在藝術傳

尉迥尉綱

王西莊曰周之尉遲迥及其弟綱周書皆有傳尉遲自是其覆姓與單姓尉者不同北史往往省文竟作單姓如周世宗明帝天王元年高祖武帝保定元年皆書尉綱保定二年皆書尉迥皆非也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六案北史隋宗室諸王蔡景王整傳言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又言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葬尉太妃所謂尉太妃者即尉遲綱女或書尉遲或書尉一傳之中已不免錯出隋書蔡王智積傳亦稱其太妃尉氏而高祖本紀及樊叔略房恭懿等傳俱

書作尉迴蓋不獨北史爲然周書尉遲迴傳雖言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然考魏書官氏志西方尉遲氏後改爲尉氏則竟作單姓固非無據但史文應畫一耳

開元改服制

唐玄宗開元七年八月癸丑勅曰周公制禮歷代不刊子夏爲傳孔門所受逮及諸家或變例與其改作不如好古諸服紀宜一依舊文（舊唐書禮儀志）煌煌正論太宗有媿色矣然二十四年八月戊申朔遂加親舅小功服舅母緦麻服堂舅祖免抑何與前勅刺繆乃爾邪蓋玄宗之志荒矣其諸

兆天寶亂與

裴行儉論王楊盧駱

唐書裴行儉傳曰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舊唐書文苑上王勃傳同案行儉此語後世忌才者每喜述之其實非篤論也彼享爵祿者果皆有器識邪新舊書竝謂炯爲政嚴酷然盈川集明萬曆中龍游童佩序曰盈川廢縣在瀔水北其地隸龍邱去郡四

十餘里今地歸然獨存烱令盈川無何卒縣尋罷民尸祝其地至今春秋不輟是豈爲政嚴酷者所能然乎盈川集有駁太常博士蘇知幾冕服議援經義以斥游談迥非尋常文士所可及又唐書藝文志有楊烱家禮十卷書雖不傳亦可想見其學有根柢至臨海與徐敬業起兵大義凛然惡可因其敗亡而誣之曰作亂目之曰伏誅若昇之之以病投淵子安之渡海墮水文人無命尤可悲哀詎得遂以爲浮淺之報邪行儉所取特在容容後福徼幸爵祿之人洵所謂庸俗之見耳何足道哉

舊唐書陸贄傳失實

舊唐書陸贄傳曰初竇參既貶彬州節度使劉士寧餉參絹數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參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悅會有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竇參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參語得之於贄云參之死贄有力焉竊案此傳非實宜公豈以言陷人者（新書陸贄傳贊曰世言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考舊書竇參傳曰德宗大怒欲殺參宰相陸贄曰竇參與臣無分因事報怨人之常情然臣參宰衡合存公體以參罪犯置之於死恐用

刑太過及德宗諭以竇參在彼與諸戎帥交通其意難測
贄復力爲營救乃再貶爲驩州司馬二傳自相矛盾而參
傳所載較爲得眞況傳中明言參特爲左右中官深怒謗
沮不已則贄傳之枉益瞭然矣至李肇國史補謂敬輿誣
于公異則四庫總目提要已斥爲曲筆

王叔文李訓

唐室之亡雖曰藩鎭實由閹宦如王叔文之謀奪內官兵
柄李仲言之謀誅宦者詎非忠於謀國乃舊史於叔文則
斥其乘時之僻而欲斡運六合斟酌萬幾且詆劉柳諸生

逐臭市利狂妄之甚新書亦謂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楊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以異
宗元等撓節從之徼幸一時於仲言則斥其狙詐百端陰險萬狀並其
背王守澄亦以爲罪新書責訓輕躁寡謀又引李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
裕言爲然而於俱文珍仇士良反無譏焉且言時議嘉貞亮之
忠藎文珍後從義父姓曰劉貞亮是非之淆未有過於此者惟宋孔經
父謂李訓義不顧難忠不避死而惜其情銳而氣狹志大
而謀淺清江三孔集最爲持平之論葛常之韻語陽秋亦極稱訓注之忠范希文
李衞公浙西述夢詩序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
叔文黨貶廢不用傳稱叔文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

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韋皋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韋皋銜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一無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范文正公集范氏此序於論叔文則是其言退之則非退之所作永貞行明詆叔文范豈未之見邪永貞行曰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它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懍懍朝士何能爲蓋當時朝士議論妄以北軍兵柄係天子自將故叔文等之應罪昌黎亦信爲

然樊南詩集有感二首蓋詠文宗甘露之變朱鶴齡注引錢龍惕箋以李訓鄭注爲奉天討死國難然義山之意固不如是其詩可覆按也若杜牧之李甘詩則直以二凶目訓注矣王而農雖於叔文略爲申辨讀通鑑論卷二十五然終以爲小人武進謝鍾英撰王叔文論上下二篇發揮極爲透闢曩在武昌嘗以出示今鍾英奄忽不知遺稿歸於何所矣明王志堅讀史商語謂王叔文爲忠臣有功無罪可云具眼而四庫提要斥爲紕繆之甚

唐書何易于傳

宋子京此傳全本孫可之集書何易于凡爲子京所刪易輒不如原文之善可之書何易于曰庭有競民易于皆親

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唐書傳曰凡鬬民在庭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原文罪小者勸大者杖今概曰杖楚遣之似不分罪小大矣不太顢頇乎競易作鬬亦未妥

五代史言吳越重斂非誣

五代史吳越世家曰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㲉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堪

其苦案鄭文寶江南餘載曰錢氏科斂苛慘民欠升斗必至徒刑湯悅徐鉉嘗使焉云夜半聞聲若麏鹿號叫及曉問之乃縣司催科耳其民多裸行或以篾竹繫腰又僧文瑩湘山野錄曰吳越舊式民間盡筭丁壯錢以增賦役貧匱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棄於襁褓或賣爲僮妾至有提攜寄於釋老者眞宗一切蠲放吳俗始蘇黃長睿東觀餘論跋錢氏書後亦曰予家吳中每聞故老言錢氏有國時賦厚役叢民不堪生以此諸書證之則吳越世家所言不特非誣且於當日錢氏之虐民尚未窮形而盡相也然民

終感之者何哉殆以丁擾攘之秋幸免鋒鏑故耳今吳人倘尸祝張士誠况錢鏐乎其後錢世昭作錢氏私誌載歐陽永叔箴錢詞及墜釵橫詞鋪張事迹肆意醜詆蓋以報五代史歸田錄之怨也（永叔歸田錄中有譏錢惟演之語）然數百年來論定已久於永叔果何損哉

楊億之耿介

宋史楊億傳稱其性耿介尙名節又言王欽若驟貴億素薄其人張舜民畫墁錄載其逸事曰王欽若罷相出知杭州人皆以詩送行獨楊大年不作詩眞宗遣近侍喻旨大

年竟不作此洵無媿耿介大年之文章固石守道所謂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而斥爲怪者徂徠集怪說下顧其卓然自立如此豈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全謝山鮚埼亭集楊文公論幷及不草劉后册文一事

三旨宰相有二

王珪傳曰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率導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故吳淑謔名錄亦以三旨宰相屬王珪而楊伯嵒臆乘則又以爲蔡確二人時同事同是以譏者或彼或此其實如王蔡輩史册不知凡幾也

岳飛傳疏漏

傳曰淳熙六年諡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案孝宗本紀賜諡武穆在淳熙五年寧宗本紀追封鄂王在嘉泰四年傳五年誤六年嘉泰誤嘉定又理宗本紀寶慶元年詔諡忠武傳竟失載尤爲疏漏

遼史太祖紀七年正月晉王李存勖拔幽州

考證曰五代新史唐莊宗本紀十年十月王如幽州案舊五代史昭宗本紀曰天祐十年十一月己亥朔帝下令親征幽州甲辰發晉陽己未至范陽癸亥帝入燕城蓋遼史

後二月新五代史前一月當以舊五代史爲正

金史熙宗紀廢齊國降封劉豫爲蜀王

考證曰按宋元通鑑岳飛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謀兀朮兀朮得書白金主議廢之今考宋史叛臣劉豫傳曰金人聞豫子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及酈瓊降豫金人恐豫兵衆難制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於是尚書奏豫治國無狀當廢十一月丙午廢豫爲蜀王此傳較得當日實情宋元通鑑之言不足信

宗弼傳

宗弼有大勳於金既諡忠烈復配享太宗廟廷故世宗嘗以宗翰並稱之史乃以與宋叛臣張邦昌劉豫同傳殊屬不倫且邦昌及豫宋史皆有傳祇言邦昌有傳亦不合

明仁宗之暴

史稱仁宗在位一載用人行政美不勝書然觀李時勉傳曰洪熙元年時勉上書言事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爪脇折者三曳出幾死是其視臣如土芥殆不減於太祖成祖之暴虐矣特以當永樂之後稍除苛法故世遂稱美仁宗嘗詔諸司不得鞭囚背而其撲時勉

致脇折者三較諸鞭四背爲何如乎且時勉所言不過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而已遽觸怒若此使天假之年亦未必能臻德化之盛也

馬乾

明史忠義馬乾傳曰張獻忠死其黨孫可望等南奔大清兵進至重慶乾戰敗而死不著年月通鑑輯覽載此事於順治三年徐鼒小腆紀年因之廣安歐陽直遺書記蜀亂甚詳據言順治四年春二月大淸兵掩至內江失守馬乾死之直爲乾任廣安州時所取士且身在帷帳所書年月

必無差謬徐氏蓋未見此書也

通典衍文

通典食貨載前秦苻堅滅前燕慕容暐入鄴閱其名籍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千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夫二百餘萬戶焉得有九千餘萬丁且以漢之盛時不過五千餘萬口前燕承久亂之後地不及漢而口幾倍之決無是理考晉書苻堅載記堅入鄴宮閱其名籍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通典蓋衍九千二字

樓船將軍

通典職官樓船將軍下注曰漢元封三年以荀彘爲之案史記南越傳朝鮮傳漢書武帝紀皆稱元鼎五年封楊僕樓船將軍荀彘者左將軍也無封樓船將軍事後漢則段志嘗爲之見范書光武紀暨馬援傳君卿偶有不照而馬貴與文獻通考雜號將軍遂沿其誤二書浩博雖小有疏失要自不揜其閎深淹貫也

孔子諡文宣

通典吉禮孔子祠曰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夫子追贈諡

爲文宣王通考學校門同案舊唐書禮儀志天授三年追封孔子爲隆道公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封隆道公謚爲文宣是夫子此謚不自玄宗始特至是乃尊以王位耳自古謚文宣者周氏嬰卮林諗胡考之特詳

杜君卿失言

辭章之士意趨於文凡所稱說原不必盡合理道若儒者著書垂世則有未可苟焉者矣通典刑制載梁武帝優借朝士有罪多屈法申之百姓有犯則按法議曰衣冠之與黎蒸如草木之有秀茂若戮一士族雖或無寃如摧茂林

薙翹秀或覩其殄瘁則多傷憫之懷使人離心皆如崩角若戮一匹庶縱或小屈如斬叢撥蹊荒蕪未覺其凋殘乃鮮嗟歎之議免俗惶惑不猶愈乎嗚呼杜氏茲言抑揚過甚失其平矣夫虞書卹刑眚災肆赦豈獨嚴於黎蒸乎周官八議首重賢能豈概寬於衣冠乎不則太公之戮狂譎華士孔子之誅少正卯又何爲者至謂戮一匹庶縱或小屈如斬叢撥蹊荒蕪則其輕視人命尤非仁人君子所忍言也杜氏於是乎不知

石翁山房札記卷第六

石翁山房札記卷第七

長汀江瀚叔海

管子識小

劉繼莊曰三代而後欲經綸天下者非穎上遺言何從著手諸葛孔明爲千古一人其學術全從此出又曰管子雖不純乎一家言自是經世奇書（廣陽雜記卷二）蒙讀管子書知其治齊非特以信賞必罰爲政尤注重於民生民德（見牧民篇）而其屢言省刑罰薄稅斂（中匡篇小匡篇）實與孟子之旨相合至正世篇謂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

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已其言尤偉茲得若干條類皆是正文字聊附於不賢識小云

抱蜀不言（形勢第二）

案形勢解曰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其解抱蜀已有明文惠定宇王懷祖並據廣雅釋詁蜀弌也之訓謂此篇抱蜀即老子抱一恐非

不足以享鬼神

案解無神字此殆後人所增

無廣者疑神

案莊子達生篇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無廣卽用志不分也

道往者其人莫往道來者其人莫來

案形勢解曰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劉氏績據解校改是也瞿氏書目載宋于庭說謂彼係譌字殆以不

狂爲狂

莫知其釋之

案宋本釋作澤形勢解作舍釋澤舍三字古通

烏鳥之狡

案形勢解作烏集之交王懷祖讀書雜誌曰當作烏集之佼佼與交同然狡與交古字亦通禮記樂記篇血氣狡憤釋文狡本作交不必改狡作佼

請謁任舉之說勝 立政第四

案舉當依解作譽

正不正則官不理

案上正字當作政傳寫脫去攴旁政不正卽承上文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而言王懷祖謂正不正當作地不正似失之

毋壙地利 七法第六

案荀子議兵篇曰敬謀無壙楊倞注曰壙與曠同

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 幼官圖第九

案兵法篇習皆作輯習與輯同趙氏用賢謂習或輯之誤非也

決潘渚 五輔第十

案列子黃帝篇曰鯢桓之潘爲淵釋文曰潘洄流也

諶信浧儒 宙合第十一

案浧集韻音侱云與侱同說文侱徑行也儒濡古通用隸釋衡方碑少以濡術是其證侱爲徑行濡爲濡滯與動靜開闔諶信皆相對成文王志謂浧儒當爲逞繻逞與盈同廣雅繻縮也其說亦通終嫌改字

故善游者死于梁池 樞言第十二

案王懷祖曰梁卽橋也非池之類梁當爲渠字之誤也

竊意不然梁池猶言澤梁善游者死于梁池即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之謂似不必破梁爲渠

方五十里八觀第十三

案趙氏曰方一作百非是

若此則民毋爲自用重令第十五

案毋爲自用猶言毋自爲用也

國毋怪嚴法法第十六

案怪嚴費解或謂小匡篇擇其善者而嚴用之國語齊語嚴作業怪業與褋俗異禮同但怪業它無可證

鼓所以任也兵法第十七

案任當也春秋傳所謂一鼓作氣也

事不廣閑大匡第十八

案廣讀爲曠左氏莊二十八傳狄之廣莫注曰廣莫狄地之曠絕也

而民游世矣中匡第十九

案尹知章注曰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矣俞蔭甫諸子平議改世爲泄疑未當

鮑叔之忍小匡第二十

案忍猶不忍也故左傳正義引作鮑叔之不忍戮賢人王志謂其語意未了當作爲鮑叔之仁不忍戮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仁與智正相對正義所引脫仁字是說非不善第古人之文固不似後世之整齊耳

此其後宋代杞霸形第二十二

案此疑比之誤

羣臣有位事問第二十四

案位當作涖周禮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注曰故書位爲涖

進二子於里官（戒第二十六）

案日本安井衡仲平管子纂詁謂里官爲釐宮之誤以下文薦之先祖證之其說自确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制分第二十九）

案陸元朗莊子釋文曰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刀可剃毛見管子與今作莫鐵異

書同名（君臣上第三十）

案同名卽同文也周禮大行人諭書名注曰書名書文字也古曰名又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曰古曰名今

曰字

夫水淖弱以清水地第三十九

案太平御覽卷五十八引作淖溺以清弱溺古字通

不夭麑麌五行第四十一

案玉篇曰麌麋子也尹注但云麑鹿子

以執勝也明法第四十六

案執當依解作勢

百官識

案明法解作百官論職

苴多螣蟇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案爾雅釋蟲在水曰黽蟇即黽也詩召旻如彼棲苴傳曰苴水中浮草也蟇不生聚草之翳薈尹注未審

黃帝立明臺之議者桓公問第五十六

案徐堅初學記明臺作明堂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三引禮記外傳曰黃帝享百神於明廷是明堂又名明廷也

謂遠近之縣里邑巨乘馬第六十八

案周禮有在鄉之縣在遂之縣有采邑之縣有閒田之

縣故曰遠近又四邑爲井四甸爲縣

國准可得而聞乎國准第七十九

案准俗字當依輕重丁篇作準

物之生未有刑輕重丁第八十三

案刑與形同

天子祀於太惢

案日本安仲平曰惢蓋心星心三星故字作惢說頗可喜然祀心星它無可證竊意玉篇⿰犭惢雌狢也惢即⿰犭惢之省文周禮肆師祭表貉則爲位注曰貉師祭也其神蓋

蚩蚘或曰黃帝此殆借慫爲貉又省作忩耳

墨子有道家言

老與墨之不同如水火之相反也然今墨子之書有雜道家言者親士篇曰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此其書中第一篇乃非墨家本旨轉與莊周相近（莊子山木篇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又曰此比干所以見剖心徵也）夫何與豈墨亦如管子韓非之出於道家邪

西學不出於墨子

近人如鄒特夫鄒徵君遺書陳蘭甫東塾讀書記張力臣瀛海論薛叔芸四國日記劉佛青食舊德齋雜著王幹臣格致古微竝謂西人之學出於墨子蒙嘗取列子書證之實多未合墨子經上曰重體合類二體不合不類謂卽化學之分原不知西人於原質七十六種皆可化分配合無所謂體亦無所謂不合類又曰讀此書旁行謂卽今之西文不知西文當云橫行不得曰旁行經下曰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又經說下曰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

光故成景於下謂卽西人之光學不知景有大小而無多少倒景以光綫之有交點而成竝非⿰亻敝上⿰亻敝下之故也經說下曰五合水火土謂卽淡氣輕氣空氣炭氣養氣之所本不知西人但言氣質不言五行又曰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列子湯問篇亦曰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又曰縣重於其前是梯謂卽西人之重學不知西人算術剖及微眇如以千絲作一繩繫船被風吹斷多一絲卽不斷其一絲能引力幾何卽知風力幾何而墨子則僅云均西人起重於高處借斜木以爲梯可減力五倍墨

子固未之及備蛾篇曰薄門而置搗縣火又曰車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謂即西人之火器雖中國火藥實於宋徽宗時阿剌伯人之手達諸歐洲不知西人槍礮其製日精其用日神墨子所云車火縣火惡足以當之至於墨子有明鬼篇而西人則不信鬼神頃年泰西學者聞亦言有鬼矣墨子有非樂篇而西人則最重音樂不獨非攻節用之旨與西人好尚相反也或謂墨子天志篇曰磨爲日月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殆以爲天有主宰是西教所從出然觀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引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

地爲仁則以彼教之語迴不侔矣總之執西人之說而謂與中國古說無一相合者此淺狹之見也必執西人之說而謂一一皆竊我唾餘則又出於傅會幾何不爲西人笑哉有明之季英國奈端始發明重學剏蒸氣機器復經瓦忒修改乃底於成至汽船汽車之興則俱不過百年西人所謂第十九世紀之文明也夫豈魯班之木車（論衡儒增篇）李皋之戰艦（舊唐書李皋傳）所可同年而語哉因坿論以破吾黨足己不學之成見（抱朴子金丹篇言合諸藥及水銀以成黃金是即化學之理黃白篇言雷雨霜雪以黃藥爲之與眞無異是即電學之理西人亦自言化學之法本於鍊丹術士然今欲明化學之功用而求請於方士之其）

庸有當乎

胥敖即屈驁

莊子齊物論篇曰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案胥敖即呂氏春秋召類覽禹攻曹魏屈驁之屈驁此胥字疑本作骨古胥字作胥（隸釋韓敕禮器碑皇戲統華胥）與骨相似每每致誤齊物論之以骨爲胥猶文選枚叔七發通厲骨母之場之以胥爲骨也骨屈古通列子楊朱篇禽骨釐漢書人表作禽屈釐是其證

淮南子三危注誤

高誘淮南子俶眞訓有苗與三危通爲一家注曰三危西極山名在辰州案辰州當作瓜州字形相近而譌桑欽水經曰三危山在敦煌縣南酈道元注曰春秋傳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瓜州地名也杜林曰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莊氏逵吉疑辰州當作益州蓋謬

嘍喋

淮南子覽冥訓至虛無純一而不嘍喋多事也注曰嘍喋猶深算也案此釋非是嘍與唼同又同啑集韻啑喋皆曰多言也漢書揚雄傳曰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顏師古

注曰唆佞讇言也又張釋之傳曰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皆其證也

潛夫論箋

王節信潛夫論班祿篇曰行人定而緜蠻諷蕭山汪繼培引顧千里說謂定當作乏又引或曰定當爲穴之誤案顧說是也文選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沈姿無乏之源李善注曰乏之或爲定卽其證

中論論儒者之蔽

徐偉長中論治學篇曰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

亡其意猶存今之學者誠心以取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龔定盦文集補編謂徐幹中論論儒者之蔽既見要害擊而中之者卽指此篇定盦之意殆有感於乾嘉考據諸儒乎然蒙有不盡同者夫所謂大義爲先物名爲後者就其成而言之耳若程功之始則必

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後大義乃可得言苟章句之不明字義之不識制度之不考名物之不辨惡能解經之語言語言之未通將何從知其意義乎郢書燕說雖益仍失況鄭璞周鼠貽誤安窮夫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皓首窮經茫然大義固屬不可號爲儒者而弗曉學僮之業又奚可哉

邵張之學

邵堯夫觀物篇（皇極經世卷五十一）論者以爲探天地之玄然如謂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

爲雷又謂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類皆影響模糊不甚可解張子厚正蒙殆遠在邵上其言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恆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參兩篇）是卽西人地隨天動之理其言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動物篇）是卽西人聲學之理又言陰性凝聚（案陰卽冷氣）陽性發散（案陽卽熱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

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參兩篇）亦極有見可與西人之說相發明惟謂鬼神爲二氣之良能（大和篇）則證之經傳咸有不合陸桴亭思辨錄後集已論其失矣（王而農正蒙注謂地亦動而順天以旋之說竊所未安蓋明有未達）

石翁山房札記卷第七

石翁山房札記卷第八

長汀江瀚叔海

王臨川集曹穆公行狀與宋史不合

臨川集曹穆公行狀曰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唃廝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耳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廝敦爲鄉導公卽誘樣丹捕廝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廝敦公遂

奏以爲穎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遷耳目及公誅斷敦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爲用卷九十案宋史曹瑋傳曰瑋陰結斷敦解寶帶予之斷敦感激求自效問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斷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斷敦因獻南市地據此則曹所誅乃樣丹非斷敦也行狀公卽誘樣丹捕斷敦以下樣丹斷敦當互易宋本臨川集及公誅斷敦句

厮敦作樣丹雖與宋史合然又與上文不相應矣

朱晦翁惡蘇子瞻

朱子大全集答汪尚書二書排擊東坡不遺餘力及撰名臣言行錄則臚其忠讜大節甚具而集中題跋傾倒東坡者尤不一而足陳蘭甫東塾讀書記已詳載之然於晦翁所以距東坡之意猶未達也案晦翁與芮國器書曰蘇氏學術不正其險譎謾易之習入人心深今乃大覺其害亦望有以抑之使歸於正尤所幸願又答程允夫書曰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譎矣至於衒浮華而忘

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爲害又不但空言而已又曰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謬由此觀之則晦翁之惡東坡豈眞爲伊川報東門之役哉蓋宋自建炎以後蘇氏文章盛行於代故當時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見陸務觀老學菴筆記）不過以其策論之文有益科擧故天下靡然宗之庸詎知東坡在日固嘗自言少年讀書作文專爲應擧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擧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東坡全集答李端叔書）然則彼以是尊東坡者抑豈知

東坡哉而後生小子乃爭相效仿其弊焉窮此晦翁之辨所由不容已也彼謂晦翁爲左袒洛黨固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而道學家因晦翁嘗議東坡遂不揆其由幷其忠節亦從而末殺之則又非晦翁意矣

南山集襲李元仲文

戴名世南山集近日皖中始有印本黎蒓齋刻續古文辭類纂時尚諱其名爲宋潛虛也集中畫網巾先生傳一首乃全襲李元仲寒支集之文惟贊云聞當時軍中有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曰是爲馮生舜也此一事李傳無之然戴

亦疑其出於附會

揅經室集持論之偏

儀徵阮氏近世漢學家仰爲山斗雖曾滌生夙宗宋學亦以儀徵鉅儒稱之顯名既立豈末學所敢輕議然細讀其書實有不安於心者亦何取阿黨苟同乎揅經室集釋心曰漢劉熙釋名曰心纖也言纖微無物不貫也此訓最合本義蓋纖細而銳者皆可名曰心但言心而纖銳纖細之意見矣復援虞仲翔易注謂棗棘之屬初生未有不先見尖刺者尖刺即心也夫一字恆兼數訓必執一義以概之

膠固甚矣阮氏是解無論非成國意卽證之羣經除所引詩棘心禮松柏有心外亦罕有合者如易彖辭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若曰復其見天地之尖刺豈尙成語耶又論語一貫說曰貫行也事也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阮氏因釋貫爲事而云一以事之則不成文故又釋貫爲行蓋有心立異遂成此失劉楚楨論語正義乃仍遵用其說可謂盲從朱晦菴論語集注於魯人爲長府章何嘗不以事訓貫

四

而此章之釋貫爲道又何嘗非古訓乎集中論仁一篇其辭尤辨大意謂仁爲外來之物是較告子以義爲外而更悖矣漢書藝文志曰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不其然與

聖宋文選

四庫總目提要引義門讀書記跋所校元豐類稿後曰閱內府所賜大臣古文淵鑑有在集外者六篇有建本聖宋文選數册其中有南豐文二卷此六篇者皆在焉今剡城于氏曾取宋本影刻曩在蜀時蒙以見贈內有王介甫文

二卷若性論性命論名實論上中下三篇荀卿論上篇答吳子經書凡七首皆臨川集所無

傅休奕和秋胡行

玉臺新詠載傅玄和班氏詩曰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爲秋胡回斡語意極佳又曰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斷制尤允如劉子玄論秋胡妻曰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史通品藻篇未免詆之太過矣

潘岳閒居賦

元遺山論詩絕句曰心畫心聲總失眞文章寧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後塵蒙謂閒居賦正是熱中遺山以爲高情殆非知言其序曰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是豈嘗須臾忘仕宦哉

李太白遠別離是明皇輓歌

陳廣敷李太白全集評本謂此詩是明皇輓歌其評君失臣兮龍爲魚句曰南內淒涼也權歸臣兮鼠變虎句曰張李脅制也堯幽囚舜野死句曰舜禹之事是譌傳不圖今

日親見此事解新而确又謂蜀道難是太白流落江湖聞明皇有與我劒南一道不歸長安之諾惶急而作是篇亦殊有見

李郢詩

唐人詩不似時賢喜用僻典以矜奥博然亦有人人傳誦而不知其來歷者唐人萬首絕句李郢送李判官詩曰東風萬疊吹江月誰伴袁褒宿夜灘不獨莫詳其事並袁褒爲何許人亦無可考也

評韓柳文

宋晏元獻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子厚一人而已陳善捫蝨新話同叔是論殊涉偏頗豈昌黎之文於祖述墳典憲章騷雅尚在河東下耶明王文祿文脈其論唐文仲柳抑韓謂韓非柳匹鄭曉古言亦有柳宗元勝韓愈之說舊唐書韓愈傳亦以其譏羅池廟碑作諱辨爲毛穎傳乃文章之甚紕繆者又謂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昌黎謂張籍詩曰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此之謂也

方子通不喜東坡詩文

孫穀祥野老紀聞曰方惟深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驟此語詆子瞻殊過以之評王次回疑雨集則當矣

論文之難

蘇子瞻志林謂唐無文章祇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此固一時興到語而惲子居則以俳而近俗譏之范希文作岳陽樓記爲世所稱而尹師魯讀之曰此傳奇體也見畢仲詢幙府燕閒錄

今人書目答問以惲子居張皋聞陸祁生董晉卿李申耆

爲陽湖派古文家其說殊誤蓋近世古文家桐城有派陽湖無派惲張陸董李五君之文取徑各異況陸董實辭賦家安得混而一之皋聞自序文槀云余友王悔生見余黃山賦勸余爲古文語余以所受于其師劉海峯者爲之一二年稍稍得規榘（茗柯文三編）若以此爲據則皋聞且可拉入桐城派矣（董晉卿齊物論齋文集同門祭張先生文亦有方劉而降之語）是猶曾湘鄉自謂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今其文具在豈世之號爲桐城派者所可及乎

文章模擬古人之病

曾滌生復陳右銘太守書論古文之道以剽竊前言句摹字擬爲戒律之首然觀其所作似仍不免時蹈此病如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曰方節母事姑之初歲入穀二十石逮姑之暮年穀近千石蓋學左氏傳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此尚無嫌至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曰尤善爲離參之法離參者如欲知豆價則先以麥問甲次以稻問乙次以粱問丙離其事異其人而旁參之然後進退以定豆價百不失一君用此術多奇中他人效之亦不能得民情僞也此則直仿漢書趙廣漢傳殊覺著迹傳曰尤善

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兩兩相較而工拙分矣又郭依永墓誌銘曰豈天之所可否與人間所稱善惡禍福其說絕不類邪抑人事紛紜萬變造物者都不嘗省一任其殃慶顚倒漫無區別邪此六句亦與韓退之與崔羣書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數語太相似

文筆之分

蔣子瀟與田叔子論文書（七經樓文鈔）其剖分文筆持之甚堅

宋于庭曰文與筆分近在六代然當時學者已相辨論不可復揚其波（過庭錄）亮哉言乎

奏議忌冗長

作文忌冗長奏議尤甚（凡論事之文皆然）劉彥和曰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深隱為奇又曰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為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為游辭所埋矣（文心雕龍議對篇）精論不刊可為準的（容齋四筆曰予鄉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詣闕上書二萬言使讀者豈不厭倦作文者宜戒）明洪武八年（陳鶴明紀作九年誤）刑部主事茹太素

陳時務累萬言觸帝怒杖於朝次夕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乃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文辭太多便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明史茹太素傳是尤進言者所不可不知

書儀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本於此考史閻潛邱注引唐文藝志王儉弔答書儀十卷鮑行卿皇室書儀七卷又集證引鄭樵通志謝玄內

外書儀四卷謝超書儀二卷案隋書經籍志有蔡超書儀二卷無謝超唐書藝文志有謝允書儀二卷亦無謝超皆在鄭餘慶前今考舊唐書經籍志尚有衛弘漢書儀四卷隋志作漢雜儀唐瑾婦人書儀八卷隋志作唐瑾書儀十卷婦人書儀八卷又有釋曇瑗僧家書儀五卷裴矩大唐書儀十卷以敬仲所著爲最初矣

導逆書

趙高車裂王嘉拾遺記乃侈登仙之迹劉安自殺葛洪神仙傳亦詳昇天之事又見吳均西京雜記王貽上居易錄譏唐高彥休闕史首載李師道之黨丁約獻俘闕下臨刑幻化仙去

事以爲導逆不知稚川子年之書早爲之嚆矢矣

淸字三國演義

順治七年正月頒行淸字三國演義命理初癸巳存稿以爲爲關公非也魏默深聖武記曰國朝滿洲武將多不識漢文類多得力於此且羅貫中大半引伸於陳壽非盡鑿空故朝廷開局譯爲官書以資教胄斯言得之

石翁山房札記卷第九

長汀江瀚叔海

子路語

韓詩外傳載子路語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卷二每讀此言輒爲汗下馬季長悔不應鄧騭之命遂爲梁冀草奏蔡伯喈鑒於朔方之徙而貶節事董卓豈非以死亡貧窮易其心哉潛夫論志姓氏篇言伯銋懲祖禰之行仍正直遇禍也乃爲謟諛而亡吳則更不足責焉耳

楊墨俱哭歧路

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曰楊朱泣歧路蓋本荀子王霸篇及淮南子說林訓然墨翟亦有哭歧路事人罕用之呂氏春秋疑似論曰故墨子見歧路而哭之賈誼新書審微篇同新書歧路作衢路

韓非淮南說用人

爲政之要莫先得人韓非子曰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顯學篇此古今之通患也然才非乏之也顧用之何如耳使舜禹復生豈必借材於異代乎淮南子稱伊尹之興土功也

修脛者使之跖鑊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齊俗訓）用人若此尚何乏才之足憂哉

洛下閎

張介侯蜀典人物類引桓譚新論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洛下黃閎因謂君山所言黃閎即漢書撰太初曆之洛下閎是洛下閎姓黃也案太平御覽天部載桓譚新論曰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黃門作渾天老工不云問之於洛下黃閎也且洛下閎修太初曆在太初元年雄年四十餘始游京師受知於大司馬王音（見漢書揚雄傳）當在陽朔三四年間

蓋閎修太初曆四十年後而雄方生卽使此言果出新論尚不免致疑況杜撰邪張氏又據華陽國志叔陳壽曰壽遂卒洛下因證洛下爲閬中地尤爲緟紕貤繆考晉書陳壽傳所謂遂卒洛下者指洛陽言承祚固未嘗還蜀也漫不加察何其疏與（上元朱述之開有益齋讀書續志桓譚新論一條全與張同殊不可解）

趙典

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二）漢人同姓名一條趙典下注曰一見黨錮傳案常道將華陽國志曰趙典字仲經太尉戒孫也與潁川李膺等並稱八俊然則非一二人矣

韓退之長女無改適事

黃太沖金石要例曰韓文公三女初適李漢改適樊宗懿誌書壻左拾遺李漢登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登卽壻之別名此皇甫持正變例也案黎洲是說疑有誤嘗考韓集乳母李氏墓銘曰及見所乳兒愈娶婦生二男五女是退之實有五女雖女挐早亡尙存其四持正止云三女殊屬不合竊意三字當作三儀禮覲禮四享鄭康成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卽其例矣蓋退之四女長適李

漢次適樊宗懿次許嫁陳氏四女未笄黎洲未加細審遽以改適目之若其誠然則李漢與韓氏恩義已絕何以退之死後漢爲其文集序尙自稱曰辱知最厚且親乎由是觀之則漢始終爲韓氏壻昭昭然矣又舊唐書蔣係傳曰李德裕用事惡李漢以係與漢爲僚壻出爲外官錢辛楣廿二史考異謂係與漢皆昌黎之壻然則係所娶當卽墓誌所云未笄者也儻漢之婦果已改適豈猶併其姻黨逐之乎惟是女挐爲退之第四女見於壙銘此未笄之女當必女挐之妹序應在五持正云三女殆舉其存者數之邪

黃晞非蜀人

自晁子止郡齋讀書記以景微爲蜀人而王伯厚玉海馬貴與文獻通考及阮芸臺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竝因之案宋文鑑載蔡襄答趙內翰書曰伏蒙示下衆薦黃晞奏草晞閩人與之游甚久僧文瑩玉壺清話卷五亦云黃晞閩人又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曰建安黃晞畢秋帆續資治通鑑曰嘉祐元年十一月癸巳以草澤建安黃晞爲大學助教致仕蓋景微實建安人也不知何以致誤

韓侂胄有非忠獻後之說

君臣相遇錄不著撰人姓氏其書蓋述韓忠獻事卷末載

曾孫名十二人而無侂冑四庫總目提要謂蓋諱而削之然考周公謹癸辛雜識續集下曰王宣子嘗爲太學博士適一婢有孕而不容於內出之女僧之家韓平原之父同鄉與之同朝無子聞王氏有孕婢在外遂明告而納之未幾得男卽平原也魏鶴山師友雅言亦有侂冑非韓氏遺體之說然則相遇錄不載其名固非無因矣

宋景濂爲繼善後身之妄

錢梅溪曰元僧善繼三世血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在今虎邱半塘橋龍壽山房相傳金華宋景濂是善繼後身今有

景濂跋在第二卷後履園叢話卷十案繼善爲元聖壽寺僧血書華嚴經全部見存龍壽山房自明以來題名每卷之末者甚衆惟繼善書於至正丙午景濂生於至大庚戌是時年已五十有七矣後身之傳荒誕可笑

李獻吉空同子言曹操事無稽

空同子言曹操征馬超斫樹而血流曹惡之急還欲受漢禪而死於途與魏志稱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王崩於洛陽者不合且操自將擊馬超事在十六年也裴松之注引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

血出又引曹瞞傳曰王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王自視而惡之以爲不祥還遂寢疾是斫樹血流實有其事但非征馬超急還而死於途耳明人記載舛謬大率如斯

王伯安桂子實論小學之教

王陽明在南贛立社學其示教讀劉伯頌等曰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戲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燒之則衰痿若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彼視學社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

寇讎而不欲見矣求其爲善也得乎此眞深明小學教育之言若桂子實人不足取其言亦有不可廢者明史本傳謂蕚所論奏帝王之心學論皇極論易復卦禮月令及進禹貢圖輿地圖說皆有裨君德時政而不知其嘉靖初上言小學之教尤具特識也桂疏謂小學之教本於庠序以明教庠以明禮而視化非獨教之將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强其血脈也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魂强所不能苦其思慮以損其魄教與養胥病矣因擬於治縣建爲學舍設四堂曰習

禮曰句讀曰書算曰聽樂陽明訓蒙大意亦以習禮歌詩爲重多列圖以示之其榜六書法一日止教一兩字卽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蓋與近今教授法隱相符合當瀛海未通以前不惟莫之能行蓋知其法之善者亦無幾張稷若蒿菴閒話以爲養蒙之法理當不易洵可謂之先識也已

邵國賢不願爲假道學

陸桴亭曰願爲眞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此邵文莊平生得力語案明史儒林邵寶傳亦載此語由此充之爲君相者爲眞君相爲

士民者爲眞士民一眞而天下之事畢矣眞卽中庸所謂誠也彼以坦率簡易爲眞者淺之乎言眞矣思辨錄輯要後集卷九

蒙自少時卽服膺國賢斯言近見鄞縣王心敬南行述曰李二曲游惠山謁邵文莊公祠或語及文莊之言二曲曰斯蓋一時有感而云也假道學固可恥然使士夫而弗從事於學學焉而弗由於道立身行己無道無學亦豈得爲眞士夫乎自此言出而士夫之不學者得以借口自便流俗之醜正者得以借口肆詆矯枉過直所關匪細故言不可不愼也中孚所云二者得以借口實有此種情形閱世

漸深數數覯之矣世未有無道無學而可號爲眞士夫者但不必以道學高自標舉耳

顧亭林嫉贓吏

顧寧人曰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沒剌以贓死於獄上謂不尸諸市已爲厚幸貧窮而爲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贓吏而錮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清則世宗之詔亦未爲過（日知錄卷十三）蓋寧人之嫉贓吏如此知貪濁之當除益覺廉清之可貴王薑齋讀通鑑

論顧每於包孝肅海忠介多貶辭雖責賢者備恐適資墨吏之有才者援爲口實也

王阮亭不知蘇靈芝

王漁洋曰李北海書碑自刻之託名曰蘇靈芝書史會要乃云靈芝書生嘗爲易州刺史不知何據居易錄卷十二案北海書碑自刻其託名或曰黃仙鶴或曰伏靈芝漁洋以爲蘇靈芝其誤已甚靈芝之所書唐易州刺史田仁琬德政頌今碑猶存保定府蓮池書院此外尙有鐵象頌及御注道德經而憫忠寺寶塔頌一碑近在京師法源寺何亦未見邪

是仲明

是鏡仲明江陰人世傳儒林外史所載權毋用卽指仲明阮吾山茶餘客話尤爲醜詆嘗聞溧陽强賡廷言其爲同邑史劉二家相墓事禍劉敗史設心陰險强極非之今人刊其年譜儼然純儒以其被謗由弟之訐告故聲名大損昔吳康齋亦因知府張璝謁見不得大恚募人代其弟投牘訟之明史儒林傳何道學家之多不幸也將惡直醜正千古一轍乎抑色取行違有以致之邪後之君子可以警矣

沈冰壺

震澤楊列歐復吉夢闌瑣筆曰紹興沈冰壺於雍正十三年舉鴻博嘗進所作史論欲黜蜀帝魏黜南宋而進金元夫習鑿齒生於東晉朱元晦生於南宋其帝蜀黜魏蓋時爲之故沈之欲黜蜀帝魏猶可說也黜南宋而進金元左袒異族果何爲乎

梁茝林誤讀吳志

梁茝林嘗譏人撰周公瑾祠聯偏嫌生亮竝英雄句用三國演義所見極是然又謂本傳歷叙公瑾用籌決勝絕無與諸葛亮交涉一言惟魯肅傳載肅迎劉備於當陽勸備

與權竝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數語而已（楹聯叢話卷四）殊爲乖謬子瑜者諸葛瑾字也梁仞作公瑾鹵莽極矣（茝林所箸文選旁證相傳係陳左海稿本）

胡詠芝教人十書

汪梅村曰胡文忠教人十書通鑑皇朝經世文編讀史方隅紀要農政全書五禮通考紀效新書行水金鑑日知錄集釋近思錄張太岳集公案頭猶有武備志籌海圖編孫子十家注（見文集答甘建侯書）此十書在當日亦自扼要是時西士箸述尙未繙譯故政治兵農皆取舊籍今則不能以是自

足矣

兩襠袙腹非一物

廣雅釋器兩襠謂之袙腹案劉成國釋名曰裲襠其一當匈其一當背也帕腹橫帕其腹也然則兩襠與袙腹其爲二物斷可識矣張稚讓混而一之王懷祖疏證未加辨正亦千慮之一失也

忌月

正五九俗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宋朱新仲曰正五九初到官者不視事避之甚無謂也正五九釋氏謂

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高祖武德中因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鎭禮士多避之以古方鎭視事之初須大饗將校既禁屠宰而饗士之禮不可廢故多不用此三月（猗覺寮雜記卷五）據此則斯忌蓋始於唐然應劭風俗通已有五月到官至免不遷之說（見馬總意林卷四）是自漢已然矣

洪景廬曰予讀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齊書云高洋謀簒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乃知此忌相承由來已久竟不能曉其義及出何經典也（容齋隨筆卷一）案通典凶禮

晉穆帝納后值忌月范汪與王彪之書云尋起居注九月是康皇帝忌月禮止云忌日不樂都無忌月語然則晉志所稱忌月與北齊書謂五月不可入官者迴不侔矣洪談牽合爲一兪理初癸巳類稿長月直日解亦引隨筆未加駁正

禁稱父皇考

錢辛楣十駕齋養新錄曰李翺述其大父事狀題曰皇祖實錄唐宋人碑誌稱其父曰皇考歐陽公瀧岡阡表亦稱其父皇考宋徽宗始禁之南宋以後遂無敢用之者案晦菴朱先生文集其父韋齋行狀亦題曰皇考吏部朱公錢

謂南宋後遂無敢用蓋偶未檢
四庫總目提要謂皇祖皇考文見禮經至明英宗時始著
爲禁令徐健菴讀禮通考則謂逮元大德朝始詔改皇爲
顯皆與錢說宋徽宗已禁之者不合

二郎神

查初白人海記曰二郎神卽嘉州守趙煜斬蛟者也不知
何代封爲清源妙道眞君案柳子厚龍城錄曰趙昱字仲
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煬帝拜爲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
有老蛟爲害昱持刀入水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

出州人事爲神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查說蓋本此據稱趙昱斬蛟於犍爲潭中何以廟食灌江口其說固已支離且龍城錄一書何薳春渚紀聞張邦基墨莊漫錄皆以爲王銍所僞作原不足信惟曾敏行獨醒雜志曰有方外士爲言蜀道永康軍城外崇德祠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時人嘗守其地有龍爲孽太守捕且鑿崖中斷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鎖孽龍于離堆之下有功于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江鄉人今亦祠之號曰灌口二郎五卷其說

與今俗傳正同然四川所祀灌口二郎相傳爲太守仲子故周方泉灌口二郎歌此依張端義貴耳集所稱今方泉詩集題爲瞿唐神君歌曰黃衫紗帽佳少年也范石湖吳船錄言所見蜀中古畫如伏虎觀孫太古畫李冰父子像足見冰子流傳已古伏虎當是伏龍之譌陸放翁劍南詩集有離堆伏龍祠觀孫太古畫英惠王像詩曰嗚呼秦守信豪傑是李太守宋時已有封號矣

邾公牼鍾

阮芸臺積古齋鍾鼎款識周公華鍾曰此周字程易疇所

定爲古篆文莊進士述祖釋爲郳公五等之爵於其國皆稱公似也然按其字形不如釋周字爲長蒙考孫季仇續古文苑亦從程氏作周公華鍾第周公華於古無徵若郳子華則載在春秋今吳縣元墓山聖恩寺有郳公牼鍾莊氏所釋得此愈信然郳子牼公穀二傳牼俱作瞯與左氏異此非又一是非乎

葑門

蘇州葑門錢竹汀養新錄謂讀葑如富案宋龔明之中吳紀聞曰葑門謂之府門今吳語猶然府富皆聲相近而譌

烏尤山

烏尤山在今嘉定府治樂山縣界祝和甫方輿勝覽曰烏尤山舊名離䧳山突然於江中如犀牛然黃山谷始謂之烏尤也案史記河渠書蜀守李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于成都漢書溝洫志離堆作離䧳後人併鑿離堆穿二江爲一事故一統志曰舊志離堆在灌縣西一里或曰灌口山也蓋其誤已久竊謂欲定離堆之所在必先知沫水之所在考漢書地理志曰蜀郡靑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涐汶江縣涐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

入江（酈道元水經江水注曰呂忱曰溅水出蜀許愼以爲溅水也從水我聲）又桑欽水經曰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至犍爲南安縣入于江沫水出廣柔徼外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衣水合入于江由此觀之則沫水即今之大渡河（齊次風水道提綱卷八曰陽江即大渡河既會青衣江于嘉定府城西雙湖東流經城南東至烏尤山下入大江）段懋堂說文注以溅沫爲一水洵非無見也華陽國志蜀志曰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觸山脅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爲害蜀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道酈善長沫水注同二

書有溷崖無離堆蓋所云溷崖史漢所云離堆也然非鑿平之特鑿其四周使水環流以殺其怒故謂之離堆也今烏尤單椒特立適當沫水之衝又舊有離崖之名其爲冰所鑿離堆無疑趙誠夫謂酈注溷崖卽江水篇之熊耳峽熊耳峽今平羌峽也非沬水入江處

石翁山房札記卷第九

勘誤表

卷	頁	行	誤	正
札記七	八前	四	嘗取列。子	嘗取墨·子
	九後	十六	因埘論。	論下落之·字
		十七	雷兩。霜雪	雷雨·霜雪